

## 泡沫之夏 2

明晓溪

### Chapter 1

发黄的旧照片从空中静静地飘落……

一张照片落在了洛熙的手上，他低头，照片里，小夏沫正对着欧辰露出慵懒天真的笑容。洛熙眼瞳抽紧，但是随即他又淡淡地笑，将照片轻轻拂落。过去，能代表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

HBS 的休息室，空气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紧绷味道。欧辰直直站立在尹夏沫身前，看着她唇上刚被吻过的嫣红的痕迹，眼底因为被欺骗和伤害而变得黯绿愤怒，他痛苦地瞪着她。

“既然以前我和你是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我？”

尹夏沫脸色变得苍白。

等了许久，没有等到她的回答。欧辰终于无法克制，重重握住尹夏沫的肩膀，忍无可忍地逼她抬头看自己：

“看着我！为什么不说话？！这样欺骗我，像傻瓜一样地欺骗我，对你而言很有趣是不是？！”

“我……”

她心中痛极，失神地望着他，琥珀色的眼瞳仿佛是透明的，又仿佛是恍惚无法捉摸的，渐渐闪过无数纷杂纠缠的情绪，无措、怜惜、回忆、心痛、不忍……

“我和你……”

欧辰的声音干哑，他静了静，努力让握住她肩膀的手指放得柔和些，也努力压抑着胸口的怒火，“既然以前我和你是在一起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当我问你的时候却要欺骗我？”

尹夏沫心底黯痛。

她说不出话来，也不知该如何去说。原以为既然失忆了，只要没有人去提醒，他就再也无法想起，那些过往的感情和痛苦就会如烟云般消散了。可是，他竟然会如此固执，倔强地翻找出以前的痕迹。

望着欧辰冰冷愤怒的俊容。

她恍惚失神。

真的能够把他完全忘记吗，过往的岁月里自己对他真的没有感情吗？她唇角一抹苦涩，然而眼神又黯淡下来。可是她并不想再重复五年前的生活，就像藤蔓紧紧缠在大树上，大树一旦消失，藤蔓顿时无依无靠只能等待死亡。

“因为……”

握紧手指，尹夏沫避开欧辰逼视的目光，忽略掉心底隐约的疼痛，她低声说：

“……因为没有必要告诉你。”

欧辰身体一震。

他的背脊变得僵硬起来，目光冰寒：“什么叫做‘没有必要’？！而且，就算你觉得没有必要，又有什么权利可以欺骗我？！”

胸口阵阵冰冷。

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滑稽戏里的小丑，用所有的气力和心血来追忆的过去，原来在她的眼里只是一段“没有必要”的过去。

望着欧辰沉黯痛苦的神情，洛熙微笑。

时光果然是可爱的东西，当初因为“欧辰少爷”不喜欢他出现在夏沫身边，他就必须马上离开已经熟悉和投入了感情的尹家。虽然最终将他送去英国读书，可是那种如垃圾般被丢弃的羞辱感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而如今——

痛苦屈辱的人终于换成“欧辰少爷”了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尹夏沫的声音飘荡在空气里，目光却静静地落在欧辰右手手腕的绿色蕾丝上。华丽繁复的花纹，颜色已有些发旧，层层叠叠缠系在他的手腕，轻盈地无风自舞。

欧辰的心口——

如被重锤狠狠击下——！

“什么？！”

她静静地看着他手腕上的绿蕾丝，低声说：“五年前就已经分手了，自然没有必要再让你想起。”

喉咙处一阵腥气翻涌。

他身子微颤，暗哑地，半晌才逼问道：

“为什么分手？”

尹夏沫沉默片刻，说：“分手还能有什么原因呢？不喜欢了，不想在一起了，于是就分手了。”

五年前的樱花树下，她将绿蕾丝扔向夜空。

那一刻。

她已然选择了决裂与遗忘。

只是面对失去记忆的他，她却无法做到冰冷地将过往一切全盘讲出。这时她才明白，毕竟还是曾经喜欢过他的，那么，就让往事云淡风清地彻底结束吧。

胸口仿佛有血气翻涌着要呕出，欧辰的嘴唇变得煞白，而僵硬冰冷的面容在努力维持着他最后的自尊，背脊笔直如冰雕一般。

他无法相信她的解释。

如果只是平淡得无须提起的分手，为什么，在那些夜夜纠缠的噩梦中，伤痛会那样彻骨。如果失去记忆之后再次看到她，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此强烈，那么五年前的他，怎么可能那样平静地跟她分手。

“我不相信。”

欧辰的声音冰寒入骨，然后，他用力抓起尹夏沫的左手，转身向休息室的门口走去。无

法容忍在他和她的空间里还有第三个人的存在，他要单独和她在一起，他要知道五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跟我走！”

被他拉着向门口走去，尹夏沫惊愕地挣扎，然而他愤怒的手指就如冰冷的铁箍一般，她根本无法挣脱，眼看着就要被他拉出休息室。

“欧辰！……”

她失措地低喊。

突然——

一只纤长的手握住尹夏沫的左臂，那突如其来的力量使得欧辰的脚步被迫停了下来，他皱眉看去，果然，是洛熙也抓住了她，正似笑非笑地露出嘲弄的神情。

“放开她！”

看着洛熙的手放在她洁白的手臂上，欧辰心中隐隐有着想要杀人般的怒意。

“哈，似乎说这句话的应该是我才对吧。”洛熙斜睨他，樱花般的唇瓣露出不屑的笑意，“你凭什么对沫沫动手动脚？就算沫沫五年前曾经和你在一起过，可是，现在她是我的。”

“她是我的。”

欧辰冰冷地沉声说。

洛熙迎上他的目光，却是漫不经心。

“她是你的？”

洛熙懒洋洋地微笑，轻轻俯下头，他亲昵地向尹夏沫的双唇吻去，慢慢地，仿佛宣告所有权般，他亲吻向她的双唇。

当洛熙越来越近——

当她的双唇可以感觉到洛熙的温度时——

尹夏沫突然闭上眼睛——

闪开了那即将落下的吻……

欧辰伤痛的情绪如此明显，她黯然，上次在医院，她试图借由洛熙的出现使得欧辰远离她，可是，欧辰那受到伤害的神情竟然让她为之心痛。

她只是不想再和欧辰有交集。

而并非要他痛苦。

“你……”

洛熙的动作僵住，他怔怔地看着面色苍白的夏沫，握着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松开，眼中飞快地掠过一抹受到伤害的痛楚。

这时，欧辰已经用力将夏沫拉到自己身后。他再也无法忍受洛熙三番四次对她的轻薄，愤怒之下，挥拳打向洛熙的面部！

一阵凌厉破空的风声迎面而来！

洛熙险险躲开。

他定睛看去，只见夏沫被护在欧辰身后，那两个人仿佛是一国的，而他仿佛是被隔离出去的。洛熙心口酸痛，顷刻间忘记了理智，也挥拳向欧辰打去！

“够了！”

尹夏沫薄怒，她拼命挣脱欧辰的束缚，冲到两人中间。洛熙大惊失色，却无法完全收住拳势，只能努力将方向偏移，指骨擦着她的面颊打过去，一道雪白的痕迹在她肌肤上划开。

“你们在做什么？象小孩子一样幼稚地打架吗？！”

她清斥道，眼睛里也充满怒意，脸颊上被洛熙指骨擦伤的痕迹渐渐转红，鲜红得刺目。

“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时间不知道她究竟维护的是他还是他，欧辰黯痛地看着她脸上的红痕，声音僵冷地问。

“你……还是在意他？”

洛熙眼底迸出寒光，又酸又痛的情绪让他的语气也冰冷起来。

空气中流淌着痛楚的气息。

尹夏沫没有再看任何一个人。

她沉默着蹲下，将方才被欧辰洒落地上的旧照片一张张捡起来。指尖拿起那些旧照片，看着画面里旧时的场景，心里隐隐悸痛，她以为强迫自己冷漠淡然就可以将以往的岁月全部忘却，可是看到这些照片时，她才明白那只不过是欺骗自己的催眠而已。

“忘了吧。”

尹夏沫轻轻吸气，背对着欧辰说。她将旧照片们反拿在手中，只露出昏黄的背胶，所有的画面都看不见了。

“五年前的我并不值得你留恋，那段回忆也并不值得你如此追寻，想起那些只会让你痛苦，所以——请你忘了吧……”

她将旧照片丢入身边的纸篓。

一张张昏黄的背胶，却有一张照片固执地翻转过来，画面里是圣辉校园的广场，少年的欧辰站在她面前，轻弯下腰，在她的手背印下一个吻，画面里的她凝望他，悄然流露出属于少女的娇羞。

“究竟发生过什么？”

欧辰看着她冷漠地将旧照片扔进纸篓，恍惚间觉得被扔掉的是他淌血的心，他又痛苦又愤怒，不想流露出太多的脆弱让她嘲笑，可是此刻的伤痛让他就像身负重伤的狮子。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他声音暗哑，“是我做错了什么，才使得你开始恨我，宁可我忘记你，也不愿意再和我有任何交集……”

“没有。”

过往的事情也许无法用对错来评判，是两人的性格使得分手成为唯一的选择。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欧辰下巴紧绷，眼神冰绿，“难道因为你的一番话就应该将我的记忆全部抹去吗？过去的孰是孰非应该由我自己来判断，而不是由你来告诉我！”

“说得好。”

洛熙笑容冷漠。

“原本就不应该由沫沫来告诉你，记得或遗忘是你自己的事情，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着她质问呢？”

欧辰冰冷的眼光盯向洛熙。

“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说话？”

欧辰语气里贵族般的高傲让洛熙挑起眉毛，然后，他忽然笑了，笑容美丽异常又强烈嚣张。

“沫沫……”

洛熙轻笑着，呵气如兰：

“或者，索性告诉他好了，省得他心心念念对你纠缠不清……告诉他，当年你们分手是因为我的出现……是因为我，所以你……”

“洛熙！”

尹夏沫只是一怔，已明白洛熙想要做些什么，慌忙抬头看向欧辰，他眼眸黯绿如湖底，看不出他的情绪，而身上仿佛已有结冰的霜，那股气息令她寒战。

“怎么？我说错了吗？”洛熙的笑容轻柔无害，眼珠漆黑漆黑，“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出现，才终于导致你们分手的吗？”

“够了。”她低声喝止他。

“是这样吗？”

紧滞的声音从欧辰喉咙里挤出，死寂般的休息室里，他的影子空荡荡地映在地面上，仿佛随时会消散。是因为这个少年的出现，五年前的她才选择背弃了他吗？

尹夏沫握紧手指，她内心挣扎了一下，最后仍是柔软了下来，琥珀色的眼瞳望着欧辰：

“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

洛熙似笑非笑，纤长的手指穿过她浓密的长发，轻柔却固执地将她的脑袋扳向自己，逼得她的视线里只有他一个人。

“要隐瞒他多久呢？难道想要跟他旧情复燃吗？”她越是想保护欧辰，他心中越是有深刻的恨意，五年前被遗弃的痛苦如噩梦般再次向他袭来，他用催眠般的声音说：“……沫沫，你告诉他，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因为我，你和他在五年前已经分手了！”

尹夏沫闭上眼睛，调整呼吸，试图将纷乱如麻的心绪整理出最理智的判断。洛熙却不肯放过她，手指一紧，她的头发被扯得微微作痛，她痛得睁开眼睛，碰触到他倔强暗恼的眼神，那目光逼着她，不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

她怔住。

洛熙又紧紧地抱住她。

低哑痛楚地说：

“忘了吗，你说过喜欢我……已经放弃了我一次，还要再放弃我第二次吗……就让他离开你吧……”

她以为他是在演戏。

是用他最擅长的手段来打赢这场所谓的“报复”之战。可是，也许是他真的演技太过高明，那话语里最轻微的一点沙哑令她忽然无法用力推开他。

欧辰眼前一片黑暗，仿佛在寒冬的深夜，没有光亮，寂如死亡。那两人拥抱着在一起，就这样在他的面前，拥抱着在一起，令人眩晕的黑暗里，他不需要再看下去了，事实已经如此明显地摆在他的面前。

极至的痛苦之后。

渐渐是冰雪般的麻木。

而极至的麻木之后。

有种恨意渐渐从血液里生了出来。

原来那些生命中不能遗忘的，即使遗忘了也要用尽全力去找回的，居然只是一个被背叛的过去。而背叛了他的她，正在他眼前幸福地生活着，嘲笑他的回忆和执着。

“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

最后一点光明在欧辰的眼底熄灭了，他的声音冰冷如铁，那句话仿佛不仅仅是对她和洛熙的宣判，也是对他自己的宣判。

尹夏沫怔住。

她听出来了欧辰话里刻骨的恨意，不，不应该是这样，她想要远离欧辰的生活，却不是要伤害他而使得恨代替爱来继续纠缠。她惊愕地推开洛熙，正欲说些什么，而洛熙又蛮横地将她重新拥住，让她的脑袋按进他的怀里，无法再看到欧辰。

欧辰走了出去。

那脚步冰冷得使她的心底阵阵刺痛。

门“砰”地关上！

剧烈的关门声让她为之一颤，下意识的抓紧了洛熙的衣袖。洛熙修长的手温柔的抚慰着她，她渐渐平静了下来，慢慢的，松开了抓着的衣袖。

“沫沫，你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好不好？”洛熙亲昵地轻吻她浓密的长发，低声说。前半句像是命令或者宣誓，后半句却更多的像恳求，也许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话语中的哀求。

尹夏沫微微怔住。

然后，轻微地，仿佛不可察觉地点头。而点头的瞬间，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她的体内死去了。

## (一)-2

\*\*\* \*\*

上午。

“谢谢！谢谢！谢谢您的关照！！”

珍妮兴奋地连声对着手机说，听到手机那端已经挂掉了，立刻激动地跳起来，原地旋转三圈，忍不住冲到窗边的夏沫身旁，对着她的耳朵喊：

“夏沫——！！”

尹夏沫正望着窗外的景色出神。

为什么，一切会如此平静呢？当日欧辰话语里的恨意她听得清清楚楚，总觉得会发生些什么。然而蕾欧广告和海报依旧播出和张贴，《泡沫美人鱼》专辑也继续顺畅地销售，洛熙那里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就像无风的海面，看起来异常安静且阳光灿烂，她心底那一点不祥的预感仿佛是毫无由来的。

可是——

她皱眉。

如果欧辰还是当年的欧辰，那么，以他的性格，绝不会轻易地饶恕背叛。

虽然，这件事在她看来是如此荒诞。

是否应该向他解释，事实并非洛熙刻意误导的“背叛”……

只是，又该怎样解释呢？

过去的事情，又有谁可以真正解释清楚吗？

正想着，冷不防耳边传来一声大喊，她怔了怔，转头看向珍恩，见她满脸喜色难以自持。

“嗯？”

她对珍恩微笑。

珍恩兴奋极了，两眼晶晶发亮：“你猜刚才是谁的电话？！”

刚才有电话？尹夏沫并未细想，便随口打趣：

“你新交了男朋友？”

“切！我心里只有小澄弟弟，快猜啦！”

“午餐有你喜欢吃的三文鱼？”

“尹夏沫！拜托你用心猜好不好！”珍恩瞪她，但是好消息的冲击让她心里美得一直冒泡泡，嘴角的笑容怎么也收不住，“是天大的好消息呢！”

“是什么？”

尹夏沫笑着，不再逗她了，虽然珍恩赌气的样子很可爱。

“《纯爱恋歌》的制片人刚才打来电话，通知你参加试镜，试冰瞳的角色，而且制片人说，有百分之七八十可能就是你了！”珍恩激动得泪水盈盈，“是《纯爱恋歌》啊！今年制作阵容最豪华的偶像剧！是第二女主角啊！夏沫，快告诉我这不是梦！不是我睡着了在发梦！”

尹夏沫怔住。

也有点难以置信。

《纯爱恋歌》的制作班底非常雄厚，一个月前消息刚在圈内透露出来就引起了众人瞩目。该剧目前已到位的投资就有五千万美金，这在电视剧里几乎是天文数字。导演是亚洲偶像剧最出色的导演徐彼得，他指导的偶像剧不仅屡屡获奖，而且收视率也总是排在第一。该剧的编剧是被誉为天才女编剧的钟雅，剧情走清纯唯美路线，台词煽情而不做作，据说这个剧本是她用两年心血打磨出来的经典之作。

原来，前段日子珍恩到处跑着联系，打了无数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那段日子，珍恩打电话的时候虽然经常躲得远远的，但是她依然可以察觉到珍恩是在不断地央求，而对方总是在不断的拒绝。她曾经问过珍恩是什么事，珍恩总是支支吾吾地敷衍过去。

“是真的呢！”

珍恩的泪水在眼眶里旋转，她终于能够为夏沫做成一件事情了，她真的能帮上夏沫的忙，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经纪人，实际上却只做着助理的事情。

“夏沫，我看过《纯爱恋歌》的剧本大纲，你要出演的是女二号冰瞳，她家境贫寒，虽然最初为了获得成功和爱情显得有点冷漠，但是本质是很善良的女孩子，最后她放弃了一切，悲伤地死去……我觉得会很出彩的，虽然是女二号，但是戏份很抢眼！”而且幸好现在她们已经是大学四年级，实习期没有什么功课，正好可以接下来对学业不会产生影响。

尹夏沫没有说话，她静静地凝视珍恩，眼睛象琥珀色的透明玻璃。珍恩忽然心慌了，她顿一下，尴尬地说：

“对不起……我事先没有和你商量……可是……我是怕会让你失望……我知道你是歌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在高水准的电视剧里出现，会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珍恩。”

尹夏沫打断她。

“对不起……”珍恩沮丧地快哭了，“……你不是要拒绝吧……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啊……”而且，她付出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吃了那么多软钉硬钉才争取来的。

尹夏沫轻轻握住她的手。

凝视她。

“珍恩，再有这样的事情，告诉我好吗？”尹夏沫微笑，“那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加油。”

“夏沫……”

“不要一个人傻傻地自己承担，连听你抱怨的人都没有。”尹夏沫握紧她的手，“记住了吗？”

“笨蛋！说这些话干什么！没看我已经情绪失控了嘛，还刺激我！”珍恩的泪水哗哗流下来，她又哭又笑又不好意思，跺脚说，“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肉麻死了！”

尹夏沫笑着拿出手绢放她手里。

珍恩乱七八糟地把眼泪擦掉，忽然，想起来什么：“不过，听制片人说，《纯爱恋歌》的男主角是凌浩……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

尹夏沫苦笑，怎么会忘记呢，因为他拒绝与她合作蕾欧广告，险些使她失去代言的机会。

“可恶的凌浩！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了不起！”居然敢看不起新人，珍恩气鼓鼓地想。

\*\*\* \*\*

果然，试镜进行的非常顺利。

尹夏沫甚至觉得，所谓的试镜好像只是一个形式。造型师化妆师为她定完妆，拍了一些照片，然后第二天就正式通知她，冰瞳的角色由她来出演。她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剧组名单里，与红透半边天的偶像剧明星凌浩、安卉妮放在一起，频繁地被各媒体竞相报道。

珍恩开心得几天没睡好觉，每天念念不忘问夏沫，是不是真的，怎么突然这么顺利呢？尹夏沫总是笑着说，可能是最近运气比较好吧。

运气也许有好有坏，她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好运的时候把握住，努力冲上去，运气不好的时候咬紧牙，努力撑过去。而且，究竟是好运还是坏运，往往也是变幻莫测的。

在一个星期后的《纯爱恋歌》新闻发布会上，尹夏沫也再一次嗅到了这种福祸难辩的气息。

那天，几乎所有媒体的记者都赶来了，新闻发布会现场闪光灯此起彼伏，如星星般闪得人目眩。《纯爱恋歌》的制片人、导演徐彼得自然是众人提问的焦点，剧组的主要演员们也都以剧中造型盛装出现，在巨大的宣传海报前摆出各种姿势，任由记者们拍照。

一阵热闹之后。

剧组的其他演员们渐渐散开，宣传海报前只剩下凌浩和安卉妮，记者们包围着两人，两人也应记者们的要求摆出挽手、拥肩、轻吻，深情凝视等 pose。

“他们拍拖两年了。”

珍恩压低声音说。

尹夏沫刚刚与同剧组的其他演员们逐一打完招呼。她心知自己是新人，又是歌手出身，



初次拍戏肯定会有经验不足的问题，所以还需要请剧组的前辈们对她包涵和指点。演员们见她态度谦恭，也都很客气，说所有人都是新人出来的，只要知道学习和努力就可以了。

“嗯。”

尹夏沫也看向凌浩和安卉妮。圈内的恋人们也不少，他们是其中很出名的一对。当年凌浩从模特界新人出道，与当时已是红星的安卉妮合作偶像剧，安卉妮对他一见钟情，不在意两人名气地位的悬殊，对他提携和帮助，使他迅速窜红。两人拍拖以来也再没传出过其他绯闻，感情稳定，亲密无间。

“很难得呢，现在凌浩比安卉妮要红多了，他居然也没变心。”

珍恩好奇地远远打量凌浩，他看起来帅气阳光，186 的身高让他有种鹤立鸡群的英挺，安卉妮依偎在他身边，就像小鸟倚人般玲珑，清秀的长发，纯真的大眼睛，标准的偶像剧女主角模样。

这时，记者们喊尹夏沫过来拍照。

《纯爱恋歌》是一生两旦的偶像剧，三位明星的对手戏很多。虽然尹夏沫对于电视剧是新人，但是她毕竟刚刚获得年度金曲最佳新人奖，也算有噱头。

尹夏沫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人仍旧亲密地手挽手站着。凌浩望向她，嘴角有抹玩味的笑容，吊儿郎当的，神情如同被宠坏了的大男孩。安卉妮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遍，然后对她笑了笑。

“阿凌，搂住两个女孩子的肩膀！”

“搂紧些！”

“亲热一点嘛！”

记者们喊着，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

凌浩的手臂松松放在尹夏沫肩上，并不看她一眼，径自顾着和安卉妮低声笑语。尹夏沫觉得自己的身子都僵硬了，自她出道以后，这是第一次和陌生男子有身体接触。虽然知道不过是例行公事，可是还是不舒服地想要将那只胳膊甩开。

“拜托！这表情怎么拍啊？！”记者们不耐烦地喊着，“尹夏沫你能不能笑一笑！剧里面你是狂恋阿凌，带点感觉好不好？”

尹夏沫一怔。

就像被人硬生生甩了个耳光，她脸颊顿时火辣辣地烧起来，而即使在窘迫中，她也听到了身边凌浩嘲弄的笑声。

“不要太苛刻了，”安卉妮笑着，从凌浩的身侧歪头轻瞟尹夏沫，对记者们说，“人家是歌手新人王，只有声音，没有表情嘛。”

众记者哄笑。

笑声很大。

现场的人们都望过来，制片人和导演也低声询问发生了什么，远处的珍恩急得跺脚，恨不能冲过去把那些刁难夏沫的人们全都轰出去。

尹夏沫沉默地垂下眼睛。

当众记者以为她只有默默地承受嘲弄，装作听不懂安卉妮的话意时，她却微微一笑，淡然地抬头看向安卉妮：

“声音也是没有的。”

安卉妮愣住：

“呃？”

“在《纯爱恋歌》的开始时，冰瞳是用她的心偷偷去喜欢律司，不敢看他，不敢同他说话，也不敢接近他。”尹夏沫神态安静地说。

众记者哗然。

凌浩斜睨尹夏沫。

安卉妮先瞟了眼凌浩，又看了看面面相觑的记者们，笑容清纯地说：“很用功呢，以后也要多多加油啊！”

“是。”

尹夏沫语态谦恭地回答。

第一回合——

胜利！

珍恩偷偷捂住嘴笑。哼，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她的夏沫可是最棒的！

\*\*\* \*\*

晚上。

尹澄在房间里画画，灯光从地板的门缝透出来。客厅里，尹夏沫专心致志地看剧本，用彩笔划出她需要记下的每一句台词。洛熙坐在她的身边，将电视的声音调成静音，双腿跷在茶几上，享受着忙碌一天后终于能够闲适下来的心情。

然而，不知过了多久。

洛熙的视线长久地停留在尹夏沫的身上。她低头认真看剧本，并未注意到他的目光，于是，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凝注她，不用害怕眼底的感情会被她察觉。

晕黄的灯光下。

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香气。

像是海洋的气息，淡漠的，轻柔的，沁人心脾，仿佛又毫无痕迹。

她的长发用发夹挽起。

一缕微卷的发丝滑落下来，映着她象牙般白皙的肌肤，她的睫毛又长又卷，眼瞳是透明的琥珀色，疏离，又让人那么想要接近。她的唇色很浅，淡淡的，丰盈润泽。

笔尖慢慢地划出台词。

她忽然皱眉，轻轻转动右肩，似乎那里有酸痛。

纤长的手指有力地按捏她的肩膀，方才的酸痛被放松的感觉取代。尹夏沫微怔，蓦然回头，柔和的灯光下，洛熙眼底有抹令她心悸的感情。

“看完了吗？”

洛熙略微狼狈地避开她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他可以在她面前浓烈地表达出他的感情，可是有时候，他又害怕自己的感情会被她发现，再无法躲藏。

“没有。”

尹夏沫舒服地叹息，他的手指仿佛有魔力般，将她肩膀的酸涨全都带走了。

“拍戏和唱歌是不一样的。”洛熙瞥一眼她膝上的剧本，边按揉她的肩膀，边低声说，“歌曲你可以自己完成，用自己的方式演绎，赋予它生命和个性。但是拍戏，必须和其他演员合作，台词并不是单单背下来就可以，必须在和别的演员进行对手戏的过程中来赋予它灵魂。”

“我……”

她怔了怔，没有说下去，忽然又想起了新闻发布会上那令人难堪的一幕。她其实有些畏惧和不自信，只是，面对洛熙，一贯的骄傲令她说不出口。

“开始的时候，你必定会吃一些苦头，说不定会被导演骂，会听到其他演员的埋怨，”他轻轻将她拥进怀里，从后面轻吻她的长发，“但是你很快就会学会如何演戏，因为你是最聪慧和勤奋的。”

“洛熙……”

“相信我的眼光吧，你会是光芒四射的天才演员。”这不仅仅是为了安慰她，给她信心，其实她的表演天赋早在拍摄蕾欧广告时就已经展现了。她所需要的只是磨练的时间。

“……谢谢你。”

尹夏沫温婉地说，悄悄抚住他交握在自己腰间的双手。从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她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虚飘的惶恐感，然而习惯了装作坚强的她却无法在别人面前表露出来。

只有洛熙……

好像总是可以轻易地探入她的内心。

“加油！”

洛熙反握住她的手，用力摇一摇。

“我会的。”

她回眸微笑，笑容澄澈坚定。

\*\*\* \*\*

“卡！”

“卡——！”

“卡————！！”

拍摄现场，徐导演看着监视器里的画面，不耐烦地挥手喊“卡”，所有的灯光师和摄像师都停止了手中的工作，齐刷刷的目光看向身体僵硬的尹夏沫。

这个片断已经重复第八次了。

“尹夏沫，你是木头人吗？！”徐导演大喝，“你脸上的肌肉全都冻僵了吗？！自然一点自然一点！你的眼睛要深情，你的表情要冷漠，台词念得声音大一点行不行！你是演员！你不是死尸！”

工作人员们窃笑不已。

“闭嘴！安静！”

徐导演脾气火爆地大吼，现场顿时又寂静下来。

尹夏沫咬紧嘴唇。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面对着凌浩，她无法用深情的眼神看他，更加无法同时说出深情的话语，脸上的肌肉是僵硬的，心里也是木然的。蕾欧的广告片轻松的就完成了，她原以为拍戏并没有多难，可是，她现在才知道，面对洛熙和面对凌浩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拜托，我晚上还有约会，”凌浩没好气地看看时间，“要不是你总是被‘卡’，我两个小时就可以收工了。”

“对不起。”

尹夏沫低声说。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戏，除了珍恩因为同电视台联系节目录影的事情早早离开，剩下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拍完后收工。但是今天也是她第一天正式演戏，凡是有她的环节都会被卡上几乎二十多条才能通过。她也觉得很歉疚，可是越着急，身体就越是变得僵硬。

“尹小姐，你是不是在报复我当初拒绝同你拍广告啊，所以故意来折磨我？”凌浩生气地说。

“不是。”

“那就拜托你快点好不好！我晚餐定好的位置，再不去就要被取消了！”凌浩在她耳边吼着。

尹夏沫闭上眼睛，心中充满对自己的恼意。她一贯的冷静自若，为什么在拍戏的时候会荡然无存了呢！

“再来一次！各工种准备！”

徐导演胳膊一挥：

“Action！”

窗外夜色深沉。

凌浩站在落地窗前若有所思。

尹夏沫走到他的身后，用沉默的目光望了他几秒钟，然后低声说：“您有什么吩咐。”

凌浩没有回头：“以后你负责照顾彩娜，保护她的安全。”

尹夏沫怔住。

“……”

“卡！卡！卡！！”

徐导演大力挥手，雷霆般的吼叫回荡在拍片现场。

“尹夏沫！你的眼睛里能不能带点感情！他是你从小暗恋了十几年的男人！感情浓烈，压抑心底，爱他爱到要死但是不能说出来！明不明白啊！”

众工作人员快晕倒了。

尹夏沫脑中一片空白，耳边轰轰作响，隐约听到场边两个临时演员低声窃笑，“她是怎么来的啊……”“我演都比她强多了……”

凌浩的脸孔黑下来：

“你今天是存心想害死我，对吧？”

“再来!!!”

……

“再来一次！Action！”

……

“卡!!!”

……

\*\*\* \*\*

夜色漆黑。

剧组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们已经全都离开了。室内的大灯关掉了，只留有墙壁上的灯，光

线昏暗，空空落落的场地里，一个清洁大婶在打扫卫生。

尹夏沫孤独地站在窗前。

她的唇色单薄苍白，眼睛有些黯然，沉默地望着夜空。半个小时前徐导演雷霆暴怒，在众人面前对她大吼，表示不解为什么制片人坚持选择毫无经验的她来出演女二号，然后愤怒地终于结束了一天的拍摄。

从小到大。

她是聪慧而勤奋的。

虽然并不是天才，但是她始终相信，倚靠她的努力和聪慧，可以完成她所想完成的任何事情。而且，她确实也做到了，包括以歌手的身份踏入娱乐圈。

可是一整天拍摄下来，她的信心不断遭受着打击。从最初的鼓起勇气尝试，到茫然，到渐渐惶恐不知所措，她为这样不争气的自己感到羞耻，她并不怨恨徐导演的叱骂和其他演员工作人员的冷嘲热讽。

是她没有做好。

尹夏沫缓缓闭上眼睛。

心口冰凉。

夜色寂寥地笼罩在她的身上，没有星光，地面的投影漆黑幽长。

## (二)-1

### Chapter 2

同样的夜晚。

同样没有星光的夜色。

欧辰也站在窗旁。

手腕的绿色蕾丝在夜风中沉默地飞舞，他俊美冷漠的面容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可以永远这样冰冷地站立着，如雕塑般，整夜整夜，一动不动。

自从金曲年度颁奖礼那晚，他脑中的记忆之门好像打开了一道缝隙，细碎的，零星的，片断的，那些回忆飞闪而过。渐渐的，他似乎可以将这些片断串连起来，隐约看出过去的轮廓。

如果是以前。

他会感恩，感谢上天把属于他的过去再次交还给他。

可是——

欧辰心底一阵涩痛。

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知道了过去他和她是如何相遇，如何在一起，他曾经如何深深地爱过她，只不过是又一次更加深刻的伤害。

她已经背弃了他。

而说到已经分手时，她神情淡淡的，没有一丝留恋和怀念。

若是能够选择，欧辰宁可自己再也无法回忆起来，就让那几年的生命彻底变成一段空白。没有她，没有喜欢过谁，也没有心痛得恍若整个人被撕裂。

世事就是这么奇怪。

努力去追寻时，它就像天空的云，永远从指间溜走，无法捉住；想要抛开它，它又变成

空气，每次呼吸都可以感觉到它。

漠然地望着下面穿梭如灯海的车流，不知过了多久，欧辰的脑中突然针扎般阵阵痛楚！他的手紧紧按住太阳穴。

不，他不要再想起什么，忘记吧，就让他永不再想起吧！

然而，白光在他脑中炸开！

.....

.....

那是盛夏.....

阳光如水晶般清澈耀眼.....

两旁林荫大道茂密的树木，汽车的玻璃干净明亮，斑驳的树影投映在玻璃上，空气里有树叶和花草的清香，十四岁的他偷偷开着母亲的车，第一次独自行驶在这条回家的路上。

宽阔的林荫大道。

他渐渐加大油门，开得快起来，两旁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闪去，感觉到速度的刺激，有种兴奋在他的血液里流淌.....

天空蔚蓝如洗。

阳光明媚。

茂密笔直的树木，夏日如烟雾般的热气，空气里有孩童们吹起的肥皂泡泡，轻飘飘地飞着，七彩晶莹，美丽剔透。一个穿着白色小蓬裙的小女孩子站在树边，头发卷卷的，眼睛大大的，就像童话里的小天使。

十四岁的他望着那个小女孩。

忽然间。

有点恍惚。

在漫天飞舞的肥皂泡泡中，小女孩仿佛是透明的，透明的肌肤，透明的眼睛，还有一双透明的翅膀，那透明让他觉得她是随时会消失的.....

小女孩却突然张开双臂——

远远地——

拦在他的车前——

他怔住，忘记了刹车，恍惚地望着前方如天使般美丽的小女孩，就好像夏日空气里弥漫的香气，她是那样的不真实，却强烈地，烙刻入他的生命里.....

恍惚中——

他忘记了刹车——

等到小女孩离他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惊慌攫住他全身，拼命地刹车打转方向盘，树上的鸟儿惊得四处飞起，小小的女孩子被车撞到，弹出去，然后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夏日的空气里.....

肥皂泡泡轻悠悠地飘荡.....

十四岁的他从车里冲出来，慌乱地抱起林荫道里的小女孩子。她只有十岁左右的年龄，身子又软又轻，斑驳的阳光从树叶缝隙筛落下来，她的肌肤雪白得象洋娃娃，琥珀色的眼珠静静地望着他。

然后。

她晕了过去。

晕倒在他的怀里.....

.....

.....

欧氏集团大厦的顶层。

意大利名家设计的黑色办公桌，黑色的大理石地面，窗外是漆黑的夜色，欧辰的身影透出冰冷的痛楚，渐渐地，脑中的白光逐渐消失，针扎般的疼痛一点一点离去。

他漠然地静立着。

是这样相识的吗？

突兀地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又突兀地抽身而去。对她而言，在他的生命里可以自由来去，只凭她的心愿，而他无力改变。

欧辰冷漠地勾起唇角。

这次她错了。

他不会让她就这样轻易地离开，既然命运是纠缠在一起的，那么，就彻底纠缠下去吧。

蕾欧广告拍摄完毕之后，《纯爱恋歌》的制片人找到欧氏集团募求投资，他同意成为最大的投资方。

条件只有一个。

选择尹夏沫出演电视剧的第二女主角。

\*\*\* \*\*

夜很深了。

尹夏沫走出大厦的时候看了下时间，晚上十一点，回家的公交和地铁都没有了。她苦笑，也忘记给小澄打电话，不知道他会不会担心。虽然没有吃饭，可是并不饿，四肢沉重得仿佛灌满了铅。

“尹小姐！”

忽然有人喊她的名字。

尹夏沫微怔，抬头看去，一辆宾利房车，里面一个清秀娇小的女孩子对她笑着招手，是洛熙的助理洁妮。

“洛熙让我在这里等你，”洁妮笑盈盈地说，“只是没想到会等这么久呢，我从九点一直等到现在。”

“啊……”

尹夏沫抱歉地笑笑，前天刚刚见过洛熙，不知道是有什么事情。

“你很累吗？”

洁妮小心翼翼地看她。

“没有。”

尹夏沫微笑。

“洛熙说，如果你觉得累了，就让我直接送你回家，如果你觉得不是很累，他想请你去公寓，有一个小小的庆祝。”

“庆祝？”

“是的！”洁妮开心地笑，“洛熙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同你分享。”

洛熙？好消息？

尹夏沫沉默，犹豫了半晌，她此刻的心情并不适合去庆祝或者分享什么。

然而——

终于她还是用手机告诉小澄她会晚些再回家，让他不用担心。

夜晚。

穿梭如流的车海中。

“嗯……我的名字叫做陈洁妮……”洁妮边开车驶往洛熙公寓的方向，边小心翼翼地说，脸上有些羞涩的神情。

尹夏沫怔住。

她凝视洁妮片刻，困惑地说：

“我以前认识你吗？”

洁妮这样的神情已经出现两三次了，仿佛自己应该认识她，可是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

“不记得我也很正常……”洁妮怅然若失，摇摇头，又振作起精神，笑着说，“没关系，换了我是夏沫学姐，也会不记得陈洁妮是谁的。”

“你是我的学妹？”尹夏沫有些错愕。

“我也在圣辉上过学，”洁妮微笑，飞快地看尹夏沫一眼，“那时候，夏沫学姐是学校里最出色的女生，又漂亮，又帅气，又酷酷的……小时候，我非常崇拜你，你一直是我的偶像呢……”

她的脸颊红红的。

“自从有一次见到你从那些坏女孩手里救出被打的胖女孩，我就开始崇拜你了……你不知道，那些坏女孩经常欺负低年级的我们，我也被她们打过……可是后来，你也阻止了那些人打坏女孩们的大姐头，当时，我在人群里，离你很近很近……我听到你淡淡地对她说，‘喂，打你的人又不是我。不要象狗一样乱咬。那人打你是为了讨好少爷，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世界上有对你好的人，有对你坏的人，你的伙伴们不敢救你，我救了你，你应该感激我，这才是道理。’……”

她学着当年尹夏沫说话的口气。

“夏沫学姐太帅了，”洁妮笑得满眼星星，“从此以后，我发誓将来要成为象夏沫学姐一样的人，善良，正直，冷静，淡然。而且我也会是夏沫学姐最忠实的跟随者和支持者。”

“可是……”她不好意思地说，“几年没有见到夏沫学姐，又紧张又兴奋，反而不敢跟你讲这些，怕学姐觉得我太孩子气了……”

尹夏沫看着洁妮又脸红又局促不安的样子，脑海里渐渐浮现起一个久远的回忆。很多年以前，有个小小的女孩子每天偷偷躲在拐角的街巷里，尹夏沫一看到她，她就羞红脸转身跑走。

“那个总是躲在街口小巷里的女孩子……”

她试探地问。

“就是我！”洁妮兴奋地说，车速猛地变快，“有一次你抓住了我，对我说，如果喜欢洛熙就告诉他，不要总是躲起来。可是……可是我崇拜的不是洛熙，而是学姐你，当时我太害怕了，什么也不敢说，只是畏畏缩缩地说，‘我是……陈洁妮……’”

“这样啊。”

尹夏沫不晓得自己应该做什么表情才是合适的。

“是啊，”洁妮羞涩地笑一笑，“所以我希望学姐能记住我的名字，能知道有人曾经很崇拜你。后来机缘巧合，我成为了洛熙的助理。当时我就有强烈的感觉，因为洛熙我也会再次



遇到夏沫学姐的，”她满足地叹息，“如今果然遇到了，而且终于有机会把这些话统统讲给你听。”

“谢谢你。”

尹夏沫对她微笑。往事早已在她的脑海里淡忘得只剩下浅浅的轮廓，但是她很感激，有人曾经如此惦念过她。

宾利房车驶入了高尚住宅区。

洁妮停好车。

陪着尹夏沫一起走进大厦，只有她们两人的电梯里，洁妮忽然凝视着她，眼神郑重：“他和我一样。”

“嗯？”

尹夏沫再次怔住。

“始终没有忘记夏沫学姐，洛熙和我一样，他在心底一直都喜欢着你，那么那么深地喜欢你。”洁妮笑容纯真坚定，“所以我要守护洛熙和你，只有他才是配得上夏沫学姐的人。”

尹夏沫略微失神。

然后她笑了笑，没有说话。

\*\*\* \*\*

宽阔的客厅，壁灯幽静地亮着，落地窗半开，美丽的窗纱被夜风吹得轻轻飞扬，空气里有种星芒般的香气。纯白的羊绒地毯，茶几上有一支香槟，两只水晶酒杯，和一个小小的水果蛋糕，如同油画般的静谧。

紫色的沙发里。

洛熙却静静地睡着了，他枕着自己的手臂，眼圈处稍显疲倦，肌肤依然美如细瓷，仿佛童话里的睡王子，呼吸均匀，让人不忍心吵醒他。

“他这几天累坏了。”

洁妮耳语般地对尹夏沫说。

“有一部电影《战旗》即将开拍，制作班底将近十几个亿，将会参选奥斯卡电影节，制片和导演选择洛熙担当主演。他要参与各种前期准备活动，出席各种场面，忙累得经常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采访、各电视台邀请他上的节目。可是，他让我和乔把所有的工作全都尽量安排在晚上九点以前。”

尹夏沫望着洛熙。

他的睡容困倦得恍若会永远睡下去，再也不会醒来。

她眼底一黯。

难怪她以前觉得不解，洛熙的工作如此繁重，为什么还能够常常在晚上见到他。

“我走了，有什么事情就打我手机。”洁妮轻手轻脚从卧室里抱出一方薄毯，交到夏沫手里，对她轻笑，“洛熙也就交给你了。”

大门轻轻关上。

客厅里只剩下洛熙和尹夏沫两人。

尹夏沫没有吵醒洛熙，只是把薄毯轻柔地盖在他身上。低下头，望着他恬静的睡容，她的心底仿佛渐渐有柔意婉转。手指静悄悄地拂过他黑玉的头发，尹夏沫的唇角有抹温柔，面

容上一贯的淡漠，如冰雪般悄无声息地融化了。

凝视他良久。

她才渐渐将视线转开，靠坐在沙发前的白色地毯上，想了想，她拿出《纯爱恋歌》的剧本，开始看第十二遍。

无星无月的深夜。

夜风吹扬窗纱。

望着剧本上的台词对话，尹夏沫神情又黯淡起来，手指无力地收紧，徐导演雷霆般震怒的吼声和其他人的冷嘲热讽如梦魇般再次回旋在她耳边……

……

“人家是歌手新人王，只有声音，没有表情嘛。”

“你是木头人吗？！”

“你是演员！你不是死尸！”

“尹夏沫！你的眼睛里能不能带点感情！他是你从小暗恋了十几年的男人！感情浓烈，压抑心底，爱他爱到要死但是不能说出来！明不明白啊！”

“她是怎么来的啊……”

“我演都比她强多了……”

“你今天是存心想害死我，对吧？！”

……

她摇摇头，努力想将那些可怕的声音挥去。她可以的，她能够做到，这世上没有无法做到的事情，她并不笨，她也肯吃苦。所以，她能够演好，只要再给她一点时间，让她用心去领悟。

可是——

她心底却有另一个声音在冰冷地说，为什么他们要给她时间呢，干脆换掉她，用其他演技出众无须从头学起的艺人，不是更好吗？如果她继续笨拙下去，以导演火爆的性格，也许真的就会换人了吧。

手指握得疼痛入骨，尹夏沫眼神空洞。

这时，她听到洛熙在睡梦中喃声低喘，接着他的身子开始不安地颤抖。她转身望去，只见他额角有细密的汗珠，眉心深皱，嘴唇也苍白失色，身体细细地颤抖着，喃喃低呼：

“不要走……我很冷……妈妈……”

她一怔，立时明白他是在做恶梦。五年前尹家父母去世时，小澄重病了大半年，小澄那时就常常做恶梦，守护在病床边的她常常一晚上需要将小澄哄醒三四次。

“不要走……妈妈……”

洛熙挣扎着低喊，身体痛苦地扭动。

“醒醒，只是梦，只是做梦啊，醒来就好了。”尹夏沫放柔声音，用手轻轻哄拍他的肩膀。

“妈妈……”

洛熙的眼角有隐约的泪水，他深深蜷缩在沙发里，静静地颤抖。

“……妈妈……我很冷……”

“醒醒……”

她轻声哄拍着他。

“醒来就好了，不要怕，那只是梦……”

洛熙的睫毛颤了颤。

眼睛怔怔地睁开，眼珠乌黑潮湿，仿佛一时间还陷在梦中无法醒来，他呆呆地望着天花

板，几秒钟后，他轻轻转头，看到了身边神态柔静的尹夏沫。

“醒了吗？”

她微笑着凝视他。

洛熙回望着她，神情里有种深黯寂寞的脆弱，静静地望着她，良久良久，他才仿佛终于醒了过来，从沙发中坐起，对她说：

“对不起，我好像睡着了。”

“这几天太累了吗？”她眼神柔和。

“我去洗脸。”

洛熙“霍”地起身走进浴室，她听到水龙头放出水声，听到水花拍打在他脸上的声音。

等他从浴室出来，尹夏沫发现他又恢复成以往的那个洛熙，头发上沾着些水珠，俊雅清爽，完美得无懈可击。

她心底暗叹。

他和她果然是同样的，永远想用厚重的盔甲把最脆弱的那一面隐藏起来，仿佛如果别人看不到，自己也就会忘记那些脆弱。

“砰！”

香槟的木塞飞出。两只水晶杯清脆相碰，香槟酒在杯底轻轻旋转，洛熙唇角含笑，宛如星夜里美丽的樱花，丝毫没有了方才睡梦中的悲伤模样。

“祝贺你第一天拍戏顺利。”

他微笑着说。

“……”尹夏沫怔了怔，垂下眼睛，“这就是你的好消息吗？”

“怎么了？”

洛熙放下酒杯，用手指轻轻抬起她的下巴，她的视线飞快地避开他，然而神情中的黯然那么明显，他心中顿时已猜到了几分。

“导演骂你了？”

她没有说话。

“其他的演员嘲笑你了？”

她依旧沉默不语。

洛熙笑了，伸出双臂将她如婴儿般温柔地拥进怀里，轻轻摇晃着她，柔声说：“沫沫，这是你的起点……将来等你成为光芒万丈的巨星，接受无数演技颁奖礼的大奖时，你会知道，今天拍戏遭遇到的难堪也好羞辱也好，只不过是未来漫长演艺生涯的起跑点。”

被拥进他的胸口。

一股淡如花雾的体香沁入她的心脾。

她的眼底开始潮湿。

“有些演员是经过专业训练，学习几年以后才出来拍戏；有些演员是直接就开始拍戏，这样的话，因为没有经验，必然会感到困难。可是经验是可以累积，也是可以学习的，以你的聪慧和悟性，你会是才华横溢令世人震惊的演员。”

“好了。”

尹夏沫喃喃声说。明知他是安慰她，可心里还是温暖了起来。

“你以为我是在哄你开心吗？”他轻笑，吻着她海藻般的长发，“你知道吗？你和我，是天生的演员。”

她错愕。

抬头看他。

“从小的环境，在孤儿院生活的背景，让我们必须伪装自己，扮演成让大家喜欢的懂事乖巧的孩子，才能生活下去。”

洛熙的手指轻轻抚弄她的长发。

“我们都习惯了演戏，也许是刻意的，也许是不经意的，把我们自己隐藏起来，为自己戴上各种面具。演戏是我们生存的手段，已经溶入我们骨血成为一种本能，而这种由于生存而造就的强烈的本能，是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你要学会的，只是如何把这种本能运用到拍戏里面去。”

尹夏沫沉思。

她的眼珠静静的，然后，眼底闪过一丝隐约的亮光。

“告诉我，明天你们会拍哪几段戏？”洛熙俯身拿起她的剧本，翻看着，“我和你先排一下试试看。”

尹夏沫想了想：

“不要了，你今天太累。”

虽然他是很出色的演员，除了歌唱以外，他的演技被誉为炉火纯青已臻化境，曾经三次获得过金尊奖影帝，有他指点应该会收益颇多。但是刚才他睡梦中疲倦悲伤的样子，深深地刻入她的心底，让她怜惜让她不忍。

“你在心疼我吗？”

他似笑非笑，看不出是认真的，还是打趣的。

“嗯。”

她轻轻点头。

洛熙的呼吸忽然停止了，空气里一下子静得出奇。他眼珠乌黑，眼底有潮湿的雾气，凝视着她，屏息着。

“你——在心疼我吗？”

他低低地又问了一次。

望着他，尹夏沫心底温暖柔软，她放弃了伪装自己，任由眼神将她的怜惜和感情流露出来：

“是的。”

他吻住了她。

轻轻的，就像花瓣上的露珠。

只是轻轻的一吻。

然后，就如破晓时分的彩霞般，红晕悄悄染上两人的面颊。并不是第一次亲吻，也不是最激烈的一次，可是，这个吻仿佛初吻般，许多年之后，仍旧烙印在洛熙和尹夏沫的心中。

美丽的窗纱在夜风里吹扬。

尹夏沫脸烫如烧，她突然如同青涩少女一样，心跳忽快忽慢，脑中一片空白。半晌她才终于想出一句话，打破这令人尴尬的寂静。

“不是说，有好消息要分享？”

洛熙仰躺在沙发里，笑容慵懒：“骗你的。不这样说，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一定会情绪低落独自回家，不让任何人知道你的难过和沮丧。”

她的睫毛颤了颤。

“不过……”他凝视她，“我有件东西想送给你。”

“……？”

洛熙拉过来她的手，将一件东西放入她的掌心，冰冰凉凉的，尹夏沫低头，她的掌心是一套钥匙，钥匙扣是一串粉红色宝石镶嵌而成的樱花。

“《战旗》马上就要开拍了，以后这段时间会比较忙碌，”他皱眉，轻声叹息，“可是，还是想要见到你，经常的，每天的，都想见到你。所以，给你公寓的钥匙，当你想起我的时候，就来看看我，好吗？”

她怔住。

手指抚弄着钥匙扣上的樱花。

“对不起……”

金曲年度颁奖礼的那晚，他在吻着她，两人意乱情迷的时刻，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这段时间过去了，她以为他已经忘记了。

“……我不能拿它。”

她仰起脸，目光淡定。

“如果不想要，那么出去后你随意把它丢弃到哪里都可以，”洛熙将她的手指握起，钥匙被握紧在她掌心，他笑得似乎毫不在意，只在眼底有丝深黯的感情，“……可是，不要告诉我……就让我以为你拿走了，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房子里是有两个人的，即使深夜我一个人睡着了，也会觉得，说不定会有人来陪我。”

尹夏沫心底一紧。

“洛熙……”

“不要再说了，”洛熙闭上眼睛，低头吻住她的手背。良久，他深吸口气，神情重新恢复了温柔从容，笑着说，“现在，我们试排一下剧本吧，明天拍戏的夏沫不可以再受委屈了。”

## (二)-2

第二天拍戏的时候，尹夏沫沉静地坐在演员休息室的角落里，没有人跟她打招呼同她聊天，所有人都离得她远远的，彼此间互相挖苦今天谁与她的对手戏最多，那谁就是今天最可怜的人，夜里12点之前别妄想收工回家了。

安卉妮与凌浩的对手戏同昨天一样，安排在前面进行，拍完就可以先走了。但是她今天没有早早地离开，而是留在凌浩身边，一会儿给他削苹果，一会儿给他倒补汤，两人看起来亲亲密密如胶似漆。

“为什么导演不把你的戏排在一起呢？”安卉妮抱怨的声音从旁边飘进尹夏沫的耳边，“我们的对手戏演完之后，中间夹进来那么多配角的戏，让你干等着，然后最后才又是你的戏。浩，你是不是得罪导演了啊？”

“烦死了！”

凌浩恼怒地瞪着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剧本的尹夏沫，她如此平静，一点罪人的自觉都没有。

“怎么？我说错话了吗？”

安卉妮困惑地问。

“把我的戏安排得这么断断续续，是因为我要和一个可怕的人拍对手戏！她演戏就像木头，一句台词一个眼神，拍几十次也通过不了，所以必须把她放到最后，否则所有的人都会被她拖累，谁也走不了！”

凌浩心里窝着一团火。

蕾欧广告他拒绝了与尹夏沫合作，事后看广告，她出演的效果超出他想象的好，所以这次在《纯爱恋歌》剧组里看到她的名字，就没有象上次那样坚决拒绝。可是，她竟然这么差

劲，让人难以忍受。

“喂！”

一双长腿出现在她的面前，那声音里带着按捺不住的火气，尹夏沫微怔，抬起头来，看到凌浩双手插在裤兜里，姿势很帅，但是眉心皱在一起，脸色黑黑的。

“……？”

尹夏沫疑问的眼神。

“我警告你！今天如果你再 NG 不断，害我被拖累，我就饶不了你！听见没有！”凌浩低吼，旁边的人都望过来，安卉妮嘴角偷偷露出笑容。

“是，我会努力的。”

尹夏沫眼珠静静的，没有波动的神情。

“努力什么？！”看到她这副淡然的模样，凌浩顿时火冲脑门，最讨厌她这个样子，从新闻发布会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总是淡淡的，好像是没有情绪波动的人，一幅冷血的样子，“努力再多吃几个 NG？！努力让我陪你去死？！尹夏沫，你有点羞耻感好不好？！”

“太过分了——！”

一声怒吼，珍恩突然冲出来，象老母鸡般将尹夏沫护到身后，怒目瞪着凌浩。因为跑得太急，她有点喘息，额头上密布汗珠。她刚刚联系完一个通告赶回来，才踏进演员休息室就听到凌浩在对着夏沫喊叫，气得她什么都顾不得就冲过来了。

“你是天生就会演戏的吗？！你新人出道的时候比夏沫强很多吗？你刚拍戏的时候，剧组的前辈们也是这么欺负你的吗？！”

珍恩连珠炮似的怒声反问凌浩。

“就算演的不是很好，可是夏沫昨天才是第一天正式拍戏，你是前辈，你是明星，如果觉得她演的不好，那么就请指点她帮助她！可是你在干什么？！羞辱她，就能使她演得更好吗？！你太过分了！没有羞耻感的是你，不是夏沫！”

“啪——！”

一记巴掌重重地打在珍恩的后脑上！珍恩被打得踉跄几步，险些摔倒在地上，尹夏沫又急又痛，抢前上去抱住她，心中痛极，眼眶一酸，泪水险些流下来。

“你做什么？！”

望着手掌还没有完全放下的安卉妮，尹夏沫的眼睛变得冰冷如刀。她抱住珍恩的双手是那么柔软，然而面对安卉妮的面容是那么肃杀，两种极端的情绪在她身上融合，仿佛有强烈刺眼的光芒从她体内焕出，令得安卉妮呆住，凌浩呆住，在场的所有人都呆住了。

半晌，安卉妮才回过神，轻蔑地说：

“她不是说我们不指点你吗？好，尹夏沫，那你就记住，作为后辈没有资格对前辈大吼大叫，这是圈里的规矩。好好管教一下你的经纪人吧，否则她以后会为你闯下更多的祸。”

“你就是这样管教后辈的吗？后辈没有资格对前辈不敬，前辈就可以随意打骂吗？更何况，她是我的经纪人，并不是你的什么后辈。”

尹夏沫见珍恩的眼角有痛出的泪光，头发也被打得凌乱狼狈，她心中又气又痛，冷冷地对安卉妮说——

“向珍恩道歉。”

“哈！”

安卉妮气得左右看了一眼，见周围的人全都怔住了。她心底暗恼，以往的新人被她打骂都不敢出声回嘴，这个尹夏沫好大的胆子。

“你疯了吗？！让我向她道歉！尹夏沫，你不想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了是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小小一个新人就敢对我大呼小叫！”

“卉妮，别理她了。”

凌浩看了看尹夏沫和珍恩，扶住安卉妮的肩膀，想把她从这里拉走。

“你的意思是，”尹夏沫淡淡地说，“如果我不是新人，如果我在演艺界的地位比你高，我就可以对你不敬，你也不敢随意欺辱我的经纪人？”

“就凭你？”安卉妮笑得花枝乱颤，“别说将来你的地位比我高，就算是今天，你的戏在十条内能够通过吗？徐导演还能够容忍你这个蠢货在剧组里停留几天？”

“如果我能够呢？”

“什么？”

“如果我的戏，能够一次通过，你就向珍恩道歉，”尹夏沫冷冷地看着安卉妮，“可以吗？”

“哈！你……”

“可以吗？”

“如果你通不过呢？”

“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一次通过，那么，就任由卉妮前辈‘指点’。”尹夏沫平静地说。

“夏沫……”

珍恩惊得抬头，虽然她很恼怒自己被安卉妮打，可是，据说夏沫昨天几十次都无法顺利拍完一段戏。

“好！话是你自己说的。”安卉妮眼底暗芒闪过。

十五分钟后。

拍摄现场。

灯光师、摄像师、场记们全都准备好了，安卉妮和其他演员们站在场边看着。化妆发型服装的工作人员们这时也听说了方才演员休息室内的打人事件，纷纷兴奋地跑过来，在场边挤成一堆。

珍恩脸色苍白，紧紧咬住嘴唇。

这一刻，她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冲动。她是夏沫的经纪人，应该由她来保护夏沫，为夏沫解决困难，而不是反而让夏沫来保护她，置夏沫于险困的境地。

凌浩和尹夏沫已经在场中进入了准备状态，徐导演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二十分。他眉头皱成一团，这场戏感情表达很复杂，估计即使拍二十多次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他能够做主，坚决不会要尹夏沫这个新人，只有演戏经验丰富且有灵性的演员才能胜任冰瞳这个角色。

不过。

如果尹夏沫的表现严重影响到《纯爱恋歌》的品质，那么就必须要要求制片将她换掉，否则他宁可放弃这次导演的机会，也决不允许在他的手中出现水准不高的作品。

“Action！”

徐导演大喊一声，这场戏正式开拍。

安静无声。

凌浩坐在办公桌前，他手指不耐烦地翻着桌上的文件，尹夏沫沉默地站在他的身后，默默凝视他的背影。

.....

.....

“拍戏的时候，应该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在入戏，仿佛你就是那个角色本身，静下心来，深深的投入，去体会她的感情，将你代入她，她的呼吸就是你的呼吸，她的悲伤和快乐就是你的悲伤和快乐。”

洛熙笑意温柔。

深夜的客厅，他细心地告诉她如何去表演。

“另一个灵魂却要稍稍抽离，保持一些距离，就像浮在半空中，能够看到你自己在演戏，看到你自己的神情和动作。你必须变成她，变成她才能有她的感情，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成为她，那样的话，你会演的过于夸张或者过于收敛。”

“两个灵魂？.....”

她沉吟着，静静体会他话中的意思。

“一开始会有些难以把握这中间的尺度，就像明天这场戏，你从律司身后看他，你是深爱着他的，可是从来不敢让他发现。为什么你会深爱律司呢？”

“因为冰瞳小时候，第一眼见到律司就喜欢上了他，他纯洁美好得像个天使，是她肮脏卑微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冰瞳为了生存做过一些黑暗的事情，而律司一直那么正直善良，他就像她生命里唯一的光芒。”

“为什么你又不想让律司知道，你在爱他呢？”

“因为冰瞳害怕，她怕一旦律司知道她的感情就会疏离她，她再也没有看到律司接近律司的机会了。而且，她也不敢真的去爱律司.....”

“为什么？”洛熙轻声诱导她。

“.....她怕被背弃。小时候，她的爸爸遗弃了妈妈和她，同别的女人跑了，她的妈妈后来也遗弃了她，将她丢在孤儿院门口，骗她说去买好吃的给她，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夜风从窗口吹来。

洛熙闭上眼睛。

他的面容苍白得近乎透明，睫毛漆黑幽长，尹夏沫怔住，方才熟睡在恶梦中无法醒来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她轻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冰凉，静静的，有一丝不可察觉的颤抖。

“洛熙.....”

她轻呼他的名字，声音温婉，试图再次使他从恶梦中醒转。

“所以，他不敢让自己去爱.....”良久，洛熙望着窗外的夜色，眼底幽深，“因为，被遗弃是上天给他的诅咒。爱的越多，那伤害就会越痛，他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最终都会被他所深爱的人抛弃.....就像垃圾一样被遗弃，以往的感情，廉价得连一块钱一只的面包都不如.....”

身体渐渐僵住，尹夏沫记得他这句话.....

在五年前的机场.....

.....

空旷的机场大厅。



落地玻璃窗洒进灿烂而冰冷阳光。

.....

“喜欢我？”十六岁的洛熙大笑，笑得似乎喘不过气，“喜欢我才要将我再次送回孤儿院？宋夫人也说喜欢我，也是因为喜欢我才眼睁睁看着她的儿子把我当作小偷报警抓走？妈妈也说喜欢我，难道她也是因为喜欢我才把我扔在游乐场，让我象白痴一样等她等了三天三夜？”

.....

“这样的喜欢太廉价了。”唇角慢慢透出冷漠残酷的味道，洛熙眼神冰冷，“廉价得连一元钱一只的面包都不如。”

.....

夜风沁凉如露。

“记住我的表情了吗？”洛熙侧头看向她，忽然笑起来，“沫沫，你怎么分神了呢？”

尹夏沫低下头。

她没有说话，手指悄悄握紧他的手。他看着自己被她握住的手，笑了笑，反握住她，说：

“明天拍戏的时候，也要稍稍抽离一点，让你的另一半灵魂浮在空中，观察在你自己脸上出现的表情。若是还是无法表现，就把我刚才的表情学出来好了。”

.....

.....

摄像机拉近距离。

灯光刺眼地打在尹夏沫的脸上，她静静地望着凌浩的背影，摄像师将镜头直接推进她的面容，她的眼睛幽深幽深，有种窒息，有种绝望...++，有种不顾一切想要逃避却又无法丢弃的深情。

徐导演震惊地盯着监视器。

安卉妮不敢置信地望着场中央的尹夏沫，她怎么可能在镜头前流露出那样的表情，那么的有灵性，仿佛可以透过空气直接触到人的心底。安卉妮眼神一凝，心里渐渐涌起一股寒气。

珍恩捂住嘴巴。

她虽然不懂表演，可是，夏沫好像不是夏沫了，她居然这样的深情和动人。

“Ok!”

徐导演面无表情地喊停。

“下一场准备!”

拍摄现场所有的人都呆住了，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尹夏沫这场戏竟然一次就通过了！怎么可能，昨天还象木头一样的她，怎么突然就开了窍，完全变了一个人。

凌浩疑惑地回身看看众人，又看看尹夏沫，因为他一直是背对着她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徐导演怎么可能一次就ok了呢？

众人的目光转向安卉妮。

她和尹夏沫刚才的冲突早已在片刻间就传得人尽皆知了。难道，安卉妮真的会向珍恩道歉吗？

安卉妮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僵立在场边。

### Chapter 3

那天接下来的几场戏，尹夏沫也几乎全都一次通过了。只有第三场，却是因为凌浩的关系吃了NG。

凌浩皱眉问：“我和彩娜的事情，是你告诉我父亲的？”

尹夏沫沉默片刻：“是。”

凌浩震惊：“冰瞳，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以，居然出卖我呢？”

尹夏沫的目光缓缓流淌在他的脸上。

.....

.....

“这场戏，你需要同时演出两种表情。眼睛里是一种表情，面容是另外一种。冰瞳说话的时候，神情要冷漠残酷，不能带出一点感情，”洛熙轻笑，打趣地说，“沫沫，这是你的强项，你拿出以前对我的模样来就可以了。”

她怔了怔。

回想起以前，她果然一直都是用最冷漠的表情来面对他的，对小澄、对珍恩、甚至对欧辰，她都温柔呵护过。

只有洛熙。

她从最开始就充满了防备，五年前如此，五年后再次相见也是如此。她心中微痛，目光缓缓地流淌在洛熙的脸上。

洛熙凝视着她。

半晌，他轻轻抵住她的额头，声音暗哑地说：

“对，就是这种眼神……冰瞳就是用这种眼神望着律司，深情刻骨的眼神，冰冷淡漠的面容和话语，就像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冰瞳……”

.....

.....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只是你的秘书，”尹夏沫眼神幽深，神情冷漠地说，仿佛她是没感情的，“向董事长汇报情况是我的职责。”

凌浩望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如同冰冷的大海，平静无波，然而，那么深邃，恍若眼底有隐藏得很深很深的暗潮，可以将他一直一直吸进去。

“.....”

“卡！”

徐导演暴怒，大吼道：

“凌浩你搞什么？！发什么呆！”

“对不起，导演。”凌浩惭愧地连声道歉。

“准备重来！”徐导演不耐烦地挥挥手，望了望场中的尹夏沫，忽然喊，“尹夏沫！”

尹夏沫看过来：“导演？”

“今天演的很好。”徐导演面无表情地说，“以后也要继续加油。”说完，他大喊一声，

“各人员准备！好，action！”

当天所有的戏都拍完了，剧组工作人员开始收拾东西。尹夏沫回到演员休息室，她对着梳妆镜卸妆，珍恩兴奋地在她身边走来走去，边称赞她演的实在太好了，边骂安卉妮是个不守信用的小人。

“真无耻！鄙视她！”

珍恩气愤地摸摸自己的后脑。哼，居然有安卉妮这种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诺如果夏沫能够一次通过就当众道歉，结果竟然趁大家不注意就偷偷溜走了。

“明天还会见到她的，”尹夏沫微笑，“到时候让她向你道歉。”如果珍恩愤怒难消，她无论用出什么方法，也会让安卉妮当众向珍恩道歉。

“呃……”

珍恩想了想，偷笑：

“算了啦，安卉妮这次丢脸也算丢大了，就饶过她这次。往后都在一个剧组，做得太绝也不好……哼，虽然她没道歉，但是剧组所有的人和来探班的娱记背后都会嘲笑她的。”

尹夏沫从梳妆镜里望着珍恩，微笑。以前的珍恩总是有些自卑，在陌生人面前不敢大声地说话，而刚才，虽然她对凌浩的斥责稍嫌莽撞，但是，她已经不再怯弱了。

经过一系列的事情，珍恩愈来愈自信和成熟，她仿佛可以看到未来的珍恩会象破茧而出的蝴蝶般骄傲美丽。

至于安卉妮……

尹夏沫的眼睛黯了黯。做为新人，与安卉妮这样的前辈明星关系搞得如此之僵并非她的愿望。只是，她轻轻吸气，事态的发展既然已经超出了想象，那么她只有努力去迎接未来的困难，瞻前顾后是无济于事的。

\*\*\* \*\*

《纯爱恋歌》是边拍边播的电视剧，每周六日各播出一集，拍摄了六集之后，正式开始在HBS播出。由于事先的宣传预热十分到位，被誉为是当年最值得期待的偶像剧之首，又是由当红的凌浩和安卉妮领衔主演，所以首播时，第一集就漂亮地打败了同档的所有节目，成为收视率冠军。

洛熙那晚特意推掉了通告，来到尹夏沫家里，和她与小澄坐在一起收看。

尹澄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夏沫从剧中出现时，他的眼睛更是眨也不眨。看着电视剧里的姐姐，他怔住，脸上有种说不出的惊奇，等到她的戏份结束，他才慢慢扭过头，望着身边坐着的夏沫，说：

“姐，你很出色。”

尹夏沫一直紧绷的背脊放松下来，在第一集里虽然她的戏份并不多，但是终于没有象她担心的那样表演得生硬造作。望着小澄认同的眼睛，她微笑，忽然觉得前段时间的辛苦都有了回报。

“你会越来越出色。”

洛熙搂住她的肩膀，温柔地笑着说。毕竟是新人，她在剧中的表现略显生涩，然而，她在演戏的时候却有种韵味，眼底仿佛有诉说不尽的感情，让人无法将视线从她的身上移开。

她会成功的。

她是天生的演员，这种天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她在歌唱方面所能够达到的成就。

随着《纯爱恋歌》的播出，随着剧情逐渐深入的发展，网络上关于该剧的讨论也成为最hot的话题。最初所有的帖子都是围绕着凌浩和安卉妮，凌浩饰演的律司造型很帅气，安卉妮演的彩娜很可爱，剧中两人初次相遇的场面太搞笑了，凌浩和安卉妮果然是娱乐圈最相配的金童玉女，诸如此类的主题在《纯爱恋歌》的官方网站和各大网站论坛火热地涌现出来。

第三集播出以后，网上忽然悄悄出现了一些帖子，开始留意起剧中的冰瞳来，“冰瞳很爱很爱律司呢”，“她有点冷酷但是真的好深情啊”。起初是偶尔的几张贴子，但是渐渐地，跟贴越来越多，点击留言如星星燎原般地飙升。

.....

“我太喜欢冰瞳了，她好爱律司啊！她那么爱律司，为什么律司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反而让她去照顾彩娜呢？！”

“我觉得彩娜和律司不是很配呢，彩娜只会傻乎乎地玩，冰瞳凭为什么要照顾她啊，而且冰瞳和律司站在一起好配呀!!!”

“如果我是律司，我一定会选冰瞳，冰瞳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又那么深情，彩娜就只会闯祸惹麻烦！”

“天哪，我受不了了！只要冰瞳一看律司，我的心跳就会加速，她的眼睛好美啊，她的深情就像大海一样内敛！笨蛋律司，不要天天陪着那个傻彩娜了，冰瞳才是最爱你的人！”

.....

网上的评论如熊熊燃烧的大火般蔓延开来，彩娜和冰瞳谁更适合律司的帖子成为了最激烈的辩题，无数网友整日整夜争论，冰瞳和彩娜的剧照被贴得网络中随处可见。

这时又有人爆料说饰演彩娜的安卉妮和饰演冰瞳的尹夏沫不和，片场曾经公开争吵，于是如火上浇油般，冰瞳和彩娜的粉丝们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股风潮又从网络传到网下，各媒体在报道凌浩和安卉妮时，夹杂介绍尹夏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泡沫美人鱼》的唱片专辑二度热起，重新占据各排行榜高位。各杂志、电视台发来的通告邀请也越来越多，珍恩忙得不可开交，为尹夏沫安排以最完美的形象以最合宜的出境频率出现在观众面前。

尹夏沫凭借《纯爱恋歌》的播出，人气再度高涨，人们对她的注意力不再仅仅放在她出演过蕾欧的广告，曾经获得年度最佳新人奖上面。她仿佛宝石般，随着一点一点的精心琢磨，光芒渐渐绽放，令人目眩。

上午。

演员化妆室。

“听说今天投资方会来看拍摄，”珍恩边在记事本上写下明天的行程安排，边对夏沫说，“《纯爱恋歌》这么受欢迎，这次的投资方可是在赚钱赚大了呢！”

“是啊，我女儿每周末都守着电视剧看，喊她做功课都喊不动，”化妆师晶姐手脚麻利地为尹夏沫打上浅色腮红，说，“尹小姐，等会儿帮我女儿的同学签几个名好不好？唉，没办法，小孩子们听说我能见到你，都哀求我帮她们讨个签名。”

“好。”

尹夏沫微笑。

“尹小姐真是好脾气，”晶姐笑呵呵地说，“对每个人都这么客气有礼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

珍恩咋舌，这个晶姐一定忘了当初夏沫刚进剧组时，自己对夏沫那副敷衍冷漠的模样，给别的演员化妆用半个小时，给夏沫化妆五分钟就结束了。幸好她在影楼打过工，学过化妆，可以帮夏沫修改弥补过来。如今夏沫在剧组立稳脚跟了，晶姐的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

变。

.....

有一次，她摇头说：

“不喜欢这样的人，见人黑就踩，见人红就捧。”

“不喜欢又能怎样？”尹夏沫眼神淡淡的，“心里有数就可以了。不可能要求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都是关爱你的人。珍惜对你好的人，其他的人，就随她们去吧。”

“你不生气？”

“还有很多事情比与她们生气更重要。”

.....

“夏沫，我先走了，去 RBS 看一下他们的节目安排和内容，有事情就打我手机啊！”珍恩看了看时间，赶忙收拾好东西。

“好，你开车慢点。”

尹夏沫叮嘱说。公司给她和珍恩配了一辆车，珍恩开起车来就像拼命三郎。

“ok！放心啦！”

珍恩笑嘻嘻地对她比出手势，抓起包包往外走。

这时——

“晶姐，帮我补妆！”

化妆室的另一边，安卉妮对着化妆镜，用手指绷紧眼角皮肤，发现画的眼线有一点溢出来了，她皱起眉头，头也不回地喊。

珍恩的脚步停住，用力瞪一眼安卉妮，又瞪向晶姐。夏沫的妆还没有画完，这个晶姐不会又丢下她跑去安卉妮那里吧。

“呃.....”

晶姐为难地看着尹夏沫唇上只描了一半的唇线，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两方都不得罪。

“晶姐！”

安卉妮不耐烦地回头。见到晶姐正站在尹夏沫身边，她的脸色顿时沉下来，薄怒说：

“晶姐，我喊你没听见吗？我的妆脱了，立刻过来帮我补上！”

“喂！夏沫也正在化妆哎！”珍恩不满地说，“而且你的戏要三场以后了，下一场就是夏沫的戏，等夏沫画完妆再给你补妆一点也不迟！”

“对不起！对不起！安小姐，两分钟就好，两分钟就好，”晶姐加快手上的动作，满脸抱歉地说，“尹小姐的妆马上就画好了，我马上就为您补妆。”

“谢谢。”

尹夏沫对晶姐微笑。

“就是嘛，”珍恩嘻笑着地对气怔的安卉妮说，“否则你这么早补完妆，过一会儿妆又脱了，不又要再补吗？用太多化妆品对皮肤可不好哦。”

“咳.....”

晶姐尴尬地咳嗽，她觉得对尹夏沫有点过意不去，可是她一点也不想得罪安卉妮。虽然安卉妮确实经常对她们呼来喝去，就像对待佣人一样，可是如果得罪了大牌明星，这份工作会有不保的危险。

“珍恩，你快去吧，不要迟到了。”

尹夏沫温和地说，珍恩还想再说什么，她眼神望过去，珍恩吐了吐舌头，乖乖地走了。

“晶姐！”

安卉妮声线提高了八度，吓得晶姐一哆嗦，手中的唇刷掉了下去，眼看着要掉落在尹夏沫的裙子上，尹夏沫却沉静敏捷地用手指捏住唇刷柄端。

“对不起！对不起！”

晶姐吓得脸都白了，她识得尹夏沫身上的这件裙子是要和昨天接戏的，如果被唇刷上的口红染污，导演一定会大发雷霆，她就闯下大祸了。

“没关系。”

尹夏沫笑容象阳光一样和煦，她看了看化妆镜中的自己，只剩下唇红没有涂。

“晶姐，你去卉妮前辈那里吧，剩下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来。”

“那……”

晶姐又歉疚又不好意思。

“你快去吧，真的没关系。”尹夏沫对她微笑，然后对着镜子细心地涂抹口红。晶姐也不过是要工作混口饭吃，又何苦将她搅入安卉妮对自己的敌意当中呢。

“安小姐，您有什么吩咐？”

晶姐满脸堆笑地来到安卉妮身边。安卉妮冷冷看她一眼，晶姐局促不安地低头从化妆盒里拿出一块新粉扑为她补妆。安卉妮从镜子里望向坐在角落里化妆的尹夏沫，她的神态居然那么安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无法困扰她。

安卉妮心底暗哼一声。

才不过是一个新人，胆敢妄图超越前辈的风头，就凭尹夏沫这种资质也配在网络和媒体上与她相提并论？！昨晚居然有娱记电话问她，现在外面都说尹夏沫才是跟凌浩最搭配的情侣，问她怎么看。哈，今天她有一场和尹夏沫的对手戏，她会让尹夏沫知道，不尊敬前辈是什么样的后果！

拍摄现场的气氛跟往日有所不同，一大早居然清场，谢绝娱记的探班，跟着制片人也异常难得地在上午九点就出现了。工作人员最初有点惊奇，后来才听说可能是投资方的负责人要来考察情况，大家才恍然大悟。《纯爱恋歌》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二都是这家公司投资的，应该是这部戏的大老板了，难怪制片人如此紧张。

时间一晃而过。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制片人终于等来了投资方的负责人。西蒙先走出来，制片人热情地表示欢迎，西蒙只是礼节性地微笑回应了一下，就走到车门处，恭敬地拉开车门。

当那人从加长的黑色宾利房车走出时。

制片人呆住了。

他只在流社会的宴会中远远地见过这俊美冰冷如太阳神般的欧氏集团的少爷欧辰。

欧辰仿佛不是现实中的人。

欧辰只生活在传说里，所有的传说都如神话般神秘，偶尔电视和杂志上才会捕捉到他一些侧面和背影。在上流社会的宴会中，只有身份特别尊贵的人士才能接近欧辰的周围，而欧辰往往只露面不到半个小时就消失了，所以他虽然见过欧辰少爷，却从来没有接触的机会。

这次《纯爱恋歌》的投资是由欧氏集团的特别助理西蒙经手的，整个过程欧辰并未显身。没想到。

今天欧辰少爷居然会亲自大驾光临！

欧辰抬头望向天空。

天空是铁蓝色，有些阴霾，没有阳光。他眼神沉黯，在他的世界里早已经没有阳光了，为什么还要自虐似的去妄想呢。他的面容冰冷下来，走进《纯爱恋歌》拍摄所在的大厦。

冬日，一切恍若都被冻僵了。  
寒冷的风里。  
唯有手腕的绿色蕾丝仍旧悄无声息地飞舞着。

\*\*\* \*\*

《纯爱恋歌》拍摄现场。  
空气凝固了，场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惊大双眼，摄像机险些从摄像师的肩膀上掉下来，画面定格般地僵住。

“啪——！”  
一记耳光重重打在尹夏沫左脸上！  
安卉妮这一巴掌使足了力气，在她的手打上尹夏沫脸的瞬间，空气中仿佛有火光迸出，那巴掌声响得使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尹夏沫霍地睁大眼睛。  
她定定凝视安卉妮，脸色苍白如纸，左脸上的巴掌印痕慢慢凸浮出来，火辣辣地疼痛着。

“啊，导演！”  
安卉妮捂住嘴巴，惊慌地回头喊，  
“怎么办，我太入戏了，一不小心真的打上去了！”

徐导演的视线离开监视器，他看了看安卉妮，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挥手说：  
“卡！重来！”

各工作人员不安地望向尹夏沫，见她僵硬地站在场中央，脸色雪白，孤伶伶地就像被寒雨淋湿的鸽子。  
电视剧里经常会出现打耳光的场景，但是一般来说演员们都是靠借位来完成的，手掌从演员的耳侧滑下，演员顺势扭头，再加上后期配音，是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的。安卉妮是经验丰富的明星了，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才对。

“抱歉啊，”安卉妮斜睨沉默不语的尹夏沫，看着她脸上鲜红的掌痕，语气凉凉地说，“都怨我太入戏了，看到你这张脸就想打下去，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了。”  
尹夏沫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她闭上眼睛，努力着，深深深深地让呼吸沉下去，而脸颊处火辣辣的羞辱和疼痛如焚烧般使得她的脚趾都变得僵硬起来。

良久。  
她重新睁开眼睛，眼底淡漠如玻璃：  
“如果已经打下去了，那么就请卉妮前辈直接将整场戏拍完再停下来。”  
“哈！”安卉妮挑眉，“你在教训我吗？！”

这时晶姐跑到了尹夏沫身边，手里拿着粉扑，侧过尹夏沫的左脸，仔细地补着一层粉，掩盖她脸上被掌掴的痕迹。尹夏沫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血液仿佛是麻木的，场边的阴影里

有几个人，那些人望着她，好像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

她慢慢将视线转开。

不想别人看到她的屈辱，哪怕只是毫不相识的陌生人。视线慢慢地移开，她心底却骤然有种惊骇的感觉，就好像被一根寒冷的针突然尖锐地扎了下去！

她猛地回头望去！

场边的阴影里，黑暗的阴影里……

远远地……

欧辰远远地望着她！

拍摄现场的场边，欧辰站在角落的阴影里。他不再能听见任何声音，不再能看到其他的任何事物，身边的喧闹和声响如同嗡嗡的背景音，他的视线里只有场中央的她，狼狈凄惨的她，面容苍白的她。

远远地望着她。

看到她的目光望过来，那样的空洞，然后是惊怔与惊慌。她眼神黯淡地又飞快将头转开，用长发遮住她脸上被打出的掌痕，仿佛对于她来说，被打的痛苦远远比不上被他看到的难堪和屈辱。

欧辰的嘴唇紧紧抿成沉默的线条。

“各工作人员准备！”

徐导演盯着监视器，手臂一挥！

“Action！”

场中央。

所有的摄像机和灯光对准安卉妮和尹夏沫。

安卉妮不敢相信地望着尹夏沫：“冰瞳……你……你说什么……那不是真的……对吗……”

尹夏沫回避她的眼睛，沉声说：“是真的。”

安卉妮挥起手掌！

“啪——！”

又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尹夏沫左脸上，那声音甚至比刚才的掌掴还响，那巴掌仿佛带着无比的恨意，要将她的脸打得烂掉！尹夏沫的头被打得重重甩过去，面颊惨白再无血色！

全场惊呆了！

制片人尴尬地看看身边的欧辰，见他眼神寒冷，嘴唇紧抿，整个人如冰雕般透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即使并不熟悉欧辰，可是也能够看出来他极度不悦的情绪。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制片人急得额头冒汗。

欧氏集团重金投资《纯爱恋歌》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由尹夏沫出演女二号，而且欧氏集团旗下的蕾欧化妆品也是由尹夏沫代言的，用脚后跟想也知道欧氏集团与这个尹夏沫关系匪浅。怎么会在欧辰视察拍摄时，安卉妮偏偏这么不知轻重，居然连打尹夏沫两个耳光！

“少爷，”西蒙上前一步，压低声音说。他很清楚尹夏沫在少爷心里的地位，眼看着尹夏沫当众受辱，少爷受到的伤痛可能更大，“需要我去……”

“不用。”

欧辰低哑地回答，目光依然望着强烈灯光下的她。她的面孔煞白煞白，仿佛下一刻就会



因为失血而死去，一缕血丝静静从她的嘴角淌出来。

场中央。

安卉妮高高举着手掌，哭泣着说：“冰瞳……我……我一直……一直……一直……”

尹夏沫沉默地站着。

忽然，安卉妮想不起台词般，一跺脚，回头喊：

“导演，不行啊！”

“卡！”

徐导演皱眉，大喊：

“又怎么了？！”

“这场戏需要很激烈的情绪，我一边全力投入感情，一边还要想着不能真的打到夏沫脸上，一心二用很难集中精神呢！”安卉妮委屈地说，埋怨地瞟一眼脸颊已经肿起来的尹夏沫，说，“刚刚我一不留神又打到夏沫，心一慌，后面的台词就全都忘光了！”

尹夏沫慢慢地抬头。

远处欧辰的目光落在她的脸颊上，冰冷，毫无感情的目光，那目光落在她火辣疼痛的掌痕处。她有些恍惚，觉得自己就像在众目睽睽的冰天雪地中被剥光了衣服，赤裸裸地被羞辱，却毫无还手的能力。

尤其——

是在他的面前——

她最后的一丝自尊也如同被风轻轻吹散了。

“那你想怎么办？”

徐导演不耐烦地说。

“嗯，导演，”安卉妮不好意思地说，“这场戏如此重要，我想……要不然我就真打好不好？我也容易集中精力，感情也容易带进去。”

“哦？”

徐导演愣了一下，然后看了看尹夏沫，又看向安卉妮，眼睛里有沉吟的思考。他点了点头，说：

“ok！就按你说的做！”

“不行！彼得！”制片人急了，急匆匆地冲过来，压低声音说，“你疯了吗？今天欧氏集团的欧辰少爷来了，尹夏沫是他们推荐的人，你太放纵安卉妮会惹怒欧氏集团的！”

徐导演低头看监视器，说：

“不要忘了当初你我的约定，你负责你的事情，我负责拍出来的电视剧的品质，至于我是如何具体拍摄，请你不要插手。”

“彼得！”

“你想逼我辞职？”

徐导演瞪他一眼，制片人只得怏怏地闭上嘴巴，暗自祈祷欧辰少爷不要大发雷霆之下决定撤资。

“准备！action！”

“啪——！”

安卉妮手起掌落，响亮的耳光如惊雷般重重扇在尹夏沫脸上！

.....

“啊，真不好意思，我又忘了台词……”

安卉妮羞涩地笑着道歉。

.....

“action!”

.....

“啪——!”

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

“啪——!!”

又一记耳光!

.....

“啪——!!!”

再一记重重的耳光!尹夏沫的嘴唇都被打得肿了起来，脸上交错的手指印映在惨无血色的脸颊上，头发也散落下来。

.....

“感觉不够好，重来一遍好吗，导演？”

“啊，刚才说错了一个台词!”

“夏沫的表情不对，害我忘词了呢!”

“再重来一次好吗？”

安卉妮一遍又一遍地哀求。

.....

尹夏沫的脸颊已经痛得完全麻木，随着一记又一记的耳光重重打在她的脸上，眼前渐渐变得黑暗，就像记忆中孤儿院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一群大孩子们抢走了小澄的玩具，她冲上去想要抢回来，大孩子们的拳脚如暴雨般落在她的身上，将她身上的衣服撕碎，肆无忌惮地嘲笑她屈辱她殴打她……

痛得……

快要死去了吧……

又一记掌掴重重扇在她的脸上，冰冷的黑暗，铭心刻骨的屈辱和痛苦，她紧紧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的双腿站稳。不能倒下，尹夏沫，你不能倒下，如果倒下，你就什么也没有了，她死死地咬紧嘴唇，努力维护她最后的尊严!

窒息的黑暗。

那种羞辱和疼痛使得天地都在疯狂地旋转。

安卉妮的笑声。

再一记重重的巴掌掴在她的脸上!

嘴角涌出淡淡的腥气，那用尽全身力气的耳光，尹夏沫脑中轰然而裂!没有尽头的羞辱中，她死命咬住嘴唇，努力让自己站得笔直，然而双腿颤抖着，全身每根神经都虚弱得再也无法支持，慢慢地，她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地滑下，漆黑的，寒冷的世界，她的身体耗尽了最后一分气力，慢慢地向冰冷的地面跌落……

(四)-1

Chapter 4

安静得没有呼吸。

灯光强烈刺眼地打照在尹夏沫的脸上，她忽然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那梦里有无尽的黑暗，长长的，没有尽头的冰冷和黑暗，然后是酷热的白光，那强烈的光线可以灼瞎她的眼睛。

梦中……

是死亡般的寂静无声……

或许……

真的已经痛得死去了吧……

她淡淡地想，那就放弃吧，任由身子无力地倒向地面，死了就不用再努力变得坚强了吧，可以哭出来，可以大声地喊，她很疼，很疼……

拍摄现场静悄悄的。

如同一切在转瞬之间漫画般地定格了。

场中央强烈的灯光。

尹夏沫的身体慢慢滑下，一双手臂抱住了她，那双手修长有力，美丽的绿蕾丝在手腕处轻盈飞舞。在冰冷刺骨的疼痛里，那拥抱就像一抹温暖的阳光，默默地，给了她最后一根稻草般的支撑。

她漆黑的睫毛微微地颤抖。

面容雪白雪白。

呼吸轻微地，她缓缓睁开眼睛，视线有些恍惚，那双眼睛离她很近很近，黯绿得好像寒冬的湖底，湖面结着一层冰，冰层仿佛那样厚，又仿佛，只要她轻轻一敲就会碎裂。

如此熟悉的眼睛……

尹夏沫迟缓地想着，渐渐地，理智一丝一丝又回到她的脑中，她发现自己是在欧辰的怀中。他抱着她，紧紧地抱着她，以一种亲密暧昧的姿势抱着她。望着欧辰冷漠倨傲的面容，她心中又涩又痛，方才她被安卉妮一个接一个地扇耳光，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吧……

“放开我！”

她吃力地推开他，刻骨的屈辱感让她的嘴唇白得透明，无法忍受再看见他。

“卡！”

徐导演咳嗽一声，看了看拍摄现场早已目瞪口呆的工作人员们，又看了看安卉妮和脸颊高高红肿起来的尹夏沫，说：

“休息十分钟！”

真是浪漫呢。

看着面前拥抱互相凝视的两人，安卉妮暗恼，眼看尹夏沫终于要丢掉平日里淡静的面具被彻底击溃了，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男人将她扶住了呢？！

而且是这样欧洲贵族般俊美高傲的男人。

接下来。

不会是要相爱了吧。

安卉妮冷冷地打量面容苍白的尹夏沫，哼，既然是新人，就应该明白，挡着前辈的道路必然会受到教训！

\*\*\* \*\*

楼梯间。  
长长的楼梯。

冰凉的台阶，空气中飞舞着灰尘，台阶上的她背影逆光，在淡淡的光线里，只有虚幻的轮廓模糊的小小一团。

她将头埋进膝盖里。  
整个人紧紧地，紧紧地抱成一团。  
没有声音。  
没有人会来这里。

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嘲弄、指指戳戳、同情或者怜悯，她什么也不需要，只要安静得让这世间只有她一个人。

逆光的剪影里。  
她抱紧自己，背脊很轻很轻地颤抖着。

楼梯长长的。  
转折而上。  
一个斜长的身影映在台阶上。

欧辰沉默地站着，望着下面她的背影，她每个小小的颤抖都仿佛刀子般割痛他的心。  
应该是恨她才对。  
冷漠绝情的她，曾经毫不回头地背弃了他的她，当众被人羞辱，他应该觉得快意才对吧。

.....

.....

HBS 的休息室

她淡笑：“分手还能有什么原因呢？不喜欢了，不想在一起了，于是就分手了。”

.....

“……沫沫，你告诉他，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因为我，你和他在五年前已经分手了！”

.....

他眼前一片黑暗，仿佛在寒冬的深夜，没有光亮，寂如死亡。那两人拥抱在一起，就这样在他的面前，拥抱在一起，令人眩晕的黑暗里，他不需要再看下去了，事实已经如此明显地摆在他的面前。

.....

“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

最后一点光明在他的眼底熄灭了，他的声音冰冷如铁，那句话仿佛不仅仅是对她和洛熙的宣判，也是对他自己的宣判。

.....

.....

那么，应该恨她才对，看到她痛苦看到她受羞辱，应该感到快慰才对。可是，为什么，胸口仿佛被利刃划裂般的痛楚，恨不能撕碎那个胆敢给她耳光的女人！

欧辰黯然地抿紧嘴唇。

原来他竟然是如此喜欢她吗？哪怕五年前被她伤害背弃，五年后又再次被她漠然地拒

绝，也仍然如此地喜欢她吗？

刚才将她拥抱住的那一刻，他的生命仿佛是满的。而她挣扎着从他的怀中离开，受伤红肿的面颊、凌乱的发丝、空洞的眼神，她漠然地离开他的怀抱，漠然地从他面前走开，他的心顿时变得空空落落。

空空落落……

就好像，生命也变得空空落落。

楼梯间里寂静无声。

她抱紧自己将头埋进膝盖里，坐在冰冷的台阶上。

他站在上一排台阶。

沉默地望着她的背影。

不知过了多久。

楼梯间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文秀的女孩子走出来，她一眼看到台阶上的尹夏沫，低呼一声：“咦，猜对了，你果然在这里。”

尹夏沫似乎没有听见。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冰凉的台阶上，背脊轻微地颤抖着，整个身体紧紧蜷缩着，僵硬弯曲得就像只小小的虾米，淡淡的逆光里，她恍若灰尘般会随时消散而去。

“你在哭吗？”

文秀女孩子坐到她的身边，轻声问。

“走开。”

良久，尹夏沫的声音闷闷地传出，此刻的她讨厌任何的打扰，她只想安静地独自一个人。

“你真的是在哭吗？”

文秀女孩子丝毫没有生气，好奇地又问了一遍。

长长的楼梯上。

欧辰的身影消失了，只留下一抹冬日清冷的阳光。

拍摄现场。

工作人员们零零散散地坐在场边喝水休息。

徐导演回看监视器里刚才拍下的片断，安卉妮掌掴尹夏沫的镜头一次接一次地闪过。

“彼得，你很讨厌那个尹夏沫？”

制片人无奈地问，暗自担心该如何向欧辰少爷解释今天片场发生的事情。

“不讨厌。”

徐导演平静地说。

“以我看，你一定是跟尹夏沫上辈子有仇，所以才放松卉妮拼命扇她巴掌，”制片人叹息，“看看她的脸被打成什么样子了，亏你也看得下去！就算讨厌她，也用不着这么对待她吧。”

“我只想要高水准的电视剧。”徐导演拿起杯子来喝口水，“安卉妮和尹夏沫在剧里是情敌，她们私下的关系越是交恶，拍戏的时候那种紧张敌对的情绪就越会表现得充分。而且，我发现尹夏沫这个人很奇怪，给她的压力越大，她表现出来的神采就越令人震惊。几个巴掌能够提升整部戏的感觉，非常值得。”

“彼得！你够狠！”制片人摇头，“尹夏沫这个女孩子也真可怜，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被羞

辱……”正说着，他呆住，看到欧辰走了过来，面容冰冷，嘴唇抿成紧绷的线条。

“欧少爷。”

制片人连忙站起身。

徐导演也对欧辰点头致意。

欧辰站在他们面前，修长英挺的身材有种不怒自威的高贵，他望着制片人和徐导演，沉默说了几句话。制片人怔住，扭头看看徐导演。徐导演沉思片刻，点头说：

“好的，可以。”

楼梯间。

文秀女孩子探头看着尹夏沫，小心翼翼地说：“你不要哭了，如果哭坏了，一会儿怎么拍戏呢？”

尹夏沫深深吸口气，慢慢地从膝盖间抬起头。

“我没有哭。”

清冷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左脸的掌痕又红又肿，嘴角有一丝血迹，但是没有泪水的痕迹，干干的，似乎一滴眼泪也没有淌下。她的眼睛空洞地望着阳光，淡淡的，好像琥珀色的玻璃。

“啊，怎么会这样？”文秀女孩子十分吃惊，“被她那样地打你，怎么可能不哭呢？”

“你可以走了。”

尹夏沫淡漠地说。她讨厌这个打扰她的人，就像努力想要掩盖的伤口，偏偏有人非要将它再一次血淋淋地撕开。不管是嘲笑还是同情，伤口哪怕化脓腐烂也是她自己的事情，与旁人无关。

“嗯，你很有趣呢！”文秀女孩子好奇地托起下巴，上下打量她，“明明那么脆弱，却偏偏要装作坚强冷酷。太坚强了是很吃亏的，你不知道吗？刚才她打你的时候，如果你表现得柔弱一点，哭出来，那么所有人都会很同情很同情你，会觉得她很讨厌很欺负人的。你真的很笨呢。”

尹夏沫闭上眼睛。

“我说的不对吗？你怎么不说话。”文秀女孩子象牛皮糖一样缠着她，“说话啊，说话啊，拜托嘛……”

“如果那样，会产生依赖，”淡淡的聲音飘荡在楼梯间，“习惯了软弱，心也会逐渐软弱起来，习惯了依赖，会渐渐忘记如何依靠自己。一旦眼泪失去效力，一旦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如果变得软弱了，该怎样去保护身边的亲人和自己。”

文秀女孩子长久地怔住。

半晌。

那女孩子呆呆地说：

“可是，你不疼吗？不累吗？不难过吗？”

尹夏沫从台阶上站起身，休息时间差不多应该结束了，她向楼梯间的门走去。

“习惯了就忘记那些了。”

空气里，她留下如阳光般清冷淡然的一句话，然后身影消失在楼梯间的门后。

“真是很笨的一个人啊，太过坚强会给人冷血的感觉吧，”文秀女孩子怔怔地想，望着尹夏沫消失的方向，然后笑起来，“不过，也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呢！”

\*\*\* \*\*

休息时间结束了。

所有的人员都回到了拍摄现场，晶姐为难地用粉扑给尹夏沫脸上补妆，她的左颊交错着鲜红狼狈的指痕，用粉已经很难掩盖了。粉扑擦过伤口，尹夏沫痛得微微吸气，晶姐立刻紧张地停下来。

“痛吗？”

晶姐关切地问。

“没关系。”

尹夏沫轻声说，见到灯光师和摄像师都准备好了，安卉妮也已经归位，便对晶姐说声感谢，走到了场中央。

强烈的灯光打照在两个女孩子身上。

安卉妮斜睨尹夏沫，目光凉凉地瞟过她红肿的面颊，说：“脸怎么肿那么高，你有没有敬业精神，这种脸怎么可以上镜啊，观众会以为见到鬼了。”

尹夏沫回视她，淡淡地说：

“如果卉妮前辈有敬业精神，不 NG 十几次的话，我的脸大概不会这么肿。”

安卉妮僵住，听到周围传来工作人员的窃笑声，她暗暗咬牙，眼底闪过寒芒。

“各人员准备！”

徐导演大喊一声，胳膊正欲挥下，忽然停住，对场中央喊：

“安卉妮，你状态调整好了吗？”

安卉妮冷冷地看一眼尹夏沫，转头，她满脸羞涩地说：“对不起，导演，今天状态不太对，一直有点找不到感觉。”

“是吗？”

徐导演皱眉问。

“真是抱歉，”安卉妮表情十分歉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恐怕接下来还是没有办法一次 ok 呢。”

“那好。”

徐导演的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安卉妮心里暗笑，得意地盯着尹夏沫受伤的脸颊，这次一定要打得她几天没办法上戏！

“尹夏沫，你演一次让安卉妮找找感觉。”

徐导演语气平淡地说。

话音落地！

拍摄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这是——

什么意思？！

“导演，这是什么意思？！”安卉妮声音微微颤抖，惊恐地说，“难道……难道你要尹夏沫打我吗？！”

“只是拍戏而已。”徐导演并不理会她，“尹夏沫，安卉妮的台词你都记下来了么？”

尹夏沫错愕地怔住。

“是。”

这个场景已经反复拍摄了十几次，安卉妮的台词她早已烂熟于心。她望着徐导演，见他脸上有抹微不可察的深意，周围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然后纷纷窃笑，晶姐悄悄向她比出加油的手势。

远处的阴影里。

欧辰的神情看不太清楚，沉默的身影仿佛是遗世独立的。

“导演！不可以！她怎么可以打我！”

安卉妮尖叫。

“安卉妮，这是拍戏！”

徐导演不悦地皱眉。

安卉妮面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白。

“各人员准备！”

徐导演手臂挥下——

“Action！”

全场安静。

场中央。

安卉妮强自镇定，面容雪白。

镜头慢慢摇近尹夏沫。

面部特写。

尹夏沫的眼底有着惊慌和脆弱，那样的不敢相信，仿佛她所有的信任都被摧毁了，而她最后一丝地哀求着，希望是她听错了，事实不是那样，是她听错了。

“你……你说什么……”她努力试图去微笑，眼底有泪光，笑容却脆弱而友善，就像她听到的只是好朋友在同她开玩笑，“那不是真的……对吗？”

安卉妮怔住。她的心思原本只放在尹夏沫将要掌掴她的事情上，然而，当她望着尹夏沫，那双眼睛竟如同深邃的海水般，让她不由自主地沉溺下去，不由自主地被带入了剧情的氛围。

“是真的。”

她低声说。

尹夏沫眼底的光芒崩溃了，那种曾经将对方视为好友最终却被背弃的痛苦与愤怒，让她在顷刻间失去了所有的控制！欲毁灭般的愤怒中，她嘴唇颤抖地挥起手掌！

强烈的灯光！

高高挥起的手掌！

手指紧绷充满了恨意！

窒息——！

在场所有人都屏息望着那手掌如雷霆般带着恨意重重打向安卉妮的脸颊！

安卉妮惊惧地闭紧眼睛！

脸色煞白煞白！

手掌带着痛极的风声——

悲伤地——

停在安卉妮的脸颊旁——



手指痛苦地一根一根握紧——

泪水静悄悄地滑落，如星芒般，无声地从尹夏沫脸颊滑落，她轻轻吸气，想要努力露出笑容，泪水却扑簌簌滚落。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可以伤害我……但是你不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那种悲伤。

那种绝望。

那种信任完全被摧毁的痛苦。

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心都被那泪水刺痛了，泪水缓缓地蔓延过尹夏沫的面颊，也悄无声息地流淌过每个人的心底。晶姐发觉自己不知何时竟然已经泪流满面，尴尬地望去，赫然发现周围的人们几乎全都同她一样，而一个文秀的女孩子已然哭得泣不成声。

“Ok——！”

徐导演用力鼓掌！

拍摄现场所有的人都惊醒过来。

热烈的掌声！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尹夏沫如此精彩的表现而鼓掌喝彩！

“太出色了！”

制片人惊叹地说，原以为尹夏沫不过是因为与欧氏集团某种特殊关系而进来，演技一定很差，没想到居然是如此出色的演员。

西蒙看向少爷。

欧辰依然沉默冰冷地站着，远远地凝望场中央强烈灯光下的尹夏沫，虽然眼神深邃，但是西蒙能够感觉到少爷激烈波动的情绪。

“欧少爷，”制片人压低声音说，“不过，她没有打回安卉妮，需要让彼得再安排一次吗？”

“不用。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欧辰向制片人致意，然后再次望了眼场中的尹夏沫，转身向外面走去。她已经做出的选择必然是她认为最恰当的，那就随她好了，至于安卉妮，他自有他自己的办法。

场中央。

尹夏沫没有去看脸色灰败的安卉妮，她默默地望着远处欧辰消失的方向，阴影中那渐渐消失的背影，就像五年那晚前的樱花树下，他终于离开的身影。

#### (四)-2

夜晚。

窗外有闪烁的星星。

药膏在掌心被搓得微微发热，然后，修长晶莹的手指沾起药膏，轻柔地涂抹在她的伤口上。

尹夏沫痛得轻轻吸气。

洛熙叹息，手指更加温柔，温热的药膏细细涂在她的肌肤，那交错红肿的掌掴印痕让他的心疼痛不已。

“为什么不打回去呢？”洛熙心痛地说，“安卉妮那样的人，不会记得你手下留情，只会认为你又给了她一次难堪。对于这种人，你完全不必心软。”

当他结束完通告打开公寓的门，她竟然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见到她的那一刻，喜悦和温暖让他的心涨得满满的。然而，立刻就发现了她脸上的掌痕，如此明显的被打过的痕迹，他大惊，追问之下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淡淡微笑，说：

“如果我打回去，那么我跟她又有什么区别呢？”

洛熙凝视她。她比想象中还要聪明和坚忍，也许是她吃过的苦太多了，所以反而觉得这些并算不上什么吧。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安卉妮一贯对新人苛刻，他在圈内早有耳闻，以前只是漠不关心，可是如今——他眼底冷光一闪。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如果将事情闹得太大，或者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尹夏沫低低地回答，她并非畏惧安卉妮，而是，如果风波可以平息就让它平息吧。她想靠自己的能力来让人们承认，不想靠某些新闻的炒作或是同情。

“沫沫，你太要强了。”洛熙叹息。

“你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

尹夏沫静静地望着他。她不怕被他看到脸上的伤痕，不怕被他嘲笑，面对曾经觉得危险的他，她却觉得安全得就像在宁静的港湾里，那些受到的伤害和羞辱，在他身边仿佛可以渐渐淡忘掉。

洛熙笑了。

“虽然没有被人在拍戏的时候恶意掌掴，可是，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少得了呢？”他轻柔地对她的伤口呵气，清清凉凉的，似乎那样就可以让她少痛些，“曾经有人叫来黑道上的朋友，五六个人把我围在深夜的巷子里，拳打脚踢，还有铁棍和钢链，那次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幸好我护住了脸，但是肋骨断了两根。”

她怔住：“你说真的吗？”

洛熙眨眨眼睛：

“把手给我。”

他握起她的手，从毛衣里探进去，隔着一层薄薄的衬衣，他的体温熨热了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可以感觉到他心脏的跳动，在心口的下方，有隐约的细疤。不知怎么，她的心突然漏了几拍，脸烧了起来。

“一共缝了七针，”洛熙握紧她欲挣脱的手，紧紧地，将它放在他的伤口处，“幸好医生水平很高，伤口很浅，拍片的时候遮掩一下就看不大出来了，只是摸的话还是可以感觉到。”

“为什么打你？”

“因为……”他轻笑，“……当我出现时，其他的人都会变成我的陪衬，哪怕是那些已经成名的艺人。”

好嚣张的话。

可是，望着美如晨雾的洛熙，尹夏沫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嚣张骄傲的资本。当他出现在镜头里，所有人的视线都无法离开他，就像是美丽的妖精，他的每个眼神都有令人窒息的魔力。

“后来呢？”

“后来？”洛熙握住她的手，从伤痕处移开，“他也被绑到同样的地方，也被打断了四根肋骨……是我找人做的……”

他轻轻瞅着她，说：

“觉得我很坏吗？是不是很可怕……”

离开了他的胸口。

尹夏沫的手指凉凉的。

“是很可怕，”她回视他，“如果早点有人给他这些教训，也许他就不会那样肆无忌惮地对你下手了。”

洛熙惊奇地看着她。

“咦，你怎么不指责我，让我把他交给警察来处理，而不要自己动手呢？”

“警察？”尹夏沫淡淡地笑了笑，“警察往往只能够看到他们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我不喜欢暴力，但是有些事情，也许只有用某些特殊的手段才能解决。”

“沫沫……”洛熙心头忽然闪过一丝不安，“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她的神态和语气，仿佛在以前发生过某种让她变得淡漠的往事。

她的眼睛黯淡了下去。

摇摇头。

她低声说：“对不起，有些事情我想彻底忘记。”就让那段不堪的回忆永远尘封在过去，就让她忘记，永远不要再提起。

同样的夜晚。

同样的星辰。

欧辰站在卧室的落地窗前，星光寂寥，地板上斜斜长长的投影染着寂寞皎洁的夜色。手指拿着水晶酒杯，浓烈的伏特加，他沉默地喝下，火辣辣地从咽喉一路燃烧到胸口。

.....

.....

她的目光望过来……

那样的空洞，然后是惊怔与惊慌。她眼神黯淡地又飞快将头转开，用长发遮住她脸上被打出的掌痕，仿佛对于她来说，被打的痛苦远远比不上被他看到的难堪和屈辱……

.....

“啪——！”

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

“啪——！！”

又一记耳光！

.....

“啪——!!!”

.....

她的嘴唇被打得肿了起来，脸上交错的手指印映在惨无血色的脸颊上，头发也散落下来……

.....

强烈灯光下的她，面孔煞白煞白，仿佛下一刻就会因为失血而死去，一缕血丝静静从她的嘴角淌出来……

.....  
.....

那张雪白失血的面容.....

欧辰闭上眼睛，心底一阵撕裂般的疼痛，渐渐地，随着这疼痛，脑中也如针扎般地痛起来！

脑海里.....

沉重的门慢慢地开启.....

强烈的白光.....

他不再排斥和抗拒，该想起的记忆就让它回来吧。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  
.....

花园里的香气飘荡在盛夏的风里，小女孩躺在客房的床上，沈管家送医生出去，十四岁的他坐在床边望着她。白色的泡泡裙子，她安静地躺着，肌肤雪白得恍若透明，就像画书里的天使般洁白纯真。

空气里淡淡的花香。

他怔怔地望着昏迷中的小女孩，忽然觉得她不是真实的，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地，轻轻地碰触她幼嫩的脸颊。

她“霍”地睁开眼睛！

他心里吓了一跳，但是面容依旧沉默淡漠。

她的睫毛长长卷卷的，头发也长长卷卷的，眼睛是玻璃珠一样的澄澈透明，她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好像橱窗里的洋娃娃。刚才医生说，她被撞得并不严重，只是因为过度惊吓所以晕倒了。

小女孩从床上坐起来。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惊疑地望着他，声音细细地问，这是哪里，她怎么会在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知道了她会冲出来拦在自己车前的原因。

她叫夏沫，她的爸爸原本在欧氏集团上班，可是一个月前被解雇了。爸爸一直找不到新的工作，妈妈每天躲在屋子里面哭，她和弟弟要被送回孤儿院去了。她打听出来欧氏集团董事长车子经常都会从那条林荫路上经过，就每天等在那里，要拦住车子，请求董事长不要解雇爸爸。

“你今年几岁？”他问她。

“十一岁。”

他微怔。这么小的女孩子，怎么会去想这样的事情呢，在他的印象里，十一岁的女孩子只会缠着爸爸妈妈要玩具和巧克力。

“为什么他们要把你和你弟弟送到孤儿院呢？”就算是失业了，也应该不会这么严重。

小夏沫咬住嘴唇。

半晌，她眼神倔强地仰起脸，说：

“我们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我和弟弟是他们从孤儿院收养的，可是爸爸妈妈对我和弟弟很好，我不要再回到孤儿院去！”

花园的草坪。

盛夏的阳光里仿佛有无数映幻七彩的泡泡，轻轻飞舞着，有些飞着飞着碎掉了，有些一

直飞向蓝天，那么晶莹那么剔透，那么美丽那么脆弱……

远远地，小夏沫站在草坪里。头上顶着一只苹果，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双手在身侧握成小小的拳头，距离如此之远，他依然可以看到她雪白失血的面容和颤抖的睫毛。

他穿着正式华丽的射箭服。

慢慢拉开弓。

瞄准远处她头上的那只苹果。

只在电视和电影里看见过箭射放在头顶苹果的场面，以前他试图让佣人当他的箭靶，但是被母亲呵斥过。如今，他终于可以试试射苹果的感觉了，而且，那小女孩也是自愿的。

他答应她。

如果她能够做他的箭靶，那他就承诺让她的爸爸重新回到欧氏集团。他要知道，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究竟能够有多大的勇气，

小夏沫定定地凝视他。

她眼中有种不属于她年龄的成熟，却用稚嫩的童声说，他必须先证明自己有重新雇用爸爸的能力。

他点头，随之打了几个电话，虽然他才只有十四岁，但是集团里都知晓他将是未来的继承人。她听到电话传来的恭敬应承的声音后，这项交易成交了。

盛夏的阳光下。

小小的她站在远处的草坪里，睫毛在雪白的面颊上不停地颤抖，拳头在身侧握得死死的，但是身子一动不动，苹果静静地放在她的头顶。

他神情冰冷。

沈管家在旁边惊慌地劝阻。

他慢慢地——

拉开弓——

瞄准她头顶的苹果——

手指将弓弦绷紧——

视线却缓缓地移到她的脸上——

千万道阳光仿佛穿透她的肌肤，白得透明，白得就像光芒一样，小小的她紧紧地咬住嘴唇，嘴唇毫无血色，她越咬越紧，唇片突然被咬破了，一滴鲜血如玫瑰花瓣般轻轻渗出来……

手指骤然松开——

长长的箭带着破空的风声——

向她——

飞——射——而去！

……

……

夜晚的落地窗前，欧辰突然睁开眼睛！

脑袋痛得将要裂开，仿佛记忆中那根长长的箭不是向她射去，而是深深射入了他的头部！那雪白失血的面容，颤抖却坚强的身体，十岁的小夏沫，长大后的她，叠影般飞快地交错闪回……

漆黑的夜色。

他的手指握紧酒杯，望着夜幕中寂寥的星星，眼底沉黯孤独。良久，他拿出手机，按下

一串号码。

同一片夜空。

客厅里温暖宁静，尹夏沫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声音。她微笑着，告诉手机那端的小澄，因为拍戏档期紧张，最近三天内都不能回家了，让他注意身体，按时吃药。

不能让小澄看到她脸上的伤。

三天后，面颊的伤痕应该就能够复原了吧。她不能够这样狼狈凄惨地出现在小澄面前，她希望小澄的世界里只有美好的东西，让那些挫折和伤害全都远离他。

“似乎我应该感谢安卉妮，”洛熙见她合上手机后，将一杯绿茶放进她手里，打趣地说，“如果不是她，今天你不会来到这里。”

“你……可以收留我三天吗？”

尹夏沫低头望着杯中绿茶袅袅的茶气。因为脸上的伤痕，导演调整了拍摄计划，三天内不用上戏，而她不能回家，珍恩那里也并不方便。

洛熙怔住。

然后，他笑着伸开双臂，懒洋洋地摊开在沙发上。

“房租要怎么办呢？”

“嗯？”

她不解地抬头。

“这三天，你就当我的佣人好不好，”洛熙笑咪咪地说，将她揽到怀里，轻呼吸她长发的芳香，“为我打扫房间，为我做饭，好不好？如果做得不好，就罚你重做，如果做得好，就奖励你睡主卧室，我去客房睡。”

尹夏沫心底柔软起来：

“平时你自己不做饭吃吗？”

“我不会做饭，”他象孩子般地抱住她，把脸埋进她浓密的长发里，喃喃说，“我才不要自己做饭，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做饭，再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吃……”

“好。”

她轻轻地回抱住他。

比起洛熙来，她是幸运的，她有小澄，她还有小澄这个亲人。在这世上，她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成功，也就都是有价值的，她变成象大树一样坚强，就可以让小澄幸福快乐地生活着。给小澄做饭，或者吃着小澄做的饭，她的心里是温暖而快乐的，哪怕外面再大的风雨她也不会畏惧。

可是洛熙……

一直都是寂寞孤独的吧……

“咳，”洛熙从她的拥抱里抬起头，眼睛乌黑湿润，唇角却刻意勾出坏坏的笑意，“我对食物很挑剔的，如果你做的不合我胃口，就罚你去擦地板！”

她眨眨眼睛：

“才不怕，我对我的手艺可是很有信心的。”

“这么骄傲啊！”

看着她可爱的模样，他忍不住拧一下她的鼻子，她躲避着，倦意却突如其来地涌了上来，轻轻打个哈欠，一整天拍戏的辛苦和难堪让她的眼皮如灌了铅般沉重。

“困了吗？”

洛熙低声问，眼底有种星光般的温柔。

她竟然已经睡着了。

脑袋松松地靠在沙发上，长发凌乱地散落脸颊，而那肿红交错的指痕依然醒目骇人，她的面容苍白，睫毛静静的，半晌轻轻颤抖一下，看起来很累很累，而她方才的轻松和快乐似乎只是善意的伪装。

他轻柔地抱起她。

走进主卧室。

将被子轻轻掖在她的下巴，洛熙不愿打扰她，长身半跪在柔软的地毯上，久久地凝望她的睡容。睡梦中，她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仿佛是沉溺在无法摆脱的恶梦里，睫毛痛苦地颤抖着。

他轻轻凑近她。

轻轻吻在她蹙起的眉间。

让那些恶梦全都消失，他吻着她，就让她做一个香甜的梦吧。慢慢的，好像上天听到了他心底的声音，她的眉心渐渐舒展开了，呼吸均匀起来。他微笑，离开她，用手轻轻拂过她的面颊。

虽然脸颊上有交错红肿的掌痕。

可是在他的眼里，为什么，她还是美，美得就像童话里的睡公主。就让她如此宁静地睡下去吧，永远停留在他的身边，让他和她如童话的结局般永远也不分离。

美好的夜晚……

如童话般美好的夜晚……

手机音乐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书房里，欧辰拿起电脑旁边的手机，电脑的液晶屏幕映在他俊美冷漠的脸上，闪着幽幽的冷光。

手机里传来声音——

“少爷，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全都办妥，明天各大媒体都会登出相关新闻。”

欧辰微微点头：

“辛苦你了。”

然后，他默然望向窗外，眼神沉黯，漆黑的夜色将他落寞孤独的身影浓浓包围住。为什么，原本想要报复她的心，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吗？

(五)-1

## Chapter 5

安卉妮为泄私愤，掌掴新人尹夏沫！

第二天清晨。

几乎所有的书报摊上各种新鲜出炉报纸，都以醒目的套红标题登出这类重磅新闻！内容说，安卉妮因为不满《纯爱恋歌》中尹夏沫饰演的冰瞳在观众中非常受欢迎，人气俨然有超过她饰演的女一号彩娜的趋势，便因妒生恨，拍片的时候恶意扇了尹夏沫十几个耳光！

各报纸还纷纷登出了安卉妮甩尹夏沫耳光时的照片，眼神恶毒凶悍，丝毫没有电视里清纯善良的影子。

同时在网络上，安卉妮打人的视频也悄悄地流传开来。视频里安卉妮刻意用各种借口反复重拍打人的场面，她用的那些匪夷所思的理由，让网友们目瞪口呆。所有的网友们都呆怔地看着以往他们心目中的清纯善良的玉女，居然上演出如此丑恶的一幕。

而尹夏沫的坚强也让网友们震撼，看着她被安卉妮欺负却依然坚持着将戏拍完，那苍白颤抖却毫不屈服的模样使得很多网友的心被牵动了。当看到尹夏沫在导演的要求下，更换饰演安卉妮的角色，她并没有打回安卉妮耳光，而是用出色的演技征服了所有的人，包括在电脑屏幕前屏息的网友们……

安卉妮打人事件如炸弹般爆炸！

舆论哗然！

善良的民众愤怒了！

网络上，网友们顷刻间发出无数帖子，支持尹夏沫，声讨恶毒卑劣的女人安卉妮，要求《纯爱恋歌》剧组将安卉妮赶出电视剧的拍摄，否则他们就拒看剧集的播出！无数帖子如熊熊大火般迅速占领了整个网络空间，网友们愤怒的情绪使得安卉妮打人事件立刻成为娱乐圈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各媒体记者也纷纷对安卉妮打人事件做出评论。有人将安卉妮以往欺压新人的报道全部整理出来，按年表刊出；有人爆料，在打人事件之前，安卉妮就曾经在演员休息室公开羞辱尹夏沫，还动手殴打尹夏沫的经纪人；有人甚至挖出安卉妮初中时就是不良少女团体的成员，经常欺压同学，受到过学校的处分……

《战旗》的通告间隙，洛熙不断接到很多娱记的电话，娱记们告诉了他新爆出的安卉妮打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试探地问他，对于尹夏沫被打，他有什么想法。

曾经在彩虹广场显身为尹夏沫助阵，又参与她代言广告的拍摄，并且竟然在她的首张专辑中客串演出，在娱记们的眼里，洛熙和尹夏沫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这次爆出安卉妮打人事件，洛熙的态度和评价也是超级值得关注的。

休息室里，洛熙正翻看洁妮买回来的一堆报纸，报纸上的照片里安卉妮用力扇夏沫耳光的画面让他的手指紧绷起来。但是对着手机那端的娱记们，他的语气很是平静，说，演员必须有自己基本的职业道德，拍戏时不应该加入过多的私人感情。

娱记们欲再追问他会不会去探望尹夏沫时。

洛熙关掉了手机。

视线再度回到报纸上被打的夏沫，她面色苍白，脸颊红肿骇人，眼神却无比倔强。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照片里她的面容，此刻的她在他的公寓里吗，知道这些铺天盖地的新闻了吗，她在做什么呢？

晚上。

推掉了两个通告，早早赶回公寓的洛熙，却怔怔地望着公寓大门，心底绷紧得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断裂。手指放在门铃处，他想要按下去，可是，又僵在那里。

屋里会有她吗？

如果按门铃的话，她会来开门吗？

会不会，门铃声只是空荡荡地回响在黑暗的屋子里，她根本已经走了，按再久的门铃，也不会有她来开门。

洛熙的眼睛黯淡下来。



真傻，难道直到现在还有期望吗，上天总是给他一点点的温暖就要再给他无尽的寒冷。这么大的事件她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一定是已经离开了，或许……在客厅的茶几上会有她留下的纸条。他深吸口气，努力让自己释然，早已经习惯了不是吗，只有他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他而走掉。

他默默地拿出钥匙。

将钥匙插入门里。

门开了。

满屋明亮。

满屋温暖。

空气里有诱人的饭菜香。

她从厨房里探头出来，脸颊上沾了一点面粉，身上穿着一条小熊维尼的围裙，头发上扎着一块小碎花的方巾，看到是他，她笑脸盈盈，眼睛明亮得夜空里刚刚出现的星星。

“你回来了。”

微笑着，尹夏沫从厨房里走出来，用围裙擦干双手，笑容那样温柔，就好像她每天都在这里等着他回家。

“沫沫……”

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又热又暖的液体让洛熙的声音变得低哑，望着她宁静温柔的笑容，突然有种不可思议的幸福，让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真实。飞快地将头转开，他忽然不敢让她看到自己那狼狈快乐的样子，装作呼吸空气中饭菜的香气，孩子气地说：

“好香啊，做了什么好吃的？”

其实……

只要她在这里……

就好……

“嗯，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尹夏沫眼睛亮亮的，笑着说，“是很简单的菜式，不过是最拿手的，所以做给你吃。呵呵，也许你会觉得很难吃呢！”

“放心，我饿得可以吃下一头大象！”洛熙走进厨房，惊奇地说，“啊，居然全都准备好了吗？沫沫，你竟然这么能干啊……”厨房里，几个菜已经盛进碟里，上面盖着瓷盘保温，炉上的锅里用小火炖着粥，清香清香的……

餐厅。

一盏小小的百合吊灯。

浅绿色瓷盘里是笋片炒冬菇，黑色瓷盘里是醋拌海蜇，淡蓝色瓷盘里是素炒藕片，雪白汤碗里是白菜豆腐汤，非常清淡的菜式，但是吃起来鲜美无比齿颊留香。

“你能吃得惯吗？”

尹夏沫小心翼翼地问，她担心菜色太素淡了，可是最拿手的菜就是这些，因为小澄很喜欢吃，她在家里常常做。

“我以为只有小澄会做饭。”

笋片炒冬菇异常甜美清醇，洛熙细细咀嚼着，几乎不舍得咽下去。他吃遍了世界各地的美食，但是，那些大厨们做出的菜式却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她。

“没想到，你的手艺也这么好。”

“小澄比我做的好吃，吃过他的饭菜，你应该觉得我的难以下咽才对。”她微笑。小澄是最好的弟弟，她不允许他在外面打工，他就接下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又精心研究厨艺，到现在，世上已不可能有人超过小澄的手艺了。

“你做的好吃。”

洛熙轻轻喝了口白菜豆腐汤，清清淡淡的，那汤好喝得让他想把舌头都咬下来。

“小澄做的饭菜好吃。”她皱眉。

“你的！”

“小澄的！”

“你的！”

“小澄的！”

尹夏沫气鼓鼓地瞪着他，手指握紧筷子，然后，突然，两人相视笑起了来，就像孩子般，空气里充满了快乐的气息。

洛熙眨眨眼睛，笑着说：“好吧，小澄做的最好吃，那你做的不太好吃的都给我吧。”说着他把仅剩的汤都倒进自己碗里，她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他把汤已经喝得光光了。

尹夏沫瞪他。

他无辜地说：“我要早点习惯这种不好吃的汤啊，将来小澄有了女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我就只能吃你做的汤了。”

她脸颊红了，起身走入厨房，盛出一碗粥给他。粥是淡淡的绿色，一些小小的叶子飘在软糯的粥里，点着一点香油，咸咸的，清香四溢。

“这是苋菜粥。”她说。

洛熙尝了一口，苋菜的叶子有种经纬般的质感，野菜的纯朴和清香，混合着米粥的软糯，就像田野中的三月春风，沁人心脾。

他惊奇地说：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

尹夏沫轻笑：“苋菜是生命力很旺盛的一种野菜，盛夏的时候，它会悄悄长在庭院、草坪和田间的角落里，在杂草生长的地方往往会有它的身影。虽然不起眼，可是很好吃，对吗？”

很小的时候，妈妈晨昏颠倒地在酒吧唱歌陪客人，她常常带着小澄出去玩。最喜欢去挖苋菜，小澄可以在草地上蹒跚学步，她可以挖出满满一桶的苋菜，妈妈很喜欢吃，她和小澄也喜欢。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每到夏天她总是会抽出时间去野外找苋菜，超市里偶尔也会出现苋菜的身影，可是，似乎只有她亲手挖出来的苋菜才有小时候的味道。

“很好吃。”

洛熙的眼睛乌黑湿润，苋菜粥淡淡清香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吧，不用珍馐美味大鱼大肉，可是能够一直吃，就算吃几十年也不会觉得腻烦。温暖的灯光，厨房里微笑的她，清淡的饭菜香气，一切那么美好而幸福……

他心底却忽然抽痛。

会不会只是转瞬即逝的幸福泡沫……

越是美丽就越是易碎，上天让他感到幸福也许是为了要让他坠入更深的地狱。她能够在这里住多久呢，也许，当她知道了安卉妮打人事件已被曝光，会立刻离他而去吧。

他的眼神沉黯下来。

“苋菜是在夏天生长的吗？”洛熙好奇地说，一勺一勺仔细地品味苋菜粥的鲜美，“可是现在是冬天啊，你从哪里采到的，是从超市里买的吗？”他让自己的思绪从安卉妮打人事件上离开，不，他不要告诉她，就让她什么都不知道，在这里陪着他……

“夏天的时候我采了很多很多，把它们洗干净，捏成拳头大小的一团一团，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可以保存几乎一年的时间，而且味道跟新鲜采来的差别很小。”尹夏沫笑着说，看着餐桌上的饭菜基本已经被消灭完了，心里有种满满的温暖感觉。

洛熙怔住。

他慢慢转头，望向她：

“你回家了？……”

只有从家里的冰箱，她才能够拿到这些莧菜不是吗？那么……她看到那些报纸和新闻了吗……

“嗯，我回家了。”她笑了笑，“中午想要做饭，发现厨房里竟然连餐具和基本用品都没有，就去超市买了这些回来。我没有买成套的瓷器，都是一只一只的，不同的菜式应该配衬不同的盘碟，就像不同的歌词应该配衬不同的曲子。”

“只是这样？”

她没有看到新闻，对吧，否则，她怎么可能还留在这里……

“然后，我看到了报纸。”

超市里所有的报纸都在醒目位置登出《玉女偶像安卉妮为泄私愤，借故掌掴新人明星尹夏沫》等类似标题的新闻。

尹夏沫轻轻皱眉。

“为什么一夜之间，所有的媒体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昨天应该没有娱记在场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流传出去？”

看到那些报纸，她心知无法瞒过小澄和珍恩了，赶忙把手机开机，里面的短信已经多到要爆掉，全是小澄和珍恩传来的。她打电话回去，刚响一下，小澄就接了起来，那担心关切的声音顿时让她充满了罪恶感，紧接着珍恩把电话抢了过去，劈头盖脸指责她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居然可以不告诉她！

她想要解释，事情并没有报道中的那么严重。

珍恩气恼地打断她，命令她立刻马上回家，他们必须立刻马上见到她，否则决不原谅她！

“也许是有人刻意泄漏出去的，不过，那个人应该对你并无恶意，所有的报道和舆论都是倾向性很强地站在你这边谴责安卉妮。”

洛熙的心渐渐沉下去。

果然是泡沫，盛夏里美得虚无飘渺的泡沫，指尖刚刚要碰触到，它就空气般的碎掉了……

“我不希望这样。如果没人知道，也许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安卉妮或多或少会收敛一些，接下来的拍摄也会轻松些。可是，如今事情被曝光，虽然舆论对我有利，然而安卉妮却被逼到悬崖边缘，以她的性格恐怕会做出难以想象的回击。”

尹夏沫暗想究竟是谁将事情透露出去的，而且竟然能够将废弃的镜头都找出来散发到网络上。

隐隐有种怀疑……

阴影里，那个冰冷倨傲的身影，手腕上轻轻飞扬的美丽绿蕾丝……

“为什么你还回来……”

洛熙猛回头，紧紧地瞪着她，就像忘记了危险的的孩子，赫然发现在他面前的美好和幸福只是幻影，那种失落和痛苦让他无法忍受！一颗心渐渐沉入冰水里，忽然有种莫名的怒火使他发起脾气来。

“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不是有无数的记者要找你吗？不是还有小澄等着

你回去吗？那为什么还要回来这里？为什么还要给我做饭？为什么要让我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恼怒地说，

“你是在施舍我吗？！让我象白痴一样地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以为可以和你在一起，忘记所有的事情，就只有我和你……”

## (五)-2

“为什么你还回来……”

洛熙猛回头，紧紧地瞪着她，就像忘记了危险的的孩子，赫然发现在他面前的美好和幸福只是幻影，那种失落和痛苦让他无法忍受！一颗心渐渐沉入冰水里，忽然有种莫名的怒火使他发起脾气来。

“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不是有无数的记者要找你吗？不是还有小澄等着你回去吗？那为什么还要回来这里？为什么还要给我做饭？为什么要让我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眼神沉黯恼怒，

“你是在施舍我吗？！让我象白痴一样地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以为可以和你在一起，忘记所有的事情，就只有我和你……”

“你在生气？”

尹夏沫微微错愕，她不解地望着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使得他忽然难过起来。

洛熙闭上眼睛。

他是无理的，她并没有做错什么。知晓外界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情，她没有选择一声不响地离开，而且仍旧回到这里等他，为他做饭。以她素来淡然疏远的性格，能够念着他，已经是不敢再奢求的幸福了。

真的……

是很自私的想法啊……

他不在意安卉妮打人事件被曝光会导致怎样的影响，在娱乐圈，风风雨雨永远没有平息的时候，而尹夏沫在事件中也是舆论占优势的一方。所以，他并不在意，也不想这样快就让她知道，只想自私地让她在他身边……

整个世界……

只有他和她两个人……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洛熙感觉到她离开了他的身边，寂寞浓浓地将他包围，听见她收拾碗筷的声音，听见她在厨房洗涤餐具的声音，听见她轻轻脚步声。

然后。

再没有声音。

他悄悄地握紧手指，恐惧在心底越染越大。她走了，她走了是吗，她生气了，因为他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所以她连告别都没有，就走了，是吗？！

从椅子上跳起来！

他冲进客厅！

客厅里空空荡荡的，窗纱落寞地被夜风吹起。

他冲进卧室！

卧室里一片黑暗，空空荡荡的，仿佛根本就不曾有人来过，一切只是他的幻想……

他又冲进厨房！

她背对着他，站在洗碗池前，碎花的方巾扎起她浓密卷曲的长发，背影淡然宁静。

他屏息！

紧紧从后面抱住她！

“沫沫……”

他声音沙哑，紧紧地抱住她，将头放在她的脖颈处，窒息着，仿佛全身的血液从冰冻中重新开始缓缓流淌。

她的手指温热。

轻轻覆上他紧紧交叠在她腰间的双手。

“我知道，安全感对你我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东西，”她声音静静的，“总觉得会失去，又那么想要得到，所以才会总是处于突如其来的恐惧和紧张中。”

她握紧他的手，回头看他，唇角有微笑，那笑容单纯得就像世间所有普通的女孩子：“回到这里，是因为喜欢给你做饭，想要把我最拿手的饭菜做出来让你吃，是因为今天想要见到你，就是这么简单。既然选择了在一起，那就让我们也选择彼此信任和依赖，不要用猜疑和试探让彼此受到伤害，好吗？”

洛熙眼睛里有湿润的光芒，他无法说出话来，紧紧拥着她温热的身体，有种奇异的幸福悄悄在他的心底抽芽开花。

也许……

他也是可以幸福的吧……

“好。”

他长久地从身后拥抱着她，两人的身影投映在厨房的地板上，叠在一起，仿佛永不会再分离。

\*\*\* \*\*

安卉妮打人事件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娱乐圈里受到超级关注的重大话题。网络上对安卉妮的抗议谴责成为压倒性的主题，上百万网友联名强烈要求《纯爱恋歌》剧组将安卉妮除名，有情绪愤怒的网友甚至要求尹夏沫去验伤，对安卉妮提起刑事控诉。甚至每天都有大批年少的 fans 们堵在播出《纯爱恋歌》的 HBS 电视台门口，要求安卉妮公开道歉，要求将安卉妮彻底封杀！

各电视台的娱乐频道、报纸和杂志也是不断进行深入报道，将尹夏沫出道以来的作品反复播出，将安卉妮出道以来的哪怕是捕风捉影的丑闻也都全部挖掘出来，还请了各家明星对安卉妮打人事件发表评价。

打人事件被曝光的第三天，当事人尹夏沫接受了记者采访，她娴静淡雅，脸上虽然施了粉，然而被掌掴的痕迹依旧隐约可见。她没有正面回应，只是温婉地解释说她的伤势并不严重，多谢大家的关心，她认为安卉妮可能是演戏时求好心切，所以要求比较严格。

尹夏沫宽容的态度顿时更加博得了无数 fans 的心。相比而言，安卉妮自从打人事件后就再不露面，拒绝了所有采访，没有任何道歉或者解释，让 fans 们觉得惊愕不已。

短短几天之内。

安卉妮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拍戏时的气氛也变得很奇怪，打人事件之后，几乎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尹夏沫都变得友善而尊重起来，大家同她打招呼，同她谈笑，象多年的伙伴一样亲切。而只要安卉妮一出现，气氛就会顿时冷掉，只有出于拍戏需要时才会有工作人员同她说话。

最近尹夏沫和安卉妮的对手戏也并不多，安卉妮每次通告都匆匆地来，拍完后就匆匆地离去。虽然偶尔尹夏沫一抬头，会碰触到安卉妮眼底一闪而过的冷光，只是她并没有再多找麻烦，尹夏沫也就沉默着就当没有看见。

打人事件的当天凌浩并不在场，珍恩原以为他和安卉妮是理所应当的同伙，所以看凌浩也左右不顺眼。然而，那天以后凌浩在拍片现场却渐渐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对夏沫说话友善很多，安卉妮不在时他居然也开始和夏沫讨论剧情。珍恩这才发现，凌浩的笑容竟然也是阳光灿烂的，就像毫无城府的大男孩。

“对不起。”

有一天，凌浩忽然低声说，神情里有种歉意。

“卉妮并不是很坏的女孩子，她本性善良，只是在娱乐圈里时日久了，她会有一种危机和恐慌感，所以才会做出那些事情来……”

珍恩在旁边差点晕倒。

本性善良的女孩子会做出那么恶劣的事情吗？他在搞笑吗？

“过去的事情我不会再去想它。”每个人都会有喜欢或者厌恶的人，也许安卉妮对凌浩真的很好，而她却是安卉妮讨厌的人。尹夏沫笑了笑，仿佛她已然全部忘掉了。

凌浩和尹夏沫的对手戏越来越默契，当他和她出现在镜头里时好像有一种微妙的味道，两人凝视的眼神，神情中缠绵的感觉，往往使得对手戏一次就通过。两人在场边共同看剧本、偶尔对视含笑的场面都被探班的娱记们抓拍了下来，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两人的绯闻猜测。

凌浩和尹夏沫被各媒体评价为当季最相配的银幕情侣，在网络人气排行榜中，律司冰瞳的人气完全超越了律司彩娜，观众们对凌浩尹夏沫的喜爱空前高涨，要求《纯爱恋歌》中律司冰瞳最终在一起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

可是，珍恩却很清楚，凌浩和尹夏沫私下里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没有丝毫的暧昧。或许是安卉妮也深知这点，所以她对凌浩和尹夏沫日益亲厚的关系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表现。

日子平静地过去了一周。

娱乐圈又有新的事件发生，安卉妮打人事件的波澜渐渐减弱，就在尹夏沫以为《纯爱恋歌》会在平静中结束拍摄时，却发生了两件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剧本。

剧组演员们手上的剧本是拍摄前就发下来的，一共二十集，结局已经定好，是律司和彩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冰瞳为了保护律司而死去。然而拍摄到第十六集的时候，制片人宣布因为剧集太受欢迎，集数将会延长到三十集，而且编剧修改了后面的剧本。新剧本发到每个演员手中的当天，编剧钟雅也来到了拍摄现场。

尹夏沫怔住。

那日在楼梯间遇见的文秀女孩竟然就是《纯爱恋歌》的编剧，国内偶像剧最出色的编剧之一钟雅。

“我为你改了剧本哦。”

钟雅偷偷走到尹夏沫身边，小声地笑着说，就像邻家的女孩子般调皮地吐吐舌头。

新剧本让剧组里所有人目瞪口呆！

故事彻底推翻了原本的结局。律司渐渐发现自己爱的并不是单纯可爱只会闯祸的彩娜，而是一直在他身边的冰瞳。冰瞳好像空气一般，因为无处不在永不消失所以就被他忽视了，而当她要从他的生命中逝去时，他才发现，离开冰瞳他竟然会痛苦地无法再活下去。彩娜黯然离去，冰瞳与律司幸福地相爱，又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冰瞳的戏份一直进行到最后一刻，彩娜的戏份在第二十五集就终止了。

安卉妮握着剧本的手在颤抖。

她的脸灰白如纸。

凌浩拥紧她的肩膀，低声在她耳边劝慰什么，安卉妮甩开他的手，猛地抬起头，怒瞪向尹夏沫！

一股寒意——

那寒意带着杀人般的仇恨，直直刺向尹夏沫，她惊怔，心内有些茫然，有些歉疚，还有一些沉甸甸的不祥的预感。

安卉妮用力将剧本摔到地上，脸色惨白地走出拍摄现场，毫不理会制片人和导演的呼喊，凌浩跟在她身后追了出去。

另一件事情是 SUN 公司被收购。

Sun 公司在娱乐圈是一家不大不小的演艺经纪公司，虽然没有天王天后级的巨星，但是薇安、姚淑儿长期跻身一线地位，新人尹夏沫、潘楠窜红的速度令人瞩目，它在圈里也算小有影响力。

几天前。

欧华盛娱乐集团公司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全资收购了 sun 公司，将 sun 公司并入其麾下。此消息一出，不仅娱乐圈震惊，也成为了各业界的议论焦点，所有媒体的财经版纷纷关注，sun 公司的股票一涨再涨。

欧华盛公司是庞大的演艺帝国，拥有演艺后端的庞大分销体系，如数量惊人连锁的音像店，众多的电影院线，他们还做电影投资，包括当下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战旗》也是由他们投资并邀请超级天王洛熙加盟拍摄的。但是以前的欧华盛公司并不直接介入娱乐圈的前期。

现在欧华盛公司突然收购 SUN 公司，业界普遍认为这将是他们进入娱乐前期市场的投石问路之举，并且预测，以欧华盛公司集庞大的资金，强大的影视终端分销系统，现在再直接进入娱乐前期的市场，必将改变现在的娱乐圈势力格局。至于欧华盛公司为何会在众多演艺公司中选择收购 sun 公司，各媒体记者猜测不一，以欧华盛的实力和一贯作风，应该收购洛熙和沈蔷所在的星点经纪公司才不令人惊诧。欧华盛公司的公关经理宣称，他们看重的是 sun 公司的发展潜力和旗下已签约艺人的资质。

各媒体更加惊愕。

莫非薇安、姚淑儿、尹夏沫、潘楠的实力如此被欧华盛看好？在世人眼里，这四位明星加在一起恐怕也难及洛熙一半的光芒。

所以说。

其中必有内幕。

Sun 公司的员工们也议论纷纷，不知道这次并购会对公司和自己的将来产生什么影响。

周一欧华盛公司正式接管 sun 公司的日子。

那天所有签约的艺人都空出时间回到公司，大家平日里各自赶通告进行宣传上节目，难得地因为这件事情又全部聚集在了一起。

薇安的排场依旧很大，三四个助理跟前跟后地围着她忙碌，鲜红的低胸吊带裙，金色华丽的长项链，就像骄傲的公主一样，已经完全从早先的绯闻事件中摆脱出来，她大声地说话，大声地谈笑，在休息室里，她是光芒灿烂的太阳。

姚淑儿坐在休息室的角落里听新专辑的音乐，助理小珠将饮料放在她的手边，经过一段时日的调教，原本笨手笨脚的小珠已经机灵了许多。

潘楠站在窗边，望着楼下被 fans 们潮水般包围住的尹夏沫，见她在人群中微笑着签名，没有丝毫的不耐和敷衍，潘楠的唇角也弯出一抹帅气的笑容。

她越来越出色了。

潘楠曾经担心安卉妮打人事件会给夏沫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夏沫处理得非常合宜，虽然也有一段时日没有见面，电话里夏沫的声音总是开朗乐观而淡定，仿佛她如大树般坚强，是不会被风浪掀倒的。

过了一会儿。

休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

“啊！大明星终于来了！”

薇安鼓掌，唇角似笑非笑，众人向门口望过去。尹夏沫走了进来，她一身白外套牛仔裤，清爽不施脂粉，海藻般浓密的长发让她有种纯真妩媚的气息。

(六-1)

过了一会儿。

休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

“啊！大明星终于来了！”

薇安鼓掌，唇角似笑非笑，众人向门口望过去。尹夏沫走了进来，她一身白外套牛仔裤，清爽不施脂粉，海藻般浓密的长发让她有种纯真妩媚的气息。

“公司门口那么多 fans，我以为你还要半个小时才能脱身呢！”薇安慢悠悠地上下打量她，“夏沫，恭喜你！红的速度如此之快，实在令人艳羡。不过，既然我是你的前辈，就送你一句忠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得到多少就会失去多少，红得越快，也许你的灾难就来得越快。”

休息室里一片寂静。

珍恩困惑地望着薇安，试图看出她是不是在嘲讽夏沫，可是薇安的神情复杂，珍恩竟一时难以分辨。

“谢谢薇安前辈。”

尹夏沫迎着薇安的目光，露出友善和感谢的微笑。以前和薇安接触并不多，而且因为姚淑儿的缘故也和薇安有过一些摩擦，但是，薇安虽然个性张扬，却是很真实的人。

“不客气。”

薇安轻轻回她一个微笑，随之接过助理递来的手机，听着手机里的声音，她又开始皱眉发脾气高声说话，休息室里顿时又恢复了方才喧闹的气氛。



潘楠将尹夏沫拉到窗边，她用手指抬起夏沫的脸，对着阳光细细地看，终于放心地轻捶夏沫的肩膀一拳。

“你这家伙，皮肤不错嘛，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反而更加细致光润了。”潘楠帅气地斜她一眼，“快说，是不是有什么独家护肤秘笈！”

“有啊。”

看见潘楠，尹夏沫的心情忽然明朗得就像看见了阳光，在好友身边可以放松地呼吸和说话。

“是什么？”

“嗯……”尹夏沫转转眼睛，象小猫一样可爱，“有是有，可是既然是秘笈，我怎么会让你知道呢，呵呵。”

“喂！”

潘楠哭笑不得，什么时候夏沫居然也会开玩笑。

“算是因祸得福吧。”

姚淑儿取下耳机，温婉地喝着果汁，她眉宇间消除了以往的怨气，有种脱俗的空灵和平静。她渐渐想通了，夏沫说的很对，也许并不全然是薇安的出现才使得她走入低谷。

最初的姚淑儿是纯洁的，只想用音乐来获得她要的，拒绝了一次次可以用出卖肉体换来的成功。那时的她是快乐的，而且她也成功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心渐渐扭曲，眼中只剩下嫉恨，失去了她的快乐。

娱乐圈是新人辈出的地方，就算没有薇安，也会有无数的新人冒出来试图取代她。而她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打败薇安，如何使用一些旁门左道来获得她要的东西，包括不惜绑走夏沫，却忘记了，对于一个歌手最重要的是她的歌迷，是她奉献给歌迷的音乐。否则就算打倒了别人，她自己也无法赢得歌迷。那么，为什么不把那些精力重新放回到她的音乐上面呢？

“虽然被安卉妮那样欺负了，可是你的人气也空前高涨，网络和媒体上几乎每天有关于你的正面评价，拥护你的呼声非常高，最近这段日子已经远远超过沈蔷的关注度。”姚淑儿柔声说。

因祸得福……

尹夏沫笑了笑，点头。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只是福祸祸福，何时会因祸得福，何时又会因福得祸呢？

“安卉妮打人事件是你向媒体透露出去的吗？”姚淑儿又好奇地问，她早已明白夏沫完全不是当初她以为的“单蠢”女孩子，只是她也并不清楚夏沫究竟可以厉害到什么地步。

“不是。”

尹夏沫眼睛澄澈。

姚淑儿惊讶地挑眉，然后她又平静地喝口果汁，说：“只怕安卉妮已经认定是你捅出去的，心底恨透了你。对了，听说你们的剧本也改动了？你变成第一女主角，而安卉妮的角色从第一女主角滑落到第二女主角去了？”

消息竟然传得如此之快。

尹夏沫暗惊，然而想了想，剧组里演员众多，剧本大纲被飞快流传出去也并不稀奇。

“是的，但是也许剧本还会再修改。”

虽然她也想要迅速上位，可是她希望能够稳步地走上来，而不是仿佛是通过踩下安卉妮才获得这个机会。

接到剧本之后的那晚，她给钟雅通了电话，请钟雅再好好考虑一下。钟雅却坚持说，她要对自己的剧本负责，她认为夏沫可以演出最理想的效果，她一定要把最精彩完美的故事奉献给观众，那样的故事发展才是最合适的，她才不理睬什么演员之间的恩怨。

“你运气真的很好。”

姚淑儿叹息，一出道就代言蕾欧化妆品，凭借广告歌《泡沫美人鱼》的人气占据热门歌曲排行榜的前位，一举获得当年最佳新人奖，居然又得以出演超强演员阵容的顶级偶像剧《纯爱恋歌》，现在又挤下安卉妮成为剧中第一女主角。夏沫大概是她见过的运气最好的艺人之一了。

“不仅仅是运气。如果没有实力，安卉妮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危机感，从而不择手段地想要打压她呢？如果没有实力，即使安卉妮丑闻曝光，她也不会象如今这样受fans们拥护。”

潘楠对姚淑儿说，同时朝着夏沫做个鬼脸，她像个男孩子一样，心胸坦荡得就像山谷清风。

姚淑儿愣住，半晌，才说：

“你说的没错，终究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安卉妮未必会如此想。夏沫……”

她凝视尹夏沫，低声说：

“你要小心，安卉妮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人，她的手段阴毒在圈里很著名。”

尹夏沫心内一阵温暖，说：“谢谢你，淑儿，我会小心的。”

“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潘楠满不在乎地说，“她再有厉害的手段总不能翻了天。别因为顾忌她而分了你的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最重要。”

尹夏沫与潘楠相视一笑。

是的。

她的想法和潘楠一样，不管将来是福是祸，总要做好眼前的事情，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变故。

“别小看了安卉妮！”

薇安突然插声进来，似乎她在助理们忙碌的包围中依然留意到了这边的谈话，她冷哼说：

“跟安卉妮比起来，姚淑儿啊，你的那点伎俩根本就是幼稚园水平！拜托多向人家学习一下，现在你这么无精打采的样子，看了就让人没心情！”

从出道以来，姚淑儿一直是她的敌人，她也一直视姚淑儿为最大的敌人，一路风风雨雨发生了许多冲突。而最近姚淑儿却突然沉静起来，不再针对她，不再用一些奇怪的手段，她竟忽然觉得有些寂寞。

众人惊呆了。

天哪。

薇安是在嘲笑姚淑儿吗？为什么这嘲笑听起来怪怪的，仿佛，她是在关心……

姚淑儿吃惊地抬头向薇安看去，薇安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又开始夸张地叱骂她的助理们。

尹夏沫淡淡微笑。

其实，淑儿和薇安最初可能也是很好的朋友吧，所以当被彼此“出卖”时，才会互相都受到了沉重的伤害。

这时，外面传来阵阵热烈的声浪！

从休息室的窗户望下去，公司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媒体的记者都赶来了，无数的话筒、照相机、摄像机簇拥在一起，采尼等原 sun 公司的高层主管们站在门口迎接，脸上有着惴惴不安的激动神情。

清冷的阳光里。

几辆黑色高级轿车缓缓驶来，记者们纷纷冲上前去拍照。车队停在 sun 公司门口，前面几辆车门打开，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里的欧华盛高层管理人员们走了出来。

闪光灯疯狂地闪烁。

欧华盛的总经理同原 sun 公司的高层主管们逐一握手，象征着公司的权力已经正式被移交过来。

休息室的玻璃窗前。

姚淑儿的眼圈悄悄红了，薇安皱紧眉头，尹夏沫的眼神也有些黯然，她们沉默地没有说话。从出道以来，采尼、雅伦和 Jam 都一直在努力照顾她们，虽然 sun 公司的实力与欧华盛公司相距甚远，但是那种长久以来的感情让她们看到这一幕时，心里不免酸楚。

潘楠却注意到黑色轿车里面有一辆车很奇怪。

其他轿车里的人都下来了。

那辆车的门没有打开。

而且欧华盛公司的几个保安有意无意地站在那辆车周围，挡住记者们的视线。

记者们的拍照终于基本结束了，欧华盛的保安们走上前，态度客气却不容拒绝地请记者们将所有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关闭，等到确认记者们已经将拍照工具全部收起来后，欧华盛的总经理走到那辆黑色轿车的后车门前。

他恭敬地说了句什么。

然后。

拉开车门。

午后的阳光澄澈寒冷。

修长的双腿，英挺俊美的侧影，倨傲的下巴，淡淡的阳光中，一条美丽的绿色蕾丝飞扬在他的手腕。

记者们突然意识到这居然是……

他们激动地纷纷试图打开照相机或者摄像机。当然，他们的举动立刻遭到了欧华盛保安们的阻止。

在众高层主管和保安们的簇拥下，欧辰走向公司大门。突然，他停下脚步，仿佛感觉到什么。

他抬眼望去。

恍若流动着宿命的气息。

蔚蓝的天空。

希腊式雕花的窗户，她白色的身影，淡淡的，象空中那抹随时会消散的云丝。

远远的。

仿佛童话里被囚困在阁楼上的公主般，尹夏沫站在二楼的玻璃窗前，她的眼睛沉静如大海，怔怔地望着欧辰的方向，嘴唇微微发白。

.....

“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

最后一点光明在欧辰的眼底熄灭了，他的声音冰冷如铁，那句话仿佛不仅仅是对她和洛熙的宣判，也是对他自己的宣判。

.....

这么多天以来的平静，原来竟然蕴藏着这样的暗涌…… 他的报复终于开始了吗？

收购 sun 公司，是他报复计划中的一步吗？他——打算怎么对付她？拿到了她的合约，然后将她雪藏吗？

\*\*\*\*\*

(这里其实是 chapter5 的最后一部分，为了让礼物更大，偶跟 chapter6 合在一起给大家看！)

\*

\*

\*

## Chapter 6

此时，珍恩和尹澄坐在一家珍珠奶茶店里。

店里暖意融融。

临街的座位。

珍恩抱着温热的奶茶，心跳声扑通扑通。见鬼了，又不是第一次见到小澄，为什么心脏跳得好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一样呢！她觉得自己的脸好烫好烫，偷偷看一眼对面的尹澄，啊，他象小鹿一样纯洁美好，纤长微卷的睫毛，清澈单纯的眼睛，仿佛有天使的光环照耀在他的头顶。

珍恩痴痴地望着他。

这应该……

算是她和小澄的第一次正式约会吧……

当接到小澄的电话，她的脑袋顿时狂喜成空白，顾不得那么多，跟夏沫说了声就跑出来了。小澄居然约她！居然主动约她啊！

“珍恩姐……”

尹澄凝视她，眼睛里有种郑重的神情。

“不要叫我‘姐’啦，”珍恩沮丧地用吸管捣着杯底的珍珠，“好像我很老的样子，就叫我‘珍恩’就好了嘛。”

尹澄怔住。

珍恩看到他困惑的模样，又连忙摆手，挤出满脸笑容，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继续说吧！”

“珍恩……”尹澄犹豫着终于将“姐”咽了回去，“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好吗？”

“好啊！好啊！”

她激动得泪水都快流出来了！

天哪！他叫她什么？！“珍恩”，天哪，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会好听得就像天籁之音一样呢？！别说是拜托一件事情，就算是一百件，就算是让她爬到天空摘星星也没有问题啦！

“一直以来，很感激你。”尹澄的眼珠清澈如春日泉水，微笑，“你是姐姐的朋友，陪在姐姐身边，照顾她，帮助她，所以，很感激你。”

“啊，那是应该的！”

而且，珍恩歉疚地想，其实夏沫照顾她更多啊。在学校里帮她写笔记复习考试，打工的时候总是帮她多做一些工作，现在又给她那么好的机会，让她可以实现理想成为经纪人。

“有些事情，姐姐怕我担心，不肯告诉我。或许在她心里，我永远是是需要被保护的弟弟，”尹澄的笑容里有淡淡的苦涩，“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也想保护姐姐，也想分担她的烦恼和痛苦。”

珍恩张大嘴巴。

她知道了，是夏沫善意的隐瞒伤害到了小澄。

那天从报纸上看到夏沫被安卉妮掌掴的新闻后，她跑到夏沫家时，小澄正面色苍白地看着报纸，吓得她以为他的病发作了。夏沫的手机关机，尹澄心急如焚，失去了往日的镇静，不停地不停地拨打，在一次一次的无法拨通后，他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苍白着晕倒在沙发里。

幸好珍恩知道尹澄的药放在哪里，迅速喂他吃下，他才慢慢醒转过来。当时她急坏了，要找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却抢过电话，固执地继续拨打夏沫的手机。

夏沫的手机接通了，她眼看着满脸焦急的尹澄竟然用那样温和的语气同夏沫说话，心都快碎了。夏沫回家前，他又叮嘱她，绝对不要将他刚才发病的事情告诉夏沫。

互相珍若生命的姐弟啊……

“夏沫是不想让你担心，”珍恩轻声说，“她是坚强的，许许多多事情她都可以解决和面对，你是她最珍惜的人，她只是想让你生活得简单快乐。”

尹澄点头。

“所以，姐姐如果不告诉我，我也不想让她觉得我太罗嗦。”他明白，只是姐姐也是他最珍惜的人，他也想让她生活得简单快乐，“那么，请你告诉我好吗？无论姐姐遇到什么，她为什么事情而快乐，为什么事情而苦恼，有什么事情使她感到沮丧，都请你告诉我，好吗？”

“你是说……”

“你是姐姐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经纪人。拜托你好好照顾她，也将她的情况都告诉我。”或许他并没有能力帮助姐姐，但是他可以不用整日整夜地乱担心，也可以在她不开心的时候，不着痕迹地安慰她，给她做好吃的饭菜。

珍恩的眼睛湿润了。

她心里热烘烘的，又有些微微的嫉妒。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拼命扎着杯底的珍珠，她觉得自己奇怪死了，为什么心里会忽然不舒服呢，他是夏沫的弟弟，关心夏沫是理所应当的啊。为什么，胸口酸酸的，好像在吃醋的样子……

“……”

尹澄也怔住，像是想不到她会这样问。

“那这样好不好？”珍恩咬住吸管，偷偷瞅着他，脸红红地含糊地说，“除非……你答应和我交往……”

她说的声音很小很小。  
店子里很热闹。  
客人们谈话说笑。  
尹澄试图听清楚她刚才究竟说的是什么。

“好！我答应你！关于夏沫的事情，无论大小，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珍恩握紧拳头，发誓般地低喊，“而且，为了我最喜欢的小澄，我也一定会好好守护夏沫，遇到所有的困难我都会第一个挡在她的前面！”

也许……  
他会讨厌她吧……

如果他知道，她是那么那么喜欢他。自从四年前在教室外面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她就喜欢他了。为了能够常常见到他，她让自己成为夏沫最好的朋友。被他所感激的那份友情里，其实她有着那样的杂念……

“谢谢你，珍恩。”

尹澄的笑容纯真无暇，明亮的眼睛仿佛没有染上世间丝毫的尘埃。她痴痴地望着他，算了，就让他不知道好了，就这样地守护他，永远地守护他，也替他守护他所珍惜的一切。忽然。

珍恩想起刚才自己丢下夏沫跑出来，会不会不太好。不过，那只是公司的交接仪式，艺人们露面走个过场就可以了，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 \*\*

大会议室里布置得华丽而简约，黑色的大理石地面，法国长桌上雕刻着金色美丽的图纹，欧华盛和原 sun 公司高级主管们坐在前排，芬芳的鲜花簇拥着他们。

薇安、姚淑儿和公司里的所有艺人们坐在温暖的金色丝绒座椅里，她们鼓掌，微笑，看着主管们致词、切开巨大的蛋糕、开启香槟、金色的香槟缓缓流淌进高高堆起的数十只水晶酒杯中。

完美的仪式。  
如同电影画面般的流畅完美。

尹夏沫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思绪却淡淡地从这场景中抽离了。她望着前方被鲜花簇拥着的欧辰，然后，有种苦味在心底晕染开来。

欧华盛公司是欧氏集团旗下子公司，欧辰是新任的董事长，以后，他就是她的老板了。原以为会逐渐远离的生活，竟然又突如其来地以更紧密的方式靠近在了一起。

她的眼睛黯淡下来。  
所有的努力在他面前竟然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啊。

只要他买下她所在的公司，就拥有了她的合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她雪藏，不给她任何出镜和工作的机会……

她沉默地出神，望着前方倨傲冷漠的欧辰。

清冷的阳光笼罩着他，疏离而冰冷，恍如他是没有感情的，眼底的暗绿就像寒冬结冰的深湖。

对他而言。

或许她就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只要他伸出一根手指就可以将她碾碎，就可以轻松地将她以前所有的努力全部摧毁。

欧辰看向尹夏沫的时候。

她已经将视线移开了，望着窗外。阳光洒照着她的长发，反射出一圈圈柔和的光晕，她如同是被光芒包围的，明亮得竟然有些晃眼。她似乎在想些什么，有些神伤，有些落寞，可是唇角却有淡淡的无所谓的笑意。

是宿命吧……

哪怕被她伤害得鲜血淋漓，却依然无法忘记她，甚至无法去报复她，或是远离她……当她痛苦的时候，他的心是千百倍于她的痛苦；当无法再见到她的时候，他的心荒芜成冰冷的坟墓……

也许……

真的是宿命吧……

时间慢慢的流淌过去。

交接仪式结束了，在采尼的引领下，欧华盛的高级主管们参观了原 sun 公司的声乐室、练功房、办公室等等。采尼的职位没有变动，依然是宣传经理，能够看出来他很开心，被并入欧华盛公司意味着他以后升迁的机会更大了。

采尼热情地介绍着原公司运作的情况。

欧辰沉默地听着，欧华盛的主管们礼貌地点头微笑。

采尼兴奋地介绍原公司签约艺人。

欧辰与薇安、姚淑儿、尹夏沫、潘楠等艺人逐一握手，他的态度就像欧洲的贵族，有礼而疏远。

当所有的环节结束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

温柔的霞光从落地玻璃窗洒照进大堂，欧辰和其他高级主管们要离开了，原 sun 公司的艺人们和所有员工站成一排为他们送行。

尹夏沫站在队列里。

潘楠忽然在她耳边偷偷说：

“很讨厌对不对？”

尹夏沫不解：

“……？”

“咱们像不像佣人啊，少爷要离开了，佣人们整齐地排队送行。咱们就差齐刷刷地对他鞠躬，说，‘少爷走好’，”潘楠摸摸鼻子，低声说，“真是的，派头好大啊。”

尹夏沫莞尔。

淡红的晚霞光芒中，欧辰俊美如冰冷的太阳神阿波罗，在众高级主管的簇拥下向大堂门口走去。

有风轻轻吹来。

手腕上的绿蕾丝轻轻飞扬。

他从众人的面前走过，每个人都低下了头，不知为何，他身上总是有种尊贵的气息令人无法逼视。

尹夏沫低着头。  
欧辰从她面前经过。

那脚步。  
忽然。  
慢了下来。  
她咬住嘴唇，背脊变得僵硬，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他手腕的绿蕾丝忽然强烈地飞舞起来。  
那脚步又变得冰冷。  
离开她的身前。  
尹夏沫的心慢慢放下，绿蕾丝却依旧在强烈地飞舞着，仿佛在呼喊，她失神地望着他手腕上飞扬的绿蕾丝，一股令人窒息的心痛，如针扎般刺向她的心底！

傍晚的风中。  
绿蕾丝颤抖着在他手腕上飞舞！然后，飞舞着，飞舞着，那原本缠系在一起的蕾丝，静悄悄地，挣脱了……  
美丽的绿蕾丝……  
悄无声息地……  
从他的手腕轻轻飞舞向空中……  
有轻轻的风……  
晚霞的光芒透过蕾丝美丽的花纹，微红的霞光，绿色的蕾丝，那光芒在蕾丝的花纹间隙中轻盈闪动，如童话般美丽得不可思议，又如泡沫般美丽脆弱……

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  
大堂里的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望着飞舞在空中的绿蕾丝，轻盈的，长长的，美丽的绿蕾丝，好像突然坠入了梦境无法醒来，那飞舞的绿蕾丝仿佛有着魔力，让人无法呼吸。

欧辰停了下来。  
蹙眉望着空中飞舞着的绿蕾丝。  
采尼踏前一步，想抓住那条蕾丝，欧辰却一伸手，拦住了他。  
“少爷？”  
采尼疑惑地出声。  
欧辰摇了摇头，目光仍然注视着空中那自由飞舞的绿蕾丝。它没有方向地飞舞着，空空荡荡地飞舞着，就像他被丢弃的灵魂。  
欧辰移转目光。  
她正茫然地看着空中飘舞的绿蕾丝。  
良久。  
绿蕾丝慢慢地飞舞着……  
轻轻地……  
飘落下来……  
飞舞在尹夏沫的眼前，轻轻地飘落，轻盈地，她下意识地伸出手，白皙的手指，在绿蕾丝飞过她面前时候，轻轻抓住了它……欧辰猛然觉得胸腔里的某种东西也被那只手抓住了……  
明明是一点力量都没有的手。  
却紧紧的抓住了他。



周围响起惊讶的吸气声。

在绿蕾丝落在尹夏沫指间的那一刻，恍如她是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周围有些夸张的吸气声把尹夏沫猛然惊醒了，她怔怔地望着手中的绿蕾丝，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在她的手里？刚刚，她好像突然坠入了梦境一般，等她醒来，绿蕾丝已经在她手里。她不由自主地抬眸。

欧辰正远远地凝视着她。

他的面容冰冷无波，眼底却有沉黯寂寞的微光。

欧辰重新走向尹夏沫的面前。

她将绿蕾丝轻轻举起。

他没有接过来。

而是对她伸出手臂。

冷漠地命令：

“系上它。”

那口气，就如同他是高贵的主人，而她是卑微的女佣。众人尴尬地面面相觑，但是少爷的命令向来没有人敢忤逆，尤其这是他正式接手原 sun 公司的时刻。

尹夏沫惊愕地抬头。

潘楠察觉到夏沫的背脊已经僵硬，嘴唇抿成倔强的线条。就在她以为夏沫会拒绝时，站在左侧的姚淑儿悄悄扯了扯夏沫的衣袖，压低声音说：

“快去，你想得罪他吗？”

虽然在蕾欧广告代言的事情上欧辰很看好夏沫，但是这种世家少爷们的心思变换不定，如今她们的合约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或荣或衰都在他的转念之间，由不得她们来耍个性。

尹夏沫的面容变得苍白起来。

她咬住嘴唇。

心底流淌过一抹无声的叹息。

然后，她低下头，长长的睫毛遮住眼底复杂的情绪，她让自己的神情恢复成平日的淡静。洁白的手指将美丽的绿蕾丝缠系在他的手腕上，一层一层，长长的蕾丝，细细地缠在他的手腕上。

柔和的霞光将欧辰和尹夏沫照耀在一起。

她洁白的面容。

温柔的手指。

晚霞的光芒剪影出她长长的睫毛。

欧辰的眼底原本有种蛮横的脆弱。渐渐地，在她的温柔的动作下，眼底的蛮横渐渐散去，只余一点点微弱的光芒，沉黯的绝望如冰冷的海水般慢慢地似乎要将他溺毙。

蕾丝一圈一圈，缠绕在他的右手腕，恍如是他和她的命运，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地缠绕在一起。

隐约地，有闪光灯一闪。

欧辰眉心微皱。

采尼也发现了那偷拍的记者，正欲走过去将那记者的照相机拿过来，欧辰却在这时微微一咳。

采尼敏锐而困惑地停住脚步。

少爷的意思是不管吗？

可是少爷厌恶被拍照是众所周知的啊，怎么会……

欧辰冷漠地勾起唇角。

他也想看看，明天报纸上的照片是什么样子呢……

\*\*\* \*\*

“明天我去日本。”

晚上，洛熙将随身物品放进行李箱里，想了想，又将他和夏沫的合照相片放了进去。照片里，他调皮地亲吻夏沫的面颊，她吃惊地回头，又笑又恼。他微笑着，手指轻轻抚摸相框，啊，画面里的他和她看起来就像是亲亲密密的一家人。

“你会想我吗？”

去日本拍外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以前已经习惯了飞来飞去的生活，可是这次还没有离开就想要回来了。洛熙装作玩笑地问她，心里又像每个恋爱中的男孩子那样期待她的回答，手上的动作放轻了，然而等了许久，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他回头望去。

尹夏沫抱着靠枕窝在沙发里，脸上没有脂粉，干干净净的面容，她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夜色，眼睛里有种迷离的神情。宁静的夜色淡淡地将她笼罩，恍惚间，她仿佛根本不存在，只是如泡沫般的虚幻的影子。

“在想什么？”

洛熙坐到她的身边，从身后将她拥住，紧紧地抱住她，感觉到她温热的身体，呼吸着她的气息。紊乱的心跳平静下来，他孩子气地将下巴依偎在她的脖颈，她是他的，不可以随便使出神发呆。

“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被他拥抱着，尹夏沫的思绪从下午的情境中抽离回来，她微笑不着痕迹地回避了他的问题。

“收拾好了。”

“我看看……”

她细心地帮他检查行李箱中的东西，看到里面的照片，她的手指顿了顿，洛熙的脸颊悄悄红了，飞快地将镜框反转过去。尹夏沫的脸颊也悄悄地红了，她低头，洁白的耳垂也染上淡淡的红晕。

“你忘记带药了。”

她轻声说，起身去家用医药箱里拿出一些常用药，放进一个小小的袋子里，然后放进他的行李箱。到洛熙公寓的次数越来越多，她逐渐给厨房配齐了餐具，也准备了急用的医药箱。

她低声细语：

“在外面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吃药，或者去看医生。维生素也要记得每天吃。”

“如果我生病了。”洛熙心口热热的，幸福的感觉让他的声音多了些撒娇的味道，“如果我发烧发到40度，病得很难受，又很想你很想你，你会不会飞到日本来看我呢？”

“记得吃药和休息，不会很容易生病的。”尹夏沫微笑，知道他应该早已习惯了到各国拍外景的生活，水土不服的情况应该很少了。

“假如是真的呢？”

“……”

“假如我病得快要死了，临死前就是想再看你一眼，”他低低地说，“你会不会……会不会不顾一切地来到我身边呢？”

她凝视他。

就在他以为她不会回答这个可笑的问题时。

她握住他的手。

轻轻地与他十指相扣。

“不会的。”她的眼睛如清晨的海水般深邃，“我会一直陪着你，喂你吃药，帮你找最好的医生，守在你的身边，不离开你，就算你赶我走，也会一直守着你。”

洛熙屏息。

手忙脚乱地将她的脑袋埋进他的怀里，不让她看到他湿润的眼睛，半晌，他才闷声说：

“要记得想我！”

“好。”

“手机不许关机！我一有时间就会给你打电话，不许让我找不到你！”

“好。没有通告的时候，我会开着它。”

“还有……”

“……？”

“不许跟他见面。”他的喉咙涩涩的，“也不许让他见到你。万一不小心遇到他，不许跟他说话，也不许听他跟你说话……”

被拥在他胸前的白色毛衣里。

她脑中乱乱的，有些喘不过气，微怔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要不要把下午的事情告诉他。

“听到没有？……”

“……”

“否则我会难过的……很难过很难过……听到没有？……”洛熙郁闷地揉乱她的长发。

“好……”她轻若无语地说。

“沫沫，”他开心地笑了，将下巴放在她的头顶，轻轻摩擦着，“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很幸福的啊……”

尹夏沫的心痛得抽紧了。

她是在骗他吗？

可是……

等他从日本回来再告诉他好了。欧辰究竟为什么会收购她所在的公司，打算做些什么，

她如今也并不清楚。

\*\*\* \*\*

第二天，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尹夏沫怔住。窗外天空，不时有飞机掠过云层的影子，她徐徐叹了口气，幸好洛熙去了日本，应该看不到国内的报纸吧。

“咦？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

珍恩瞪大眼睛，报纸登出的照片里，夏沫正在将绿蕾丝缠系在欧辰的手腕，晚霞温柔地为两人镶嵌出美丽的光晕，他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就像相恋已久的情人。

少爷不是最讨厌被拍照了吗？

所以各媒体几乎都没有刊登过少爷的照片，就算有记者偷拍到了，忌惮于欧氏集团的影响力，也没有报纸敢随便刊出。

不过……

这不是重点啦。

关键是，怎么这张照片看起来，那么唯美，那么缠绵，那么浪漫，单单看着画面，就让人怦然心动呢？

“夏沫啊，你和少爷又和好了吗？”珍恩困惑地问，前一阵子好像夏沫和洛熙走得很近，她以为两人恋爱了呢，可是这张照片的感觉……

“是拍照角度的问题。”

尹夏沫将报纸推到旁边，继续看剧本。新的剧本出来以后，很多原来的感觉需要调整，她和凌浩的对手戏也陡然巨增，大量的台词要背下来。

“那个……”

珍恩犹豫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说：

“少爷其实很喜欢你的，以前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能看出来少爷对你的感情。现在的少爷虽然更冷漠了，但是他好像还是很喜欢你啊，每次见到你，他虽然沉默，然而望着你的眼神……”

尹夏沫的手指僵在剧本上。

“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牵扯……”她打断珍恩，深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

“为什么？！”

“……”

尹夏沫没有说话，脸色有些苍白。

“……对不起，”珍恩捂住嘴巴，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想说……可是，不是我非要八卦，只是现在你和少爷在同一间公司，刚刚还在走廊里迎面碰到，他也不说话，你也不说话，气氛很古怪哎！而且，现在少爷掌控着公司，万一你惹到了他，他取消你所有演出的机会，那可怎么办啊……”

自从 sun 公司被收购，改名为欧华盛演艺经纪公司后，出来了一些新的规定。凡是艺人们没有通告的时候，要常常回公司进行声乐、表演、仪态、学识等方面的培训。

这样的话。

夏沫和少爷不就常常会碰到了吗？

虽然不是十分了解少爷，可是单凭在学校里的印象，珍恩也知道少爷是冷漠霸道的脾气，夏沫的性格又那么倔强，万一出事可怎么办啊！

“总会有办法的。”

尹夏沫隐去心底的不安，安慰地对她微笑，让珍妮不用担心。或许欧辰已经不再是五年前那么强硬的作风，她也不再是五年前那个毫无力量的女孩子。

“哦。”

珍妮愣了下，笑呵呵地说：

“不管怎样，现在还是很顺利的啊，《纯爱恋歌》的收视率继续狂涨，你的人气也越来越旺，哈哈，编剧又修改剧本将你变成第一女主角！我有预感，说不定今年的金冠奖最佳女主角会有你的提名呢！新的唱片专辑也正在策划中……”

日子平静地过去。

各娱乐媒体很快就淡忘了欧华盛公司交接仪式上的小插曲，各种各样的新闻每天出现在报纸上。

洛熙赴日拍摄《战旗》外景，《战旗》的拍摄进入中期阶段，《战旗》的一些片花流传出来，制作精美演技精湛令人无限期待，洛熙在日本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性感俊美的洛熙征服了日本所有的媒体，凡他所到之处都被无数的日本影迷包围簇拥……

各种报纸上满版都是洛熙的追踪报道，打开电视也全是洛熙的身影，中间虽然也会插有一些关于《纯爱恋歌》的消息，沈蔷新专辑宣传，潘楠的歌迷见面会等等，但是洛熙如深夜雾气般美丽的身影使得其他的一切都变成他的陪衬。

直到周四的傍晚。

一件丑闻的爆发终于引得世人的目光转移了焦点！

电视台的各个娱乐频道里。

记者招待会。

强烈的灯光下，安卉妮黯然神伤，她的面容有掩饰不住的憔悴，和绝望之后不顾一切的神情。

面对着众多的话筒。

安卉妮眼神空洞地望着镜头。

为什么她会痛恨尹夏沫，为什么她要在片场连续十几次掌掴尹夏沫……

“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今天，我要将她做过的一切事情告诉公众！”安卉妮低声说，声音里的悲痛和恨意惊呆了所有的记者和电视机前面的人们。

夜色的街头，路人们吃惊地看着路边巨大的液晶屏幕，听着安卉妮黯然神伤地宣布，她和凌浩交往两年的感情正式结束。原因是，新人尹夏沫在《纯爱恋歌》剧集的拍摄期间，不择手段地引诱凌浩，甚至公然穿着透明睡袍将凌浩约至酒店房间，当时凌浩不明所以带她一同前往，她才惊觉尹夏沫的骇人行径。被发现后，尹夏沫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引诱凌浩。

安卉妮憔悴地流泪。

她不怨恨凌浩，面对尹夏沫这样的美女，也许每个男人都会心动，她只是想不到，尹夏沫可以为了得到凌浩而做出如此无耻的事情。

安卉妮宣布，从此以后她将会离开娱乐圈。

娱乐圈变得如此肮脏，与其让自己陷身肮脏无耻的娱乐圈，她宁可告别她最热爱的演艺生涯和她深爱的影迷们。

安卉妮倔强地面对镜头。

她可以将《纯爱恋歌》剧集中第一女主角的位置让给尹夏沫，也可以将凌浩让给尹夏沫，但是，她不会为掌掴尹夏沫的十几个耳光而道歉。因为，那是尹夏沫应该得到的惩罚！

客厅的电视里。

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各个频道都晃动着安卉妮憔悴流泪的身影。

“骗人——!!!”

珍恩脸色惨白，惊骇地瞪着电视里重播的画面，从傍晚开始，她们正在从通告回公司的路上，她和夏沫的手机突然疯狂地响起来，无数的电话尖叫着催她们接通。公司打来的电话说，公司门前已经围满了媒体的记者们，让她们暂时躲避一下。等她们快要回到夏沫家的时候，巷口也早被记者们的车辆围得水泄不通。于是她们只好躲到珍恩租的小公寓里。

“骗人！骗人！！她在骗人——!!!!”

珍恩气得语无伦次，双拳愤怒地握起，恨不得冲进电视里面，将撒谎的安卉妮的嘴巴撕烂！！尹夏沫勾引凌浩？！亏她也能捏造得出来！安卉妮这个无耻的人！她会遭到报应的！居然这样无耻地撒谎！！

愤怒地将茶几上的薯片扔到电视机上。

看着薯片在安卉妮的脸上四散而落，珍恩难以克制的震惊和愤怒才稍稍压下去一点。她沮丧着脸，不敢去看沙发里的夏沫，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夏沫，一时间她也想不出来好的解决方法来戳破安卉妮的谎言。

“……不要看电视。”

尹夏沫的声音沉静地从她身边传来，仿佛一点也不惊慌，镇定得就像什么也没发生。

珍恩怔怔地回头看她。

“……你相信姐姐，是吗？……”尹夏沫对着电话机话筒说，她微笑着，好像小澄就在她的面前，“……那就把电视关掉，往后几天也不要去买任何报纸杂志，不要上网，不要接号码陌生的电话，不要理会门外的那些记者，或者你去同学家住几天……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我可能这几天回不去了，你要记得按时吃药……”

看着正与小澄通电话的夏沫。

珍恩忽然觉得，夏沫是一棵坚强的大树，无论狂风暴雨，她都会淡然自若地面对，不会被打倒，不会受到伤害。

“姐姐不担心这些无聊的事情，只担心你的身体……只要你不受到影响，姐姐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战胜……”

尹夏沫轻柔地说。

“好……”

尹夏沫微笑，轻轻放下电话，又望着电话呆了几秒钟，然后她闭上眼睛，面色逐渐变得苍白如纸，嘴唇也没有一丝血色。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珍恩被这突发事件震撼得茫然失措，她伸手握住夏沫的手，那手指的冰凉让她的心更加冰冷的沉了下去。

原来，刚才只是在安慰小澄，怕他担心，夏沫才表现得那样从容啊。珍恩苦笑，其实又有谁天生就像大树一样坚强呢，不过在要保护的人面前，必须要坚强，不让那人挂念罢了。而她作为夏沫的经纪人，不但毫无主意，反而让夏沫去想办法。

她的脸刷地涨红，匆匆地喊：

“要不然，我们也召开新闻发布会，拆穿安卉妮的诡计！她是在撒谎，没有人会相信的！”

只要我们解释清楚，就可以……”

尹夏沫深深地吸了口气。

她睁开眼睛，睫毛幽黑，面容苍白苍白，琥珀色的瞳孔里有种空荡荡的寂静，望着电视里面憔悴流泪的安卉妮，她的嘴唇用力抿紧。

“不要慌。”

尹夏沫沉声说。

电视屏幕里。

镜头前。

对着众多媒体的话筒。

“宁可退出娱乐圈，也不要再见到这种无耻的人……”安卉妮泪流满面，声音里充满了无法原谅的恨意。

“你才是最可耻的人——!!”

珍恩气得快疯了，用力将茶几上的各种报纸杂志向电视机摔过去！

望着电视屏幕里的安卉妮，尹夏沫的瞳孔渐渐紧缩，有种冷漠让她忽然间仿佛变了一个人。

既然后退和宽容无法解决问题。

那么——

就迎接安卉妮的宣战好了。

泡沫之夏 2(六-2)

戏剧性的局面大扭转！

在前一段时间打人事件中，原本支持尹夏沫声讨安卉妮的人们一夜之间几乎全部转变了立场，“尹夏沫”顿时成为了“狐狸精”、“第三者”、“不知廉耻的人”的代名词！

居然这么阴险！

为了出名，为了伤害安卉妮，居然寡廉鲜耻地勾引凌浩，拆散娱乐圈感情最好的情侣，被掌掴后居然还装模作样地博取众人同情和欣赏，娱乐圈居然有这么肮脏可耻的人！

相较而言。

安卉妮隐忍不说，只是在拍戏的时候给了尹夏沫掌掴的教训，又善良又真性情，又无辜地承受了世人对她的误解，这样善良可爱的人却伤心地要黯然离开！

网络上声讨尹夏沫的帖子也是铺天盖地，网友们痛悔自己居然为了尹夏沫这样无耻的人而伤害了安卉妮！网友们又羞又愧，喜爱了安卉妮这么多年，居然会被一个区区新人尹夏沫所蒙骗，居然不相信安卉妮，居然曾经无情残忍地伤害辱骂了那样善良的安卉妮！

Fans 发誓！

既然她们给予了安卉妮无辜的伤害，那么她们就要以一百倍的爱来温暖安卉妮保护安卉妮！让安卉妮为了无数的 fans 们而留下！

保护妮妮！

留住妮妮！

Fans 们的力量如排山倒海般的惊人，她们不吃不喝在安卉妮住宅的前面，请求安卉妮

原谅。她们呼喊着重，只要安卉妮留下，她们什么都愿意为安卉妮去做，她们也会为了安卉妮而决不饶过尹夏沫！

愤怒的 fans 们包围了尹夏沫住家的附近，将鸡蛋打烂在院门上，喊着喇叭，举着各种示威标语，要求尹夏沫滚出娱乐圈！无数观众打电话到 HBS 电视台，表示如果不将尹夏沫驱逐出去，她们不但罢看《纯爱恋歌》，而且将会罢看 HBS 电视台今后的一切节目！

因为拍戏地点的外面总是被无数愤怒的 fans 们包围，抗议声呐喊声使得拍摄无法进行，剧组里毫不相干的演员们也被记者们包围询问得无法脱身，被 fans 们围攻着要求表态“不赶走尹夏沫就拒绝出演”……

《纯爱恋歌》只得被迫暂时停机了。

第三天下午。

公司的办公室里弥漫着低气压，尹夏沫沉默地坐着。采尼眉心紧皱地翻看桌上堆起如小山般的报纸杂志，各种触目惊心的标题，各种充满冲击性的语言……

“绯闻是艺人的大忌！”

采尼脸色越来越阴沉，手一挥，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摔落到地上。

“刚进公司的时候，雅伦应该告诫过你们！不能沾上绯闻，不能恋爱，更加不能有丑闻！你是新人，立足未稳，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你是在毁了你自已！薇安的事情你是亲眼看到的！只不过一些照片，就险些毁了她！你呢？！当事人都亲自站出来指责你了！而且那是安卉妮啊！你这一丁点人气，安卉妮伸出一根小手指就能把你碾死！”

“是安卉妮在撒谎！”珍恩忍不住说，“夏沫才没有做那些事情！公司应该做的是澄清谎言，而不是……”

“闭嘴！”

采尼盛怒，手指上的红宝石戒指闪出愤怒的暗光。

“你是夏沫的经纪人，你都做了些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撒谎？！安卉妮为什么要撒谎来害她？！还不都是你惹的祸！身为经纪人，应该帮助艺人搞好关系，如果出现不和，经纪人应该第一时间出现化解矛盾！你呢，几次三番惹恼安卉妮，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现在开始，你的经纪人身份解除，我会给夏沫重新配一个合格的经纪人！”

珍恩呆住。

但是面对采尼的斥责，她却无言以对，又是慌乱又是难过，泪水不知不觉已经哗哗地淌满她的面颊。

“是我的错，请您不要指责她。”

尹夏沫心痛地将珍恩拉到自己身后，凝视采尼，沉声说：

“是我太不知道轻重收敛了，如果当初能够圆滑婉转一些，也许不会惹怒安卉妮，也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不过，请您相信我，我跟凌浩没有任何关系，安卉妮在电视上所讲的睡衣引诱等等，纯属谎言。”

采尼盯着她。

尹夏沫迎着他的目光。

“这不是我是否相信你的问题，”采尼无奈地摇摇手，“如果是我，你就算杀人放火，只



要公众不知道，我全都无所谓。但是，这种局面下，怎么让公众相信你呢？”

在铺天盖地声讨尹夏沫的浪潮中，潘楠曾经很快就站出来，对媒体宣称，她相信尹夏沫绝对不会是安卉妮口中的那种人，以她对尹夏沫的了解，完全可以保证尹夏沫的人格。

但是潘楠的挺身而出不但没有使得人们对尹夏沫多一份相信，反而被骂是炒作，是与尹夏沫一丘之貉。安卉妮的 fans 们将火力也转移了一部分对付潘楠，宣称因为她站在尹夏沫那边，所以她们将会强烈抵制潘楠刚上市的新专辑。

潘楠说她无所谓。

她的音乐本来就是给热爱音乐的人来听，那些热衷于八卦是非的人她一点也不在乎。

公司立刻下令严禁潘楠再对尹夏沫事件发表任何言论，尹夏沫和潘楠是最有前途的两个新人，不能同时被毁掉。

“公众舆论是非常盲目的，它们很容易被误导，很容易偏激，当第一印象深入人心后，哪怕告诉它们真相，如果没有证据，它们也不会相信。即使给你召开记者招待会，你亲口说，你没有做过那些事情，也只会被认为是狡辩，是畏于舆论压力不敢承认。”采尼沉吟，“那样的话，也许不但毫无效果，反而会让你的形象更加雪上加霜。所以，必须能够有力的回击，否则最好不要贸然行事。”

“如果……”

尹夏沫想了想，犹豫着说：

“……如果让凌浩来澄清呢？我有没有做过那些事情，除了安卉妮，最有资格说清楚的就是凌浩了。”

“凌浩？！”珍恩吃惊地说，“可是他和安卉妮是一起的，说不定整件事情他也有参与！”

“凌浩似乎不像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尹夏沫其实也没有多少把握，只是在拍戏过程中接触下来，感觉凌浩是个孩子脾气心直口快的人，但是他并不说谎。而且这三天里，凌浩没有露面，没有帮助安卉妮证明她的谎言。所以，也许她唯一的机会就在凌浩身上了。

“那就试试吧。”

无论如何，只要有一线机会都不可以放过。采尼拿起手机，开始查找相关的电话号码。

走出公司的大门。

尹夏沫的长发扎起来，她穿着毫不起眼的衣服，象普通女孩子一样戴着俏皮的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前几天公司门口围满了示威的 fans 们，因为她一直没有出现过，fans 们渐渐松懈下来，只有一些狂热的 fans 依旧拿着各种标语，四散在公司周围，闲闲地聊天等候。

保安原本想护送尹夏沫出入。

但是怕这种护送反而更容易引起安卉妮 fans 们的注意，尹夏沫与珍恩是悄悄地进来的，现在也准备悄悄地离开。

“万一凌浩说假话怎么办啊。”珍恩担心地说，“万一他和安卉妮狼狈为奸，一口咬定就是你勾引他，然后他和安卉妮和好，说他并没有为你‘动心’，‘金童玉女’破镜重圆人气大增，而将你陷入‘恶人遭恶果’的被唾弃嘲笑的万劫不复境地……”

天哪，越想越可怕。

说不定安卉妮和凌浩就是这个计划！

珍恩硬生生打个寒战。

“只要凌浩出现在公众面前说话，就有机会。”

尹夏沫淡淡地说。

就算凌浩可能选择帮助安卉妮，然而只要他面对媒体讲话，她就有机会。凌浩能够说真话澄清事实当然最好，如果他说假话也不怕，只要是假话就会有漏洞，她会努力抓住那个漏洞，抓住反盘的机会。

珍恩没有太听懂。

不过眼前不是让夏沫仔细解释的时刻，还是远离公司周围的那些安卉妮 fans 们比较好。

车停在路边。

两人快步向车子走去。

“尹夏沫！”

“她就是尹夏沫——！”

一声尖叫划破天空！

如漫画定格般，一个女孩子尖叫着，直直地伸手指向尹夏沫，四周所有安卉妮的 fans 都扭转过头来！

珍恩大惊！

她急忙拉着夏沫向车子飞快地走去，然而人群如洪水般迅速涌来，转眼之间，两人已经处于安卉妮 fans 们的包围之中！

珍恩又惊又气，努力护着夏沫，想把她和那些围攻的人们隔离开。可是混乱的人群中，有四五个人扯住珍恩的头发的胳膊，硬生生将她从夏沫身边拉走。珍恩拼命呼喊、挣扎着，声音却被淹没在哄乱的场面中，渐渐地，她竟然被分离出去，无法看到夏沫的身影，只能看到乌压压包围的人群，听到漫天的辱骂攻击声！

“你就是狐狸精尹夏沫？！”

“你要不要脸？！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廉耻？！你知不知道狐狸精是应该下地狱的！”

“向卉妮道歉！”

“我们不会原谅你的！”

“尹夏沫，我们唾弃你！鄙视你！快快滚出娱乐圈！”

.....

安卉妮的 fans 们越聚越多，愤怒地推搡着尹夏沫，将她重重包围起来！有人拉扯她的头发，有人大力地推她，有人狠狠地踩她的脚，尹夏沫被她们推来搡去，头发凌乱地散开在肩上，她紧紧咬住嘴唇，面容雪白，眼神倔强地望着那些激动的 fans 们，努力维持身体的平衡和淡然的神态。

“我没有做那些事情。”

她冷冷地说。

目光如冰地逐一迎视包围她的那些 fans 们。

安卉妮的 fans 们怔住，那目光里倔强不屈的神情忽然让她们每个人心底犹豫了一些，可是，很快地，这种犹豫又变成了更加的愤怒。

“那你是说卉妮撒谎？！”

一个女孩子尖声激动地喊。

“是。”

尹夏沫清晰地回答，眼珠黑白分明，有种冷冷的骄傲。

“啊——！我要杀了你！”那个女孩子狂怒地扑上来，挥舞着手指向尹夏沫的脸抓去，“你这个狐狸精！伤害了卉妮，居然还敢说卉妮撒谎！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吗？！杀了你！你去死吧！”

“去死！去死！”

“狐狸精！去死——！”

“打死尹夏沫！打死狐狸精！”

“支持卉妮！打倒贱人！”

“.....”

“.....”

没有人再听她说话，安卉妮的 fans 们好像发了疯一样的殴打她，尹夏沫躲开了那女孩子挥舞的十指，再也无法躲开从前后左右而来的攻击。无数的拳头、指甲与飞腿落在她的身上，头发被撕扯得火辣辣地疼痛，尹夏沫死死咬住嘴唇，她努力护住自己，全身仿佛麻木了似的，感觉不到痛，只有一阵一阵的冰冷，恍如在冬日的海水里，刺骨的冰冷.....

“啪——！”

一个不明飞来物重重打在尹夏沫的额头！

浓重的腥气！

黄白浓稠的液体慢慢地从她脸上滑落，伴随着蛋壳的碎片，从她的额头，弥漫过她的视线。

安卉妮的 fan 们呆住，面面相觑了几秒钟，然后不知在谁的煽动下，激动地纷纷拿起其中一个 fans 手中纸盒里的鸡蛋，向尹夏沫身上投过去，大喊着：

“狐狸精！滚出娱乐圈！”

“狐狸精！滚出娱乐圈——！”

“.....”

仿佛在冰冷的海水中，尹夏沫眼前漆黑一片，当黄白浓稠的腥气液体滑下面颊时，她闭上了眼睛。这是怎样的世界！没有人听她的解释，没有人想知道事情究竟是怎样，只是一面之词，她就万劫不复了吗？！耳边是激动狂怒的喊骂声，她无法逃脱，无法闪躲，黑漆漆的世界，冰冷疼痛的黑漆漆的世界.....

四周是安卉妮 fans 们尖笑的声音.....

鸡蛋向她飞投而来.....

她闭上眼睛，嘴唇苍白如纸，幽黑的睫毛轻轻颤抖，在乌压压的包围群里，淡然的，有种冰冷而不屑的骄傲.....

突然.....

一件温暖的外套将她从头部包裹起来.....

紧紧地.....

她被拥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珍恩满头大汗地带着公司保安们跑回来，她一个人的力量拼死也冲不进去安卉妮 fans 们的包围圈，只好心急如焚地去找公司的保安们，有他们的帮忙就可以将夏沫救出来了！

当她气喘吁吁跑回人群前时——

不禁怔住了！

乌压压激动愤怒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呆呆地，如做梦般，让出一条道路，望着那恍若从天而降的身影。

一个英挺冷傲的身影将夏沫保护在怀里。  
他穿着衬衣。  
用名贵的西装包住她。  
将她紧紧地保护在他的双臂中，用自己身体为她挡下了那些肮脏的飞来物。

温暖的怀抱……  
有种遥远而又熟悉的气息……  
尹夏沫恍惚间有些失神，就像在冰冷的海水里，忽然飘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没有风，没有浪，有和煦的阳光和温暖的心跳声音……  
她颤抖着睁开眼睛。  
什么也看不见，她被那人如同视若珍宝地保护着，紧紧将她包裹在外套里，紧紧保护在他的怀里……

一辆黑色加长林肯房车停在路边。  
引擎还没有来得及熄掉，沈管家焦急地从车里下来，看到少爷已经冲进了人群里将那个女孩子护住。看着少爷为了保护那个女孩子而被溅上的蛋液蛋壳，沈管家难受地将脸转过去。  
他的少爷……  
他尊贵的少爷居然再一次为了这个女孩子受到屈辱！

清冷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疏离地、冰冷地照耀着，公司门口的广场上，乌压压的包围群，那些激动的 fans 们，那些愤怒的 fans 们，恍如被魔法定住了。

俊美冷漠的面容。  
黯绿的眼睛。  
下巴的线条紧绷而优美。  
他冷冷地将尹夏沫打横抱起在双臂中，视线冰冷地扫过面前那些呆住的安卉妮 fans 们，虽然他身上被溅到了鸡蛋的污迹，但是不怒自威的尊贵气息，使得 fans 们忽然自惭形秽。  
“让开！”  
欧辰冷漠地说。  
这时公司保安们已经赶到，见到这种局面，连忙将安卉妮的 fans 们拦开。fans 们有些仍不甘心，可是面对着保安和那俊美高贵的男人，她们忽然无法象方才那样大声地谩骂，而只能低声地诅咒着。

“夏沫……”  
珍恩想要冲到夏沫身边，然而看着欧辰紧紧抱起夏沫向前走去的画面，仿佛那只是属于他和她的两人画面，是不容许被旁人打扰的。

透明的阳光里。  
欧辰边走边低头凝视怀中的她，唇角冰冷，眼底流露出沉黯的心痛。他抱紧她，她却挣扎着将外套从自己头上拿开。  
尹夏沫拨开外套。  
骤然刺目的阳光让她微微眯起眼睛。  
渐渐地。  
欧辰的面容在她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她失神地望着他，然后，“轰”地一声，血液仿佛在全身炸开了！这一刻，忽然无法忍受看到他，忽然无法忍受自己总是这样狼狈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脑中一片空白。

尹夏沫用力从他怀里挣脱，推开他，踉跄地向前飞跑，不，她不要被他看到，她宁可在千万人的面前丢脸，也不要被他看到！浑身血液都充满了羞辱的感觉，耳膜轰轰作响，径直向跑去的她没有看到有辆车正发疯般地冲过来，也没有听到开车的十六岁女孩子正探出头疯狂地喊着——

“尹夏沫！去死吧！”

“夏沫——！”

珍恩惊恐地大喊！

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眼看着那辆车以子弹般的速度向尹夏沫猛撞过去！

就像一场梦……

白花花的阳光里，尹夏沫看着狰狞猛兽般向自己扑来的汽车，是无法醒来的噩梦吧，纵然用尽了努力向上走，纵然用尽了努力去拿那些想要的东西，终究只是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啊……

眼瞳空洞如琥珀色的玻璃。

她怔怔地站着。

强烈的疲惫感使她的脚趾都无法移动……

突然——！

她的腰被紧紧箍住……

一双胳膊将她紧紧拥到怀里……

重重摔滚出去……

她的脑袋被紧紧塞进他怀里，无法呼吸，他用全身将她护住，紧紧地保护着她，然后，重重地摔出去！四周无数的惊声尖叫仿佛轰然而至的海浪，在冰凉刺骨的海水中，那已经习惯了寒冷黑暗的心底，当突然被紧紧地抱住呵护住，那一丝温暖竟然刺得她心尖都痛了……泪水悄悄滑落，她闭上眼睛，疼痛感将她最后一丝神智撕碎……

那噩梦般的黑暗里……

她无法睁开眼睛，痛苦和疲倦如潮涌的海浪般向她阵阵袭来，仿佛是一个黑洞，深不见底的黑洞！身不由己地旋转着，却毫无力气逃离，黑洞狰狞着狂笑着将她吞噬，眼前一片漆黑，她开始哭喊挣扎，不要，她不要，她要活着，她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掉过去所有的努力……

在黑暗中……

只有一双温热的手臂紧紧抱着她，恍若是最后一丝光明的力量……

救我……

她无声地喊着……

喉咙如此干哑，痛苦中的她无法发出丝毫声音，可是，神智却渐渐清明。她知道那是谁，当 he 从身后抱住她的那一刻，她就知道是他，是他的气息，是那从未改变过的固执的双臂……

痛苦的黑雾在眼前渐渐散去。

虽然疼痛依旧如大锤般敲打着她的头部，可是她发现自己并没有死，然而，却有一种比死亡更加恐惧的感觉让她突然间无法喘息，世界被抽离成空洞，那双温热的手臂从她腰间慢慢滑落……

她窒息地回头看去……

鲜血从欧辰的身体里泉涌般流淌而出，他苍白失神地望着她，眼底的冰绿色一点一点散去，渐渐透明成无色，鲜血泛着气泡从他嘴角汩汩流出……

鲜血流淌成河……

他最后的呼吸消散在空气里……

漫天血雾……

她跪在他冰冷的身体前，身体不停地不停地颤抖，世界是白花花的混沌，身体不停地不停地颤抖，她的喉咙咯咯地抽搐着，心底却是一片白色的死寂。跪在他逐渐冰冷的身体前，她恍若也死了，全身麻麻木木，眼前的世界渐渐由白茫茫变成鲜红……

血一般的鲜红……

“啊——！”

痛苦地睁大惊恐的双眼，尹夏沫满额惊汗地从病床上弹坐起来，心脏的剧痛让她喉咙一甜，一口血险些呛咳出来！

她呆坐几秒。

一时间不知是真是幻。

忽然觉得右手被什么握着，猛地扭头看去，只见欧辰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仿佛没有呼吸，仿佛已经死去，握着她的那只手冰冷冰冷……

“辰——！”

如同五雷轰顶，她死死捂住嘴巴，梦境中的一切让她失去了理智，胸口又是一阵剧痛，口内翻涌出一股鲜血的腥气！

“你喊什么！少爷需要安静！”

沈管家站在欧辰的病床边，压抑着火气低声说。

安静？……

耳膜轰轰的巨响中，尹夏沫痛成一团的神智里被这句话扯出一抹清醒，渐渐感觉到欧辰握着她的手指有着紧紧的力道，而他的胸口也有着浅浅的起伏。

她勉强将口中的血气咽下，颤抖着问：

“他……还活着？”

“当然！”

沈管家不悦地瞪着她。

当少爷将她从飞撞过来的汽车前救出，当少爷用身体护住她，自己却被擦身而过的汽车撞伤昏迷时，五年前的悲剧仿佛再一次在他面前上演。如果少爷出了什么问题，他一定不会放过尹夏沫！沈管家悲愤地想。

她是少爷的梦魇。

她是少爷生命中的诅咒。

他原本不想让少爷跟她再有任何牵涉，然而少爷即使在昏迷中依然紧握她的手不肯放松，便只能让她和少爷合躺在并在一起的病床上。

浓重的放松和无力感将尹夏沫包围……

她忽然再也无法坐稳，就像用来支撑全身重量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被抽去了。嘴唇苍白失

血，慢慢地，她将背脊倚在病床床头，克制住身体那疲倦的下滑。

如果他出了事……

如果他为了救她而出事……

突然，她左手一紧！

她连忙睁眼看去， 只见病房青白的灯光下，欧辰的面容有种骇人的苍白。他双唇抿紧，眉心紧紧地皱着，昏迷中开始无意识地低喃呻吟，似乎挣扎着想要醒来，然而噩梦伸出冰冷的手扼紧他的咽喉，他不安地痛苦地在病床上颤抖。

他的左手受伤了，被绷带重重包扎固定起来，额头也缠上白色的绷带，可能是在护住她摔倒时头部受到重创。从天色来看，他大约已经昏迷至少五六个小时了。

“欧辰……”

她紧张地反握住他的右手。

“少爷……”

沈管家焦急地俯身。

脖颈处满是梦魇中的汗水，欧辰痛苦地低喃呓语着，突然，他身体如被电击，冰绿色的眼睛猛然睁开，眼瞳深处有种无以明状的茫然和悔痛。

“少爷！”

见到少爷苏醒，沈管家急忙按铃唤医生来。

尹夏沫的手指颤抖了一下。

她紧紧咬住嘴唇。

医生和护士进来病房，一阵忙碌之后，医生在病例卡上写下记录，宽慰地告诉沈管家，病人除了腕部骨折外，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大的损伤。而尹夏沫并没有受任何伤，只是太疲倦了所以才会昏睡。

医生和护士离开了。

病房里重新恢复安静。

“少爷，您好好休息……”

沈管家声音哽咽，恭敬地为少爷掖好被角，不敢让少爷看到他一双老眼中激动暗涌的泪花。

“……”

欧辰渐渐从噩梦中恍过神来，有种奇异的神情让他的眼神从涣散变得幽亮，他慢慢地看向自己的右手，然后顺着她的手臂看向她，他吃力地想要坐起来，然而太过虚弱的身子使他又重重跌了下去。

“欧辰！”

尹夏沫惊慌地扶住他。

她望着他，那双黯绿沉痛的眼睛也正望着她，眼底那深深的疼痛，恍若穿越了五年的时空，如匕首般刺得她胸口一阵剧痛！

欧辰淡漠地闪开她的手。

尹夏沫微怔。

他倔强地靠自己的力量坐起身体，然后沉默片刻，说：

“沈管家，你出去一下。”

“可是……”

沈管家很犹豫，看看少爷，又看看尹夏沫，无奈之下还是只有走了出去。

病房的门关上。

房间里只剩下她和欧辰两个人。

“你……还好吗？”尹夏沫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关切，“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手会不会很痛？”

欧辰冰冷地沉默着。

她心中暗叹，视线低垂，落在欧辰被白纱布重重包扎的左腕上。

气氛寂静。

时间仿佛被黑夜凝固了。

欧辰的目光沉黯痛楚地在她面容上流淌，他胸口有不平稳的呼吸声，深深地凝视她，那凝视的神情如此之痛，恍若他还在噩梦中，五年的时光一直窒息在噩梦中。

尹夏沫皱眉。

有种强烈的窒息感让她忍不住抬起头来，目光处，欧辰神情中的黯痛神伤使她骤然惊栗！很久很久以前，那晚的樱花树下，似乎她见过同样的伤痛……

“你……”

她惊疑地问，隐隐的念头一闪而过。

欧辰的眼眸却迅速冷漠下来，所有的情绪掩藏在黯绿色的眼底，他不带任何感情看着她，声音平板地说：

“安卉妮说的是真的吗？”

尹夏沫惊怔，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在这个时刻同她谈论公事。半晌，她低声说：

“你应该好好休息。”

“回答我。”

欧辰面无表情，仿佛他没有因为保护她而受伤，仿佛这不是医院的病房而只是毫无任何私人感情的办公室。

她微微皱眉，回答说：

“……不是……”

“你和凌浩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冰冷地凝视她。

“合作拍戏的关系。”

“一点暧昧也没有？”

“没有。”

“在酒店里睡衣引诱……”欧辰瞳孔抽紧。

“是安卉妮编造出来的。”

“她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出来？”一句紧接着一句地问，他的声音里透出如冰的冷漠。

“……”听着那语气里的冰冷和不信任，整个人仿佛被冰冻住，她的心渐渐沉了下来，



口气也不由得变得僵硬起来，不知不觉恢复成平日里那个淡漠的尹夏沫，说，“也许是她不甘心戏份被减少。”

“如何使我相信你？”

“.....”

她微怔，黯然，眼前又出现了那疯狂的一幕，推拉她叱骂她的人群，扔到她脸上的鸡蛋.....

“你是否相信，我并不在意，哪怕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她平静地说，心底却泛起淡淡苦涩。

欧辰瞪着她。

然后眼睛黯淡下来，受伤的左手传来一阵尖锐的痛楚。

“我会派人调查。如果你说的属实，你的事情，公司会想办法解决。如果.....”欧辰眼神淡漠地看她一眼，才继续说下去，“从明天开始，公司会派出六个保安全天保护你，不会再发生今天的事情。你走吧。”

“沈管家。”

随着欧辰的低喊，病房的门应声而开，沈管家的身影恭敬地出现，他对欧辰鞠躬说：

“少爷有何吩咐。”

“送尹小姐回去。”

欧辰淡漠地说，仿佛她只是公司里陌生的职员。他沉默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直到脚步声走出去，直到病房的门再一次被关上，他才慢慢闭上眼睛。

病房的门在尹夏沫身后关上。

她怔怔站在走廊里。

孤单的影子空洞地斜映在地面。

她站了很久很久.....

嘴唇微微发白，如海水般冰凉的疼痛缓缓淹没她的心脏。也许，这就是属于她的命运吧.....

\*\*\* \*\*

在安卉妮宣告与凌浩分手并且退出娱乐圈的这段时间，两人过去交往的甜蜜片断被网络和各媒体翻找出来，从相识到绯闻到手拉手在公众面前大大方方地承认，相爱的两年间，安卉妮和凌浩留下了无数美好的画面，如今每个画面却都引起了fans们伤感的泪水。

安卉妮为情所伤，连续几日无法吃下食物，被送入医院急救。当各媒体登出安卉妮躺在病床上憔悴神伤的模样后，公众的愤怒再次爆发了！

随着安卉妮fans示威请愿的不断升级，尹夏沫事件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纯爱恋歌》剧组不断收到各种可怕的“礼物”，有上千观众的签名抗议血书、有被撕碎的尹夏沫海报、有剪下来杂志上的字拼成的威胁匿名信，居然还有人将血淋淋的死鸡装在纸盒里寄过来。制片人无奈之下，试图请编剧修改剧本，让尹夏沫饰演的冰瞳迅速死掉，以缓解民愤。但是编剧钟雅却拒绝修改，她说这是她认为最合适的故事发展，如果制片人觉得不合适，可以另请高明。《纯爱恋歌》的拍摄顿时陷入僵局。

与尹夏沫同公司的薇安和姚淑儿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请求公众不要太冲动，事实的真相也许并不象外界传闻的那样不堪。薇安维护的立场又引起了安卉妮fans们

攻击，纷纷叱骂，曾经与经纪人闹绯闻的狐狸精果然与尹夏沫是一路货色。薇安大怒，引发一波新闻焦点。

然而在事件的发展愈演愈烈的形式下，被指责的当事人尹夏沫却始终躲避着媒体，有传言说她曾经在公司门口被安卉妮的 fans 们围攻，公众拍手称快，但是因为没有被媒体正式披露出来，所以公众也始终无法辨清消息的真假。同时，凌浩也迟迟没有露面，对安卉妮爆出的内幕毫无表态。

事件从始至终都是安卉妮一个人在说话，渐渐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冒了出来，事情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直到周六晚上。

各媒体突然接到通知。

尹夏沫和凌浩将于当晚 8 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各种传闻。

消息传出来后，公众轰动了！

所有的媒体都派出记者赶往新闻发布会现场，各电视台的娱乐频道改动了原本的节目安排，纷纷插播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情况，网络上的各大网站也全程实时转播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各商场的电视机和街头的大屏幕也将频道锁定在新闻发布会的播出……

晚上七点五十分。

新闻发布会现场热气翻涌，几十个保安维持秩序，将记者们拦到黄线之外。无数的记者们将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互相交头接耳，大厅里人声鼎沸，挨着的两人也必须大声呼喊才能听到。发言席上空空荡荡，尹夏沫和凌浩还没有到，桌子上已经摆满了标有各家媒体 logo 的话筒，无数摄像机已经架好机位，对准发言席。各媒体记者们边好奇地互相猜测这次新闻发布会将会说些什么，为什么凌浩和尹夏沫会同时出现，边焦急地看着时间。

七点五十五分。

新闻发布会大厅的侧门打开，在保安的护送下，凌浩和尹夏沫以及双方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进入会场。无数闪光灯如星海般闪烁，记者们如洪水般蜂拥上前，场面一度失控，保安们早有防备，连忙把记者们推回到黄线之后。凌浩和尹夏沫进入发言席坐下，闪光灯疯狂地对两人拍照，刺眼的白光使得两人微微眯起眼睛。

同时。

各家各户的人们围坐在一起看着电视，网友们盯着电脑屏幕上实时转播的画面，路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向街头竖立的大屏幕里正在播出的新闻发布会。

屏幕里。

凌浩神情有些憔悴，他似乎变得沉默寡言了些，没有面对镜头露出招牌式的灿烂笑容，帅气阳光的面容里透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忧郁。

尹夏沫坐在他的身边。

她穿着蓝色的晚装，神情淡静温婉，在星海般闪烁的闪光灯下，她的眼睛澄静如水。面对各种各样不堪的传闻，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竟然有种无法逼视的高贵气质，纯洁得令人不敢亵渎。

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

大厅里一下变得安静无声,所有的记者都有看向前面的发言席.珍恩坐在大厅的角落里默默的祈祷事态能够发展顺利.

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先是按照惯例感谢各媒体记者在百忙之中赶到,介绍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的成员,然后将后面说话的时间交给了欧华盛经纪公司的宣传经理采尼.

"最近流传着一些关于鄙公司艺人伊夏沫的不实传言,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今天召开本新闻发布会就是为了澄清事实."

采尼面对众记者沉声说:"在拍摄《恋爱纯歌》剧集过程中,伊夏沫小姐和凌浩先生因为公作关系而认识,两人之间的交往只建立在拍戏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私人感情."

“轰”

震惊之后,每个记者都半信半疑,争先恐后的发出质疑,每个人都拼命提高声音,大厅里顿时喧闹得什么也听不清楚.

这世道,新闻发布会多了,每个明星对于自己的绯闻丑闻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鬼知道是真是假.但对记者而言,他们更关心什么话题更有新闻价值.

“请大家安静,一个一个提问!”主持人立刻对着话筒喊说:“第一个问题先请《橘子日报》的记者发问,其它记者请安静!”

“你知道安卉妮和凌浩交往多少年了?”《橘子日报》的记者单刀直入的问.

“知道.”伊夏沫回答.

“那你介入安卉妮和凌浩感情之间的目的是什么?是被凌浩吸引?还是因为……”

记者暧昧的停了下来,其它的记者们也关注着伊夏沫的表情.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伊夏沫的胸口起伏了一下,面对着所有的记者们,凝重而又认真的说:“过去我从未介入安卉妮和凌浩之间,以后也绝不可能。”

所有的记者们怔了怔,然后迅速的把犹豫抛在脑后.

“那么你与凌浩的关系,对你的戏份突然被增加为第一女主角产生了什么影响?”另一个记者狡猾的下圈套.

“我和凌浩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伊夏沫皱眉.

“单纯的合作关系为什么会导导致安卉妮宣布和凌浩分手并退出娱乐圈?你会因为自己伤害了安卉妮而感到嫌意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想知道原因,请向她本人提问!”

“可是,她说是因为你“无耻”的引诱凌浩,所以她....”

记者的担问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直接.

太过份了,

太过份了——

珍妮恼怒的想从座位上冲出来,将那些刻薄的记者们的话筒统统摔在地上狠踩几脚!

只不过是安卉妮的一面之词,为什么那些记者就像眼睛瞎了一样,全都相信安卉妮,对夏沫提出这么过分的问题.或许他们只是喜欢丑闻罢了,哪怕是将一个清白的人卷进丑闻里,只要轰动,只要有新闻,他们才不管什么真相与事实.

记者们依然不依不挠的继续攻击——

“你有没有试图引诱凌浩？”

“没有”

“你特意将凌浩约到酒店，身穿透明睡衣出现在他面前，试图引诱凌浩，你对此又做何解释？”

“我的衣柜里从来没有透明睡衣。”伊夏沫淡淡的笑了笑，“睡衣我偏爱纯棉的布料，而且如果我出入过该酒店，应该会有记录，你们可以去调查。”

“哦，你的意思是安卉妮在撒谎咯？”记者挑衅的问。

伊夏沫的眼珠清澈，“安卉妮是否撒谎，我不想评价，但是我没有做过她指控的那些事情！”

“如果你没有做，那安卉妮为什么要指责你？”记者言语犀利。

“这个问题你问她比较合适。”

.....

在如此长时间的一问一答间，伊夏沫始终回答得从容得体，情绪不温不火，记者们在心里掂量了一下，觉得夏沫那里难以突破，转为一窝蜂的对凌浩发问。

“你认为伊夏沫接近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跟安卉妮已经正式分手了吗？”

“为什么你会为了伊夏沫而放弃对安卉妮两年多的感情？”

“安卉妮被送到医院抢救，你听说了吗？你到医院看望过她吗？”

“你和安卉妮的 fans 们对你抛弃安卉妮表示强烈不满，宣称如果你离开安卉妮，将从此拒绝你的一切演出，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安卉妮的闺中密友暗示如果你离开伊夏沫，安卉妮可以考虑与你重修旧好，你会做出什么选择？”

.....

连珠炮般的问题向凌浩提出。

珍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她们联系了两天才找到凌浩，一开始他只是对夏沫说抱歉，却拒绝了夏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请求，只是不断的说抱歉，声音听起来很累！

夏沫打算另想办法，然尔对夏沫的内疚让她无法死心。

她每隔十分钟给凌浩打一次电话，他将手机关机后，她又守在他家的家门口，整天在半夜三点钟等到了他。

不知道是否她又骂又哭长达三小时的哀求行动最终打动了他，今天 中午凌浩突然打电话来说他同意参加新闻发布会。

可是----

他会说些什么呢？

万一他和安卉妮真的是一伙的，

她求得凌浩参加新闻发布会，会不会反而害了夏沫呢？

珍妮硬生生打了个寒颤。

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约而同的竖起耳朵听着，连行色匆匆的路人也忍不住驻足，看着

街头的大屏幕，这时间铺天盖地的焦点话题都是安卉妮`伊夏沫和凌浩的三角恋。这三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已经吊足了世人的胃口。

然而看着伊夏沫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丝毫没有传闻中那种狐狸精的样子啊，她高贵沉静，从容淡定。

特写镜头中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干净毫无杂质，让人不由得开始怀疑安卉妮所讲事情的真实性。

现在----

就等凌浩的回答了。

闪光灯此起彼伏的闪烁。

凌浩长久的沉默着，淡黑的眼圈显示出睡眠不足的痕迹，两腮有暗表的胡须，昔日阳光灿烂的感觉在他身上消失了，仿佛有重后果的阴影笼罩着他！

因为他的沉默，

新闻发布会大厅的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记者们都屏住了呼吸，捕捉新闻多年带给他们的职业敏感提示着他们：凌浩说出来的话会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记者们

记者们纷纷握紧手里的话筒，录音笔和相机，屏声静气的等候着。

指尖冰凉冰凉，伊夏沫而对着摄像机镜头保持着淡然的神态，挺直的背脊因为长久的等待而有些僵硬了，良久没有听到身边的凌浩的任何声音，她也忍不住轻轻侧头看向他。

“我和伊夏沫，

凌浩吸了口气，他闭上眼睛，面对着话筒，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将真相告诉公众。

这时-----

新闻发布会大厅的门突然被推开！

----两个记者扭头看去。

“啊”

顿时大惊！

震惊的声音让更多记者扭过头去！全场哗然。

没人再顾得上凌浩要说什么，所有的记者都兴奋的举起话筒和照相机，乌压压向洪水般向门口冲去~

门口那苍白羸弱的人影----

正是----前几天因为病重被送入医院的-----

安卉妮

在记者们的后面，发言台上，凌浩震惊地猛然站起！尹夏沫看到凌浩忘形的举动，心里一沉，忽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吃惊地张大嘴巴，天哪，这是拍电视剧吗？绯闻中的三个主角居然齐齐亮相在新闻发布会中！也太精彩了吧！人们兴奋地放大电视声音，从网上看现场直播的网友们险些把眼睛凑到电脑屏幕上。

安卉妮站在大厅的门口。

她身上还穿着医院的病服，苍白消瘦，整个人足足瘦了十几斤的样子，有种令人怜惜的凄美。她痴痴地站着，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包围过来的记者们，凄楚的眼神在大厅里失魂落魄地寻找着什么，忽然，她定定地看着前方发言席上的凌浩！

记者们赶忙闪出一条路给她！

闪光灯疯狂地闪动！

各电视台的摄像机也迅速调整了几台对准她！

安卉妮虚弱地向凌浩走过来。

她眼中盈满泪水。

泪水滑下她的面颊，心碎的，悲伤的，歉疚的泪水，她颤抖着走向凌浩，泪水无声的滑落，全场寂静无语，静得仿佛可以听见泪落的声音。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阿浩……”

安卉妮流泪走到凌浩身前，她低低地说，泪水中的歉疚和痛苦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之心碎。

凌浩受惊地跳起来，慌乱地扶住她：

“卉妮！你怎么了？”

“我以为……你已经变心了……我以为她用肮脏的手段骗走了你的心……可是，我刚刚才知道……”安卉妮泪中带着微笑，晶莹的泪水从她的睫毛扑簌簌滚落，“……原来你还是爱着我的……在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对吗……对不起……我不该不信任你……”

“卉妮……”

凌浩茫然地看着她，好像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既然是我误会了你……那么就让我将事情解决好了……”安卉妮含泪微笑着，笑容虚弱而美丽，她吃力地从凌浩身边绕过，走到尹夏沫身前。

尹夏沫站起身。

她暗自警惕，神情淡然地望着安卉妮。

精彩极了！

绯闻两大女主角正面对决！

记者们对着前台发言席上面对面站立的安卉妮和尹夏沫拼命拍照！太棒了！往后一个月的八卦题材都有了！

“尹小姐，我和阿浩的感情不是你可以破坏的……”

安卉妮轻轻吸气，努力不再流泪，睫毛却依然湿漉漉的楚楚动人。

“……当我刚才在医院里收到他派人送来的结婚戒指和信，终于明白以前都是我误会他了。我打算答应阿浩的求婚，虽然你三番四次地引诱阿浩，但是既然我还是幸福的，那么，我愿意原谅你……”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和电脑前的网友们不知不觉动容了，眼看着相恋已久的情人破镜重圆，善良的安卉妮不但没有叱骂第三者尹夏沫，反而宽容地原谅她。

好感人啊……

刺眼的闪光灯中。

尹夏沫看一眼凌浩，见他茫然无措地站着，心中暗叹，又望向泪眼盈盈的安卉妮。她打量着安卉妮，目光不经意地瞟到了安卉妮手指上闪闪的钻戒。

“恭喜你。”尹夏沫淡然微笑，“这就是凌浩刚刚派人送你的结婚戒指吗？很漂亮。”

安卉妮一怔，原以为尹夏沫会急着辩驳，想不到居然会是这种反应。错愕之下，她露出幸福的神情，羞怯地看着凌浩，说：

“是的，这就是阿浩刚刚送给我的。”

摄像机立刻摇近特写安卉妮的手指。

小小的百合花造型。

璀璨的钻石。

非常别致的钻戒

“是吗？”尹夏沫想了想，回忆说，“可是一个月以前，在拍摄《纯爱恋歌》第三集时，你饰演的彩娜过生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好像就是这个钻戒吧。”

安卉妮大惊。

她勉强笑着说：“是阿浩买了相同款式的。”

“我记得那钻戒是珠宝商赞助的，为了表示对《纯爱恋歌》和对你的喜爱，特意做了一枚造型独一无二的戒指。”尹夏沫淡淡微笑。

满场哑然。

记者们面面相觑。

安卉妮额头沁出冷汗，她定了定神，解释说：“可能是我记错了，抽屉里的戒指盒子太多，不留神就弄混了。”

“戒指弄混没有关系，”尹夏沫对她说，“可是很多事情还是不要记错比较好。比如说，我从来没有跟凌浩有过私人接触，甚至两人没有单独出去吃过饭，你怎么可以记错成我试图接近他呢？”

“你……”安卉妮僵住，半晌，她嘴唇苍白地说，“你到底想说什么？既然存心引诱阿浩，为什么你又不承认？如今知道做第三者会被人鄙视，所以你害怕了，想要否认了对吗？你既然有在酒店引诱阿浩的勇气，就应该有敢作敢当的勇气……”

“酒店？”尹夏沫皱眉，“你说的酒店是哪一家？那天是几月几号？”

“记不清楚了……”

“那么，会不会你也记不清楚‘酒店’里那个人究竟是谁了呢？”尹夏沫淡笑，眼底闪过嘲弄的光芒。

这是怎么回事？

记者们错愕地怔住，为什么好像是安卉妮在撒谎呢，说话漏洞百出，神情也开始越来越不自然。

珍恩抚住胸口，终于从快要气死的边缘重新活了过来。天哪，安卉妮真是可耻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难怪是偶像剧明星，演苦情剧的功力果然一流！嘿嘿，不过她的夏沫也不是好欺负的，轻轻几句话就将安卉妮虚伪的表现完全揭穿了！

安卉妮虚弱地颤抖。

她面色苍白，似乎即将晕倒的样子，身后的凌浩扶住她，她泪眼盈盈瞅着尹夏沫，低泣说：

“为什么还要狡辩呢？你究竟有没有引诱阿浩，大家心里都有数。原本打算原谅你了，既然你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我也无需再为你留情面。”

安卉妮回头。

眼神幽暗，紧紧盯着凌浩。

“阿浩，你来说，尹夏沫究竟有没有屡次地引诱你？”

全场屏息！

各家各户的电视机前。

电脑前。

街头的大屏幕前。

所有的人们都屏住呼吸

凌浩尴尬地沉默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内心反复不断地挣扎撕扯，良知让他看向尹夏沫，她正淡然地凝视着他，眼神平静却隐隐透出不屑，他脑中轰然，羞愧感顿时使他避开她的眼睛。

安卉妮虚弱地在他怀里。

紧紧抓住他的衣袖，就好像是紧紧抓住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安卉妮脸色苍白，绝望恐惧哀求让她的眼睛有种临死般令人心惊的脆弱。

凌浩知道……

她的前途，她的名誉，她辛苦多年挣下的一切，全都在他的回答里了……

“对不起，夏沫……”

仿佛突然苍老了十岁，凌浩回避着尹夏沫的目光，声音沙哑无力，在新闻发布会大厅轻轻回荡。

“我不能伤害卉妮……”

“阿浩……”

安卉妮流下幸福的泪水，深深依偎进凌浩的怀抱，如电影中悲喜交加的浪漫镜头般紧紧拥抱住他！

凌浩呆滞地站着。

虽然不认可卉妮的做法，也为此跟卉妮争执甚至冷战，但是以往两年多的感情，如果说实话的结果必然会毁掉卉妮，他……又能怎么选择呢……

尹夏沫的心直直地沉了下去。

---



全场震惊！

果然是尹夏沫引诱凌浩！记者们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刚才尹夏沫同安卉妮对话时，他们差点就以为是安卉妮在撒谎了！既然凌浩亲口承认了是尹夏沫引诱他，那么事情就已经完全清楚了嘛！

电视机前面的人们有点茫然。

分明是凌浩已经默认是尹夏沫主动引诱他，可是为什么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尹夏沫！刚才你是在撒谎吗？凌浩刚刚亲口承认是你三番四次地引诱他，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你会不会考虑退出娱乐圈？”

“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你仍然坚持不向安卉妮道歉吗？”

“请问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你当面被阿浩拒绝，阿浩选择了卉妮，你是觉得羞愧呢？还是痛苦？还是愤怒？”

“.....”

“.....”

新闻发布会大厅爆发出狂风暴雨般的提问，记者们涌上前来，突破了保安的拦阻，重重将尹夏沫包围起来，将她挤在中间，枪弹般向她提出各种各样攻击性的问题！

采尼大叹，眼看就要扭转过来的形势居然就这样被破坏了，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夏沫纵然再镇定聪明也很难反盘了。其实召开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胜算全部都在凌浩身上，而他一旦认同的安卉妮的说法，夏沫将会彻底处于百口莫辩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心急如焚，但也毫无办法可想。

珍恩快要气死了！

无耻的安卉妮！无耻的凌浩！诅咒他们！他们会为自己撒的谎而受到惩罚的！看着夏沫被那些记者们包围起来，她再也无法在座位上坐下去，就在她要冲向夏沫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清斥！

“不能伤害安卉妮，所以就选择不说出真相吗？！”

被记者们蛮横地包围拥挤着，尹夏沫略带怒意的声音却从嘈杂的环境中清晰地传出。她直直盯着被人群隔离出去的凌浩，眼神冷漠，透出不认同的薄怒。

“你以为，一声对不起就可以将事情含糊过去，就可以帮助安卉妮隐瞒真相，就可以使我甘愿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了吗？”

尹夏沫的心渐渐冰凉。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就再也无法保留情面了。她挺直背脊，不屑地将目光从身体僵硬的凌浩身上移开，然后冷冷望向故作镇定的安卉妮。

“安卉妮，虚荣心对你而言，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

尹夏沫冷凛地说：

“因为没有低头哈腰到满足你的地步，就在化妆间对我的经纪人大打出手；因为拍戏时没有NG被导演夸奖，就引来你的嫉妒，被你借故连续掌掴；因为掌掴事件的恶劣影响，你的戏份被减少到第二女主角，你居然又捏造出我引诱凌浩的谎言吗？！”

记者们错愕地面面相觑。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距也太远了吧，可是，看尹夏沫倔强暗怒的表情，又一点也不象在演戏啊。

“你说什么？！”

安卉妮恼羞成怒，一时间忘记了刚才虚弱羞怯的模样，那尖声怒喝使得记者们统统吃了一惊！

“你是说我在撒谎？我嫉妒你？你有什么可被我嫉妒的？一个立足未稳的新人，你凭什么对我大呼小叫！”

她愤怒地走近尹夏沫。

“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你无耻地三番四次引诱阿浩，阿浩刚才也亲口承认了，你还想怎么样！不见棺材不落泪是不是？！”

“阿浩……”尹夏沫眼神淡淡的，“他在你心里是宝贝，可是在我看来，不过一个普通至极的演员。污蔑我引诱他，也要先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喜欢得上他。”

“你……”

安卉妮用手指住她，气得浑身发抖。

“好，既然说我引诱他，那就不要含含糊糊闪烁其辞，”尹夏沫眼底闪过寒光，紧紧逼视神情委顿的凌浩，沉声问道，“凌浩，我是怎样‘三番四次地引诱’？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做了些什么？请你清楚地说出来！”

“……”

凌浩脸色蜡黄，额头满是汗珠，仿佛正在生重病。

“请你说话！”

尹夏沫正声说。

“……”

凌浩困窘地回避尹夏沫的视线，似乎没有勇气看她。安卉妮又急又气，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恨得指甲掐进掌心里。

尹夏沫嘲弄地勾起唇角，说：

“如果你不说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刚才是因为不忍心一旦安卉妮卑劣的手段被揭穿，她将再也无法在娱乐圈立足，所以只能选择沉默，所以才对我说‘对不起’呢？”

“阿浩说‘对不起’是因为给你留一点情面，你居然还敢当面说谎——！”眼睁睁看着已经得到的胜利居然被尹夏沫一点一点扳回，安卉妮咬了咬牙，“我唾弃你这样的女人！”

她愤怒地挥起手掌——

重重向尹夏沫脸颊扇过去——！

“啊——！”

记者们倒抽冷气。

电光火石间，尹夏沫反手抓住安卉妮挥过来的手，然后，扬起右手——

“啪——！！！！！”

一记耳光响亮地打在安卉妮的脸颊上！

“说谎的是你。”

伴随着这记耳光，尹夏沫冷冷地回答她。

寂静。

满场寂静。

电视屏幕前所有的人们都惊呆了，张大嘴巴，呆呆地动弹不得

尹夏沫看着安卉妮脸颊上越来越红凸浮出来的掌痕，淡淡地想，上次是因为拍戏的缘故没有办法回手，难不成安卉妮就认为她天生只会挨打吗？

火辣辣钻心的疼痛使得呆滞的安卉妮终于清醒过来。

“你……你居然敢打我？！”

安卉妮惊怒，仅存的理智早已烟消云散，她挥舞着双手，向尹夏沫冲过去，然而却有人从身后将她拉住！她拼命挣扎也无法挣脱，根本无法接近尹夏沫，愤怒地扭头看去，那人却是凌浩！

“放开我！！”

安卉妮尖叫着，双腿对着凌浩又踢又踹！

她知道！阿浩对尹夏沫心动了！否则拍戏的时候阿浩不会对尹夏沫露出那种神情！虽然阿浩坚决地否认，但是她就是知道！否则阿浩不会不但不配合、反而阻拦她如此完美的计划，她一定要赶走尹夏沫，将尹夏沫臭名昭著地赶出娱乐圈！

场面完全失控！

有的记者惊诧于安卉妮疯狂的表现，有的记者吃惊于尹夏沫居然敢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掌掴安卉妮，顿时新闻发布会大厅仿佛炸了锅，喊叫声、惊叹声、质问声吵翻了屋顶！

“尹夏沫！你居然打人！”

记者们惊恐地问，第一次见到居然在众目睽睽下动手的女明星，太惊悚了！

“是她先动手。”

尹夏沫淡然地陈述事实，脸上平静，胸口的起伏却悄然泄露出她激动的情绪。终究没有克制住啊，她暗自苦笑，五年的磨练竟仍没有将她性子中的火气完全磨掉。也许她会输了这

场，可是，呵，她不后悔给安卉妮的这一巴掌。

“是你！！是你先动手！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女人！”

安卉妮尖叫，狂怒让她体内生出惊人的力气，竟然硬生生挣脱了凌浩的束缚，再次冲到尹夏沫面前，厉声怒喊：“你说我撒谎！你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自己！有本事你说啊！说啊！”

“……”

尹夏沫咬紧嘴唇。这荒诞的世界，一个莫须有的可耻的谎言，居然需要证据才能推翻吗？

“说啊！你有什么证据！”安卉妮见她无语，顿时得意起来，狠狠地瞪着她，趾高气扬地叱骂，“怎么样？！说不出话来了吧！可见你就是撒谎！撒谎的一直是你！”

“我……”

尹夏沫气得脸色变白，一时间竟真的想不出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她没有引诱过凌浩！

“我就是她的证据。”

温柔美好如夜露的声音，那声音如此好听，仿佛有着震慑人心的魔力，让时空在刹那间凝固如同水晶般璀璨透明。

尹夏沫惊怔！

那么熟悉却绝不可能的声音……

她震撼地——

转头看过去——

激动的情绪还来不及从安卉妮的脸上消失，她惊愕地向那个声音的方向看去，呆住，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满场记者们呆怔地望向新闻发布会大厅门口，当他们看到那所谓“尹夏沫的证据”时——

轰——!!!

仿佛有原子弹在大厅里爆炸了!!

那人…

那人竟然是——

新闻发布会大厅的门口。

无数的话筒、无数的摄像机、无数的闪光灯，如众星捧月般，无数记者激动兴奋地簇拥着一个身影走进来。仿佛全世界所有的光芒聚集在那人身上，当他一出现，世间万物都淡化成阴影，明亮耀眼得只有他美丽如夜雾的眼睛、夜风般温柔微笑的唇角……

HBS 的记者举着话筒紧紧地追在他的身边。

“夏沫——是我的女朋友。”

那人微笑着在世人面前宣布。

洛熙——！

是洛熙——！

因为《战旗》正在日本拍摄的洛熙居然从天而降般出现在尹夏沫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而且刚才洛熙说什么？！

尹夏沫……

是他的女朋友——？！

新闻发布会里所有的记者们惊呆了！

当洛熙神话般突然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电视机前、电脑前、街头前商厦里的人们全都惊奇地睁大眼睛，无法呼吸，不敢相信地盯着屏幕里神采万千的洛熙！

洛熙……

是洛熙啊！！

天哪，高贵俊美的王子洛熙居然也出现在这个超级戏剧化的新闻发布会里？！

乌压压的记者人群震惊地让出道路。

洛熙走到尹夏沫面前，含笑凝望她失神惊怔的面容，宠溺地伸手揉了揉她的发顶，然后屏息，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

当着无数的记者。

当着摄像机镜头。

当着所有的世人。

洛熙轻轻将尹夏沫拥入怀中，直到她的身体从惊怔的僵硬变得渐渐放松柔软下来，直到感觉她已经明白他要做什么，他才温柔地放开她，在她的额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

然后——

他歉疚地对她说：

“不要再顾虑重重，我无法忍受让你承受这样多的委屈……就让我们公开吧……”

尹夏沫心中又酸又涩，隐约知道他想做什么，满怀感动中，却渐渐闪过自从重逢以来一次一次受他帮助的画面。不可以，这是她的事情，不能够将他牵涉进来！

“洛熙！”

她匆匆抓住他的手，试图打断他。

“我们正在恋爱中。”

洛熙坚决地反握住她的手，面对星海般闪烁的闪光灯，微笑着宣布。记者们目瞪口呆。洛熙温柔地拥住尹夏沫的肩膀，两人亲密地站在一起，象童话里俊美的王子和纯洁的公主，无数闪光灯的星芒耀眼地点缀闪烁在两人周身，画面美丽得不可思议。

安卉妮面色惨白。

她的身子晃了晃，额头顿时布满虚汗，她慌乱失措地左右看看，只见所有的记者们都惊

叹地望着相拥而立的洛熙和尹夏沫。怎么会这样？！怎么……怎么会这样？！

“在日本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原打算立刻赶回来澄清事实，公开我和沫沫的关系。是沫沫怕影响我的事业，电话里反复劝阻，说她很坚强，可以自己揭穿那些谎言。然而，不能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将她陷于孤单无援的境地，哪怕是为了保护我的事业……也不可以！所以，决定从日本飞回来向大家宣告，沫沫和我正在恋爱！”

洛熙呵护爱怜地拥紧尹夏沫，低头对她微笑。然后抬起头，看向旁边脸色愈来愈惨白的安卉妮，他似笑非笑地说

“安卉妮，沫沫怎么可能会放弃我，而去‘引诱’你的凌浩呢？”

“……”

安卉妮脑筋乱作一团，面色惨白如纸，冷汗涔涔地从她脸上滑下，看起来又滑稽又可笑。

“你对沫沫的诽谤，我将会交给律师去处理，明天你就会收到律师信。”洛熙勾起唇角，笑容和煦，“到了法庭上，你会看到很多证明你撒了谎的证据，也会看到很多证明沫沫清白的证据。”

全场皆惊！

所有记者目瞪口呆地望向安卉妮，只见她面色惊恐，张口结舌，满额虚汗，神情委顿。这一刻，安卉妮的肢体语言已经将事实说得一清二楚了。

望着电视屏幕里的安卉妮。

所有的人们都怔怔地，脑子里终于渐渐明白过来事情的真相。

原来是这样啊……

安卉妮为了挽回掌握事件中的不良影响，为了挽回即将被修改的戏份，才会孤注一掷地陷害尹夏沫……

而凌浩出于旧情，为了不毁掉安卉妮的事业却选择用谎言牺牲掉无辜的尹夏沫，所以他才会含糊不清地说对不起他不能伤害卉妮……

“你……”

安卉妮哑声，眼白一翻，晕了过去。凌浩因为洛熙的突然出现而震惊失神，仓促间没有扶住安卉妮，她竟一头栽倒了地上！

从洛熙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那一瞬间。

安卉妮就彻底输掉了。

当绝美足以倾国倾城的洛熙和面色憔悴的凌浩站在一起，当洛熙温柔地拥住尹夏沫，当洛熙宣布两人的恋情，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安卉妮，以往的谎言如艳阳下的冰雪般自然而然地消融了。因为如果有哪个女孩子会舍弃洛熙而选择“引诱”凌浩，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希望大家能够祝福我和沫沫。”

摄像机镜头下，无数的闪光灯下，洛熙凝视着失神的夏沫，对她微笑，然后拥着她面对

世人，宣告般地说：

“可是就算没有祝福，我们也会永远在一起。”

夜晚。

星星闪耀。

街头站满了仰头凝望的路人们，在那高高竖立的巨大屏幕里，洛熙眼中闪动着柔和的深情，他含笑低下头，轻吻住尹夏沫的双唇，恍惚间，就像婚礼上那最圣洁的亲吻……

星光下。

美丽的绿蕾丝轻轻飞舞在手腕。

似曾相识的夜色，似曾相识的夜风，似曾相识的星光，而旧时景物却荡然无存。那个庭院，那棵樱花树，那方微凉的青石台，那些庭院角落里她每天洒水的花草，那些慵懒俏皮的笑容……

那天昏迷后，过往的记忆如剧烈的白光般撕裂着汹涌着回到他的脑海，不再是片断的记忆，不再是零星的闪回，所有的一切都想了起来！只是那份完整的回忆，给他的却是加倍的痛苦，他忽然宁可自己从不曾想起，就永远地失忆下去……的

原来——

失忆也是一种奢侈的幸福。而曾经努力去追寻的过往，竟弥漫着那样强烈的痛苦与背叛的气息。

在已变成一片商业区的昔日旧址上，欧辰沉默地站立着，左手依旧缠着绷带，夜色将他的身影映照成一尊孤独寒冷的雕像。他眼神冰冷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是命运的嘲弄吧，这片商业区竟然是由欧氏集团旗下的房地产公司开发的。

无法再回去了。

曾经的庭院，曾经的樱花树，曾经的青石台……

而如果能够回去……

五年前那种撕裂般的痛苦，他又能否再承受下来呢？

手机在夜色中响起。

深吸口气，欧辰压抑住心底的疼痛，让神情恢复成漠然，他看下来电号码，是采尼。站在如沧海桑田般面目全非的旧址上，听着手机里采尼兴奋的声音，他的眼神渐渐冰冷沉黯，夜的气息越来越浓地笼罩下来。

又是洛熙……

五年前的回忆与现在混乱地交织在一起，洛熙，这两个字是他命运中的诅咒吧……

欧辰的瞳孔紧缩成冰绿色的针芒。

如果没有洛熙的出现，也许她就会失败，就会退出娱乐圈。她，应该是他的，而不是什

么属于世人的明星。虽然这样的退出会暂时让她痛苦，可是在娱乐圈越深，将来她所遭遇到的痛苦也许会更大。等她习惯退出以后，他也自有办法证明她的清白，让安卉妮遭受恶果。但是，这一切又被洛熙再次破坏了。

“洛熙……”

欧辰冰冷地念出这个名字。

165

随着洛熙和尹夏沫恋情的公开，用瞠目结舌四个字来形容所有安卉妮 fans 的心情也许最为合适，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她们的想象。

从新闻发布会之后，各媒体的记者们开始严重怀疑安卉妮口中的尹夏沫“引诱”凌浩之说，每天电视的娱乐节目里、报纸杂志里，记者们都对安卉妮极尽嘲弄之能事。

安卉妮的 fans 们也开始半信半疑，虽然她们觉得凌浩也蛮帅的，可是，跟洛熙比起来差距显得那么大。既然尹夏沫正同洛熙交往，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都不太可能会背弃洛熙而对凌浩产生兴趣。

看到一边倒的舆论，安卉妮终于沉不住气了，她开始接受记者们的访问。当她再度楚楚可怜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记者们却不理会她的泪水和委屈，而是不耐烦地让她直接说出来“尹夏沫引诱凌浩”的证据。安卉妮吞吞吐吐，始终讲不出所谓的“酒店引诱事件”是发生在哪个酒店，被逼之下，她说自己当时心慌意乱

166

记不得酒店的名字了，只清楚地记得日期是一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左右。

记者们立刻对安卉妮所讲的那日情况展开地毯式的追查。调查之后发现，那日尹夏沫确实没有出现在拍片现场，不过，她整日都在编剧钟雅的工作室里，与钟雅讨论剧本。钟雅、钟雅的秘书一直和她在一起，她一直到深夜两点才离开。最可笑的是，凌浩那天确实在酒店定了房间，但是却临时有个重要的通告飞到外地做节目去了，根本不在当地，又怎么可能会和安卉妮一起出现在酒店里，遇到穿睡衣打算引诱他的尹夏沫呢？

公众哗然！

安卉妮的谎言已经清清楚楚了。

这真是娱乐圈有史以来最可笑也最荒诞的造谣事件！

安卉妮顿时变得臭不可闻！

仿佛是树倒猢狲散，这时，居然有两三个跟安卉妮平日交好的密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面对着摄像机和话筒，她们不约而同地承认，卉妮确实曾经在她们面前抱怨过尹夏沫抢她风头，并且扬言，只要她随便说两句话，尹夏沫立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密友们透露，其实凌浩并不赞成卉妮编造谎言的行为，两人曾经几次闹翻。卉妮以分手来要挟凌浩参与抹黑尹夏沫，没想到凌浩居然宁肯选择同卉妮分手也不肯妥协。卉妮一气之下当即召开新闻发布会，逼迫凌浩必须做出选择，而凌浩依旧不肯答应，卉妮这才气急攻心导致生病入院。至于尹夏沫“引诱”凌浩，应该是卉妮捏造出来的。

安卉妮的 fans 们难以接受这一切！

她们心目中纯真善良的妮妮居然阴险恶毒到这种地步！不但心胸狭窄地妒恨新人，而且捏造谎言愚弄 fans 们，将 fans 们也拖下水为虎作伥！受到伤害的安卉妮 fans 们愤怒了，伤害她们的不是别人，而是她们一直维护的最心爱的偶像啊！



滚出娱乐圈！  
无耻卑鄙的女人！

167

曾经她们有多么地热爱安卉妮，如今对安卉妮就有多么的憎恨，而且是加倍的憎恨！反过来，当她们想到自己曾经那样恶劣地对待尹夏沫，也不由得羞愧难当。当初开车去撞尹夏沫的那个安卉妮 fans 在内疚之下主动向尹夏沫道歉，请求她的原谅。尹夏沫没有追究她，只是托人转告那个女孩子，以后不要轻易相信一面之辞。

随着安卉妮名声的恶臭，所有的节目都不约而同地拒绝她的出镜，她原本代言的广告纷纷撤下，原定后面几部将由她出演的电视剧也将她踢出了名单之外。

同时，凌浩黯然地飞到外国去散心。有传言说，凌浩已经与安卉妮正式分手，只是碍于多年的感情不想落井下石，所以没有对外宣布。

再也没有人相信她所说的任何辩解，事业毁掉了，爱情也毁掉了，当安卉妮无法接受这样的灭顶之灾而再次生病被送进医院时，没有任何朋友和 fans 来探望她。只有记者们拍下病床上她落泪的惨白面容，新闻标题是《自食恶果，安卉妮流下悔恨泪！》

与此同时，洛熙与尹夏沫在新闻发布会上亲吻的画面被所有的媒体刊登，两人恋情的公开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以往，当明星们的恋情曝光时，往往会引发 fans 们的抗议，使得明星的人气受损。然而，洛熙和尹夏沫却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虽然尹夏沫还是新人，无论名气和地位都与洛熙相差甚远。如果在其它情形下，这样的新人不要说跟洛熙交往，就是稍稍牵扯在一起，都会被冠以借机向上爬的恶意猜测。当初洛熙在彩虹广场替尹夏沫救场事件，就曾引发过这类的猜测。可是这次她在安卉妮事件中，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也坚强地独自去面对，不肯将洛熙牵涉进来，她的勇气她的善良赢得了洛熙无数 fans 的欣赏。

168

两人的爱情就像现代版的童话。

一个是哪怕身受诬陷、为了保护王子而宁可将恋情隐瞒的纯洁无辜的公主，一个是哪怕事业会受到伤害、为了保护公主而毅然将恋情公开的温柔俊美的王子……

这也是洛熙进入娱乐圈以来，首次承认恋情。以往虽然传出很多绯闻，比如沈蔷是他的女友之类，但是都是毫无证明捕风捉影的事情。想来，他是真的喜欢尹夏沫吧，fans 们虽然不免仍旧有些黯然神伤，可是，既然是洛熙喜欢的，那么作为 fans 的她们就也要坚定地守护洛熙喜欢的人！

洛熙所在的星点经纪公司原本对于他公开恋情勃然大怒。可是，情况的发展却完全超出想象，洛熙原本略显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事件中一举变得深情起来，公众更加爱他，广告商们和制片人们也越发青睐洛熙。公司不由得转怒为喜，警告洛熙下次不许再贸然行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夜晚。  
洛熙的公寓里。

“明晚 8 点有 RBS 电视台的录影通告，”洁妮翻看着记事本，“制作单位问你们可不可以穿情侣装出现。”

洛熙和尹夏沫相视一笑。

今晚他们也是刚刚从 HBS 录完影回来。每天无数的节目和采访邀请两人共同参加，每天无数的电话都快把两人的手机打爆了，再加上各自《战旗》和《纯爱恋歌》的拍摄，自从新闻发布会以后，两人竟然忙碌得都没有一次安安静静说话的机会。

“我来回绝制作单位好了，你们只要站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已经完美到无懈可击。”洁妮合上记事本，看向肩并肩坐在沙发里，美丽得像王子公主的两人，笑着说，“ok，那我先回去，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美的王子……

“明天见。”

169

洛熙懒洋洋地对她挥手。

“好好休息，晚安。”

尹夏沫站起身，微笑着将洁妮送出公寓。关上门，她转回身来时，只见洛熙正眼珠乌黑地含笑凝望着她，她心中一暖，热热的感觉顿时涌到喉咙处。

这几日忙碌得没有时间好好说话，这会儿静下来了，尹夏沫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坐在洛熙身边，她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不经事的小女孩一样，耳膜轰鸣心脏乱跳，双手紧紧绞在一起却说不出话。突然她想起来，这些天来，她甚至还没有跟洛熙说上一声谢谢。

“谢谢你，那天……”

很轻的声音，尹夏沫抬起头。

“有没有很想我呢？”洛熙打断她，笑容慵懒而放松，“去到日本的第二天，有点感冒，我很乖哦，马上吃了你让我带的药。你呢？有没有像答应过我的那样，很想很想我呢？”

“……”

她微怔地扭头看他。

“你啊，”他沮丧地瞅着她，忍不住伸手轻扭她的鼻梁，薄怒说，“一点也没有想我对不对？一通电话也没给我打，还把手机关机，打到家里你也不在……发生这么大的事，不告诉我不说，还不让我找得到你……我提前回来，你在新闻发布会见到我，也是这副呆呆的表情，见到我不开心吗……真的都不会想念我吗……”

他的手指把她的鼻子捏得酸酸的。

她的眼眶忽然也酸酸的。

“我……”

声音有些哽咽，就好像坚硬如铁桶的心突然被凿穿了一个口子，有些热热烫烫的液体翻涌着要流淌出去。她慌乱起来，试图背过脸去，他屏息望着她，吻上她的眼睛。

170

她濡湿的睫毛在他的双唇下轻轻颤抖。

那热热的液体被吻进他的嘴里。

“沫沫……”

他颤栗地低喃，樱花般的双唇吻在她薄薄的眼皮上。半晌，他才渐渐放开她，额头抵着她的额头，低低地犹豫地说：

“……你会生气吗？”

“嗯？”

她的脸颊依然红如晚霞。

“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宣布我们的关系……你会生气吗？”洛熙低声问她。

怔了怔，尹夏沫抬眼望他。她离开他，目光静静地在他面容上流淌，然后，唇角弯出一抹柔和的笑容：

“在你心里，我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哪怕你的 fans 们会愤怒，哪怕偶像级的人气会下降，哪怕你的公司会不谅解，可是为了帮助我从谎言中洗脱出来，你全都不去理会它……我应该是怎样的人，才会不但不感激反而生气呢？”

洛熙眼睛湿润，又笑又怒：

“我怎么知道，你天生就是那么无情冷漠，每次去帮你，你都会冷冷扔回来！”

“是吗……”

“就是！彩虹广场那次，蕾欧广告那次……”现在想起来他的心底还隐隐作痛。

尹夏沫也回想起来了，心中歉然，她确实常常将他当作敌人，刻意漠视他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过去的事情她已经无法挽回，那么，就让她从现在开始弥补吧。

“对不起，”

望着他眼底想要隐藏却无法完全隐藏的痛楚，她羞愧地偷偷握住他的手，重复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171

洛熙怔怔地望着她。

在他面前的尹夏沫，一向是冷漠淡静的，仿佛只有在五年前，当她和欧辰在一起时，他曾经偶尔见过她对欧辰像小猫一样撒娇的模样。

“喂，”她眨眨眼睛，“我这么郑重地跟你道歉，你竟然在发呆吗？”说着，用力扭一下他的手指，顺便报复他刚才捏她鼻子的行为。

“你是夏沫吗？”

洛熙回过神来，故作好奇地凑近她上下打量，说：“我的夏沫是冰块做的，怎么这个夏沫还会撒娇耍赖呢？”

“以前那个是外包装，真正的是这个。”她一本正经地说，眼底有轻轻的笑意，“你考虑一下，现在还可以退货啊。”

“来不及了……”

他懒洋洋地打个哈欠，慢慢滑下身子，躺进她的怀里，枕在她的腿上，微笑着闭起眼睛。

“既然已经对世人宣布了，那么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永不分开，永不背叛。”

夜色深沉。

洛熙躺在夏沫的腿上，恍惚已经睡去。她的手指轻抚他黑玉般的头发，良久之后，低低地说：

“好。永不分开，永不背叛。”

洛熙的睫毛忽然濡湿黑亮。

他像孩子般深深依偎在她怀里，一点水渍悄然在她的衣服上晕染开。幸福原来是这样的味道啊，酸酸的，甜甜的，湿湿的，咸咸的……

从脑海中挥去在日本看到的国内报纸上她为欧辰缠系绿蕾丝的那个画面，微笑着，他将自己完完全全彻底地沉浸在幸福里……

172

上午。

欧氏集团总部大厦的顶层。

阳光洒进来。

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气息，阳光虽然清冷依旧却灿烂无比。欧辰坐在黑色的办公桌后，整个人仿佛被阳光镶嵌出金边，耀眼的光芒里，他逆光的面容竟显得更加冰冷。

“少爷，这是您要的资料。”

西蒙将一个文件夹放到办公桌上，欧辰沉默地打开，那是一份厚厚的分析报告，里面还有一些照片。看着照片中美如夜雾的少年，欧辰的双唇抿紧，眼神肃杀，他一挥手，西蒙安静地退了出去。

仰头靠进皮椅里。

欧辰闭上眼睛，思考着。

良久，欧辰深吸口气，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前面的液晶电视。昨晚他参加一个宴会，事先让西蒙帮他录下了有她出镜的那个节目。随着电视画面的展现，他的手渐渐握紧，白色绷带在阳光里刺目！

又是她和洛熙一同出现！

自从新闻发布会后，她和洛熙好像成了连体婴儿，几乎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双双对对地出现。不经意间的亲昵，互相凝视的眼神，彼此默契的笑容，在世人面前，那两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节目里。

主持人没完没了地打趣八卦。

洛熙谈笑风生应对自如，她就一直静静微笑着坐在旁边，两人的手悄悄地一直握在一起。

173

欧辰握紧手指，青筋在手背突突地跳，他拿起遥控器准备将电视关掉时，忽然看到主持人从玻璃瓶里抽出一张纸条，打开后说：

“下一个问题是——你们初次亲吻是什么地方？哈哈，好问题！必须回答！不能回避！”

欧辰的心中突地一紧，看向电视里的她！

她却脸泛红晕地望着身边的洛熙，洛熙对她笑了一笑，正欲回答，促狭的主持人却连声喊：

“写在题板上！彼此不许偷看哦！好，开始写，1、2、3，OK！先看看夏沫的答案！咦，是机场！是很浪漫的地方啊！夏沫，形容一下当时的浪漫场景……”

“当时……他要出国……”

她轻声说，忽然转投凝视洛熙，声音停住。洛熙也望着她，眼神中有淡淡的回忆和苦涩。

“然后呢？当阿洛要离开的时候，你们的感情无法控制，就终于……”打破沉默的气氛，主持人兴奋地说，“……终于亲吻了对不对？机场定情，太浪漫了！阿洛，你写的是不是机场？”

洛熙眨眨眼睛。  
他将白色题板转过来——  
樱花树下。  
四个字出现在镜头里。

“啊！”  
主持人吃惊地睁大眼睛，她也错愕地怔住。  
“居然不一样哎！哈哈，说，你们两个是谁记错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记错，回去肯定会受罚的啦！”主持人打趣地说。  
“都没有记错。”

174

洛熙笑容温柔，揽住夏沫的肩膀。  
“嗯？”  
主持人不解。  
“那时候，我和她在夜晚的樱花树下因为一件事情而庆祝，她喝醉了……”洛熙轻笑，“……所以我偷吻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那才是我和她最初的初吻。”  
夏沫怔怔地望着洛熙。  
洛熙亲昵地轻揉她海藻般的长发。

如针扎般……  
一阵阵冰冷刺痛欧辰的心……  
樱花树下……  
他嘴唇苍白，手上的左手也传来锥心的疼痛，脑中一道欲将他撕裂崩溃般的白光爆炸开来！  
他以为——  
那颗樱花树只是属于他的！  
那庭院里的樱花树……给过他幸福，又深深将他伤害，她头也不回地离去，从此使他陷入五年来无法喘息的噩梦里……都是在夜晚的那颗樱花树下……  
而她和洛熙，竟然也在樱花树下留下了回忆！

眼前是冰冷刺骨的漆黑！！  
欧辰胸口一阵阵腥气翻涌，心底的剧痛让他的双唇苍白如纸地抿紧。良久，等到漆黑渐渐散去之后，他的手指已经将文件纸页捏得发皱。  
他眼神沉黯。  
视线落在照片里那美如妖精的少年身上。

洛熙……  
欧辰冰冷地勾起唇角。

Cut!”

随着徐导演满意的声音，《纯爱恋歌》最后一场戏的拍摄完成了，自从编剧钟雅将安卉妮饰演的彩娜踢出故事后，拍摄就变得非常顺畅和完美。收视率也一路狂升，稳坐冠军宝座。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剧组的演员们之间早已彼此熟悉默契起来，眼看分离在即，不免都有些伤感。尹夏沫心里又是释然又是留恋。这是她参与演出的第一部电视剧，虽然其中风风雨雨波折不断，然而终其一生她也不会忘记这段经历。

她微笑着同其他演员话别，约好以后要常常见面喝茶。晶姐又拿来一打海报要她签名，她刚全部签完，凌浩走到她面前。

“你的表演很出色，希望将来还有合作的机会。”

眉宇间隐隐还有一些憔悴，凌浩友善地对她伸出手。安卉妮事件使他改变了许多，往日任性张扬的大男孩性格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沉稳内敛起来。

“我也期待。”

尹夏沫微笑着握住他的手。

最初的时候她并不喜欢凌浩。但是新闻发布会后，他虽然默认了安卉妮是在撒谎，也与安卉妮分手，却从始至终没有说过安卉妮任何负面的话。在一次无法回避的采访中，他说，他会永远感激安卉妮在他刚出道时对他的帮助，他也会永远珍惜相恋时两人的感情。无论她是否原谅安卉妮，凌浩的态度是她所欣赏的。

两人的手相握。

凌浩紧紧握了她几秒钟，然后黯然松开她，转身离去，孤单的背影消失在拍片现场。

尹夏沫轻吸口气，抹去心底有些伤感的情绪，准备再继续和其他演员说话时，忽然看到远处珍恩吃惊地合上手机，神色怪异。

地向她走过来。

“怎么了？”

等珍恩走过来后，尹夏沫悄声问。

“……”

珍恩犹豫地抓抓头发，对刚听到的消息半信半疑。可是，既然消息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连娱记都纷纷打来电话探听夏沫的反应，应该是真的才对。只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听说……洛熙的《战旗》停拍了……”珍恩不安地看看夏沫，“……好像是最大投资方的欧华盛公司宣布说，因为对洛熙在《战旗》中的表演不满意，决定换人……”

什么？！

尹夏沫惊呆了！

大脑有几秒钟的空白，尹夏沫惊愕地站立着，呆呆地望着神情不安的珍恩。然后，她咬住嘴唇，拿起自己的手袋，迅速离开了剧组人员和演员还在依依不舍互相告别的片场。

珍恩紧跟在她的身后。

“也许是假的。”

珍恩边开车边嘀咕着说。为了炒作新闻常常会有一些乌龙消息出来，制作方怎么可能会换

掉洛熙呢？他的名气如日中天，他的演技出色也是有目共睹。换掉洛熙，除非是制作方脑筋秀逗了！

咦……

她突然睁大眼睛！

不过，欧华盛的老板……不就是少爷吗……难道是少爷

177

他……珍恩倒抽一口凉气，忍不住扭头看身边的夏沫，只见她沉默地望着窗外，眉头微微皱在一起，看不出来在想什么。

“咳！”珍恩尴尬地咳嗽说，“你真的要去洛熙家吗？那里现在可能会有很多记者守候，你露面会不会……”

“……”

尹夏沫犹豫。其实她也知道此刻去洛熙的公寓并不合适，只是洛熙手机关机，他家里和公司的电话也都无法打通，不知怎的，她心里竟惦念得要立时看到他才能安心。

“算了，去就去吧！反正你和洛熙的关系已经尽人皆知，现在看来，倒也是好事一件呢！”见她犹豫挂念的样子，珍恩心中一软，忍不住也就把顾虑去掉，反而安慰起她来。

但是等车子到了洛熙家附近，人山人海的采访车和记者们依然让珍恩下了一跳。有眼尖的记者发现了她们的车子，顿时如洪水般包围过来，想退也退不出去了。珍恩只得让夏沫下车，她护着夏沫从记者群中挤进公寓大厦，然后挡住蜂拥过来的记者们。珍恩边含糊地替夏沫回答记者们的各种问题，边庆幸多亏大厦的保安做得很好，记者们才没有办法追着夏沫跟进去。

站在公寓门口。

尹夏沫按响门铃，当里面的人看清是她后，门立刻开了，洁妮吃惊地看着她。尹夏沫顾不得和她打招呼，目光就已经透过她的肩膀看到客厅里的洛熙，他正疲倦地仰靠在沙发里，经纪人乔在焦急愤怒地走来走去，各种报纸杂志堆满了茶几。

听到门口的声音。

洛熙望过来，他先是怔了怔，然后有抹柔和的光芒点亮他的眼睛，那光芒从眼底闪耀在他的全身，他微笑起来，对她伸出手。

178

下午的阳光温暖明媚。

透过玻璃窗，阳光洒在深紫色的沙发上。洛熙将尹夏沫拉到自己身边坐下，没有问她为什么会来，只是凝望她，对她眨眨眼睛，微笑着拉着她，将她的左手紧紧和在他的双手掌心。不用担心……

他用眼睛告诉她。

是怎么了？尹夏沫怔忡地想。无论是被绑架还是遭受安卉妮的掌掴和诬陷，她都没有如此担忧紧张过。为什么她可以镇定地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却无法对他可能遇到的困境淡然呢？

努力调整呼吸，她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冰凉的手也渐渐被他的温暖呵护得有了温度。

这时洁妮端来一杯热茶，她说了声谢谢。乔以前见过她几次，对她点头致意后，就又开始

打电话，电话里传来的似乎是不好的消息，乔的声音越来越大，到后来竟然发怒起来。

尹夏沫翻开面前那些报纸杂志，里面几乎满版都是欧华盛公司宣布换掉洛熙，停拍《战旗》的新闻，其理由是洛熙演技不够出色，无法胜任角色的要求。她惊愕地吸气，刚变得温暖些的双手又重新冰凉起来，她很清楚这样的事件对一个演员的声誉来说是怎样的沉重的打击和伤害！

“阿洛的演技不好？！他获得过那么多影帝称号，难道过去那些电影节的评委眼光全都出了问题？！”乔盛怒地站在窗前对着手机说，“而且，开拍这么长时间了，导演在《战旗》拍摄过程中始终对阿洛的表现赞不绝口，我实在难以理解，你们所谓的演技不够出色的理由从何而来！”

洛熙笑了笑。

179

他神情淡然地玩着夏沫的手指，仿佛根本没有把整件事情放在心上，她却凝神听乔讲电话。

“好，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是阿洛在《战旗》中的表现不佳，那么就先把片花放出来，让公众看看他的表现到底如何！……什么？电影剧情不能泄露？！”乔勃然大怒，吼道，“我告诉你们，你们这种行为是对阿洛的诽谤！是在侵犯他的名誉！我有权代表公司对你们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啪”地合上手机！

乔情绪还处于激动中，盛怒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尹夏沫皱眉，她沉默地望着茶几上的各种报纸杂志，《影帝洛熙被质疑演技低劣》、《洛熙面临被换困境》、《辉煌成旧梦，洛熙步入低谷》等等鲜红的标题刺得她心里阵阵生痛。她咬住嘴唇，抬眼看向身旁的洛熙，他正望着她，眼珠乌黑，笑得懒洋洋的，满不在乎。

“那……该怎么办？”

洁妮担忧地站在沙发旁边，小声问乔。

半晌，乔停下脚步，眼底还有残余的怒气，他揉了揉眉心，直视洛熙，怀疑地说：“阿洛，欧华盛公司似乎铁了心要置你于死地。为什么？前段时间你是否得罪过他们？”

“欧华盛……”洛熙低喃这个名字，然后，他轻笑，“是的，我得罪了他们公司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置我于死地，很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尹夏沫的心一沉。

果然是那人的作风，五年后竟丝毫未变。

“是谁？”

乔急声问。

“是谁已经无关紧要了，”洛熙的笑容里有种冷漠的妖娆，“他用来威胁我的，我并没有那么在意，而他想要的我也绝不会给他。”说着，静静握紧夏沫的手。

180

“无关紧要？！如果《战旗》顺利上映反响很好甚至可以角逐奥斯卡的话，可以使得你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到达无人可及巅峰！阿洛，为了拍《战旗》你已经将近三个多月没有作品出来，如果又因为所谓的演技差被换掉，在新人辈出的娱乐圈里，fans本来就是善忘的，再加上这种负面新闻……”乔深知其中厉害，不由焦急起来。



“就算退出娱乐圈又如何？”洛熙语气还是懒洋洋的。尹夏沫一惊

“开什么玩笑？！”乔大怒，“从英国开始你辛辛苦苦打下的事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掉？！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去想办法！”

洛熙摇摇头，轻笑着说：

“没用的，就算是大哥也对付不了他。而且，乔，即使《战旗》出了问题，难道我就会被打倒吗？我早就已经不是随风就倒的弱草了，而是扎根进磐石里的大树，暴风雨来临也不会被折断的大树。除非我自己放弃，没有人能够打倒我。”

乔怔住，凝视他。

“阿洛……”

“好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我也累了。”

洛熙挥挥手，不由分说地将欲言又止的乔和洁妮赶了出去。关上公寓的门，他轻吸气，闭了下眼镜，脸上露出了温暖和煦的笑容，走向尹夏沫身旁。

尹夏沫望着茶几上堆积的报纸杂志，长时间地沉默着。洛熙将她的肩膀扭过来，让她面对他，伸手捏捏她的鼻子，轻笑说：

“都告诉你别担心了，为什么表情还是这么严肃？”

她凝神看他：

“如果是他做的，那么事情是因我而起。我会去解决，不会让他伤害你。”

181

洛熙的手指僵住。

他斜瞄她。

嘴角温柔的笑意渐渐变得嘲弄起来。

“你要怎样解决？答应他可能开出的条件，回到他的身边，然后求他大发慈悲放过我？尹夏沫，在你的心里，他永远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死权力的少爷，而我永远卑微的不堪一击对不对？！”

他恼怒地用手将所有报纸杂志从茶几挥到地摊上，“噙”地站起身，背对她站在窗前，背脊微微颤抖。

“洛熙……”

尹夏沫惊愕得说不出话。她没有那个意思，她只是想看看事情还有没有转回的余地，她无法接受洛熙因为她而受到伤害。

望着他气恼的背影，她的心揪痛成一团，忽然明白，五年前她让他从家里离开的阴影，原来，竟一直笼罩着他到现在。

轻轻从沙发里站起身，尹夏沫向窗边的他走去。

然而一份散落在地摊上的报纸绊住了她的脚步。她蹲下身将报纸捡起来。报纸上印有一张旧照片。好像是一个小男孩在病房里被抢救的画面。她愣了愣，那画面的报道标题是“弃儿出身的王子洛熙”

白纱的窗帘随风而舞。

春日阳光灿烂耀眼，竟仿佛是没有温度的。洛熙心中的恨意随着等待而变得渐渐惶恐起来。他以为，她会立刻解释说不是的，她没有那个意思，是他误会了。甚至，她应该会从身后拥

住他，轻声告诉她说，它不会离开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离开他。

可是……

如此寂静……

久久的等待中，他的嘴唇渐渐苍白，双手冰冷地握在身后，背脊仿佛冻僵了般冰冷地颤抖。

那么……

182

她是真的想要离开他了吗？想要放弃他，回到欧辰身边，而这件事情正好给了她一个背弃的接口。

是这样吗？

绝望冰冷的恐惧感是他胸口剧痛，慌乱地转身看她。

客厅里静悄悄的。

而她居然在看一份报纸……

心脏从惊痛中缓了一下，洛熙却再也无法冰冷地背对着他去继续等待。同时，有种不安的直觉让他看向她手上拿的那份报纸，从她指间翻下来的部分里，赫然有张很久很熟悉的照片。

洛熙惊核！

“不要看……”

他惊恐地冲过去，一把将那张报纸从她手中夺过去，飞快地扫了一眼后，旧时的痛苦记忆如噩梦般顿时将他吞噬，他颤栗着将报纸撕成碎片，扔进纸篓里

“洛熙……”

“你看了多少？！”洛熙逼问她，她的神色让他开始惊慌，不由得握紧她的肩膀，痛苦地喊：“把你看到的全都忘掉！那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你全都忘掉！听到了没有？！”

“我可以忘掉！”她心痛如绞的低喊：“可是你也要忘掉才行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才有那样强烈的不安全感吗？应该忘记那些的是你，而不应该是我！”

“……”乌黑的眼底有湿润的雾气，他失神的笑：“……忘记……这是我的命运，该如何忘记……”

“什么？”

“……是注定会被抛弃的人啊……这是我的命运……总是一次

183

次的被丢弃……就像垃圾一样的被丢弃……”洛熙眼神迷离，唇角勾起抹夜雾般凄美的轻笑，

“……你也会再次丢弃我对不对……阿……就算不知道那些，你也会丢弃我……一个是身世高贵的少爷，一个是出生卑微的孤儿”

“原来你是自卑的吗？！”

那些话让尹夏沫心中痛极，忍不住怒声道：

“孤儿又怎么样，弃童又怎么样，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双脚生活，我们依靠的是我们自己，每一分收获是我们自己得来的！这样很丢脸吗？！就算曾经被丢弃过，可是那些人也许都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而且，不是已经挺过来了吗？为什么要说这种让人听了难受的话，你是

想让我‘可怜’你，而发誓永不离开你吗？”

“你？！”

洛熙的嘴唇苍白失色，他愤怒绝望的瞪着她，胸口仿佛被重锤狠狠的砸下，血腥气翻涌在喉咙处。

看到他恼怒生气的模样，尹夏沫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先平静下来，她的眼睛亮得就像琥珀色的玻璃，说：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象你刚才说的，现在的洛熙是扎根于磐石的大树，哪怕狂风暴雨也无法将你击溃。你不需要任何同情或怜悯，世上有无数的人在嫉妒你的成功。”

她轻轻握住他僵硬的手，继续说：

“有时候，我觉得命运是很奇妙的事情，但它给予你一些东西，就会拿走一些东西，而从不理会哪些是你想要的。洛熙，你自己就是命运赐予你的礼物……”

她凝视着她依旧痛楚的脸。

“在我初次见到你的那一刻，不敢相信世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少年，那种美丽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上天给予了你美丽的容貌，却选择拿走了属于你的童年幸福。”

“我不想要……”他抿紧嘴唇。

184

“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她淡淡微笑，“既然是选择不了的，那就让我们接受吧。在命运看来，这或许是不公平的，所以，命运并没有丢弃你，而是给了你一段不同的人生。”

“……”

洛熙怔怔的望着她。

她轻轻用双臂拥抱住他，“……以后……不要再说那些会让自己心痛也让别人心痛的话了……”

她的脸颊贴在他的胸口。

淡淡的体香沁入他的呼吸，她温软的身体渐渐温暖了他冰冷僵硬的身体，洛熙屏息拥住了她，仿佛只要在她的身边，往日的阴影就再不会来。而心底，却仍有一抹酸涩的痛楚，久久无法消散。

阳光淡淡的照在拥抱的两个人身上……

暮色降临。

尹夏沫没有离开。她下厨做了几个小菜，洛熙在旁边帮忙，两人静静的忙碌着，再也没有提起刚才的事情。吃饭的时候，看着洛熙的脸上恢复笑容，谈圈内一些趣事，她也开始微笑，专注的听他说话。

是需要时间吧……

他的伤口也许只能让时间来慢慢愈合。她细心的挑出鱼刺，将鱼肉夹到他的碗里，他微怔，神情里那种掩饰不住的如孩子般的喜悦让她心底抽搐。也许，旧日的阴影终究无法轻描淡写的忘记，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又有什么资格来劝慰他呢？

收拾完碗筷，她想要离开的时候。

“不要走。”

洛熙拉住她的手！

最后,尹夏沫终于留了下来,一直留到深夜。两人依偎在沙发里,用影碟机放《罗马假日》来看,电影里的对白和背景音乐回荡在安静的客厅。

不知什么时候,洛熙睡着了。

尹夏沫望着他安详的睡容,然后,轻轻伸手将他的脑袋拨到自己的肩膀上,让他枕真她睡的更舒服些。她扭过头,电影里赫本正快乐的在游乐场里玩,怔了怔,她脑海里闪过那张报纸上讲述的内容。

也是在游乐场……

仿佛是她的思绪干扰到了他,睡梦中的洛熙的身子突然僵硬起来。客厅昏暗的灯光里,深紫色的沙发上,他不安的呓语低喃,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

“妈妈……”

“妈妈……”

他的脸色渐渐苍白透明,睫毛漆黑濡湿。

恍惚的白光……

小小的他也来到了那个游乐场……

……

……

摩天轮,过山车,旋转木马,海盗船,意大利飞毯,疯狂老鼠……那是冬天,很冷很冷,空中飘着雪花,游乐场的游人很少,所有的项目都没有人排队。妈妈穿着白色的大衣,漂亮的就像仙女一样,带着他玩遍了以前想玩可是都舍不得玩的项目……

摩天轮里他兴奋的呼喊声!

骑在旋转木马上,耳边是好听的音乐,他快乐的对着外面的妈妈拼命挥手!

飘着雪花的那天……

是他记忆最幸福的一天……

妈妈还给他买了一个又大又甜的冰激凌!他开心极了,把冰激凌高高的举起来,让妈妈吃了第一口。

所以……

妈妈还是要他的,妈妈还是喜欢他的,所以不会抛弃他了对不对?!前几天当他听到妈妈偷偷的向孤儿院打电话,请求福利院收养他,他害怕地哭了,哀求妈妈,他会很乖,他会每次考试都考到第一名,他会去送牛奶赚家用……

他要和妈妈在一起……

他不要被送到福利院,他不要当孤儿!

妈妈终于答应他不送走他。

那他也要做到他答应过的。他让自己变的很乖很乖,清晨早早的爬起来去社区送牛奶,每天晚上给半夜才回家的妈妈冲热牛奶,学着洗衣服,把妈妈的漂亮鞋子擦的干干净净……社区里所有的叔叔阿姨都夸他是好孩子……可每晚每晚他都睡不着觉,屋里有一点响动他都会从床上爬起来,害怕妈妈会抛弃他偷偷离开……

雪花轻轻飘落……

小小的他觉得很幸福,一点都不冷。

妈妈让他在游乐场的长椅上等她，她去买些面包回来。妈妈说，乖，妈妈马上就回来，你坐着不要动。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心里很慌，说他不饿，他要和妈妈在一起。

你不听话吗？妈妈皱眉说。

妈妈走了。

背影消失在白色的雪花里。

小小的他手中握着冰激凌坐在长椅里。

一小时过去了……

三小时过去了……

187

妈妈没有回来……

冰激凌将他的手指快要冻掉了。

雪，越下越大，游乐场里原本就稀疏的游人全部都散去了，各种项目渐渐停下来……

五小时过去了……

长椅里，纷扬的雪花中他瑟瑟发抖，越来越冷……

妈妈……

妈妈……

夜色渐起。

游乐场里的路灯盏盏点亮。

大雪覆盖了地面，白皑皑的世界。将冰激凌筒插在长椅的缝中，小小的他瑟缩在满是积雪的长椅里，又冷又饿。他抱紧自己，告诉自己说，妈妈会回来的，妈妈是迷路了，妈妈马上就会回来找他的……

“妈妈……”

“妈妈……”

深夜。

巡逻的游乐场叔叔发现了他，要将他领到管理处。他拼命厮打挣扎，他要在那里等妈妈！妈妈如果回来找不到他，会着急的！游乐场叔叔不耐烦的离开了，他搓着快冻僵的双手，继续坐在长椅里等妈妈……

夜越来越深。

雪越来越大。

小小的他孤单的坐在长椅里，倔强的坐的很直很直。他睁着眼睛，望着妈妈消失的方向，他将眼睛睁的大大的，微微仰起头，那样泪水就不会流出来……

妈妈给他买了冰激凌……

妈妈……

不会抛下他的……

妈妈一定就躲在远处看着他，看他乖不乖，看他有没有乖乖的等她回来……

188

……

“妈妈……”

“妈妈……”

漆黑的睫毛濡湿，洛熙浑身冰冷的颤抖着，仿佛冻僵了一般，他一阵一阵的抽搐着，却无法醒来，身子紧紧蜷缩在深紫色的沙发里。

“洛熙,醒醒……”

尹夏沫轻柔的拍着他的肩膀,心底又怜又痛.

那张报纸将洛熙童年时的经历挖了出来,原来他九岁的时候曾经上过当时报纸的社会版.生母亲将儿子狠心丢弃在游乐场里,九岁的孩子在冰天雪地的长椅里从白天等到深夜又等到白天,天亮被人发现后,孩子已经全身冻僵昏迷。

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才从死亡线上将孩子挽救回来,这条新闻在当时引起了公众很大的愤怒和谴责,当他们根据线索去找孩子的母亲时,却发现孩子的母亲早已连夜搬走,了无音信。无奈之下,康复后的孩子最终被送往福利院。

“你只是在做梦……”尹夏沫让昏睡无法醒来的他睡在她的腿上,轻抚他的黑发,轻柔的,一遍一遍的对他说,“那只是梦……过去的就把它忘记吧……只是梦”

噩梦中,洛熙痛楚的低喃着。

渐渐的,渐渐的……

那轻柔的声音飘进他的梦里……

就好象……

小小的他坐在游乐场的长椅上,雪花纷飞中,终于等到了生命等候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的人……

189

《战旗》将要换掉洛熙的消息传出来后,舆论分为两派力量。

有报界媒体的评论分析说,从欧华盛的商业角度来看,绝不会轻易放弃已经拍摄过半的影片和洛熙如日中天的人气,应该是洛熙在《战旗》中的表现却是不尽如人意,才使的欧华盛公司无奈做出这个决定。

然而 fans 却认为洛熙的演技一直以来都是炉火纯青无可挑剔的,欧华盛公司决定换掉洛熙简直匪夷所思,这种行为不但伤害了洛熙,而且也伤害了支持洛熙的观众们的感情。

就在两方互相争执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插曲。《橘子日报》一个署名为“华锦”的记者批露出洛熙的童年经历,新闻标题是《弃儿出生的王子洛熙》。原来洛熙小的时候竟被母亲遗弃在游乐场。冻僵昏迷险些死去,后来被送入福利院。公众震惊,气质高贵俊美如王子般的洛熙居然有这样的悲惨童年。

媒体记者以为 fans 会失望于洛熙卑微的出生,哪知在这篇新闻报导之后,洛熙的 fans 不但没有沮丧,反而更加坚定的支持他,

190

表示说,既然洛洛以前吃过那么多苦,那么从现在开始。他们会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他支持他,让他幸福快乐!他们相信洛洛的表演实力,会见洛洛拥护到底,如果《战旗》敢换掉洛洛,伤害洛洛,他们将会用一切手段来抵制《战旗》的上映!

下午。

欧氏集团总部大厦。

“少爷,这是从欧华盛子公司送来的关于《战旗》一事的讨论意见,请您过目。”西蒙将一份文件放在黑色的办公桌上,然后,却没有像往常一样退出办公室,而是沉默的站在旁边。

欧辰点头，目光淡淡扫过那份文件，随手将它推到一边，继续看其它的文件和和约。

接手欧氏集团以来，少爷从未感情用事。在蕾欧公司广告代言人的选择上，少爷虽然最初指定了夏沫，可是后来还是按照正规程序走来，让尹夏沫通过试镜，以出色的表演无可指责的胜出。

但是——

这次少爷对影片《战旗》的决定却一意孤行，而且不进行任何解释。欧华盛子公司的经理们表示震惊，质疑为何在目前《战旗》拍摄良好的情况下，集团总部会突然做出这种决定。欧华盛子公司紧急召开了临时会议，希望总部能够立刻对外宣布《战旗》并未有换掉洛熙的打算，及时消除不良影响。欧氏集团的其他股东们也颇有微词。

西蒙暗想。

事情也许跟尹夏沫小姐有关，似乎只要牵涉到她，少爷的情绪就会有异常的波动。

“还有什么事？”

191

欧辰皱着眉在一分合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欧华盛的管理层希望能够尽快解决《战旗》事件，他们认为洛熙的表现并没有问题，《战旗》的未来收益也很乐观。”西蒙说。

欧辰慢慢的将签字笔旋上，抬头看向眼神微忱的西蒙，说：

“你告诉他们，这是我私人的决定。”

西蒙一惊，“少爷……”

“你可以出去了。”

“少爷，你一向不干涉子公司的独立运营。《战旗》的投资对于欧氏集团总部也许毫无影响，但是对于欧华盛却是年度重要的投资。说是您私人的决定，这个理由恐怕很难令欧华盛的管理层信服。”

西蒙依然站在办公桌前，直视欧辰说。

欧辰淡淡打量他：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欧华盛那里，过几天我自会有交待。”

“……”

前面的少爷不再是以前他熟悉的少爷，那淡淡而冰冷的气息使得西蒙胸口一滞。

“还有事吗？”欧辰问。

“尹夏沫小姐求见，现在接待室等待。”

手指僵住——

欧辰起身从办公桌后站起，抬步就要向门口走，突然，他又停了下来，下巴紧绷，眼睛里的汹涌渐渐沉成湖底般的暗绿色。

“知道了。”

坐回黑色皮椅里，欧辰淡漠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西蒙走了。

办公室里安静得仿佛没有了呼吸。

墙上的时钟一分一秒地走。

四点二十分。

窗外的阳光被乌云挡住，天色阴沉起来。

欧辰沉默的批阅文件，秘书进进出出，不断有新文件被拿进来，处理完的文件被拿出去。

天色越来越阴沉。

昏黄昏黄。

一道闪电划破天空。

雨丝打在玻璃窗上，寂静无声。

欧辰抬头看向墙壁上的时钟，五点三十分，他望向办公室的门。半晌，他打开欧华盛管理层送来的关于《战旗》的讨论意见，里面全是对洛熙的肯定和赞许，他眼神冰冷起来。

雨越下越大。

窗外的天色阴沉浓黑，雨珠噼噼啪啪的敲打在玻璃上，有种急促混乱的节奏。墙壁上的时钟指向七点五十分，一阵痉挛般的疼痛从欧辰的胃部传来。

他走到酒柜前，让伏加特火辣的从喉咙燃烧下去，让身体的痛苦消除掉想要见她的渴望。

九点十分。

当欧辰穿上外套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集团的职员们基本上已经下班，大厦里异常安静。

接待室的灯光还亮着。

一个安静的身影坐在白色沙发里，茶几上放着一杯早已没有热气的水，她的影子斜斜映在地毯上，玻璃窗外是清冷的雨声。

仿佛察觉他的到来。

她轻轻抬头，海藻般浓密的长发，洁白的肌肤，琥珀色的眼睛里谈静无波。

黑暗的鱼夜。

蓝宝坚尼急速飞驰在公路上，雨刷一刻不停的摆动，玻璃上依然是蒙蒙的水汽，雨很大，雨丝交织着布满车窗，黑暗和雨声将欧辰与尹夏沫包围在车内的空间。

气氛沉默窒息。

双手紧握方向盘，指骨微微发白，左手还缠着绷带欧辰神情冰冷地望着暴雨中的前方，将车速加到最大。胃部一点点痛的抽搐，他却仿佛毫无察觉，雨夜将他的面容映出凛然的寒意。

“要开去哪里？”

车内的空气有些凉，尹夏沫透过雨雾朦胧的车窗看着前方陌生的景物，低低的问。

欧辰双唇抿紧。

没有看她，他声音淡漠的说：“你可以选择下车。”说着，胃部突然痛的绞了起来，他脸色一白，左手无意识的抚住胃，那波痛楚过后，他低咒一声，迅速将手移开。

“晚上没有吃饭吗？”

她凝视他微微苍白的面色。记得自小他的胃就很脆弱，好像是家族遗传性的，一旦饮食不规律或者食物过于刺激就会发作。

“与你无关！”



欧辰冷冷的说，猛的一打方向盘，车子飞速转弯，地面的雨水飞溅而起，形成一片高高的白色水帘。尹夏沫无语，转头望向车窗。倾盆大雨中，只能看见公路边朦胧的灯光和隐约闪烁的招牌。

194

“停车！”

她忽然喊。

欧辰身体僵了一下，手指握紧方向盘又松开，他抿紧嘴唇，车子猛地停在路边。要走了吗？即使为了那个家伙，也无法忍受和他在一起吗？

“有伞吗？”

打开车门，扑面而来大雨使她又把车门关上，转头问他说。

“没有”

他僵硬的说。

“……”

她叹息，却再次打开车门，冰冷的雨水浇灌而下，顿时淋了她一头一脸。他皱眉，一把将她拉回来，然后脱下身上的外套扔进她的怀里。

“用这个！”

她怔了怔，抬眼看他，他却漠然的望着前方。打开车门，她用他的外套遮在头上走出去。大雨磅礴里，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对他喊，雨声很大，声音断断续续：

“等我……我……回来……”

倾盆大雨隐没了她，胃部剧烈的疼痛让欧辰的眼前阵阵发黑，仿佛是雾气般，她的身体模糊在雨夜，再也看不见。闭上眼睛，任由疼痛撕裂他的身体，苍白的面容，他无力的趴在方向盘上，车灯刺眼的在黑暗的雨夜里射出白光。

疼痛和雨声使他没有听清她喊的是什么。

回来……

她还会回来吗……

曾经那样绝情的离开他的人，还会回来吗？

不知过了多久。

车门“砰”的一声被打开，雨水的气息混合她的气息冲进来。

195

疼痛已经使他的视线有些模糊，恍惚中只见她满脸都是雨水，身上的衣服仿佛湿透了一般往下滴水，她颤抖着将快被吹坏了的雨伞收起来，怀里还抱着一把伞，他的外套和一个纸袋。

“吃药吧！”

她用手背拭去脸上的雨水，从纸袋里拿出几盒胃药，一杯热牛奶和一块温热的三明治。将吸管插破热牛奶的塑封，拿出几片胃药，她吃力的扶起他，将药片放进他的掌心，说：

“牛奶有些烫，你喝的时候小心一点。”

白色的药片在手心里，欧辰看着他们，心中又冷又热的翻滚着，突然一阵痛楚涌上来。他的手指僵硬如冰，将药片仍出去，寒声到：

“没用的”

尹夏沫错愕的看着他。

“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傻瓜吗？！”他瞪着她，“总是用甜言蜜语来哄我，让我心软，

让我改变决定，任你予取予求。五年前的我就像傻瓜一样被你玩弄，如今，又想再玩这些手段吗？”

“.....”

她微惊的睁大眼睛，心中痛了痛，却没有解释什么，她默默的将药盒和好，然后静静的坐在那里。

“下车。”

欧辰声音平板，没有丝毫感情。他不想看到她，不想听到她的声音，不想接受她假惺惺的好意。

尹夏沫闭上眼睛。

她胸口起伏了一下，咬住嘴唇，抓起还湿漉漉的雨伞，猛的打开车门。一双脚刚迈进雨中，突然一股大力又将她扯回来，那只手捏的她如火烙般疼痛！

“他在你心中也不过如此吗？你不是来为他求情的吗？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求我？！”

他紧紧箍住她的肩膀

196

低喊着，那种要将他撕裂的痛从他的胃他的心汹涌而来。雨水从敞开的车门处打进来，冰冷的将两人淋湿。

在他的怒火中，尹夏沫仰起头，眼神出奇的宁静淡然。

“你‘要’听我说话吗？”

漫天大雨。

蓝宝坚尼停在路边，刺眼的白光照亮黑夜，噼啪噼啪的雨点敲打着车顶和车窗，雨雾将世间的一切隐没。

“就算要报复洛熙，又何苦这么明显？里完全可以有跟隐蔽的手段对付他，就象当初安排我得最佳新人奖，就象当初将安卉妮打我的录像流传出去。你应该有更完美的手段，所以象这样大张旗鼓宣告换掉洛熙，不过是想让我来求你罢了。”

其实尹夏沫早已明白，凭她的实力不可能打败潘南和白音取得最佳新人奖，安卉妮打他的录像也不会这么巧就莫名流传出去。一切应该都是欧辰幕后安排的。

她笑容很淡：

“既然是你让我来找你，为什么我真的来找你了，你却这样愤怒呢？”

欧辰的眼底黯淡下来。

是的，他想看看她会不会来照他。他知道她一定会来，可是当她真的出现了，他的胸口却仿佛被狠狠的捅了一刀！

“你很在意他？”

他喉咙干哑的问。

尹夏沫望着他，黑暗里，他的面容有盛盛的阴影。良久，她低声说：

“洛熙是无辜的，他与你我的过去无关，如果想要报复，请对着我来，不要伤害他。”

197

胃部的绞痛越来越明显！

欧辰痛的嘴唇发白，声音暗哑的说：“与他无关？……如果没有他的出现，怎么会有 5 年前的悲剧发生？如果没有他的出现，你怎么会那样残忍的和我分手？那晚你对我说了些什么，难道你全部忘记了吗？”

沫惊愕的盯着他：

“你……你全都想起来了？”

望着她琥珀色惊怔的眼睛，他的胃部绞痛的仿佛会死去，眼前渐渐漆黑，恍若又回到 5 年前那个无月无星的夜晚。在庭院里那棵樱花树下，那条被她丢弃在夜空的绿色蕾丝……………

“是的……………全都想起来了……”

……

那个现在想来都令人痛彻心扉的夜晚。

他刚刚从法国回来，一下飞机就焦急地赶往尹家。

樱花树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庭院寂静无声。

洛熙去英国的那天，尹家父母和小澄竟然出了车祸，尹家父母当场死亡，小澄重伤抢救中！他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更不敢想象仅仅 15 岁的夏沫如何独自面对这一切。

心里有着沉甸甸的不详预感，他忽然觉得有些透不过气。

客厅里，尹夏沫孤零零的跪在冰冷的地板上，身前是尹家父母的遗像。他伸出手握住她的肩膀，她猛地回过头来，苍白的脸上没有泪痕，眼睛幽亮得可怕，除了伤痛和绝望，眼底还有一种陷入疯狂的恨意！

198

“夏沫……”

她象受伤的野兽般瞪着他，目光中冰冷的恨意让他的心突然抽紧成一团。

她站起身，虚弱的身体晃了晃，他下意识的想扶住她，她却如同他是恶心的毒蛇般厌恶的闪开，走了出去。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

漆黑的夜色中，樱花树的枝叶被吹得慌乱作响，庭院里弥漫着雾气，白色的夜雾窒息着呼吸。

“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小澄现在怎么样？你……”

望着她沉默冰冷的模样，他暗自心惊，从她十一岁时两人相识，她或喜或憎或笑或静，但是从没有这样冷漠，甚至看起来那样残酷……

仿佛突然变了一个人……

……

……

暴雨狂乱的冲打着路边的兰保坚尼。

车内的黑暗中，尹夏沫沉默的看着神情痛楚陷入回忆中的欧辰，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他苍白失神的面容，让她也渐渐回到了五年前的那晚……

她的记忆与欧辰的记忆……

纠缠在一起……

五年前的那望仿佛就在眼前……

……

199

深夜樱花树下。

望着如贵族少爷般高贵倨傲的欧辰，她的心中充满了冰冷的恨意！

她恨他！

她从没有这样强烈地恨过一个人！

是他——

让她拼命去维护的“幸福生活”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尹爸爸和尹妈妈血淋淋地躺在病床上，医生将白色床单盖上他们的脸，她用双手死命捂住嘴巴，世界变得疯狂而眩晕！小澄被送进抢救室，医生忽护士们进进出出，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外面。她害怕地发抖，她是那么恐惧，她想要尖声地大哭，她甚至想要去死，她害怕，她害怕，她害怕——

她宁可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

没有出生，没有活过，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恐惧！她恨妈妈将她生出来，既然将她生出来，为什么又丢下她而死去？！她恨尹爸爸尹妈妈，既然让她跟小澄幸福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又狠心地丢下他们死去？！她恨小澄，既然答应多会永远陪着她，为什么又被送进抢救室让她这样的害怕恐惧？！

她恨所有的人！

她已经变得坚强，已经变得懂事，为什么还要吓她，还要伤害她，还要夺走她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东西？！

她最恨的是他！

导致一切悲剧发生的罪魁祸首！

那高高在上的少爷，仿佛其他人的命运都是蚂蚁般地随他任意摆弄。如果不是他威胁爸爸赶走洛熙，小澄就不会难过得生病发烧，爸爸就不会内疚难安地开车分神，就不会在打电话给她让她追回洛熙时出车祸！如果没有他的霸道，一切灾难都不会发生！她恨他！她发誓，她要将他加诸于她身上的痛苦的十倍百倍千倍地送还给他！

200

从抢救室出来后，小澄被送入不允许探视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她，能否活下来仍是未知。

她麻木的守候在病房外，心里一片死寂和恐惧，渐渐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她忽然又平静了。呵，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小澄死了她就一起死掉好了。只是，在死掉之前，她必须要处理一些事情。

回到家中，邻居们帮忙布置了灵位和遗照，人们早已散去，屋子空空荡荡，她安静的用抹布擦去家具上的灰尘，用拖把将地面拖的干干净净，然后，她长久的跪在黑白遗像前，让自己在临死前进到一分儿女的责任。

夜雾里。  
樱花树的枝叶凌乱的摇晃。

“你开心吗？”

她唇角勾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到底怎么回事？”欧辰心惊。

“就像你看到的阿，走的走，死的死，伤的伤……”那笑容惊心动魄的美丽，她轻若耳语地说：“你一定很开心，对不对？现在我身边什么人都没有了，只剩下你……从此以后，我的眼睛里只能看到你，我的耳朵里只能听到你，我的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的身影……你满意了吗？”

“夏沫，冷静些，告诉我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她的笑容里，似乎带着几分疯狂的气息，他无端的觉得恐惧，就好像一场恶梦正缓慢的展现在他的面前。

“你听……”她伸开双臂，如梦游般，在樱花树下轻轻旋转，笑容烂漫地说：“……世界多么安静阿……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哭泣……安静得像是一个梦……”

201

“夏沫！”害怕她的笑，他抓住她的肩膀，急声问，“到底是怎么了？车祸是怎么发生的？肇事司机有没有找到？小澄现在怎么样了？医院里……”

她轻轻地笑着，斜睨他，双颊有着不正常的潮红：

“这一切不都是你安排的吗？问我做什么呢？”

“什么？！”欧辰大惊，错愕和惊怔让他的手指僵硬起来，“我安排的？！你——”

“说错了吗？你命令洛熙离开，使得小澄伤心生病，使得爸爸内疚难安，导致分神发生车祸……一切多么完美啊！”她忽然又嘲弄地笑起来，“啊，不，不是比安排的。你只是安排了第一步，然后冥冥中上天帮你完成的后面几步。哈哈，高贵的欧辰少爷怎么会染上鲜血呢？”

挣脱惊住的他，轻轻地，15岁的她笑着张开双臂继续轻轻旋转。夜风吹动樱花树的树叶，无月无星的漆黑深夜，白色雾气如妖魅弥漫在整个庭院。

“……你听……世界这么安静……只剩下我和你……那些无关的人全都消失了……好安静啊……”

树叶在她头顶疯狂旋转。

她轻笑着。

泪水疯狂地涌进心底，一滴也没有流出来，心仿佛被冰冷的海水淹没着窒息着，眼睛里却干干的。她笑着，旋转着，恨意让她的美慑人心魂！

欧辰难以置信！

原来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他决定让洛熙离开而造成的吗？

是的，他讨厌洛熙，讨厌洛熙总是出现在夏沫周围。当在电视里看到洛熙和夏沫手拉着手出现在“超级巨星”的舞台时，他就已经句顶，必须让洛熙彻底从夏沫的生活里消失！他威胁尹爸爸

如果不送走洛熙就会失去他的工作。尹爸爸终于妥协了。

他飞去法国，关掉手机，也不接她的电话和短信。他知道她会试图说服他，比如她对洛熙没有任何特殊感情，比如她讨厌他的独占欲。不能面对她，她的笑容和怒气会让他无措，他不想让她知道她对自己的影响力可以动摇他的任何决定。但是，她却让管家捎话过来说，如果那晚之前不给她电话，就不要再出现在她的面前。

他怒极，她居然因为洛熙而威胁他！

出乎意料的是，电话里她并没有过多的要求让洛熙留下，而是提出了另一套方案，送洛熙去英国读书。他接受了她的条件。只要洛熙消失，消失在哪里他并不在意。

没有想到的是——

一切的平静会这样在瞬间被摧毁！

这一切不幸的发生，都是因为他的决定吗？望着她失魂落魄的模样，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刺骨的恨意，他惊怔的退后一步，恐惧渐渐流淌在他的血液里。

不知过了多久。

她渐渐停下来，笑容消失在唇角，慢慢的呼吸，她忽然变得静极了，一双眼睛盯着他，眼里有种近乎透明的淡漠。然后，她冰冷的、一字一句地、仿佛要把每个字都象钉子一样钉进他的心里：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你！”

欧辰脸色煞白！

双手暗暗的紧握，他克制住心里突如其来的绞痛，不，她只是太伤心了，所以故意说话来气他。车祸不是他造成的。那只是意外，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意外！

他是图解释：“我没有想到，让洛熙离开居然会造成……”

“你能想到什么？”她冷冷的打断他，眼底有恨意的火苗在疯狂跳动 “你能想到吗？有一句话我很早以前就想对你说，你想听吗？”

“你……”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

“和你在一起，只是因为你可以保住我养父的工作，让我和小澄可以衣食无忧的生活！”望着他越来越苍白的神色，仇恨在她的心中翻滚！没有更多的思考，这一刻她脑中空白！

“如今我无牵无挂，再没有需要顾虑的人了，终于可以不用再见到你，终于和你分手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啊，对了，有一件事你做的非常正确——”

盯着他痛苦沉黯的双眼，她逼近他，慢声说：

“那就是送走洛熙！没错，我喜欢他，从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他了！再我的心里，你连他的小指头得比不上！虽然你现在逼得他离开，可是将来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203

“那就是送走洛熙！没错，我喜欢他，从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他了！再我的心里，你连他的小指头得比不上！虽然你现在逼得他离开，可是将来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耳膜轰轰作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是凭着本能将所有可以伤害他让他痛苦的话语都变成毒刀向他刺去！

“够了！”

欧辰狂怒地低喊！他不能再听下去了！她残酷地笑着逼近他啊，眼睛里没有一点点温度，就好

象那不是气话,而是……

一颗心已经痛得仿佛不是他自己的,冷静自持的气息荡然无存,极度的痛楚中,他僵硬的手指仅仅扼住她的下巴!他不要再听她说话!他不要听!!

“你!……”

204

下巴的骨骼“咯咯”作响!

疼痛使她惊愕地睁大双眼,却无法从他的掌中挣脱。夜色里白雾弥漫,樱花树的枝叶剧烈摇摆,骨头仿佛裂开了般的痛,她痛地吸气,那双黯绿色眼睛离她那样近。

她突地怔了怔——

夜风很凉,就在这一瞬间,他眼底那无比深重的痛苦和恐惧使得理智渐渐回到了她的脑子里。

恍若定格般。

也突然静了下来!

树叶沙沙作响,无月无星,白雾妖娆地弥漫着庭院。欧辰的手指僵硬冰冷,却慢慢松开了她,他抿紧嘴唇,眼睛幽暗而伤痛。

“我为我做过的事情……”

沙哑的声音里有浓浓的悔痛。

“……向你道歉”

夏沫楞住,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道歉。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她心中苦涩,望着他苍白悔痛的面容,眼睛里那簇疯狂的火花却渐渐熄灭了。

“我们——分手吧。”

她胸口起伏了一下终于还是让逐渐苏醒的理智慢慢压下了狂乱的恨意。她眼珠冰冷淡漠,反手解下系在自己头发上的绿色蕾丝,海藻般浓密的头发蓬然散开。

“还给你。”

美丽的绿蕾丝飘舞在她的指间,那是他送她的礼物,她曾经答应每天扎着它。等了片刻,见他没有伸手接过那根绿蕾丝,她随手一扬,一阵夜风吹来,长长的绿蕾丝飘向漆黑的夜空,如失魂的蝴蝶班飞舞着,良久良久,才缓缓落下……

205

“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她冷冷地宣布了两人的结束,眼里有种厌烦和倦意,仿佛不想再看他一眼。

“我已经道歉了!”

望着被她决然丢弃的绿蕾丝,欧辰背脊僵硬,体内的血液被阵阵寒冷凝固,与生具来的倨傲和害怕失去她的心痛混乱地纠缠在一起,他的指尖冰凉,仿佛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正在冻裂碎开!

她气极而笑:

“道歉?这样轻飘飘的两个字,你以为就可以了吗?”

“那你告诉我……”

他的双唇苍白,眼底幽暗死寂.

“……怎样才可以?”

怎样才可以?医院里爸爸妈妈血淋淋地躺在白色床单里的尸体,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的小澄,这些要怎样才能挽回?!阵阵不可抑制的怒气再次涌起!果然是高高在上的少爷啊,有了金钱有了权利就什么都可以了吗?眼中的恨意让她看起来就象是受伤被激怒的野猫!

“怎样都不可以!”

冰冷的声音回荡在庭院里,她逼视他,话语匕首般射出:

“再也不想见到你!永远不回原谅你!永远不会再喜欢上你,我会把关于你的记忆统统删掉!”  
弥漫着雾气的樱花树。

欧辰的面容苍白得仿佛透明,他轻咳,嘴角有抹猩红。漆黑的夜色里,慢慢地,他闭上眼睛,跪在冰冷的地上。

“这样……可以吗?”

206

树叶被夜风吹得剧烈摇响,修长的背脊挺得僵直,他跪了下去,即使是无比卑微的姿势,却依然有中贵般不可亵渎的倨傲!有风吹过,绿蕾丝受惊般地赫然飞舞起来,良久良久,震颤在夜空……

那晚,在她的勉强。

他跪了下去。

漆黑无光亮的夜,静得令人窒息,绿蕾丝失魂落魄地被夜风吹起。他缓缓地跪下,苍白的面色恍如透明,已经犯下的错误也许无法弥补,他只有用所有的尊严和骄傲来求得她的宽恕。

缓缓地……

他跪在她的身前……

那夜,她惊呆了!

望着他缓缓跪下的身影……

如电击般!

踏猛地转过身去,没有看见他完全跪下的那一刻!背对着他,无法看他,即使胸口狂乱的燃烧着濒临崩溃的恨意和沉痛,她还是无法眼睁睁看着昔日那样高贵矜持的欧辰居然以这样卑微的姿态出现在她的面前!

“……如果上一次因为我的错——”

树叶沙沙作响,膝盖下是冰冷的土地,欧辰的背脊倨傲笔直,双唇痛楚得没有血色。

“我……愿意去改……”

背对着他,夜色里,听着他的声音,她的心突然痛得要裂开!这种痛,让她无法分辨是因为对他的恨意,还是因为黯然于他如此明显的伤痛!

她咬紧嘴唇,心理又冷又热地翻绞着,闪过几年来与他相处的画面,可是,脑中剧痛,又浮现出尹爸爸和妈妈被白色被单蒙上的血淋淋的面容,和身上被插满了各种管子躺在重症监护室生死位卜的小澄……

207

“你永远也改不了。”

恨意让她的话语冰冷无比,没有回头,她向屋里走去,庭院里只剩下他孤单单跪在樱花树下的身影。



“夏沫!……”欧辰痛声地喊,“……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无论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只要她肯留下,哪怕只要她再看他一眼。而漫天白色的夜雾里,她的背影是漆黑的,仿佛随时会消散……

“除非——”

没有回头,她望着黑漆漆的夜空,眼神冰冷。也许小澄会死,也许她会跟着小澄一起去死,那么,她也许直到死也不会原谅他。

“你死。”

身后仿佛有他的呼喊,她听不清楚,也不想去听清楚,她的世界已是全然崩溃,她已没有什么可以在乎的。

黑暗。

没有一丝光亮。

漫天白雾,树叶狂乱地摇晃,她没有回头,一点点眷恋和犹豫也没有地、冰冷地在黑夜里。

夜色将樱花树下跪着的他变成一个剪影,漆黑的剪影,依旧贵族般的倨傲里,那种求怒和痛苦更加强烈得让飞舞的绿蕾丝都黯然跌落。

忽然下起了雨。

雨滴透过树叶滴落,他木然地跪着,仿佛毫无感觉,身体渐渐被淋得湿透。雨越下越大,雨水狂乱地濡湿他的黑发,濡湿他的面容……

208.

那个如梦般痛彻心扉的夜晚……

……

……………

车灯的光芒雪亮刺眼,暴雨倾盆而下雨滴狂乱地敲打着车顶和车窗,白茫茫的雨世界,夜空中炸开的惊雷和闪电使得过去和现在混淆在一起!胃部的疼痛仿佛一把毒刀翻绞着,将欧辰拉入痛苦的深渊,他无法呼吸,手指死死地紧握方向盘,嘴唇苍白如纸。

渐渐地……

好象已经分不清楚疼痛是从哪里而来……

漆黑的夜晚,大雨中的樱花树,她给他的始终是背影,甚至不曾回头看他一眼,哪怕他可以放弃一切,哪怕他抛却尊严而跪下……什么都可以答应她,什么都可以为她而改,可是……她还是那样冷漠地从他的生命中离开……

坐在欧辰的旁边。

清冷的雨声里。

夏沫已经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是伤害了他吧,只是当时 15 岁的她,面对养父母的死亡和小澄的生死未卜,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冲动之下将所有的愤怒和恐惧发泄在他身上。

如果是现在的她呢?

她还是会恨他,可是也许不会再那样不顾一切地用语言去刺痛他。恨意是一把双刃剑,她以为报复了他,结果他的恨意却使她坠入了更深的地狱,甚至给她和小澄造成了至今也无法

弥补的伤痕。几年前那些不堪的回忆断断续续地闪过，她摇摇头，让那些画面散去。

她黯然，往事已如云烟，她不想再去争辩孰是孰非，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幸福吧。过去的她没有能力保护身边的人，而今她已经努力变得理智坚强，

209

而今她已经努力变得理智坚强，再不会容忍任何悲剧的发生。至于欧辰，虽然已不再她的世界里，但过去种种终究无法使她真正将他视为路人。目光无意识地落在欧辰身上，他额头的汗珠和苍白的双唇让她怔住，不由自主的问道：

“你怎么了？胃还在痛吗？”

用手试了试牛奶的温度，已经凉了，但是药总是要吃的。她又拿出几粒药片，这次没有放进她的手中，而是直接将药片放进自己的掌心，凑近他，说：

“把这些药吃了。”

欧辰眼神沉黯地看着她，眼底有种恍惚：

“为什么？”

“吃了药，为就不会再痛。”她知道他问的不是这个，但是五年前的事情她已不想再提。

“说，为什么？！”最后一份克制被她淡淡的口气击溃，胃部痛的抽搐，他将她拿药的手挥开，怒声逼问：“五年前我只是将洛熙送走，为什么里就选择那样残酷的与我决裂？在你心中，洛熙真得那么重要吗？！那我又算什么？”

车窗外雷声轰响。

望着他沉怒痛楚的神情，尹夏沫突然想笑，又笑不出来，只在心底留下一声叹息。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她的声音很静。

“……？”

“你我是两个世界的人。凡是你想要的东西，你都会不择手段的去得到它，而毫不在意它想要的是什么。我就象是你的洋娃娃，因为是里心爱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许碰，甚至我的亲弟弟也不行。或许你的世界是寂寞的吧，所以想把我放到和里一样的寂寞里，不允许我有除你之外的快乐。”

她笑了笑。

声音在雨里显得出奇的寂静。

“我也是寂寞的。这种寂寞让我努力地想要抓住每一分的温暖

210

和幸福，为了守住那些幸福，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曾经很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的弟弟和养父母生活无忧，哪怕代价是让我像藤蔓一样依附在你的身上。可是，你却又亲手将我的幸福毁去。”

她闭上眼睛，往事血淋淋地从脑海中闪过，或者终此一生她也无法忘记养父母躺在病床上的模样了。因为闭着眼睛，她也没有看到欧辰眼底闪过的悔意。半晌，她才慢慢睁开眼睛，继续说：

“所以，我已经不想再依靠任何人，只想生活在我的世界里，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守护身边的人。”

“……车祸不是我安排的。”

怎么可能会故意让她的养父母出车祸呢？原来在她的心里，他竟然是这样的人吗？胃部痛如刀搅，手指渐渐已经无法抓紧方向盘。

“我知道不是你。”尹夏沫眼睛幽暗，“可是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洛熙被送走的那一天，一切都结束了。是迁怒把，痛苦和绝望让我崩溃，将所有的仇恨迁怒在你身上……”

其实，她对自己也有恨意，如果当初不是自私地只考虑到家人，如果能够坚持拒绝洛熙离开，

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即时爸爸失业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么?即时爸爸再也找不到工作,他也可以去打工养家阿。过于依赖别人,会让自己失去行走的能力,如果他早点知道这个道理,也许所有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只是迁怒吗?”

他窒息,眼底又浮出一丝亮光

“.....”

“那么,你说的那些话,只是故意气我对不对?”他嘴唇苍白。盯紧她。

“哪句?”她慢慢的望着他。

欧辰沉默半晌,昔日她的话就像毒钉钉在他的心底,每说一句就仿佛心底被拔出一个血洞。

“你说.....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可以保住你养父的工作让你和小澄可以衣食无忧的生活.....”

211

“.....”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尹夏沫的心底如同被刀子狠狠捅了一下!那是她说国的话么?明知道他对他的感情,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五年前的她,居然可以这样冰冷无情的伤害他么?过去与他相处的日子里,虽然只是像洋娃娃般地被呵护照顾,但是怎么可能没有喜欢过他呢?

“不,你只回答第一句就好了。”

她的迟疑让他心慌起来。是的,她是因为她的家人和他在一起的,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所以才会害怕,害怕当她不需要他的时候就会离开他,所以才想将她封闭在他的世界里,能看到能听到的只有他,也许她就会渐渐喜欢他了吧.....

“你.....以前有没有喜欢过我.....”

欧辰嘴唇紧抿,身体僵硬的好像冰块做的雕像。黑夜里,雨越下越大,车窗被雨水冲打的早已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等着她的回答,夜空传来阵阵惊雷,车内的世界恍如只属于他和她两人。

“没有”

当他终于听到她的回答时,一道闪电裂开夜空!伴着雷声的闪电下,她的面容被照应的异常雪白,琥珀色的眼瞳里没有丝毫感情。

“从没有喜欢过你”

她淡淡的说。

即使昔日曾经喜欢过他,也只是许久以前的记忆,就像风吹走尘埃般不用在意。不想再和他的世界纠缠在一起,那就得离开的毫无痕迹吧。

黑暗的雨夜。

大雨淹没了世界,白花花的水世界,车子被雨水哗哗的冲洗着,急簌簌的雨珠在地面溅起朵朵水花。喧嚣的大雨中,世间万物反被衬的异常宁静,宁静的仿佛一切都在死去。

212

欧辰僵硬的坐着。

良久良久,他渐渐弯下腰,强烈的痛苦使他的身子蜷缩在一起,双手紧紧按在胃部,冷汗如雨,然后他开始呕吐。

夏沫惊怔。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她迟疑着,伸手扶住他,问:

“你.....胃痛的很厉害吗?”

他挣扎着用力挥开她的手,虚弱的怒喊:

“走开”

这个动作几乎将他所有的气力耗尽,痛苦像恶魔一样伸出黑暗的手将他扯入无尽的地狱当中。

一整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他吐出来的只有黄水剧烈的疼痛使他蜷缩在座位上不断不断的呕吐。

尹夏沫咬紧嘴唇,掏出手机拨打 120,

“喂,是急救中心么?这里有人胃病发作,很严重,我们在……”话还没有说完,她那着手机的胳膊被猛力拉下,猝不及防间,她的身子也歪倒在车座上,距离他很近很近。

“我……死了……你不是更开心吗……”

方才的呕吐稍稍停歇了一下,被她再度伤害的痛苦使欧辰的心中充满恨意,他瞪着她,将她得手机扔到后座去。

213

.....

“如今我无牵无挂,再没有需要顾虑的人了,终于可以不用再见到你,终于可以和你分手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啊,对了,有一件事你做的非常正确……”

盯着他痛苦沉黯的双眼,她逼近他,慢声说:

“那就是送走洛熙!没错,我喜欢他,从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他了!再我的心里,你连他的小指头得比不上!虽然你现在逼得他离开,可是将来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

“跟他无关?”欧辰哑然失笑,“……跟他无关,你会始终不肯原谅我?……我说了我会改,不再那么霸道,不再那么控制你,可是……你头也不回的离开……跟他无关,今天里又为什么来找我……”

“你来找我……是为了他的《战旗》对不对……那就求我啊……”眼底充满了痛苦和恨意,黑夜里,他的面容反而有了种惊心动魄的倨傲和俊美,“……你明知道……只要你求我……我什么都会答应……”

尹夏沫心中痛楚难当。这个时候,她不想再和她讨论任何洛熙的事情了,只想将他送到医院。

“……既然你不替她求情……那么我就封杀他……他出演什么我就封杀他什么……你信不信我有这样的能力?……”

“欧辰!”

“那就求我啊……”

“好,我求你,放过洛熙。”他深呼吸,“你可以封杀我,因为过去的事情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可是,确实于洛熙无关。”

“……”

她终于说出今晚的来意了,欧辰冰冷的望着她,又恨又怒,体内忽然再次涌起阵阵翻江倒海的剧痛,“他就是那么重要吗?……值得你宁可牺牲自己来维护他?!……如果说……只有你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我才会放过他……你也会答应吗?!……”

214

“……不可能……”望着车窗外的雨水,尹夏沫的神情有种属于黑夜的落寞,“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喉咙一口腥气，欧辰强忍着没有吐出来，体内的疼痛却又千百倍的将他撕扯着。

眼前渐渐漆黑，仿佛可以听到他焦急的呼喊，仿佛有白光从他的身体飘出。漆黑将世界淹没，又一阵炼狱般的剧痛在体内炸开后，连疼痛也不再是它的……

他和他……

是两个世界了吗……

所以……

再也回不去了……

215

《战旗》事件的发展陡然生变！

据有些媒体披露，欧华盛所属集团的未来继承人欧辰少爷因为胃出血之类的疾病被送入医院。在住院期间，他调来《战旗》已经拍摄完毕的片断看，对洛熙表现出的演技非常欣赏，从而正面回应了前段时间谣传的欧华盛公司打算换掉洛熙的消息。

欧华盛公司亦出来澄清舆论，说公司素来对洛熙的演技和实力十分满意，洛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演员。所谓的换角风波只是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断章取义地进行了扭曲。欧华盛公司相信，洛熙在《战旗》中会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战旗》将会是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优秀电影！而且，欧华盛公司宣称将会追加大笔投资，以期《战旗》拍摄成用留影史的梦幻级制作！

虽然事态的发展有些蹊跷，不过世人早已经习惯了真真假假虚实莫测的娱乐圈。可能只是炒作把，用换掉洛熙的噱头来吸引众人的目光，将影片在上映前炒得尽人皆知，观众的胃口也被吊得老高，反正洛熙终究没有被换掉，而且演技实力也得到了欧华

216

盛公司的大力赞许和肯定，fans 虽然心里仍旧怀疑是制片方拿洛洛来恶作，但总算也松了口气。前几日欧华盛方面的联系人在电话里倨傲跋扈的表现，乔还记忆犹新，但转眼他们就在公众面前摆出另一种姿态，实在令他惊恶不已。乔对欧华盛公司大发雷霆，斥责他们肆意伤害洛熙的名誉。欧华盛公司连声道歉，态度之恭谦诚恳再次令乔惊讶。

欧华盛公司在娱乐界是航空母舰级的大公司，他对他们发火虽然是出于对洛熙的保护，可是依然时刻掌握分寸，不敢真的惹怒他们，没想到欧华盛公司似乎确实深抱歉意。

乔放下电话，翻看这桌上各家报纸的相关报道，对洛熙说：“欧华盛已经作出道歉和让步，并且在所有的媒体都发表了正式声明，你的面子已经做足，怎么样？现在是你风风光光回去的时候了。”毕竟《战旗》的导演，剧本演员阵容，拍摄，资金都是顶尖之选，欧华盛公司的实力也非常之强大。洛熙的笑容漫不经心：“我倒是很想知道，如果我不回去，他们要怎么收场。”一切应该都是欧辰幕后操纵的，他厌恶自己的命运再度被欧辰掌控在手中，仿佛自己是蚂蚁，而欧辰可以随意支配他。五年前他没有能力与欧辰一较高下，五年后的他完全可以摆脱欧辰的阴影活得很好。所以，当他明白是欧辰在欧华盛背后操纵时，虽然不耻于欧辰用这种阴险得伎俩来对付他，可是他刀也想看看如果他离开《战旗》剧组，欧辰该怎么收场！

《战旗》如果失去他得出演，必定黯然失色，再加上长期支持他的无数影迷的抗议，票房

收入和口碑一定惨不忍睹。他将会冷眼看着，欧辰这样的举动最后伤害的究竟是谁？！洛熙拒绝重回《战旗》剧组的态度使得欧华盛公司和乔都有

217

些慌了。《战旗》的前期已经投入很大，失去了洛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到他的镜头都需要重拍，而洛熙在电影中的出境率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

乔顾虑的确实另一方面。他可以理解洛熙不悦的心情，但是惹怒了欧华盛，后果也许是他们无法想象的！欧华盛公司在娱乐界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从影片投资到唱片发行，从众多的电影院线到数量惊人的连锁音像店，再到对各媒体隐形的控制力，如果惹恼了欧华盛公司，不仅仅是《战旗》这一部电影，今后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

而且《战旗》阵容强大，会使洛熙事业再登巅峰！并且，如果坚持退出，欧华盛公司可能会要求洛熙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资金损失，那个数字势必非常惊人！不同的考虑，同样的想法，欧华盛公司和乔都努力地劝说平息，希望他改变想法，重新投入《战旗》的拍摄中。

双方都找了许多洛熙的朋友，圈内德高望重的前辈们来劝说调和，最终甚至请出了星点经纪公司的幕后老板，也就是昔日将洛熙正式引入娱乐圈，被洛熙视若大哥的夏老板。不知夏老板同洛熙说了什么，第二天，洛熙同意回《战旗》剧，但是条件视欧辰必须召开新闻发布会亲自澄清《战旗》换角风波，并且对他的演技做出公开评价。欧华盛公司震惊！眼看事情有了转机，洛熙竟然公开这种难以接受的条件！欧辰少爷向来不喜欢在媒体前露面，又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部电影的演员问题而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呢？谁知令欧华盛管理层更加震惊的视——欧辰听到这个消息后，只是噙着一丝捉摸不定的笑意，淡淡回答：

218

“我接受他们的要求。”

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面对无数记者和闪光灯，欧辰和洛熙坐在发言席里。或许是因为刚刚大病初愈，欧辰的面容略显消瘦，眼底愈发冰绿，浑身散发出的贵族气息也愈发倨傲强烈。在摄像机镜头前，他平静地对洛熙的演技进行了肯定，并且宣布《战旗》将重新投入拍摄。

应记者们的要求，象征着事情已经圆满解决，欧辰和洛熙起身握手。

闪光灯的璀璨星海下。

两人的手交握在一起。

凝视着欧辰，洛熙轻笑，眼底有种妖娆的雾气，仿佛是怜悯战败的俘虏；欧辰回视他，也淡淡地笑了笑眼神沉黯幽深，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第二天，各报满版都是关于《战旗》重新进行拍摄的新闻，洛熙与欧辰在新闻发表会上握手的画面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媒体上。经过几番波折，原本已经是焦点的《战旗》更加引人注目，所有人都期待着它的上映，也期待着洛熙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

洛熙没有看到这些报纸。

凌晨4点他就坐在化妆间里了，化妆师、服装师给他做出完美的造型，然后就进入了紧张的拍摄。因为中途暂停了这样一段时间，要赶上映档期的话就必须加快速度，从上午到中午到晚上，洛熙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一场戏接着一场戏地拍，其中有几场导演已经满意了，

但是洛熙仍旧要求重来，他希望自己的表现不仅仅是不错或者很好，而应该是出色得令人震撼！

虽然《战旗》的幕后老板是欧辰，这让他心有芥蒂，可是他不会消极怠工，也不会故意表演得不尽如人意而使票房失败。声誉是属于他自己的，洛熙很清楚这点。只要是他的作品，既然打上他的名字，

219

就一定要以最完美的状态呈现出来，而不管他自己曾受到怎样的待遇。

他会让世人惊叹于他在《战旗》中的演出，用自己的出色表演来击碎前段日子那些滑稽的指责，也给欧辰沉重的打击。

欧辰…… 昔日那样倨傲自负的欧辰被迫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世人肯定他，想到欧辰那是沉黯的眼神，洛熙心情忽然好极了。似乎，有种幸福的气息，仿佛生命中的那些不幸逐渐在远离他。

或许人生有悲喜的定数，而属于他的悲剧已经上演完毕，属于他的得幸福正在慢慢展开…当拍摄间隙接到夏沫的电话，听到她说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在等他时，洛熙抬头望着窗外的蓝天，微笑。上天原来真的是公平的，拿走一些东西，就会送还一些东西，而这次，上天终于将他最想要的给予了他。

结束一天的拍摄后，天色已经渐晚。洁妮去停车场取车，洛熙回化妆间卸妆，一路上剧组其他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都热情的同他打招呼，他也笑着与他们寒暄闲谈几句。这个拍摄场景是模拟古代，特意为《战旗》搭建的，古式雕花浮绘的长廊，一扇扇精美的木窗，走廊的尽头有一间砖属于他的私人化妆休息室，非常僻静，要折过去才能看到。此刻正有发型师在里面等他卸妆。

夕阳西下，满天彩霞温暖的撒下，洛熙微笑的掏出手机，打算打电话给她，告诉她再过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可以到家了。转过弯，前面就是他的化妆间。然而——一道黑色的阴影斜长地映在地面上……手指顿住，没有按下号码，洛熙怔了怔，顺着那个影子看过去，目光顿时变得冰冷起来！

220

金红色的晚霞下。

欧辰双手撑着雕花栏杆，出神地望向满天彩霞。漆黑的头发，冰绿色的眼睛深如寒潭，晚霞的柔光中，他的五官却好象笼罩着深冬的冰雪，冷漠倨傲的气息让时间如若都定格了。听到脚步声，欧辰转过头来，淡淡地打量洛熙。

空旷的长廊里。

微红的霞光。

洛熙和欧辰对视而立，气氛古怪而僵硬，两人都不说话，仿佛在比较谁更能忍耐。

终于还是洛熙先打破了僵局，他懒洋洋地将手机放回口袋里，回应般地淡淡打量欧辰，说“没有前户后拥的随从们，所谓的‘少爷’看起来居然这么普通。”

欧辰谈漠地站着，就像没有听出他话语中的嘲弄。

“你来干什么？”

洛熙已不耐烦跟欧辰再耗下去，以前的恩怨他不想再去纠缠，只想紧紧抓住手中终于到来的幸福。如果可以，他希望“欧辰”这两个字与他的生命再无交集。

“探班。”

欧辰淡淡地说。

“哦？探我的班？”洛熙似笑非笑地说，“怎么，难道《战旗》这么重要，需要劳驾你亲自到现场盯着？对于欧氏集团，《战旗》的投资难道不是微不足道的吗？”

“今天拍摄顺利吗？”欧辰的声音里听不出丝毫情绪。

“……”

“是否有遇到问题？”

“你想所什么？”

“剧组的人员对你友善吗？”

221

洛熙依旧没有回答，反问他：“你今天这么悠闲吗？”

欧辰的出现必然有其原因，探班这个借口太过滑稽。他和欧辰或许是天生的敌人，如果不是为了战斗，绝不会出现在彼此面前。

晚霞中。

欧辰背倚雕花栏杆，手腕上的绿蕾丝随风轻扬。他望着洛熙，冷漠的面容忽然流露出一抹怜悯，就像是在可怜一个冰天雪地里沿路乞讨的孩童，口气里隐约有种施舍的味道：“以后如果拍摄过程中出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说完，他竟转身打算离开。

方才欧辰眼中闪过的……

是怜悯吗……

洛熙怔了怔，然后唇边突然绽放出一朵如盛夏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他对着欧辰的背影说：

“昨晚新闻发布会上真是难为你了。那是你第一次当众道歉吧？”

欧辰的身影站定。

他缓缓转过身来，没有任何被激怒的神情，眼中的怜悯之意反而更加浓厚，仿佛冰天雪地里那可怜的孩童正在伸手向他讨要吃食。

他平静地对洛熙说：“你——似乎有些误会。”

“什么？”洛熙皱眉。

今天欧辰所有的反应几乎全都出乎他的意料，他忽然隐约有种不安的预感。欧辰凝视他，缓慢地说：

222

“你对于《战旗》来说微不足道，你对于欧华盛公司来说微不足道，你对于我来说——”

他对洛熙淡淡得笑了笑：“更加微不足道。”

晚霞如血，洛熙的瞳孔渐渐抽紧，嘴唇却益发鲜艳起来，有种妖艳的美态。

他轻笑着说：“原来，微不足道的我竟然可以令得欧辰少爷失去尊严，在世人面前对我低下高贵的头颅，这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欧辰平静如水眼底幽暗深邃。“你以为，我是为了你？”

洛熙的身子僵硬起来。“一切只不过视一笔交易。有人来请求我，求我放过你……”



欧辰言犹未尽地收住，空气里仿佛突然弥漫起令人窒息的白雾。

半晌，洛熙失声轻笑：“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你是否相信，我并不在意。”

欧辰低头看向手腕上飞舞的绿色蕾丝，唇角淡淡地染出一抹温柔，“只是他她答应了我的条件，我也会实现她的要求。”

那个雨夜……滂沱的大雨残忍地将过往血淋淋地撕开，就像一道伤疤，汨汨地流淌着鲜血不肯凝固的伤疤，随着时光的流逝却愈加新鲜的伤疤。

他和她……

是两个世界了吗……

再也回不去了吗……

身体的疼痛远远比不上心底的绝望，仿佛视烈性的毒酒，一点一点将他的心腐蚀焚烧，却无法昏厥无法死去，只能清醒地任痛苦漫无边际地燃烧……

223

她和洛熙……

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吗……

在没有光亮得漆黑里，痛苦渐渐沉淀为冰冷。从那个时候起，他——已经有了决定。同一个世界的人又怎样，太过相似的人，彼此之间的信任也许会更加脆弱，猜测和怀疑也许会更加容易滋生。他倒要看看那两人的信任究竟有多深！

落下如画。

欧辰的手指如恋人般轻抚绿蕾丝，半晌，他抬头看向洛熙，眼底暗光隐隐闪耀：

“而今天，我只是来完成协议的最后一项内容。”

洛熙笑容如花，声音好听又隐含嘲弄：

“你不觉得，这个伎俩已经很过时了吗？为了我的前途而去求你，多么像早年苦情戏的桥段啊。欧辰，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即使曾经和你在一起过，但是她现在喜欢的是我。不要试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那样，只会让人看不起你。”

欧辰表情淡然，他微微颌首，说：

“再见。”

当欧辰转身离去时，天空中只剩下最后一抹晚霞。

洛熙好笑地望着欧辰的背影，轻轻打个哈欠，难道欧辰以为这几句话就可以让他愤怒失去理智吗？这种刻意使人误会的手段，当年他在孤儿院都已经玩得不屑于使用了。

然而——

暮色里，欧辰手腕上的绿蕾丝轻扬在风中。

洛熙心中一滞！

在日本拍外景时曾经看到的那张报纸上的照片慢慢的在他脑海中闪过。画面里，她正欲将绿蕾丝缠系在欧辰的手腕，晚霞温柔地

224

为两人镶嵌出美丽的光晕，她和欧辰在一起的感觉，就像相恋已久的情人。  
闭上眼睛。

洛熙用力摇出脑海中的画面，唇角原本笃定的笑容却也渐渐消失了。他微微僵硬地打开休息室的门，走进去，坐在化妆镜前的红色沙发椅里，默然坐着。镜子里他面容雪白如樱花花瓣，眼珠乌黑，整个人仿佛被一层淡淡的雾气包围着。

\*\*\* \*\*

夜晚。

锅里的汤汁翻滚着小小的泡沫，鸡翅已经渐渐变成红褐色，厨房里弥漫着诱人的香气。尹夏沫用铲子小心翼翼地将鸡翅翻面，不让它们粘在锅底，等待汤汁收浓就可以出锅了。

“好香啊。”

尹澄探头进厨房来，自从姐姐进入娱乐圈，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了许多，可是 he 只想跟以前一样可以常常见到姐姐和姐姐在一起。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尹夏沫轻声说，她将火转成最小档让鸡翅慢慢炖着，然后看向凑到自己身边来的小澄。小澄好像又瘦了，脸色也白得有些异常，一双眼睛越发显得像小鹿般又黑又大。

“我不累。”尹澄微笑着说，“是洛熙哥哥要来对吧？真幸福啊，洛熙哥哥可以吃到姐姐亲手做的饭菜。”

“我也常常做给你吃啊。”

“可是……我原来以为……”原来以为姐姐会永远只做饭给他一个人吃，尹澄心里悄声说。忽然又觉得自己太小气了，跟他一起分享姐姐的是从小他就喜欢的洛熙哥哥啊，不禁赫然。他换了

225

一个话题，小心翼翼地问：“姐，你喜欢洛熙哥哥？”

尹夏沫怔了怔，然后抬眼看他，笑的很柔：小澄呢，你喜欢他吗？

“恩？”

如果小澄不喜欢他，那姐姐也不喜欢他；如果小澄接受他，姐姐才会喜欢他。”

将烧好的鸡翅放如盘中，她好象开玩笑一样的说，有好象是真的。

姐……

尹澄眼底湿润起来，长长的睫毛仿佛沾上露珠般又湿又亮。

尹夏沫笑着看向他，她知道尹澄从小就喜欢洛熙，当时整天跟在洛熙身后跑。

“我喜欢洛熙哥哥”。尹澄微笑。

226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姐姐谁他就一定也要喜欢谁，“……因为洛熙哥哥对你很好，帮了你很多次，而且我觉得他很喜欢很喜欢你。”虽然这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比他跟喜欢姐姐了，尹澄偷偷在心里补充说。

“不过——”

他忽然又犹豫起来。

“怎么？”

尹夏沫连忙问。

“姐，将来你会不会喜欢洛熙哥哥……超过……喜欢我……”尹澄眼神微微失落。

“整天乱想！”

尹夏沫懒得回答他。这是壶里的水烧开了，她急忙将火关掉，又将开水倒进保温瓶里。忙完以后却发现小澄还在站着发呆，她突地怔了怔，惊觉小澄的面容真的有些苍白得异常。

“你最近有没有按时去医院？”

她不安地问。

“有，我每次都去了。”尹澄赶忙从刚才的情绪中恢复过来，用若无其事的笑容回答她。

“医生怎么说？”

“说我的身体状况很好，只要每天按时吃药，就会像个健康宝宝！”

“还是郑医生？”郑医生从四年前接手小澄的治疗，是个很慈祥的女医生，虽然年龄有些大了，但是专业水平很高，她一向也很放心。可是不知为什么，看着小澄夸张逗趣地做出健康宝宝的姿态，尹夏沫心中的不安反而如阴云般越积越厚。

“……是的。”尹澄微微犹豫一下。

“下周的检查我陪你一起去。”她决定说。

“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去了那么多年了，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

“我会把下周四的行程都空出来。”

“姐！真的不用……”

“叮咚！”

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尹澄如获大赦般地赶去开门。

尹夏沫心中一跳，知道应该是洛溪到了。果然客厅里传来洛熙和小澄说话的声音，她微笑，将刚刚做好的饭菜端了出去。

桌面上摆满了菜，一大盘红烧鸡翅摆在餐桌中央。

尹夏沫夹起一个放进小澄碗里，尹澄开心地笑，边吃边夸赞姐姐的手艺越来越好，做的鸡翅是天下第一美味。洛熙唇角也有笑容，眼神却隐约有些恍惚。

“快吃吧，看来鸡翅里糖放多了，嘴这么甜。”尹夏沫对小澄嗔笑，又夹起一个鸡翅轻轻放到洛熙碗里，“你也多吃一点。”

“谢谢。”

227

洛熙客气地说，但是支持白矾，半天也没有动碗里的那个鸡翅。

尹夏沫怔了怔，抬眼看她，只见他眼珠乌黑如潭，唇焦虽然有淡淡的笑容，唇边却略显执拗的抿着。

“今天派了几场戏？”她关切地问。

“八场。”

“那一定很累了，呆会儿你早点回去休息。”

“不累。”

洛熙淡淡地说，夹了一根青菜来吃，碗里的鸡翅还是动也不动。尹夏沫有些错愕，尹澄也

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连忙赶着将饭吃完，放下碗筷说：“姐，晚上同学家有聚会，我就出去。”

“那个同学？”尹夏沫问。

那不过是为了让姐姐和洛熙哥哥独处而临时编造的借口，一时间竟然想不到说那个同学的名字比较合适，尹澄尴尬起来：“是……”

“晚上风大，你的气色也不太好，”她低声说，“在家里好好调养身体，今晚就别出去了，好吗？”小澄的心思他怎么会不懂，不过，又怎么可以因为洛溪情绪不对就让小澄躲到外面去。

“哦。”尹澄犹豫片刻，说，“好吧，那我回房间画画，明天要交一张水彩作业。”尹澄离开后，只剩下洛溪和尹夏沫两个人吃饭。

客厅一下子安静起来。

原本趴在窗台上睡觉的黑猫牛奶醒了，快活地跑过来，撒娇的来回蹭着洛溪的鞋子，洛熙依然安静地吃饭，毫不理会它。尹夏沫愣住，望了他几秒钟，拿起一只小碟拨了些饭菜进去，放到地上让牛奶吃。牛奶“喵喵”围绕着洛熙又叫了几声，才失望地躲到角落里，吃起自己的晚餐来。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228

尹夏沫凝视洛熙说。他肌肤雪白，唇色鲜艳，眼瞳像黑潭般幽深，沉默地埋头吃饭，碗里那个鸡翅依旧没有动过。擦干净桌面端起所有的东西回到厨房。

“没有。”

洛熙对她笑了笑，仿佛什么事都没有。

尹夏沫望了他许久，没有再说话，开始收拾碗筷。见到盘中剩下那么多鸡翅，她眼神黯然，擦干净桌面端起所有的东西回到厨房。打开水龙头，她将洗洁精滴在桌子上，水流哗哗而下，充气很多泡泡，慢慢地洗着碗盘，它开始出神。

《战旗》事件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那个雨夜，欧辰的恨意如此明显，她原以为《战旗》换角的事已经不可转回，更担心他会进一步不择手段地打击洛熙的事业。可是欧华盛公司竟然如此低姿态地请求洛熙重回剧组，甚至欧辰也亲自出席新闻发布会。有点诡异。

以她对欧辰的了解，他决不会就这样轻易放过她和洛熙的，如果表面是平静的，那么平静之下必定蕴藏着更为可怕的暗涌。而洛熙，今天表现得像个别扭的小孩，好像很多心事。她暗自猜测，按说洛熙的地位如此重要，剧组里不会有人故意针对他才是，难道——他今晚的别扭，与她有关？她细细地想着，将最后一碗洗干净放起来，擦干双手，决定直接去问洛熙。

夜色如水。

洛熙站在客厅的窗前，皎洁的月光洒照在他的身上，周身缭绕着似有若无的白色雾气，仿佛他随时会在雾气中消失。尹夏沫努力赶走心头的不安，轻轻走过去，喊他：

“洛熙……”

他回头看她，眼珠漆黑漆黑：

“收拾完了？”

“嗯。”她伸手挽住他的胳膊，仰头看他，笑意盈盈，“今天拍戏是不是被导演骂了？郁闷到现在啊。”

“没有。”

“是因为路上堵车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今天做的饭菜不好吃？”

她晃晃他的胳膊，故意般可爱，想让他心情好起来。

“很好吃。”

“……你如果不想说，我也不想勉强你。”尹夏沫静了下，微微斜眯他，琥珀色的眼瞳像猫眼一样明亮，“可是，拜托你，往后如果不想说，就不要让人发现你在生闷气。以你的演技，应该一点也不难。”

洛熙身体僵住。

是的，他不想跟她说起欧辰说过的那些话，他很明白，那无非是欧辰想要离间他跟夏沫所用的手段而已。

可是，心中那种强烈的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使得他又疯了一样地想向她求证，他究竟有没有同欧辰做什么交易。如果做了交易，那么她究竟答应了欧辰什么条件，才使得欧辰竟然肯屈尊降贵地公开向他做出低姿态！

思来想去，《战旗》事件前后转变如此之大，真的毫无蹊跷吗？而且，她曾经说过……在他的公寓里，她凝神看他。

“如果是他的，那么事情是因我而起。我会去解决，不会让他伤害你。”

……那么，她真的去找欧辰了吗？能让欧辰让步，她究竟允诺了些什么条件？一直一直在脑子里纠缠着这个可怕的疑问，洛熙胸口阵阵闷痛，仿佛堵上一块大石，沉甸甸的，透不过气来，以至于他没有心情去完美地扮演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今天拍戏结束后……”夜风中，洛熙眼神幽暗，凝视着她说，

“……欧辰来探我的班。”

尹夏沫一惊“他来探班？”

洛熙紧紧地盯着她，停顿了下，缓缓地说：“是的，而且他告诉了我《战旗》重新邀请我回到剧组的原因，你——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吗？”

“是什么？”她莫名地有了一些不好的联想。

“你不知道吗？”

洛熙眼神古怪的望着她。

“你想说什么？”

“她正视她，眼神丝毫没有躲避，心知欧辰的出现必定是造成洛熙情绪反常的直接原因，而且，这原因，跟她……也有关系吧？”

“他说，”洛熙低低地说，“那是一笔交易。”

“……？”

“因为你答应了他的条件，所以他也履行了他的约定。”洛熙的唇片上染上一抹凄厉的艳色，温柔地低声问，“我想知道的是，你究竟答应了他什么条件？”

“……”

电光火石间，伊夏沫脸色发白，背脊有股寒意渐渐升起。

洛熙的唇色凄美的惊心动魄。

“你去找他了吗？”

伊夏沫僵怔。如果承认确实她确去找过欧辰，那么，对于洛熙来说，什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了吧？

“你去找了他是不是？！你跟他求情了是不是？！”看到她的迟疑，他的心痛快要裂开。

“你相信他所说的？”她凝视他。

“是我在问你！”洛熙低吼。

“好，我告诉你，”伊夏沫胸口起伏了一下，咬了咬牙说，“我

231

没有和他做什么交易，也没有答应他任何条件。”

“那为什么……”

“因为这对于他而言是没有损失，却可以伤害到你我的最好方法。你重回《战旗》，欧华盛既可以将影片炒热又可以避免投资风险，而他的几句话，又能够让你怀疑我暗地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她故意用了一些难听的字眼，一字字的冰冷地说，“你以为我会答应些什么？上床，还是重新和他再一起？难道你离开《战旗》就会一蹶不振么？在我心里，你还没有那么不堪一击！”

“你----没有骗我？”

洛熙眼珠漆黑漆黑，唇角透出寒意。

尹夏沫闭上眼睛，不想再说什么了。她心中怒火暗涌，面容却愈加像结了冰霜般，一言不发，转身就要离开！

洛熙猛的抓住她的手！

他的手指-----

冰凉-----

紧紧抓着她的手，沙哑的声音里有一抹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相信你。”

尹夏沫身体僵硬地背对着他，他缓缓抬起双臂，从身后拥抱住她，沉默地将下巴放在她的发顶良久良久，她的身子才柔软下来，轻声说：

“洛熙，你我都在风风雨雨的娱乐圈生存，真真假假很难说得清楚，常常需要的不是眼睛和耳朵，而是互相信任的心灵。如果彼此间一点信任也没有，或许分手将会是必然的命运。”

洛熙将她拥紧，如同拥着自己的生命般拥着她。

“我会学着相信你。”

眼底弥漫着一层雾气，他呢喃着，不知道是说给她听的，抑或是他自己。

232

两人静默着。

夜风从窗户吹进来，屋里弥漫着夜的味道，月儿清冷的洒照在两人身上，他和她仿佛就在一起，有仿佛距离很远很远。

尹夏沫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的几天，她和《纯爱恋歌》剧组去参加个电视台的娱乐节目，接受记者的采访，忙的几乎没有休息得时间。而这一整天她又在录音棚里试听二十几首单曲小样，同唱片策划一起商量和选择下张专集将要收录的歌曲。结束完工作，天色已经晚了，她走出录音棚，珍恩在外面的车上等她。

尹夏沫打开车门。 珍恩正在驾驶座位上埋头看报纸,听到声响后猛的抬起头一双眼睛又是震惊又是愕然的瞪着她:

“你早就知道了吗?”

“什么?”

“洛熙宣布退出《战旗》剧组!”

珍恩万分震惊的递过手里的报纸。当她去给夏沫买盒饭经过书报摊,看到所有的报纸上都以醒目标题写着《战旗》风云再起,洛熙宣布退出拍摄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战旗》事件不是已经尘埃落定了吗?不管当初起因为何,欧华盛公司终归正式出面澄清,而且召开新闻发布会,甚至由欧辰来亲自邀请洛熙重回《战旗》剧组,洛熙也接受了啊.怎么短短几天,又出现这么大的变故?!她着急的连声追问:“夏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洛熙怎么可以得罪欧华盛?!你看报纸上说他什么?出尔反尔!而且,欧华盛现在是咱们的东家,如果关系搞僵,那你和洛熙……”

233

尹夏沫脸色有些发白,她拿过珍恩手中的报纸,果然上面写着洛熙当众宣布退出《战旗》剧组。当记者们询问原因是,洛熙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具体原因欧华盛的高层管理人员心中很清楚。照片里,洛熙笑得温和,仿佛即使退出《战旗》这种巨资打造的影片,也不值得太过惊讶。

居然这么孩子气……

他居然会选择这样做……

报纸缓缓地从她手中跌落,没有听到珍恩担心的呼喊,她脑中一片空白,耳膜轰轰作响。无意识地掏出手机,按下几个号码,手指又僵住,事已至此还能怎样,洛熙做得如此决绝,甚至连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

“夏沫……”

珍恩担心地轻声唤她,却见夏沫又慢慢把手机放了回去,神情从刚才的惊愕变得淡静如昔,她的头靠向椅枕,闭上眼睛,黑色的睫毛在洁白的皮肤上轻轻颤动。

“洛熙为什么会这么做?”珍恩疑惑地问。

尹夏沫沉默良久。然而就在珍恩以为她不会回答自己的时候,听到她的声音低低地回荡在车内——

“如果这样做能够使他开心,那就这样做吧。”

开心? 珍恩困惑地抓抓头发,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而《战旗》事件接下来的发展速度之快又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随着洛熙宣布退出《战旗》的拍摄,星点经纪公司的幕后财阀夏老板亲自出面,筹拍一部新片《天下盛世》。该片制作阵容强大。剧本改编自国内畅销几百万册的经典文学作品,导演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导演,而投资金额竟然比《战旗》的数字还要惊人。

234

夏老板透露说《天下盛世》其实已经筹备一年多,各方资金早已全部到位,只是为了将该片打造出最完美的效果,他们一直在等候洛熙的档期。至于《战旗》风波,夏老板回答记者说,洛熙素来是非常敬业的艺人,他们相信洛熙退出《战旗》一定有其充足的原因,而且他们相信《天下盛世》必定会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

紧接着,《天下盛世》的女主演正式出炉,竟然歌坛红透半边天的天后级巨星--沈蕾!

“少爷,这是欧华管理层关于《战旗》时间的会议纪要。”西蒙将一份文件放在欧辰的办公桌上。欧辰翻看着,阳光照在他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透出淡漠的冷意。

迟迟等不到回应,西蒙说:

“少爷……”

欧辰没有抬头,沉思着翻动纸页:

“请讲。”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挽留洛熙已不太可能。但是他的退出属于违约,可以要求他赔偿对《战旗》拍摄造成的一切损失。”

“洛熙的经济状况如何?”

“前段时间刚刚调查过,洛熙历年来从广告、片筹、唱片、通告费中取得的收入非常惊人,而且他投资房地产、服饰店和餐饮业,生意做得很大,利润回报也很丰厚。”很多明星都投资其他产业,但是往往因为经营不善,很少有人能够赚钱,而洛熙去仿佛有天赋的经商眼光和才能,短短几年间挣下的家产已近天文数字。

“如果让他赔偿《战旗》的损失,数目大约是多少?”欧辰看着西蒙,听他说出一个数字后,又问,“这笔金额对于洛熙的经济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

“几乎没有影响。”西蒙回答说。

欧辰沉默片刻:

235

“这笔金额从我私人帐户划给欧华盛公司,财务上请你负责处理妥当。”

“少爷!”

西蒙一惊,但是少爷的神情让他将疑问又咽了回去。从一开始,少爷在《战旗》事件上的行事作风就大异于往常,好象不是公事,而是私人恩怨。不过,对于集团内的其他子公司,少爷依然行事稳健决策明智,所以即使欧华盛的管理层在集团会议上表示不满,但是对少爷的思维并没有产生任何动摇。

“是,另外,欧华盛管理层认为,必须马上找到接替洛熙出演《战旗》的人选,否则拖延时间越久,损失越大。”

“有适合的人选吗?”

“没有……”西蒙也参加了欧华盛的会议,席间曾提出一些替补洛熙的人选,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在外形,名气上超过洛熙,甚至连演技与洛熙相当的演员都很少。

欧辰眼神冰冷:

“换言之,失去洛熙,整个《战旗》都会黯然失色?”

“是的。”西蒙解释说,“原本《战旗》这部电影就是公司为洛熙量身打造的,洛熙也是为此接下这部戏的。”

阳光透过水晶玻璃洒照进来。

沐浴在万千道光芒里,欧辰的气息却寒冷的仿佛是从黑洞中散发出来的,他面无表情的将文件合上。

“既然如此,那么……”

236

洛熙宣布退出《战旗》的拍摄时,各媒体纷纷猜测他如此决定的原因,各种版本的推测流传出来,却全都另人觉得不着边际。记者们也纷纷预测欧华盛公司将会有有什么反应,是会将洛熙



告上法庭追究其违约责任,还是会从此将洛熙列入其院线和连锁音像店的黑名单。然而,媒体的推测都没有发生,欧华盛公司反而发表声明说,他们谅解洛熙因为精神状态不能入戏而退出剧组,这是对艺术负责的表现.同时他们宣布,为了对观众负责,他们将取消《战旗》的拍摄计划。

圈内哗然!

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一部投资如此巨大的影片竟然就这样平静的流产了!即使洛熙的人气如日中天,但是毕竟违背了演员的职业精神,娱乐圈中航空母舰级别的欧华盛公司竟然会如此纵容洛熙的任性行为,什么怨言也没有的承担了因此而带来的巨大投资损失,甚至主动为洛熙找出借口开脱!这中间必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蹊跷。

各种小道消息在圈内流传,有人说是因为欧华盛公司虽然表面邀请洛熙回来,拍摄时依然对洛熙颇多职责,有人说其实是欧华盛公司的投资资金出现困难,暗中授意洛熙拒演;还有人说洛熙是为了腾出档期出演《天下盛世》,而恶意拒拍《战旗》。

最后一种说法甚至得到了一小部分圈内人的默认,因为星点公司的幕后财阀夏老板曾经在道上的势力非同一般,作为星点的艺人,洛熙当然只能全力配合夏老板的投资计划。故而欧华盛公司不但没有追究毁约的行为,反倒为他开脱,因为欧华盛公司也对夏老板的背景忌惮不已。

低头看着报纸,想着这些日子以来珍恩听来的各种推测猜度,尹夏沫心中隐忧,她忽然有种感觉,这一切都是被暗中操纵的,仿佛有暗涌的风暴正在悄无声息的靠近,而她并不知道那将会是什么。

这几日洛熙忙于《天下盛世》的筹拍,接受各媒体的采访,在各种节目中出镜,两人都没有见面的时间,甚至连通电话都只能是简短几句就结束了。电话里,洛熙的声音温柔依旧,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退出《战旗》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每次当她试图将话题放到这件事情上,他就会漫不经心的绕开它。

237

那就算了。

尹夏沫暗叹,她忽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对洛熙倾注了过多的感情。除了小澄,不干涉别人的生活是她一贯的原则如今对于洛熙的事情,她却变的无法不去在意。

如果《战旗》事件不是欧辰授意的,那么欧华盛公司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放任洛熙离开;如果《战旗》事件不是欧辰授意的,那么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结束,必定还有接下来的动作。她静静将报纸放回茶几上,思考着欧辰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另所有媒体更为震惊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出现!

欧华盛公司结束《战旗》拍摄后,突然宣布将会立刻投拍下一部电影《黄金舞》,它基本上沿用《战旗》中的导演和演员班底,投资加倍。消息一传出,圈内立刻变的波澜汹涌。

从欧华盛公司宣布的拍摄计划和上市档期来看,《黄金舞》将会和《天下盛世》差不多同档期放映。联系到之前《战旗》事件,所有明眼人都看的出来,虽然欧华盛公司在洛熙离开《战旗》剧组一事上表现平静,可是《黄金舞》分明是针对《天下盛世》而来的。

因为这部戏是以女主角为重心的,众多女星的经纪人纷纷联系欧华盛公司。能够参演《黄金舞》对于任何女星来说,都是不了多得的好机会。即使出演《黄金舞》将会面临跟洛熙主演的《天下盛世》一拼高下的局面,可是仔细分析起来,也不见得一定会输给《天下盛世》。同样是超豪华的拍摄班底,同样都是高额的投资,前期的条件,应该是差不多的。可是到了后期宣传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欧华盛公司有着演艺终端的庞大分销体系,他们那些数量惊人的连锁音像店与众多的电影剧院,以及在影片进行后期宣传和上档时的优势,是星点公司

多无法比拟的。

因此，由谁出演《黄金舞》的女主角，简直是近期除《天下盛世》开拍外，追炙手可热的热点新闻。

238

然而----

欧华盛公司却没有邀请任何女星进行试镜，几天后，直接对媒体宣布说----

直接由尹夏沫出演《黄金舞》的第一女主角！

舆论再次哗然！

虽然尹夏沫曾经获得过年度金曲最佳新人奖，虽然尹夏沫出演的《纯爱恋歌》大获成功，可是在星光灿烂的娱乐圈，她的名气和号召力只不过有如萤火虫般。如果《黄金舞》想要与洛熙的《天下盛世》拼出输赢，那么至少主演的票房影响力不能够相差太远才对，而尹夏沫根本没有资格同洛熙的地位相提并论！

不过，在一片质疑的声浪中，也有媒体分析，尹夏沫本来就是欧华盛旗下的艺员，欧华盛为自己的艺员争取机会是在情理之中，再说，洛熙和尹夏沫的恋人关系在前段时间是众所周知的，在找不到比洛熙更有号召力的主演人选的前提下，选尹夏沫，摆明跟洛熙唱对台戏，比普通的宣传更有噱头，不愧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可是两个人这样打擂台，只怕关系容易出现裂痕呢。

就在同时，欧华盛的总经理因病请辞公司业务暂时由欧辰代为处理。有小道消息传出，原总经理是因为不满意欧辰对公司事务过多干涉而拂袖离去。欧辰一向是业界的传奇人物，以冷静睿智著称，对于洛熙，尹夏沫的事情处理上却与以往行事风格迥异。

这一切是巧合吗？

还是这一连串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就在各家媒体疑惑猜测之时，一条更加另人意想不到的新闻被曝光了！有医院人士无意中透露，那晚欧氏集团的少爷欧辰胃病发作时是被洛熙的女友尹夏沫送入医院的！

巧合的是，当时正好有喜欢尹夏沫的影迷用手机拍摄了下来，照片里，欧辰躺在急救病床上，尹夏沫低头看他，焦急关切的神态流露无余，仿佛两人相识已久，感情浓深。

239

啊----

原来如此！

顷刻间一切谜团都变得水落石出！

名利果然是世间最诱人的禁果，童话中再浪漫纯洁的爱情也是这般不堪一击。为了攀上欧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尹夏沫竟然忍心舍弃屡次帮助过她的洛熙，而且竟然在洛熙黯然离开后，获得了《黄金舞》的主演机会！

这样的女人……

经过各媒体震惊之后，已经平息下来的《战旗》事件重新被热炒，受关注度甚至掩盖过了《天下盛世》的开拍。报摊上、各家报纸的头条，都是所谓的“《战旗》内幕”的披露----

《尹夏沫舍弃洛熙另攀高枝》，《洛熙退出<战旗>是为情所伤》，《洛熙尹夏沫正式分手》，《尹夏沫利用暧昧关系取得<黄金舞>的主演地位》，等等等等……

媒体记者甚至翻出了以前欧化盛公司接管 SUN 公司当日的报纸，报纸照片里尹夏沫在晚霞中为欧辰手腕系上绿色蕾丝的画面，印证了她早存有引诱欧氏继承人之心！

更有记者披露，尹夏沫仗以成名的蕾欧广告片也大有内幕，她之所以能接拍蕾欧广告片，跟欧

辰的提携有相当大的关系。

耐人寻味啊……

在铺天盖地的谴责声中,尹夏沫的 fans 分为两派.一派坚定地认为夏沫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其中必然有什么误会,以前夏沫也遭受过很多无辜的指责,但是最终事实都证明了她的清白;而另一派占了认输的绝大部分,他们是从洛熙 fans 中过来的,原本就是因为洛熙的关系而爱屋及乌地支持夏沫,面对这样的新闻,他们既愤怒又伤心。

在《战旗》事件中,不管质疑洛熙的声浪有多大,洛熙的 fans 都一直坚定地捍卫着洛熙,坚信着他的离开是有原因的,甚至是有苦衷的!现在,真相揭露了,洛熙的 fans 替他又痛又伤之余,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

241

.....

.....

“你去找了他是不是?!你跟他求情了是不是?!”看到她的迟疑,他的心痛得仿佛要裂开了。

“你相信他所说的?”她凝注他。

“是我在问你!”他低吼。

“好,那我告诉你,”她胸口起伏了一下,咬了咬牙说,“我没有和他做什么交易,也没有答应过他任何条件。”

.....

“我会学着相信你。”

他将她拥紧,如同拥着自己的生命般拥着她……

.....

.....

“我没有和他做什么交易,也没有答应过他任何条件。”

就是说——

她还是去找他了……

她,可真会偷换概念啊!

他想要相信她,可是,她却选择欺骗他……

洛熙哑然失笑,面容苍白如被雨水打落的樱花花瓣,黯然笑着,他的眼底透出令人心惊的寒意,手指用力将手机电池抠出来,重重摔上雪白的墙壁!

242

《天下盛世》已经正式开拍,在热火朝天的舆论和媒体关注中,洛熙的光芒将世人所有的眼光都吸引了过来。他新戏所作的宣传、他的让人目眩神迷的定妆照、媒体记者探班时偶尔抓拍到的他演戏时的绝世风采,无不引发出一阵一阵的热潮。

当尹夏沫与欧氏少爷的暧昧关系被曝光后,洛熙的感情问题顿时成为所有热点中最受关注的焦点。而《天下盛世》的女主演由洛熙以前的绯闻女友沈蔷担纲,不由得让人们浮想联翩。

如果说娱乐圈中容貌、地位、名气能够与洛熙相匹配的女星,除了沈蔷,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沈蔷虽然性格冷傲,鲜少配合记者的采访,但是她美如天籁的歌声和特立独行的气质,使她在歌坛的天后地位不可动摇。而且她为人坦荡,从不掩饰对洛熙的欣赏。虽然曾经因为洛熙与尹夏沫传出绯闻黯然神伤,以至于消沉沉默过一段时间,但是并未从此将洛熙列

入拒绝合作的名单，其性格的大方磊落可见一斑。

每当有记者前往《天下盛世》探班，遇到沈蔷后，除了询问拍摄的进度之外，最感兴趣的就目前她和洛熙的关系。

243

“听说洛熙和尹夏沫已经分手了，这是真的吗？”

拍片现场，沈蔷刚拍完一场影片中的舞戏回来就听到来探班的《橘子日报》娱记压低声音这么问自己。

她抬眼望向场边正同导演说话的洛熙。他距离她很远，却炫目如一道强烈的白光，满场仿佛只有那一个人的存在，其他事物全都淡化在阴影里。

“不清楚。”

沈蔷冷淡的回答，起步离开，毫不理会身后娱记连声的呼喊。她走到洛熙身边，静静的听他跟导演谈论拍摄问题，半晌，洛熙转头看了她一眼，她神情没有任何变化，心头却恍如被什么重重拧了一下。

越来越不清楚洛熙在想些什么。

初认识洛熙时，她还是新人，而洛熙已然如神话般红透半边天。他美如樱花的容貌，他谦逊温和的态度，他天赋般的歌声和演技，使她当年涉世未深的一颗心迅速沦陷。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渐渐发现洛熙跟她最初的印象截然不同，虽然可以立刻就跟他熟悉起来，可是走的越近，他却离的越远。他身上那种似有若无的雾气就像盔甲一样将所有人疏离的挡在外面，将他的寂寞，任性，孩子气深深掩藏起来，只是偶尔的失神，才使她发现在他温柔的面具下某些真实的情感。

就像罂粟，明知有毒却令人身不由己的沉迷，也许是美丽的罂粟终究不是属于她的，可是她依然沉醉于他的气息。

自从《天下盛世》开拍以来，关于他和尹夏沫是否分手的猜测闹的沸沸扬扬，洛熙拒绝回答记者相关的问题，笑容如花，眼神中隐约有冰冷，让一切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她不动声色的观察他。

以往见过他和尹夏沫通电话的模样，温柔沁入眼底，唇角有宠溺的笑容，边听边微笑，有好象他才是正在被哄的小孩子。

244

可是最近几日他没有再给尹夏沫打电话。手机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关机的。仿佛他在全心投入拍戏。强烈的灯光下，他美的令人窒息，漆黑的眼神，花瓣般艳色的双唇，那种美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目怔口呆，恍惚间那种美又混合着极致的寒冷，让人不知不觉寒颤。是分手了吧，沈蔷暗想。愈是伤痛愈是美丽，愈是受到伤害愈是表现的满不在乎，洛熙的性格有时候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

“沈小姐，来这里拍合照！”

探班的娱记大声喊着，沈蔷的思绪被打断，等她恍过神来才发现洛熙已经离开去拍照了，场边只剩下她一个人。她眼神一黯，迅速收拾好心情走过去。

闪光灯连续闪烁。

“亲密一点”

“沈蔷，来点笑容！”

“好！再靠近一点！”

.....

《橘子日报》的摄像师从不同角度拍照，不断要求着洛熙和沈蔷摆出各种 pose.

洛熙轻轻拥着沈蔷的肩膀，他的气息包围着她，她又开始有些走神。忽然，娱记吃惊的低喊一声，视线越过她的肩头向后面望去，摄像师在短暂的惊愕后连忙对着后方拍抓起来，同时满场工作人员也露出吃惊的表情。

洛熙漠然的侧头看去。

沈蔷正要回头，却感觉肩上洛熙的手突然僵硬起来，她不由自主的望向他，他的面容无波无澜，可是沈蔷却敏感的察觉到了某些不对劲，他好象在瞬间冷了下来，眼瞳深处散发出来的冷冽使他恍如浸没在冰水中。洛熙冰冷的望着那个方向，沈蔷忽然想到最近的新闻.....

来的人。

难道是.....她？

245

沈蔷默默的转过头去。

那人有海藻般浓密卷曲的长发，象牙般洁白的肌肤，琥珀色的眼睛沉静如海，唇角的笑容淡雅得体，手里提着一只大大的纸袋，果然是最近绯闻缠身的尹夏沫。察觉到她的目光，尹夏沫微笑着对她点头示意，没有见到前辈明星的惶恐，也没有表现出对洛熙搂住她肩膀的介意，微笑清爽如海风，那种感觉让沈蔷忽然有些怔忡。

洛熙的手缓缓松开沈蔷的肩膀。

他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的凝视尹夏沫，唇角仍是维持着之前上扬的弧度，可眼神古怪而冰冷。

拍片现场所有的人都聚集过来，气氛顿时安静的有些诡异。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尹夏沫和洛熙的关系，几乎所的人也都知道最近传言洛熙和尹夏沫已经能够分手，众人看看洛熙又看看尹夏沫，全场寂静无声。尹夏沫却柔和的微笑着，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将纸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有很多水果，还有一个大大的塑料盒子。此刻场边角落里的洁妮已经从惊愕中反应过来，急忙跑到尹夏沫身边，替洛熙接过这些东西，用轻快的笑容掩饰现场气氛的尴尬，说：“夏沫学姐，你是来探班的吗？”

尹夏沫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洁妮，麻烦你替我将这些水果和寿司送给工作人员好吗？最近大家赶戏都辛苦了。”

“哦，好的！”

洁妮又对她行了一个礼，接着就将那些水果和寿司分发给现场的工作人员。一个个寿司做的精致无比，在工作人员的纷纷惊叹之下，方才如同凝固般的气氛被打破了。沈蔷虽不知尹夏沫此来何意，可是单凭这种温婉自若的其实，她原本轻视尹夏沫的心态不由的收敛了起来。

“夏沫，最近的新闻你看到了吗？”

《橘子日报》的娱记心中窃喜的问，没想到今天了来探班居然可以看到近日匪闻中的三大主角，只是尹夏沫神情娴静，似乎没有

246

受到任何传言的困扰，一时间让他如坠雾中。

“什么新闻？”尹夏沫问。

“有传闻说你最近个欧氏集团少爷相交甚密，还有传闻说，你和洛熙已经分手了……”娱记慢慢地说，边说边仔细观察尹夏沫和洛熙，希望从两人的表情中找出蛛丝马迹。尹夏沫微怔，然后看了眼旁边的洛熙。洛熙似笑非笑，眼睛漆黑幽深，他没有说话，仿佛就是要看她将会怎么回答。她笑容柔静地回看娱记，轻声说：“这种传闻也有人相信吗？”

“……”娱记微微地错愕了一下，但是他毕竟久经沙场，立刻笑着转向洛熙，“那洛熙信不信呢？”

“阿胜，”洛熙懒洋洋地拥住尹夏沫的肩膀，吻了吻她地脸颊，“你觉得我们看起来像是分手了吗？”

“呃……”阿胜困惑地看着面前的两人。若说已经分手了，尹夏沫怎么还会来探洛熙的班？若说没有分手，这两人在一起的感觉又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麻烦你明天的报道帮我们澄清一下，我们很好。”

“走吧。”洛熙转向夏沫，然后他再也没有理会娱记的问答径直拥着尹夏沫的肩膀想化妆休息室的方向走去。还没等阿胜反应过来，两人的背影就已经消失了。阿胜讪讪地收回目光，忽然发现沈蔷依旧站在原地，神情黯然地完着那两人消失地方向。他心中大喜，连忙问：“沈小姐，你觉得洛熙和尹夏沫……”

“如果想要采访，请和我的经纪人约时间。”

沈蔷也转身离开，脸上的黯然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神气如平日般冷傲。

洛熙专属休息室。

窗户被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屋内光线阴暗，好像突然从白天转入了黑夜，只化装镜周

247

围的白色小灯亮着幽幽的光芒，桌面乱七八糟的堆满各种报纸杂志，最上面的一份报纸上赫然登着那张尹夏沫焦急关切的送欧辰进急救室的照片。

尹夏沫将手中的纸袋放在化妆台上，她拿起那些报纸，目光稍稍停留在那张医院里的照片上几秒钟，然后看向洛熙，打趣的笑着说：“是因为这些人才不接我的电话吗？”洛熙拉窗帘的手停了下来。窗帘只拉开了一点点，一道光芒透进来，将室内明显的划出一条明暗分界线。洛熙笼罩在光线中，而她站在窗帘的暗处。尹夏沫心中隐隐生出一种不安，快步走上前。“刷——”窗帘大开，灿烂的阳光射进来，晃的她有一瞬间睁不开眼睛。

洛熙这才转头看向她，声音淡淡的：“你怎么会来？”

尹夏沫怔了怔，让心绪平静下来，又走回化妆台前，从纸袋里拿出一些水果和一只蓝色的便当盒。她仰头对着他，笑的有些俏皮，“有人莫名其妙的搞失踪，我来确定他是不是还在地球上啊。”

她努力的想打破室内沉郁的气氛，可是洛熙并没有接她的话，尹夏沫按捺住心里不安，扬了扬手中的便当盒，说：“水果都已经洗干净了，拍戏空档可以直接拿来吃，便当盒里是我做的寿司，寿司可能做多了，如果今天没有吃完，明天就把它丢掉吧。”

“谢谢。”

餐盒已经递到了他面前，洛熙才伸手接过。在她期盼的眼神下，他顺手将便当盒打开，只见里面放着大约二十个寿司，每个的样子都不一样，小巧精致，颜色可爱的鲜艳欲滴。

248

他低着头，望着那些显然要花费很多心思才能做成的寿司，久久的不出一声。

尹夏沫有些紧张：“怎么了，你不喜欢吗？”

洛熙缓缓的合上餐盒，漂亮的眼睛定定的看着她，却莫名的带着一丝苦涩：“夏沫，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很怕有一天你会对我特别好。”

她怔怔的望着他。

“曾经有个人给了我一个很大很甜的冰激凌，可是等我吃完，她就不见了。”

他仰起头来，闭着眼自嘲的说，

“似乎每一次幸福到达顶点的时候，都是悲剧的开始呢。”

“如果我把这些寿司吃完，你也会不见吗？”

阳光灿烂的将洛熙照耀包围，他孤独的站着，肌肤白的恍如透明，唇色仿佛也是透明的。虽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可是沉浸在悲伤中的洛熙却让夏沫有些心疼。她走上去抱住他，轻声说：“不会，不会不见。”

“是吗？”洛熙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怀疑，他推开她，一字一字的说，“可是，我已经不信任你了。”尹夏沫心中猛然一阵抽搐，她抓紧自己的手。

“是因为那些报纸吗？所以，你这些天也是因为这样才不接我的电话？”回应她的是一室的沉寂。

她心中的疼痛渐渐加剧，更有一丝绝望和委屈在心里浮起，即使在被安卉妮那样攻击污蔑的时候，她也没有产生过这种类似绝望的情绪。

249

“你曾经说过会相信我。”

最后她只能这样说。

“是的，我曾经说过。”洛熙冷嘲着说，“可是你回报了我奥妙？”她正垂着头，长长的睫毛在面颊上映出小小的阴影，这个角度竟然和报纸照片上她低首凝望欧辰的角度一模一样……他眼神一黯。

心痛的仿佛翻绞起来。

“我没有骗你。”尹夏沫哑声说。

“是的，你没有骗我，而是选择误导我……”洛熙眼底幽暗和唇角漫不经心的笑容看起来是那么不协调，“当我问你有没有去见欧辰的时候，你说，你没有和他做什么交易，也没有答应过他任何条件……”

“那是事实。”

“可是，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去见过他……”

“有区别吗？你所在意的是什么？”她皱眉，努力想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让他不再误解，“如果你介意的是我怎么见到他，如今我在欧氏集团旗下的欧华盛公司，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避免？如果你介意的是我有没有因为《战旗》事件而答应他的某些要求，那么就算现在我可以再说一次——没有！”

“所以，你确实见过他。”目光越来越幽暗。眼底的雾气使他的面容美丽的近乎妖娆。

尹夏沫犹豫片刻，知道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是的……”

“是你找他，还是他来找你呢？”声音如夜雾。

她的心猛然一沉，又过了半晌。“……是我去找他。”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因为《战旗》的事情去找他请求他？”

“……”

250

“更早以前，我有没有请求过你，不要和他见面，不要和他说话，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而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洛熙的眼神黑漆漆地凝视她。

.....

去日本拍外景前的那个晚上……“不许跟他见面，”洛熙的喉咙涩涩的，“也不许让他见到你。万一不小遇到他，不许跟他说话，也不许听他跟你说话……”

被拥在他胸前的白色毛衣里，她脑中乱乱的，有些喘不过气，微怔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听到没有？……”

“……”

“否则我会难过的……很难过很难过……听到没有？……”洛熙郁闷地揉乱她的头发。

“好……”她轻若无语地说。

“沫沫，”他开心地笑了，将下巴放在她的头顶，轻轻摩挲着，“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很幸福的阿……”

.....

“我去找他是因为……”

“我不想听！”洛熙眼底满是脆弱的痛苦，“你总是有很多的借口和理由！”

“……是因为不想让他由于我的关系迁怒于你，过往的事情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尹夏沫咬了咬牙，终于还是坚持将她想要说的话说了。

“结束……”洛熙听得笑起来，好像听到了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笑得眼中有盈盈的泪光，

“……用那样焦急关切的目光望着急救病床上的欧辰，这就是你所谓结束的表现吗？！”

251

“……”她身子微怔。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察觉到她神情的异常，洛熙的唇色愈发冷艳，他温柔地将手插入她的头发，低声说：“即使曾经答应不去找他，即使答应了哪怕偶尔碰到也不会和他说话，却自己跑去见他；明明见过他，当我问你的时候却顾左右而言他；口口声声告诉我和他没有任何交易，却转眼就接下《黄金舞》……”

“……”

“呵，或许你也并不是为我去找他，而是为了你自己。”他的笑容美如樱花，初夏时分被风吹落的片片碎碎的樱花，“记得你曾经说过，在你的心里没有爱情，你要的是成功，为了成功，你会不择手段。所以，

252

中注定的魔咒，谁也无法解开，忽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似乎说什么都是错的……

“咚咚。”

洁妮在外面轻敲休息室的门。

“洛熙，下一场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导演请你准备。”

洛熙沉默的又看了尹夏沫一眼，想说什么，又终于无法说出，身体僵硬地从她身边走过。尹夏沫站在逆光里，她心中痛的抽紧，当门“砰——”的一声被他关上时，心底最痛的某根弦仿佛随之断掉了……



尹夏沫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了。她站在门口深吸口气，努力将脸上所有的黯然神色全部隐藏起来，揉了揉脸，让脸上露出笑后，她才掏出钥匙将门打开。

“小澄——”

她在玄关边换拖鞋边轻喊。

怎么没人呢？

这时间小澄应该在家才对啊，可是，没有人，没有饭菜的香气，客厅的灯也暗着。她疑惑的走进客厅，黑猫像团黑影一样猛的向她扑过来，她吓了一跳，牛奶却拼命的叫着，引她向小澄的卧室跑去！

按下电灯开关。

房间乍亮！

小澄躺在床上，紧紧闭着双眼，面容苍白……

尹夏沫猛然一惊！

253

“小澄……”

她扑上去，无端端的手脚发冷，身子一阵凉一阵热，耳膜轰轰的响，让她整个人立刻就要炸开似的！

“小澄——”

“……姐……”

慢慢地，仿佛是睡梦中被惊醒，尹澄吃力的睁开眼睛，眼神先是有些涣散，怔怔的望着尹夏沫许久，突然眼底闪过一死惊慌。他挣扎着坐起来，温柔的笑说着：“……姐……你回来了……我去做饭……”

“小澄，你不舒服吗？”

之前那种无端的惊悸使得尹夏沫心中忐忑，她焦急的用手心试试他额头的温度，好像是低烧，再看他的嘴唇苍白干裂，心里更是焦急。

“就是有点困

254

”脸显得更加苍白了。

“小澄！”

后背惊出涔涔的冷汗，尹夏沫咬紧嘴唇，镇定住自己惊恐失措的情绪，柔声说：

“你先躺下好好休息。发烧了吃鸡翅膀这种油腻的东西可能不太好，姐做点粥给你吃。然后就让姐陪你去医院看看好不好，如果没事咱们就马上回来……”

“姐……”

“姐给你做粥去。”尹夏沫把欲起身的尹澄按回到床上，“你先休息一会儿。”

匆匆走出尹澄的卧室，尹夏沫关上门，然后，身子渐渐颤抖起来！之前让她黯然的、洛熙的那些冷漠和刺伤，忽然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她只要小澄好好的，她只要小澄健康地活着！

她闭上眼睛，默默地一遍一遍重复——

小澄……

绝对不可以有事……

\*\*\* \*\*

泡沫酒吧。

闹市区里最著名的泡沫酒吧，森林般深绿色的霓虹灯招牌在夜色里闪烁莹莹的光彩。酒吧里灯光昏暗，每个角落都坐满了客人，来往穿梭的服务生，酒杯相碰的声音、轻语声、大笑声，调酒师们令人目不暇接地玩出许多花式调出各种鸡尾酒，乐队在前面的舞台上疯狂投入地唱着摇滚，使酒吧里的热闹气愤 high 到最高点。

“洛熙哥，我出道以前就是你忠实的 fans！收集了你所有的唱片、电影，还曾经熬夜排队签名会，拿到过你的亲笔签名呢！”

255

“上次去《娱乐明星秀》，主持人问我最喜欢的明星是谁，我想也没想就回答说是洛熙哥！其实，我是为了要亲眼见到洛熙哥才进入娱乐圈的，但是一直没有合作的机会。这次知道居然能够和洛熙哥演同一部电影，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洛熙哥，我先敬您一杯……我刚入行……演技发面还需要哥提点我……”

“……”

海蓝色沙发长圈椅把泡沫酒吧的这边角落隔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十几个《天下盛世》剧组里的演员与工作人员兴奋地边喝酒边聊天昏暗的光线变换迷离。

洛熙坐在阴影的最深处，背倚沙发漫不经心的一杯接一杯与剧组人员碰杯。他的斜对面，沈婧也赫然在座，正与身边的一个演员说话。

剧组人员非常兴奋。

当结束一天的拍摄，副导演提议说去接把放松一下时，素来不参与这种活动的洛熙居然反常地答应了。而且，接下来同样特立独行的沈婧也破天荒地说要参加。跟两个天王巨星一起跑酒吧，真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况且洛熙今天特别亲切，谁来敬酒都不推辞，丝毫没有白天王巨星的架子！

酒吧里很吵。

空气中那些热烈的话语没有一句飘进洛熙的耳朵，只是多年来培养出来的直觉使得他既是完全心不在焉也能够应付自如。酒吧的舞台上有个衣着火辣的女孩子正在唱歌，那个女孩看起来有点眼熟，却想

256

那女孩悄悄的幻化成了另一个人……。

笑容淡淡的，目光也淡淡的，洁白如象牙的笑容和浓密如海藻的长发，使得她看起来就像庸懒的小美人鱼。对着麦克风，她远远的凝视他，低唱一首歌：

“…………….”

如果哭泣着请求

如果装做不知道你一直爱她

如果我双膝跪地哀求你

你啊！能不能为我而留下 …………….”

那年的樱花树下，当听到她的脚步声那一刻\_---- 也许就注定了他的命运。

无数次的被收养然后又被送回孤儿院,十六岁的他已经习惯对新换的环境不抱任何期许。坐在庭院里微湿的青石台上,那时的他想的只是,这次有会停留多久呢?这家人又会用怎样的借口将他送回孤儿院呢?他…………已经再也无法幸福了吧……

自从妈妈把他遗弃的那天。

心底仿佛有一个黑洞,有些东西已经被彻底地挖空了,空荡荡的留在他的胸口。

不知不觉中他习惯于在陌生人面前假扮成优秀完美的模样,笑容挂在唇角,心底的黑洞里却冰凉一片.深夜的噩梦里,他一次又一次努力微笑着说:妈妈,你看,你放弃的是如此优秀的我。

你-----不会后悔吗?可是,被遗弃终究是他的宿命…………

257

虽然这种宿命有他太多刻意的参与。

让个优秀懂事变成他的盔甲,阻挡任何试图过于接近他的人,用骄傲和微笑嘲弄那些愤怒与自己父母的爱被他抢走的孩子们。可是,那些孩子们是亲生的,他只不过是收养的,他们父母的爱何尝会真的被他抢走呢?

结果只是他被不断地送回去,甚至被诬陷成小偷抓起来。在孤儿院阿姨眼中,他是个可怜的孩子,而他只想问问妈妈--

如果知道将他遗弃掉,他会常常在夜里流泪,会变得再也无法幸福……

即使这样……

妈妈--也不会后悔吗?

坐在庭院里微湿的青石台上,樱花静谧地在16岁的他身后盛放,不知道为什么,

258

或许在她看来,她是仁至义尽了,甚至为他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可是,她不知道他有多么恨她!只因为他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尹爸爸的工作,影响到小澄今后的生活,她就平静的把她送的远远的,眼中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挣扎。

他以为是恨意使得自己在英国的日子里一直无法忘记她,直到有一次,装有她照片的钱夹被人偷走,他疯了一般的追了几条街,就是为了夺回空钱夹里她的照片。那个时候他才明白,在深沉的恨意里,还有更加复杂的感情……

“………….

我知道你爱她

就像钻石般爱着她

哪怕她不爱你

你还是傻傻的爱她

就像我爱你一样

傻傻的爱着她

………….

我可以假装不知道你爱她

我可以哭着求你

如果跪在你面前可以让你心软

还是即便我死去

你也不会留下

………….”

舞台上的女孩子身影模模糊糊,恍惚有洁白的面容和淡然的眼眸歌声很静很静,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洛熙久久的凝视她。眼神幽黑如夜。五年后再次遇到她,她的气质更加沉静,然而她哪怕只是安静的在角落里,也有光芒和香气令人沉迷。

259

也许一开始接近她是为了报复她,引诱她,让她爱上他,让她也尝一尝他这些年来一直未曾摆脱的黯然情愫。

可是他高估了自己。

随着与她日渐亲近,他的感情,仿佛有了独立意识。他无法不爱她,她的淡静美丽就像罂粟一样,她尚未陷入,他早已沉沦。

这种沉沦让他恐惧。

或许是命中注定的悲剧,他仿佛可以看到自己的结局。

愈是爱她,愈是害怕,就好像是沾满米汤的匕首在刺绞他的心,又甜,又痛的在流血。

虽然她似乎也渐渐喜欢上了他,可是在她的眼底始终有种疏离的淡然,仿佛随时可以离他而去,仿佛感情对于她而言并非那么重要的东西。有时候,他觉得那只是幻觉,她望着他微笑的神情里没有疏离,分明是温柔和爱惜,又忽而觉得她眼中的情感才是他的幻觉…………

即使在看到她和欧辰在一起的那些照片时,痛苦几乎使他窒息,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那么不信任她。如果她真的打算离开他,又怎么会前来探班向他解释,而且那样小心翼翼的试图哄他开心,他明白,也后悔自己在冲动之下说出了那些伤害她的话。

只是----- 他真的很害怕……

她终究会离开他的吧,就像五年前她漠然的将他送走,就像妈妈将他遗弃在游乐场…………

虽然,她喜欢他,但她是不是也同样喜欢着欧辰呢,否则无论从任何角度也无法抓排出

260

心底……

一阵阵的冷意在慢慢泛起……

恍惚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幼时的他孤零零的坐在深夜的游乐场的长椅上,寒冷将他的四肢冻僵,全身的血液一点一点停止流动……如果少爱她一点,那么当她离开时,也许就会变得容易承受一些吧……

“黛西!黛西!”

“再来一首!黛西——!”

泡沫酒吧里响起热烈的鼓掌喝彩声!

黯然中的洛熙被惊醒!

旋转的七彩光球下,舞台上那个唱歌的女孩子根部不是她,刚才唱的也不是那首《钻石》。听到台下酒吧常客们的呼喊,洛熙突然明白会觉得这个女孩子眼熟的原因。黛西似乎是和她同时进入 sun 公司进行培训的歌手,后来她胜出了,黛西离开了,如今却是在这个酒吧驻唱。

“……认识她?”不知什么时候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剧组人员都已经散去跳舞了,只有沈蔷留下了,移坐到了他的身边。

“不认识。”

……当然不可能是她。

洛熙沉默的喝完杯中的酒。在讨论要去哪个地方时，他却下意识地說出“泡沫酒吧”，明知道她不会再出现在这里，是他自己将前来探班的她赶走的。

“刚才我在心里打赌……”

沈蔷手里握着酒杯，浑然不似平日里孤傲清高的模样，好像有了点醉意，脸颊有胭脂般的红晕，眼睛亮得迷迷蒙蒙。

261

威士忌里没有加冰，火辣辣的冲到胃里，洛熙的视线有些模糊。

“为什么不问我打……打什么赌……”

沈蔷星眸半张地靠着洛熙的肩膀，手里转着酒杯玩。剧组其他的人都在场中跳舞，没人看向这个角落。

“打什么赌？”

洛熙心不在焉的随口问。

“我打赌……你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发现我把他们都赶走了……发现此刻坐在你身边的是我……是我……”浓重的酒气混合着她的体香，在热闹嘈杂的酒吧里散发出一种强烈而奇异性感，“……可是……呵呵……你一直看着舞台上的那个女孩子……根本没有……没有留意到我……”

“你喝了多少酒？”

“喝了……很多很多酒了……呵呵……”沈蔷将脸埋进他的肩膀，喃声低语地说，“可是……我是在装醉……呵呵……”

“我送你回家”

“……为什么你看不到我呢？……那个尹夏沫……你认识她才有多久……我一直在你身边……你不知道吗？……”突然抱紧他的胳膊，沈蔷扬起脸来凝视她，眼睛里三分醉意七分清醒，“……你永远都看不到我……是不是……就像刚才……你一直看着那个陌生的女孩子……也看不到我……是不是……”

“沈蔷……”

“为什么不肯看我？！……”迷乱的光线下，她的眼底有着似真似幻的泪光，“……下午……我在休息室外面偷听了你和她说话！！……呵呵……呵呵……我是故意偷听的……”

洛熙顿时身体僵硬起来！

“……和她分手吧……如果他那样伤害你……如果他让你不开心”

“我们不会分手的。”

262

海蓝色沙发圈椅中，迷离变幻的昏暗光线。洛熙的气息变得冰冷，他试图将她的手从自己的胳膊上掰开，然而她紧紧抓住他，执拗不解地低喊：

“为什么？！是我先认识的你，是我……先喜欢上的你……很久以前我就告诉过你……难道你真的以为我那时是在开玩笑吗？……”

“那又怎样？！”

洛熙忽然怒了，声音里透出残酷的寒意：

“认识的时间长短，跟感情深厚与否——完全无关！”

那是他心中的一根刺……

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在害怕什么，明白了自己怎么会在下午失控地对夏沫说出了那些伤人的话语。

他不是不信任她，只是——

她先认识的人……

是欧辰……

在认识他四年之前，她就属于欧辰了。

她对欧辰真的没有丝毫感情了吗？他还记得五年前她在樱花树下向欧辰撒娇的样子，她凝视欧辰的眼神……

和不久前那张照片上，她在医院里焦急关切地望着急救病床上的欧辰的眼神……

太像了……

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吗？

可是，他已经发现了，所有恐惧害怕得简直无法呼吸……

“……无关吗？”

沈蔷失笑，直直凝视他，说：“可是，尹夏沫对你的感情，不及我对你的十分之一！”

“滚开！”

仿佛被刺中了最致命的死穴，洛熙低声怒喝，大力将她推开！

263

沈蔷被推跌在沙发中，神情惊愕又伤痛，渐渐地，眼睛里迷离的醉意渐渐散去，流露出一股执拗的冷傲来。她冷声说：

“需要我证明给你看吗？”

“不需要。”

洛熙冷着脸回答。沈蔷却像完全没有听到他的回话似的，一下子凑近他，双手揽住他的后脑，用足了全身的力气将他的身子拉近。然后，她的唇，重重地吻在他的唇上！

“你疯了！”

洛熙震怒，立刻将她推开！他不仅恼怒于被她强吻，也担心这情景被娱记拍下来被她看到！酒吧一向是娱记们习惯潜伏的场所，尤其是颇具盛名的泡沫酒吧。

“这就是我的证明。你担心会被娱记拍到是吗？我不怕！我不在意会被娱记怎么写，就算是不顾廉耻地倒追你也没关系，我为了你什么都可以舍弃！”

沈蔷笑容清傲，直视他说：

“她可以吗？！从来都是你一次又一次地出面救她，不在乎会不会传出负面的绯闻，不在乎你的声誉和人气会不会受到影响。可是，她为你做过什么？她只会踩着你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她为你做过什么？最多来探班，做一点吃的东西，甚至都不肯坚决地站出来说，她不接那部与你的《天下盛世》打对台的《黄金舞》！”

听着听着，洛熙面容苍白，眼神幽深如黑洞，她的每句话都重重地刺中他，痛得他脑中一片白雾般空白。沈蔷心痛地望着他，既怜惜他，又为自己难过，轻轻凑过去，再次吻住他……

\*\*\* \*\*

同样的夜晚。

尹夏沫怔怔地坐在病房里。

264

她没有理尹澄的各种借口，坚持陪他去了医院。事实上，小澄越是试图拖延劝阻，她心里的不安就越是强烈。当晚的值班医生是五年前小澄住院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了，当医生听她说起小澄有点低烧，精神也不怎么好时，神情竟紧张起来，唤了几位正在休息的大夫一起过来会诊。接着，五十多岁的郑医生竟然也从家里赶了过来。

郑医生他们虽然和小澄都非常熟稔，但是他们毫不理会小澄描述身体状况时轻描淡写的神情，紧急安排他作了一系列的检查。看着已经出来的一部分检查结果，郑医生表情凝重，告诉尹夏沫说，尹澄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治疗。

“姐，你回家去吧。”

尹澄躺在病床上，笑容温和如昔，长长的睫毛像天使羽翼般柔和，吊瓶里的液体滴答滴答地流淌。

尹夏沫胸口一紧。

忽然发现小澄的下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瘦得尖了起来，唇色也有些透明。她一直以为小澄是因为长大了，所有模样轮廓有些变化也很正常。而且，小澄和她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很好，饭量没有变小，所以她以为他的病情控制得很好……

难道……

她暗暗慌乱起来。

是她错了吗？是她疏忽掉什么了吗？

“姐，你知道医生们都爱大惊小怪，我只是前几天有点感冒发烧，可是我的身体很棒，

266

第二天，《橘子日报》重磅刊出一张惊人的照片！

虽然明显是偷拍，而且酒吧里光线不好，但是照片里的人可以很清晰看出来是正大红大紫的演艺圈天王天后级的洛熙和沈蔷！而画面里，两人正在亲昵地接吻！！

这张照片的登出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甚至超过了洛熙退出《战旗》另拍《天下盛世》的影响力！顷刻间，所有的媒体和人们的注意力都落在这个绯闻上！

沈蔷暗恋洛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在尹夏沫出现以前，沈蔷也一直是洛熙的绯闻女友。只是洛熙沈蔷的绯闻虽然传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两人也从没有承认过。尹夏沫的新闻发布会上，洛熙在世人面前公开和她的恋情，如同王子拯救公主的童话，在这样令人羡慕的浪漫中，之前关于沈蔷的绯闻传言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但是这张照片……

难道洛熙和沈蔷又旧情复燃？洛熙已经和尹夏沫正式分手了？

267

洛熙是因为尹夏沫和欧辰的暧昧关系，伤心之下才和沈蔷擦出火花吗？还是因为他和沈蔷的恋情，使得尹夏沫无奈之下选择接近欧辰作为报复？沈蔷是第三者吗？……

无数的猜测……

无数的疑团……

短短一天的时间，各家报纸、各家电视台的娱乐新闻都集中火力报道分析这场三角绯闻，洛熙与沈蔷接吻的照片更是登得漫天飞！网络上也全是关于这件事的猜测、讨论，甚至发展成沈蔷 fans 和尹夏沫的 fans 火拼……

娱记们几乎打爆了洛熙和沈蔷的手机，两个人全都是由其助理接听电话，用一些含糊其词的话来敷衍。而尹夏沫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所有的娱记都无法联系到他，她竟仿佛突然逐渐从世上蒸发了！

下午。

医院。

专家诊疗室。

没有风，窗外的树叶纹丝不动，几只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闷热潮湿。

尹夏沫僵硬麻木地站着，视线渐渐模糊，郑医生的面容在她面前如重影般晃来晃去，背脊一阵阵发亮。她的耳膜轰轰作响，只听见自己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声音沙哑地从里面挤出来——“你说什么？……”

她一直以为，小澄的病情控制地很好，他会健康地生活下去，她以为已经从四年前的噩梦中解脱出来了，她可以和小澄永远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郑医生在说什么呢，她怎么听不懂……

郑医生从病历中抬起头，眼角的鱼尾纹里透出凝重和叹息，

268

说：“请做好心理准备。小澄必须尽快做换肾手术，否则……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很难支撑3个月以上。”

“……”郑医生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告诉她，小澄的肾已经重度衰竭，再加上其他的并发症，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让她做好心理准备。这世界滑稽得让她想笑，扯了扯唇角，唇角却僵硬得仿佛凝固了。

“……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

仿佛有不属于她的灵魂，轻轻飘荡在空气里。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小澄的肾功能渐渐衰竭，我们也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但是始终没有好转，一直持续恶化下去，今年3月份已经在肾移植中心登记，希望能够寻找或等待到相匹配的肾器官进行手术。”

“小澄早就知道？”

“是的。”

“你们也早就知道情况很严重？”

“……是的。”

尹夏沫闭上眼睛，脸色苍白。

“为什么不通知我？”

去年9月份，就是在那个她正式进入演艺圈，就是从那个月开始，小澄坚决不让她陪着一起去医院，而她以为通告太多，也没有坚持陪他去。

“我们一直找不到你。”郑医生叹息说。

“怎么可能？”尹夏沫失声低喊。

郑医生神情凝重地点头：

“是的，你的联系方式一直是家里的电话，但是那段时间打电话到你家里，不是没有人接，就是小澄在家。而你又一直没

269

有再陪小澄到医院来……”

“我……”



尹夏沫如被闪电击中，整个人呆愣住！四年前她和小澄困窘到没前买手机，确实只向医院留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后来她有了手机以后，竟也忘记了去医院把联系方式改过来。

“那你们可以让小澄转告我，然后……”

郑医生再次叹息：

“我们有让小澄转告你。”

“小澄他没有……”

话音猝然而止！尹夏沫呆呆地僵硬着，冷汗湿透她地背脊。小澄……小澄怎么会告诉她呢……小澄是最不愿意让她担心地……

“小澄对我们说，已经告诉你了。还说，你地意思是，该怎么治疗，全听医生的。”郑医生解释说，“后来我们也起疑了，坚持要跟你当面谈，小澄找了很多理由，说你要赶通告，要去外地出外景之类的……上个月我们觉得实在是需要跟你谈一谈了，曾经到你家里去过一趟，可是仍然没有找到你……而小澄，他本来一直很努力地配合治疗的，他从来都按时吃药，按时复诊，该做的治疗也都做了，医院里最听话的病人就是他。可是前两周，我又说起要你来医院的时候，他一下子急了，请求我不要再找你，不要让你知道，因为你现在很忙，也有很多烦心事……我们原本也犹豫，可是小澄说……”郑医生停下了叙述，对面的女孩控茫绝望的神态让她几乎不忍说下去了。

她草草地结束自己地话：

“他说不能再让你为他担心了。除非找到合适配型地肾源，才可以告诉你，否则，他会放弃治疗，离家出走……”

窗外地蝉鸣喧嚣震天。

270

尹夏沫呆呆地站着，苍白得仿佛灵魂已经漂走，没有痛，没有思考，世界仿佛很吵闹，一切都是混沌而麻木的，阳光晕眩地闪动，仿佛无数的斑点，那么得不真实。她的身体轻轻地颤抖着，轻得无法察觉，就像死寂般定格在了那里，仿佛只要她不去想，一切就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

往黑暗的深渊里坠下去，坠下去……

“夏沫……”

郑医生担心地上前扶住她，她眼睛空洞洞的，有种令人心惊的绝望，惨白失神得似乎随时会晕厥。郑医生正准备唤护士来，却听见她颤抖又坚强的声音轻若空气般重复着刚才的最后一句话：

“配型……”

郑医生最后的那句话终于将尹夏沫从黑暗的深渊中抽离出来，她涩声问：

“……只能做换肾手术了吗？”

她知道，换肾手术是逼不得已的一步，不仅手术中会有危险，即便是顺利地做完手术，也可能出现排斥反应。

“是的，这是最后的希望。”

这种话很残忍，但是作为病人家属还是必须了解。

“……”

尹夏沫唇色苍白，良久，她说：

“好，那拜托您尽快安排手术日期。也请给小澄最好的治疗，不管费用是多少，我都可以承担！”

郑医生不忍，但是不得不说明：“不是费用的问题。”

“……什么？”

尹夏沫僵滞地问。

271

“无法找到合适的肾源。你也知道，小澄的血型是很特殊的 RH 阴 B 型，以往的血浆来源就很困难，现在要找到不仅血型相配其他指标也相配的肾就更加困难。”

“……”

如五雷轰顶般，尹夏沫的身体剧烈摇晃了一下，仿佛支撑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被抽掉了！她和小澄的血型并不一致。五年前小澄车祸大出血，她亲眼见到了医院为小澄调集 RH 阴 B 型的血浆是多么的不容易。

“从今年三月份就已经在肾移植中心登记，也在所有的肾源库里搜索过，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见尹夏沫惊痛得失魂落魄的模样，郑医生心中不忍，劝慰道：“不过，我们已经通过全国的血浆中心联系各地 RH 阴 B 型的供血者，希望他们能够捐献肾器官，这几个星期陆续有检验结果出来，耐心等一下，或许会有更多的……”

\*\*\* \*\*

医院长长的走廊里。

眼前是白茫茫的雾气，什么都看不清楚，尹夏沫脑中混沌空茫，一步一步、迟缓地走着，虚飘飘的，就想走在一团一团的棉花中。有医生从她身边走过，有护士推着轮椅中的病人从她身边走过，却一点声音也没有，静悄悄的。走廊两边都是病房，没有阳光，刺眼的日光灯让一切看起来眩晕而苍白。

终于。

站在一间病房门前。她呆呆地推开门。

272

从窗户照耀进来的阳光就像千万颗飞舞的光点，尹夏沫怔怔的恍惚着，忽然觉得是那么的真实，忽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七岁的小女孩，从来就没有长大过，这些只是她在做梦。

只要醒来了啊，只要有人摇一摇她，她就会醒来，还是七岁的小女孩，还可以躲在酒吧的角落里看妈妈唱歌……

“夏沫……”

“夏沫、夏沫”

身旁有人大力的摇她，连声呼喊着她的名字，尹夏沫猛地惊醒，浑身竟沉沉的出了一身冷汗！眼前的光晕散去，只见摇晃她的那人却是珍恩，正一脸惊愕的望着她，手上还拿着一个削好的苹果。

“夏沫，你怎么了？”

珍恩用苹果在她面前晃一晃，吃惊的问，夏沫脸色苍白的仿佛透明，好象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可是——

珍恩疑惑的眨眨眼睛，是她刚才眼花了么？此刻的夏沫像平时一样宁静自若，除了脸色还有点苍白之外，再看不出任何异样。

“外面太闷热，可能有点中暑了。”

尹夏沫用手背拭了拭额头。额头并没有汗，背脊却被汗浸透了，病房里有空调，冷风一激，她硬生生打了个寒战。

“恩，对，今天是闷热闷热的，估计是要下雨了吧。”

珍恩随口附和着说，暗自猜测夏沫是不是看到洛熙和沈蔷的绯闻了，想一想又觉得不可能，夏沫从昨晚就到医院了，她那么在意小澄，肯定是没有离开过医院，手机又一直关机。

“姐……”

窗外是茂密的树林，尹澄半倚在病床上，苍白的脸色衬得一

273

双眼睛又大又黑，长长的睫毛，唇叫温和的微笑，让他看起来就像随时会长出翅膀来的天使。

尹夏沫呆呆的看了他许久，才轻声问：

“还发烧么？”

尹澄笑着回答，“好多了，现在觉得精神很好。”

“是么？”

她伸出手去探他的额头，他下意识地躲了以下，她却不理会，硬是将手放了上去。果然，跟昨晚一模一样，触手发烫。这就是已经好多了么？尹夏沫心中又惊又痛，有想起他居然隐瞒了自己那么久，眼睛深深的沉黯下来。

“咳，夏沫啊……”

珍恩察觉到气氛优点不对劲，夏沫似乎在生气呢，恩，哪个，夏沫如果生气，小澄一定会很难过吧。她急忙试图将凝固的空气打破，可是一时间竟然又想不到该说什么。

“恩？”

尹夏沫回头。

“……呃……”珍恩拼命想，“……外面非常热，对吧？”

“对。”

“那你吃个苹果吧！”

珍恩兴奋地说，呵呵，她终于找到话题了。说着，她赶忙将苹果递到夏沫手中，虽然这个苹果是小澄削好的皮，有点舍不得，不过只要能够分散夏沫的注意力就好了。

尹夏沫望着那个苹果微怔，她明白珍恩的心意，刻画司这会儿胸口堵得仿佛要窒息，哪里能吃的下什么东西。

“姐，你先喝口水。”

尹澄从病床上俯下身，拿起床边的暖水壶，又拿起床头小桌上的一只水杯。终于……瞒不住了么？他悄悄的看着神情恍惚

的姐姐，一个分钟，端被子的手居然没有拿稳，热水就那样淋上了他的手臂！

“小澄！”

珍恩惊呼，冲了过来，只见尹澄手背上已经红了一大片，心痛得她不知如何是好，连声喊：

“痛不痛？痛不痛？……”

尹夏沫急忙将暖水壶从小澄手里拿开，然后到小冰柜里取出些冰块包在一起，回来时看到

珍恩正捧着小澄得手，低头不停地向被烫到地地方吹气。

她沉默地走过来，拍拍珍恩的肩膀。

珍恩闪开后，她将冰块敷在小澄手背上，半晌，移开冰块看了看，被烫到地地方只是发红，并没有烫起水泡。尹夏沫略放下心，将冰块交给珍恩继续替他冷敷，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小澄一直跟随着她身影的目光，转而去收拾被水泼湿地小桌。

尹夏沫把水杯放好，然后用抹布擦拭桌上地那些水，接着顺便整理小桌上地东西。上面有一只大大地塑料袋，装满了各种水果和零食，应该都是珍恩买来的，旁边还放着珍恩的包包，里面乱七八糟地塞满了各种东西，连袋口都合不上了，歪倒在桌上。

她想要把珍恩地包包扶起来时，包里装地东西太多了，哗啦啦倒下来，跌出来几份报纸。

尹夏沫捡起那些报纸准备放回去。

然而——

报纸上地照片让她地动作定格在那里！

照片里。

洛熙和沈蔷正在亲吻，应该是酒吧偏僻地角落，光线很暗，两人脸上地神情都看得清楚，只是确实是在亲吻，而不是借位或是错觉。

275

照片里。洛熙和沈蔷正在亲吻，应该是酒吧偏僻的角落，光线很暗，两人脸上的神情都看不清楚，只是确实在亲吻，而不是借位或是错觉。

“不要看——”

珍恩听到动静回顾过头来，只见夏沫已经在看那些报纸上的报道了，她惊得立刻放下冰块，慌忙想把报纸从夏沫那里抢回来。小澄刚生病住院，洛熙那边又出现这样的绯闻，夏沫怎么可以承受这么多打击呢？！

“那些绯闻都不用里啦，说不定是喝醉了，说不定……说不定是技术合成的假照片。”

啊，又说错话了，这张照片看起来一点都不想假的，珍恩懊恼的想，嘴里哦飞快的继续解释：

“也有可能是宣传的赚头，哈哈，对，一定是为了宣传，洛熙和沈蔷出演《天下盛事》，为了引起公众的更多关注，为了制造更多话题，所以故意拍出这样的照片出来用作宣传！一定是这样！”

尹夏沫凝视着照片里的洛熙，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任由珍恩将那些报纸从他手里夺回去。

珍恩松了口气，刚想把报纸塞回包包里，忽然听到尹澄低声问——

“报纸上有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该死，怎么这么糊涂，竟然匆忙中把这些报纸也带来了，珍恩懊悔得恨不得去撞墙。

“给我”

尹澄伸出手，目光定定的望向珍恩。珍恩愣了半晌，终于还是无奈地将那些报纸递给他。尹澄低头看报纸，神色越来越凝重。

“看完了吗？”

尹夏沫将小桌整理好，又将抹布洗干净放回原处。她知道，就算是现在不给小城看，他也会想其他办法看到的。

“姐，洛熙哥哥。。。”

尹澄担忧地凝望姐姐。

276

“你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是最重要的，”尹夏沫皱眉，淡淡地说，“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关系。”

“姐……”

“夏沫……”

珍恩错愕的盯着夏沫，不明白为什么说得仿佛与她无关，虽然不想她因为洛熙和沈蔷的绯闻难过，但是这样异乎寻常的镇静淡然也很诡异。

此后，尹夏沫在没有说过话，只是静静地站在床前望着窗外的绿树出神。她的眼神空洞洞的。闷热的天气，没有一丝风，树叶纹丝不动，蝉在枝叶上声嘶力竭的叫着。

几个小时后，珍恩要离开了，尹夏沫将她送出去。

在医院走廊的尽头。

尹夏沫说：

“珍恩，麻烦你帮我拒绝掉《黄金舞》的出演。”

“什么？！”

珍恩震惊！

“《黄金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而且这部片子是欧华盛公司自己拍的，你又是欧华盛旗下的艺人！你知道如果拒演可能会造成什么结果吗？你的前途可能会完全毁掉！”

“我知道。”

可是如果没有小澄，她要那些还有什么意义？！

“……”珍恩又惊又疑，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小澄的病……很严重吗？！”她惊恐地问，害怕得仿佛心都抽紧了。

“他没事，会康复的。”尹夏沫静静地说。

“呼，那就好……”松了一大口气，珍恩惊魂初定。心知夏沫

277

是不愿再小澄住院的时候为其他事情分神，她也就不再勉强，说，

“好，《黄金舞》的事情我会去跟公司说。”

“谢谢。”

“……啊，还有，洛熙和沈蔷的事情。”珍恩小心翼翼地看她一眼，“很多记者说联系不到你，纷纷打电话给我，想知道你对这件事什么态度。。。”

“……”

尹夏沫沉默片刻，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嗯……我随便打发他们好了反正那些记者也不是真要你的态度，不过是多点东西好爆料。你不用操心这些，安心在医院照顾小澄，外面那些事全都有我！”

“谢谢你，珍恩。”

尹夏沫心头一阵温暖的潮热。

“说这些干什么？？”珍恩抱了抱她，想要把全身的力气传给她，“小澄才是最重要的，请你一定才要让他好起来。”

\*\*\* \*\*

第二天上午。

黑色办公桌上，翻开的一摞报纸。

洛熙和沈蔷的绯闻继续铺天盖地，酒吧里亲吻的照片仍旧占据头版头条的新闻位置。

“她是——什么反应？”

欧辰望着那张照片几分钟，然后将报纸和上，推到一边。西蒙把报纸拿走，使办公桌恢复整洁。

“各家记者都无法联系上尹小姐。公司也无法联系上她，近两天没有在任何公众场合出现，只是有珍恩出面，表态说关于这件事情询问两位当事人的态度，与尹小姐无关。”

“与她无关……”

278

欧辰慢慢地重复着四个字，扯了扯嘴角，果然是她的风格，冷静到几乎无情的地步。阳光从他身后照耀而来，那双眼睛同样是冷静到近无情的冰绿色。

“而且，”西蒙接着说，“珍恩转告公司，尹小姐提出放弃演《黄金舞》。”

“原因？”欧辰眼神暗凝。

是因为洛熙吗？他竟然在意到洛熙可以舍弃事业？心中渐渐涌出一股苦涩。

“据说是因为尹小姐的弟弟在医院需要照顾。”

“嗯？”欧辰一惊。

“尹小姐的弟弟前晚上生病入院，她每天寸步不离地在医院照顾他，甚至退掉欧华盛公司这两天安排好的所有通告。RBS 电台和一家广告公司表示强烈不满，采尼和珍恩正在想办法解决。”

“……”

“尹小姐如果拒绝出演《黄金舞》，我们可以控告他违约。，由于不服从公司事务安排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该由……”

“尹澄的病情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欧辰打断西蒙。

她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弟弟。从小她就所有好吃的东西留给尹澄，让尹澄用最好的画具，送尹澄去最好的美术课堂，像母鸡一样努力张开双臂去保护尹澄。踏也曾非常妒嫉尹澄，因为在她心里，尹澄永远占据了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在恢复记忆以前，他派人调查过尹夏沫的情况。尹澄的身体状况，包括尹澄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着她单独去医院治疗，他都早已知道。可是，尹澄的病情已经严重到瞒不下去了吗？

那么——

她此时一定很担忧吧。欧辰皱眉。

“尹澄的肾已经严重衰竭，而且还有其他器官的并发症，必须尽快做肾移植手术，否则很难坚持三个月以上。”尹澄就诊的医院长期接受欧氏集团的资金捐助，西蒙派人取得一份病历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找到肾源了么？”

“尹澄的血型是比较特殊的 RH 阴 B 型，目前没有找到与之相配的肾源。”

RH 阴 B 型…… 欧辰抬头，眼底有错愕的冷光一闪即逝。

《天下盛世》的拍片现场被无数的娱记包围，他们守候在停车场，录音棚入口等待洛熙，沈蔷的出现，甚至追随洛熙，沈蔷去外景拍摄，跟踪洛熙或沈蔷出入的每一个场合，连两人的住宅附近也有许多娱记全天守候！

自从酒吧接吻的绯闻爆出后，大家以为洛熙和沈蔷会为了避嫌而不出现在同一场合，但是两人却依旧共同参加各种宣传通告，排戏的间隙也照常谈笑。媒体纷纷猜测二人是否打算将恋情公开化，所以才如此落落大方。

当记者问沈蔷对于绯闻的看法时，沈蔷回答说，洛熙是她一直以来最欣赏的好朋友。当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和洛熙正式交往时，沈蔷笑了笑，说，随缘就好。

而这时，《橘子日报》的记者继续爆料说，在酒吧事件当天，洛熙的前女友尹夏沫曾经前去探班。但是洛熙对其非常冷淡，竟

280

然与她单独相处不超过三十分钟就将她抛在休息室。尹夏沫离开时虽然尽力掩饰，但仍可看出神情黯然。

《洛熙与前女友正式分手》！

《沈蔷多年暗恋修成正果》！

《演艺圈最相配情侣大热出炉》！

《灰姑娘童话破灭，王子公主谱恋曲》！

……

各媒体纷纷以类似的标题向世人重磅宣布，洛熙和尹夏沫已经正式分手，与沈蔷正在交往中！

虽然洛熙在尹夏沫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两人恋情的浪漫一幕依旧深深印刻在人们脑海中，但是此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洛熙退出《战旗》……

尹夏沫深夜出现在欧氏集团继承人的病床边……

在与洛熙的《天下盛世》比拼的《黄金舞》中，尹夏沫将会担纲女主角……

这一切都是那么容易使人产生复杂的联想，尹夏沫是以什么心态与洛熙交往更是被众人置疑，fans 在心痛怜惜洛熙的心情下，反而大力支持洛熙和一向暗恋他的沈蔷交往！

一时间，关于洛熙沈蔷正式交往的绯闻竟似乎已经变成确凿的事实！

“没有。”

夜晚，声音里透出一丝倦意，洛熙疲倦地仰靠在深紫色的沙发上，合上手机。手机铃声一直此起彼伏地响起，他一直重复回答着同样的问题。这时，手机又响了起来。

洛熙揉揉眉头，漫不经心地接听，那些记者们问的问题基本

都是相同的。

“……你们没有在交往？”手机那端传来不同记者却同样的惊讶声。

“没有。”

“那晚喝醉了，我们在开玩笑。”

“只是这样？！”再度惊讶。

“对。”

“那你和尹夏沫分手了吗？”记者好奇地追问。

洛熙眼神暗了暗，沉声说：

“……没有。”

原以为她从报纸上看到那张照片后，会震惊，会立刻打电话给他，会想听他是怎么解释。于是他手机放在身边，等了足足一天，等到的却全是记者的电话。很可笑，他觉得自己滑稽得可笑，一怒之下将手机扔给洁妮，哪怕她再打过来，他也不要跟她说话了！

可是——

过了一天，然后又过了一天，当他终于忍耐不住问洁妮，是否接到过她打来的电话时，洁妮尴尬摇头的动作让他的心一直沉到了冰窟里。

她是自信他不会喜欢上别人吗？这就是她口中的信任吗？无论报纸谁怎么炒作绯闻，她都无动于衷？

还是……

她根本就不在意他……

于是，他任由媒体去随意猜测，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他和沈蔷的绯闻。知道他性格淡漠，仿佛对什么都淡淡的，可是，即使他和别人在一起，即使他有可能离开她……

她也无所谓吗？

)

283

些东西过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也没有见她接过任何电话。可是，她在医院里渐渐变得苍白消瘦起来，常常站在窗边发呆，眼神空洞洞得让人害怕。

是因为洛熙哥哥吗？

因为洛熙哥哥得那些绯闻？

自从那天在报纸上看到那张照片，每次珍恩来得时候他都会问起关于洛熙哥哥的事情，珍恩也会偷偷地拿一些报纸给他看。他越来越心惊，难道洛熙哥哥真地已经和姐姐分手了吗？

尹夏沫的目光从窗边收回来，她慢慢转过身子，整个人却仿佛依旧被夜色笼罩着，望着他，她的眼睛静如月光。

“问这个做什么？”

尹澄怔住，胸口一痛：“姐……”尹夏沫轻轻地说：“我说过，你只需要把你地身子调养好，其他地事情都不要去想。”

“可是……”



“不要想与你无关地事情。”她打断他，远远地看看输液瓶子，里面还有小半瓶液体，“你先睡吧，等这瓶输完我去叫护士来换。”

尹澄失措地看着她：

“姐，你怎么了？”

这两天，她就像陌生人一样地同他说话，客气又疏离，明明在他身边，却好像距离得很远很远。

“……”

尹夏沫沉默。

“姐……你走近些……好吗？”

尹澄轻声央求。

尹夏沫迟疑片刻，然后静静地走到病床边。屋里开着空调，有点凉，她将薄被向上拉了拉，将他地胳膊放进去，盖到他地肩膀上。他却突然伸手拉住她，手凉凉的。

284

“姐……”尹澄苦笑，苍白的嘴唇轻轻颤抖，“……你知道……我很害怕……”

她咬住嘴唇，说：“不用怕，你的病会好的。”

“……害怕姐姐一直这样生我的气……姐，你是在生我的气，对吗？”长长的睫毛遮掩住他眼底的湿光，“……因为我隐瞒了你……所以你生气……所以什么也不对我说……什么心事都不让我和你一起分担……”

尹夏沫静静的望着他，眼底充满了痛意和神伤，良久良久没有说话。

尹澄的手指愈加冰凉。

心痛失措地看着她渐渐黯然的面容。

“你怕我担心，所以不告诉我，”尹夏沫轻轻叹气，“那么，如果我怕你担心，是不是也可以什么都不告诉你呢？”

“姐！”

“你有没有觉得，那样很残忍呢？……一直以为你的病情控制得很好，突然之间发现全然不是……该怎么办……你让我……改怎么办……”她的眼珠静静地蒙上一层水汽。

“对不起！我以为我会好起来，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好起来……”

“小澄，你知道吗？”她对他微笑，“我也会害怕的。”

“姐……”

“我害怕，着世界上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个人。”她眼底的水汽晶莹的凝聚起来。“妈妈已经不在，我只有你了，只有你是我的亲人。你比我的性命，比我的一切都重要，如果可以换回你的健康，无论让我用什么去交换，哪怕要我去地狱，我也心甘情愿……”

“姐，对不起……”

尹澄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285

“我们是相依为命的姐弟啊，你生病难受的时候，我应该照顾你，你做治疗的时候，我应该陪伴你……”一滴泪水从她的眼眶静静滚落，她却依然宁静地望着他，仿佛那泪水不是她的，“……你是我的生命，你难道知道吗？”

泪水轻轻滑下她的脸庞。

“如果有一天你走了，而我却都没有好好照顾过你……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呢？会觉得你是

世上最好的弟弟，都不用我操心吗？……还是，你希望我陪你一起走呢？……”

尹澄惊呆了！

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见姐姐流过眼泪，她就像一颗大树，哪怕风吹雨打，也永远仰着头。

“姐！对不起对不起……”

尹澄惊痛慌乱地用手擦拭她地的泪水，晶莹的泪水凉凉的，从他的指尖冰冷到他的心底。

“都是我的错，姐……我怕你担心……我怕你难过……从我出生以来，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可是，我却总是拖累你……姐……我想让你开开心心地活着，像其他同龄地女孩子那样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有时候，我嫉妒珍妮姐……为什么她可以笑得那么快乐，姐姐却不可以……”

“傻瓜……”泪水部声地蔓延在她地脸峡，“姐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很开心，就很快乐……”

“可是，那样是部够地……”尹澄努力用手指擦去姐姐地眼泪，“……最初不想让你进入演艺圈，不想让你为了我地医药费而踏足那个混乱地世界……可是……姐……你很棒……你是个了不起地艺人……当你出现地时候，就像盛夏地太阳一样耀眼……虽然也有不断地风波，可是，总觉得你其实是快乐充实地……如果知道我地病又严重了，你会放弃那些吧……可是……不想永远只把你绑在我地身边……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地姐姐是那么美丽，

286

那么出色……”

尹澄低低地说：

“……我要姐姐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仅又弟弟，还要又心爱的人，还要又喜欢的事业……那样的话……即使又一天我离开了……姐姐还可以继续快乐地活着……”

继续快乐地活着……

尹夏沫怔怔地望着他。

“你想知道吗？”

“……”

“如果你走了，我会怎样……”她失神地说，泪水是她地眼睛仿佛是夜空中地寒星，“……你真的想知道吗？”

“姐……”

莫名地恐惧令尹澄地脸色苍白如纸！

“还有。小澄，姐姐怎么会生你地气呢……”尹夏沫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姐姐只是在生自己的气……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发现你的情况，为什么这么笨，为什么这样粗心……姐姐很差劲，对不对……”

“姐，不是……”

“很后悔……如果不进入演艺圈，如果没有那么忙碌……也许久可以早些陪在你的身边……也许病情不会恶化到这种程度……很后悔……当初应该听你的……不进入娱乐圈……也不要很多的钱……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好……”她静静地流泪，“……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尹澄心痛至极，紧紧地抱住她，低声颤抖着喊：

“姐！你在说什么呢？！”

287

“所以，你要好起来，一定要好起来……”她也抱住他，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泪水静静地渗入他的病服里，“一直陪着姐姐……永远在姐姐身边……好不好……”

尹澄心中酸楚。

是那样的想答应姐姐，他会好起来，会永远陪着他！可是，他的答应，有用吗？特殊的血型使得要找到合适的肾源异常困难，况且，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放心，会找到合适的肾的。”

仿佛找到他在想什么，尹夏沫抬起头，她深呼吸，努力将所有的泪水都收回去，对他露出微笑，说：

“郑医生已经通过全国的血浆中心联系各地 RH 阴 B 型的供血者，在他们中间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提供者。”

“恩。”

不是因为姐姐的保证，而是因为姐姐又对他露出了同以往一样的笑容，尹澄也微笑起来。微笑恍若是透明的，就像天使那双透明的翅膀。

病房里温馨宁静。

病床边，尹夏沫怜惜地轻轻抚弄小澄的短发，两人的影子被床头的灯光照映在雪白的床单上，仿佛叠成一个。

“姐，你和洛熙哥哥现在怎样了？”

虽然不舍得打破这份宁静，但是多日来缠绕在尹澄心底的忧虑使得他忍不住又提起这个话题。

尹夏沫怔了怔。

这几日一直把心思放在小澄的病情上，竟没有分神去想洛熙和沈蔷的绯闻。看到那两人酒吧接吻照片的那一刻，她的心情纷乱复杂，也许是洛熙真的对她误解太深，所以和沈蔷有了这种亲

288

昵的行为；也许洛熙已经对这段感情绝望，所以打算放弃……

那一刻，她心如针扎般地痛。

只是小澄的病情又占据了她的脑中所有的空间，这几日竟然几乎将洛熙和沈蔷的绯闻忘却了，即使偶尔想起，也是一闪而过，心头黯然几分，却没有想到给洛熙打电话求证一下。

“……不知道。”

又是好几日没有看报纸了，她也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洛熙沈蔷的绯闻究竟是真是假。忽

然，她心中苦涩。是因为小澄的病让她没有时间去关心那件事呢，还是因为她其实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不介意？毕竟他是真的吻了沈蔷……

尹澄小心地看着她。

“你没有跟洛熙哥哥见面吗？”

“没有。”

“通过电话吗？”

“没有。”

“姐……”尹澄愣住，隔了一会，才又轻声劝说：“……你还是应该打电话给洛熙哥哥啊……”她笑了笑。

“姐姐的事，姐姐心里有数。”

“都是我不好。”尹澄黯然地说，“要不是因为我害得姐姐担心，姐姐会去找洛熙哥哥的吧？是因为我生病住院了，姐姐才会把手机关机的对吧？洛熙哥哥一直找不到姐姐，怎么向姐姐解释呢？都是我不好……”

尹夏沫又怔了半晌。

“姐姐，你给洛熙哥哥打一个电话好不好？至少听一听他亲口解释……”把病床旁的小桌上放着的手机硬塞到她手里，尹澄抬起头来，期望地望着她。如果姐姐和洛熙哥哥就这么分手了，而自己又永远地离开了姐姐，那么姐姐以后……会很孤单吧……

289

尹夏沫犹豫着接过手机。

这几日因为在医院守护小澄，不希望受到外界的干扰，她一直将手机关机。

是……

也许应该给洛熙打个电话了……

手指按在开机键上。

不知为什么，她却忽然有点心慌。

\*\*\* \*\*

夜风将客厅的白纱窗帘吹得飞扬起来。

深紫色的沙发里，洛熙长久地凝望着掌心的手机，像是期待它能够突然响起，来电显示的屏幕上能够出现那个熟悉的名字。他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久得似乎已经变成雕像，冰冷得没有丝毫温度的雕像。

他闭上眼睛。

樱花般的双唇紧紧抿在一起。

绝望的气息让他整个人仿佛身陷在黑漆漆的冰冻中。

也许……

也许……

漆黑的睫毛微微一跳，洛熙睁开眼睛！

也许是她真的误会了……

所以才迟迟不给他电话，也不联系他……在他等她电话的时候，她是不是也正在等他的电话……

虽然以她的性格不象是会猜疑而不求证的人。

可是——

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

290

也许她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不在意他。

像是自己催眠自己，洛熙仿佛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心里用力的说服自己，也许她是因为太在意他，才迟迟不给他一个电话。

那么——

他屏住呼吸，调整了一下心绪，用手指按下她的号码——

“正在连接中” .....

夜风吹得白沙窗帘如雾气一般。

洛熙忽然有点心慌。

\*\*\* \*\*

突然发现小澄的输液瓶，很快就要空了！

夏沫的手指从开机键上移开——

“我去喊护士。”

她把尚未开机的手机留在病床上，原本想按铃叫护士来，想想又怕护士来晚了会影响输液，于是亲自去叫护士，反正护士台就在病房斜对面。

“可是，给洛熙哥哥的电话……”

尹澄在后面唤她。

“……我回头打给他。”夏沫脚步停了停，却依旧拉开病房门走了出去，留下没有开机的手机静静的躺在病床上。

也许……

她并不是很想打通这个电话……

291

护士的脚步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

夏沫静静的根在后面，心中微微苦涩。他不知道一旦接通了洛熙的电话应该说些什么，或许说什么都是错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她和洛熙的争吵渐渐多了起来，虽然明白洛熙的不安全感，可是她却不晓得应该怎样才能使他快乐。而目前，她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照顾抚慰洛熙的心情……

她只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合适的肾移植给小澄，让小澄可以健康的活下去……

为了这个……

她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 .....

\*\*\* \*\*

冥冥之中真是有与人类作交易的魔鬼吗？

三天后。  
郑医生告诉夏沫--  
“找到了合适的肾”

292

盛夏。  
阳光灿烂耀眼。

黑色的大理石地面，黑色的办公桌，落地窗的玻璃被阳光照耀得反光刺眼。欧辰逆光而坐，千万道光芒从他身后逆射，他的面容却在黑暗中，看不出表情，只有手腕上得绿色蕾丝在静静飞舞。

“请你再考虑一下……”

尹夏沫笔直地站在他的面前，隔着黑色地办公桌，她凝视着他。在欧氏集团的接待室里等了三个小时之后，秘书终于让她进了欧辰的办公室。这也是自从那晚因为他生病而将他送入医院后，第一次见到他。

293

“如果没有记错，我已经拒绝你了。”

声音里没有任何感情，欧辰甚至没有抬头看她，面前是一份文件，文件摊开的那页右上方贴的正是她的两寸正式照。

“至于你拒绝处出演《黄金舞》，是违反合约的行为，公司有权力追究你的责任，并且可以从此将你雪藏。希望你再考虑两天，使大家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然后，他淡漠地说：

“你可以出去了。”

“请求你……”尹夏沫眼睛黯淡下来，“……无论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你同意捐出一个肾，移植给小澄。”

“无论什么条件……”

玩味地重复着她的话，欧辰慢慢抬起头，说：

“你以为，你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用一个肾去交换吗？”

她的身子僵住。

“难道--你竟然以为，被你那样的背弃伤害过之后，我还会喜欢你，还会为了得到你而同你交换什么条件吗？”

欧辰淡漠地笑了笑。

“尹夏沫，你未免自视过高了。”

心越来越沉……

她深吸口气，努力让慌乱的心平稳下来。她是来请求欧辰的，即使欧辰坚持不把肾捐给小澄，她也没有权力去强迫他，她所能希望的，只是他以前的感情，只能希望，他对她还有一点点感情……

命运是在嘲弄她吗？

就在几天前，她还希望欧辰能够忘掉她……

可是——

294

现在她却乞求，欧辰对她仍旧有哪怕一点点的感情……

“请开出条件来吧。”

她背脊僵直，悄悄握紧手指。不管怎样，一定要找来可以移植的肾给小澄，看着小澄一日日地苍白消瘦下去，她的心仿佛被利刃刺出般地痛。

“不管需要多少钱，不管需要我签什么样的合约，我可以和公司签一辈子地合约，甚至……《黄金舞》也可以接下……”

“果然在你心中最重要地一直都是尹澄。”欧辰淡淡的说，“从来都不是我，也不是洛熙。为了尹澄，哪怕和洛熙的新戏竞争，也不在乎，对不对？”

“洛熙不会介意。”

如果知道是为了小澄的病，洛熙应该不会在意这件事情。

“洛熙不会介意？”

欧辰玩味地重复着尹夏沫的回答。站起身，他缓步走到尹夏沫面前，打量着她。她的眼睛里，仿佛有不顾一切的火花，在疯狂地燃烧。她只是在五年前两人分手地时候，看到过她这样的神情。

只不过五年前，是他求她。

而现在，是她求他。

“那么，如果我开出洛熙会介意的条件呢？”他慢声地问。

“什么条件？”

“比如说……”

逆影的阳光里，欧辰淡笑着接近她，他浑身散发出黑暗的危险气息。他微微地俯身，伸出手指托起她的下巴，迫使她面向他。他离她那样近，薄薄的唇似乎贴在她的唇上，冰冷的呼吸在她的唇间，似有若无地缓慢厮磨着。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脊背终于开始颤抖，尹夏沫猛地将头扭转过去！

297

个吻就这样失去了。

不想再如猫捉老鼠般地陪着他玩下去了，尹夏沫蹙眉说：“到底怎样你才会答应我呢？！”

“如果我说，无论怎样我都不会答应，你相信吗？”

“不相信。”

“哦？”欧辰淡笑，优雅中略带倨傲，“这么有自信？”

“如果最初你的资料就在肾源库里，不会现在才找到你。应该是在得知小澄的病情之后，才决定去检查自己是不是适合移植给他的，对吗？”

像他这样的豪门公子，怎么会随便去进行肾移植的配型检查呢？而他，居然知道小澄的病情，说明他一直是有派人调查她、关注她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尹夏沫相信跟欧辰还有一线谈判的可能。

“所以，当医生告诉你配型很合适以后，你就在等我来找你，既然如此，你想要什么条件才能同意将肾捐给小澄呢？金钱，我知道你不会在意，可是，其他的呢？只要我能做到，就一定会答应你！”

尹夏沫沉声说。

“很聪明。”

欧辰赞许地点点头，从她身边走开，到酒柜处倒了一杯威士忌。凝望着水晶杯中的酒液，他眼睛冰绿，说：

“可是你能答应我什么呢？和我上床？和我同居？做我的情人？是不是你以为我会开出这些条件给你？”

尹夏沫沉默。

是的，她想过他会提出这些类似的条件来交换。

299

冰绿的眼眸仿佛深冬的湖底般沉黯！

欧辰的神情竟看不出是愤怒还是心痛，他抿紧嘴唇，又倒了一杯威士忌在水晶杯中，仰头一饮而尽，声音有些沙哑：“真是伟大的姐姐……”

顿了顿，欧辰等到胸口翻绞的情绪平稳下来后，看着她，说：

“可是，你猜错了一点。”

“……？”

“我等你来，是为了告诉你——无论你用什麼方式，我也不会把肾捐给尹澄。”欧辰眼神冰冷，“我等你来，只是为了让你听这句话而已。”

“为什么？”

尹夏沫耳膜轰轰作响，出乎意料的答案让她惊怔。

“因为——”

他冷漠地勾起唇角，笑了笑。那笑容，带着几分残忍地快意。

“我恨你。”

尹夏沫全身发凉，一种恐惧紧紧攫住她。电光火石间，她突然明白了！冷汗从她的脊背涔涔渗出。

.....

.....



那晚，弥漫着雾气的樱花树下。

欧辰的面容苍白得仿佛透明，他轻咳，嘴角有抹猩红。漆黑的夜色里，慢慢地，他闭上眼睛，跪在冰冷的地上。

“这样…… 可以吗？”

树叶被夜风吹得剧烈摇响，修长的背脊挺得僵直，他跪了下去，即使是无比卑微的姿势，却依然有中贵般不可亵渎的倨傲……

300

……

“……如果上一因为我的错——”

树叶沙沙作响，膝盖下是冰冷的土地，欧辰的背脊倨傲笔直，双唇痛楚得没有血色。

“我……愿意去改……”

……

“…… 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

无论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只要她肯留下，哪怕只要她再看他一眼。而漫天白色的夜雾里，她的背影是漆黑的，仿佛随时会消散……

……

“除非——”

没有回头，她望着黑漆漆的夜空，眼神冰冷。

“你死掉。”

……

黑暗。

没有一丝光亮。

漫天白雾，树叶狂乱地摇晃，她没有回头，一点点眷恋和犹豫也没有地、冰冷地在黑夜里。

……

忽然下起了雨。

雨滴透过树叶滴落，他木然地跪着，仿佛毫无感觉，身体渐渐被淋得湿透。雨越下越大，雨水狂乱地濡湿他的黑发，濡湿他的面容…

……

那个如梦魇般痛彻心扉的夜晚……

……

……

“五年前，在樱花树下你是那么残酷，那么绝情，”欧辰声音

301

低哑，“无论我怎样请求，你甚至连回头都没有……”

“所以……你是在报复我吗？”

“如果你把这叫作报复，那么，对，我是在报复你。”

“就算你恨我，那是我的事情，与小澄无关。”尹夏沫的唇色苍白透明，“你尽可以报复在我的身上！”

“有区别吗？”欧辰淡漠地说，“这样你才会最痛。”

尹夏沫脸色煞白！

心口一阵阵撕裂般的疼痛！

眼前有混沌飞闪的斑点，她的四肢冰凉颤抖，所有的淡定，所有的理智顷刻间荡然无存！耳膜轰轰地巨响着，她脑中竟是血海般的一片，零零碎碎的片段飞快闪过——

妈妈如摔碎的木偶一样躺在舞台下的血泊中……尹爸爸尹妈妈满是鲜血的尸体……小澄血流如注地被送入抢救室……医院雪白的墙壁……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病人伤势严重。请做好思想准备……如果无法度过危险期……从去年九月份开始，肾功能渐渐衰竭恶化……今年三月份已经在肾移植中心登记……无法找到合适的肾源……

“那你告诉我……”

仿佛有不属于她的灵魂在静静地说，仿佛她即使已经疯掉，依然有淡定的声音在替她说：

“……怎样才可以？”

“怎样都不可以。”

欧辰用五年前她曾经回答过他的话，同样回答了她。

怎样都不可以……

怎样都不可以……

302

那么……

把以前他受的伤还给他，可以吗？

慢慢地——

尹夏沫闭上眼睛——

在他面前——

她跪了下去——

强烈的阳光洒照在她的身上，苍白透明的肌肤，海藻般的长发，颤抖漆黑的睫毛，她的身子慢慢地在他面前跪下，那阳光刺眼眩晕的就像人鱼公主临死前幻化成泡沫的那一刻……

“你以为这样有用吗？！”

欧辰惊痛地冲过来，抱住她即将跪下的身子，严重充满愤怒和恨意，低喊道：

“你以为跪下我就会原谅你吗？！你以为跪下就可以将过去的伤害全部抹去吗？！”

伤害……

那些尘封的过去，究竟是谁伤害了谁，究竟是怎样的错误使得一切直到现在还要纠缠在一起？尹夏沫心口冰冷疼痛，却不想再多说什么，挣扎着她从欧辰的怀里挣脱，淡淡的说：

“既然是我欠下的，终归由我来偿还。”

“又或者……”

她唇色苍白地说：

“……只有我死掉，才能够使你满意，才能作为和你交换的条件。”

“你……”

她——是在威胁他吗？！

303

欧辰瞳孔紧缩，深深的恐惧让他的手掌紧握成拳！

为什么，五年前当他在她面前跪下时，心痛的是他；而五年后，当她向他低头的时候，心痛恐惧的仍然是他。

目光渐渐落在手腕飞舞的绿蕾丝伤，他的眼底沉黯下来。走到落地窗前。他背对着她不允许她发现眼底的妥协，终于说出了那个在她来之前就早已做出的决定——

“……嫁给我。”

那天阳光出奇地灿烂，欧辰要眯起眼睛才能看到窗外的蓝天。

“嫁给我，我把肾捐给小澄。”

\*\*\* \*\*

街道两边明亮的店铺。

熙熙攘攘的路人。

跑来跑去玩闹的小孩子。

尹夏沫沉默地走着，忽然很想走在人多的地方，让喧闹来包围她，让脑中变成一片彻底的空白，什么都不用去想，只需要麻木地按照命运的安排走下去就好。

然而什么又是命运呢？接受是命运，还是不接受才是命运？慢慢地走在热闹街道旁，她淡淡自嘲地笑，人性果然是贪得无厌的。在见到欧辰之前，她以为自己可以接受任何交换条件，只要欧辰能同意将肾捐给小澄。

可是——

在欧辰终于提出交换条件之后——

她……

居然犹豫了。

304

原来，即使是为了小澄，她也会犹豫的……

天色渐渐漆黑。

街灯盏盏点亮。

尹夏沫来到了熟悉的街口。

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应该收拾些东西到医院去，她振作起精神，让自己从恍惚中沉静下来。

街口停着几辆陌生的车，有人在车上看报，有人在车上讲电话，当她走过的时候，察觉到车里的那些人仿佛突然惊愕地坐起来。尹夏沫心中一凛，突然明白过来，那些是娱记！

“尹小姐！”

“尹小姐——” “你对洛熙和沈蔷的绯闻……”

“你和洛熙是否已经正式分手？！”

“……”

从一开始无数记者守在街口等候，到尹夏沫迟迟不出现，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很多记者不耐烦再等下去，早已离开，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几个还在留守。此刻他们看到尹夏沫出现如同见到了宝一般，不由得喜出望外，纷纷从车里跑下来，拿出照相机、摄像机、话筒朝她追过去。

尹夏沫加快脚步，最后几乎是用跑的冲进了公寓大楼。保安挡住了记者，闪光灯在她身后闪烁不停。她挺直着脊背，走进空无一人的楼梯，肩膀疲倦地垮下来，浓重的倦意将她包围。

长长的楼梯。

尹夏沫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长在台阶上。

漆黑的影子。

一步一步地紧随着她。

305

这些日子在医院照顾小澄，关掉手机，没看电视。恍如和娱乐圈已经是两个世界。回到这里才发现，原来绯闻还在继续，娱记们还在蹲守，这世间无论死去多少人，依旧是该娱乐的娱乐，该八卦的八卦。

她扯起唇角。

淡淡嘲弄地笑。

而她进入娱乐圈是有意义的吗？为了迅速地拿到她想要的钱，为了小澄的医药费，每曰在外忙碌，陪伴小澄的时间少的可怜，竟然连小澄的病情的变化都没有察觉。如今挣到了足够的钱，可是，那场手术所需要的肾却不是钱能够买到的……

算了……

不要再想下去……

尹夏沫深深呼吸，总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命运不会如此不公平，它什么也没有给过小澄，就必然不会这么残忍地将小澄最后的东西也夺走！她会找到办法的，即使漆黑一片，至少……

……………

……

“嫁给我，我把肾捐给小澄。”

灿烂的阳光洒照在欧辰身上，他背对着他，那声音竟清冷得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  
.....

可是，她却没有答应。

尹夏沫心中愧疚，她是很差劲的姐姐，眼看就可以为小澄找

306

来最合适的肾，她却没有答应。小澄在她心里是最重要的，是比她生命还重要的存在，可是，在那一刻，她却迟疑着没有答应。

手指无意中触到手机。  
她眼神一黯。  
是因为他吗.....

楼梯折上去就是家门口，尹夏沫默默拿出手机，仍是关机状态，屏幕上黑暗一片，她的手指按在开机键上，想起在欧辰办公室的那两个电话，忽然五内纠结，手指竟迟迟按不下去。

怔在楼梯口。

良久之后，她默叹，将手机又放回去。这样疲倦灰暗的心情，就算拨通了电话，又能说些什么呢？她现在，甚至没有力气面对洛熙解释为什么她不接电话。

掏出钥匙，她抬起头来准备开门。

然后——整个人突然如被电击般地惊怔了！

楼梯间昏暗的光线里。

洛熙坐在台阶上，他沉默地望着她，眼睛漆黑如潭，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她好像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很久，背脊僵硬得已经变成化石。

“你.....”

尹夏沫胸口一暖，怔怔地望着他，一时间，喉咙里像滚动着什么热热的东西，说不出话来，只有手中的钥匙哗啦作响。

“怎么这样吃惊？”

洛熙慢慢站起身，望着惊怔的她，他似笑非笑，仿佛被一团淡淡的雾气包围着，声音很轻，却听不出任何情绪。

307

“难道——你不想见到我吗？”

“没有。”

他面容里那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态让尹夏沫感到有点无所适从，她笑了笑，又觉得唇角似乎是僵硬的，赶忙转过身，低头将门打开，说：

“进来吧。”

屋里漆黑一片。

扑面而来的气息仿佛这里很久没有人住过，冷冷清清的，她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灰尘被风吹起来，呛得尹夏沫一阵咳嗽。

“喵——”黑猫牛奶如黑影般扑过来！

洛熙抱住它，见它竟然瘦的皮包骨头，仿佛饿极了，尖尖的牙齿咬住他的胳膊，拼命地舔。

“给我吧。”

尹夏沫打开了灯，伸手将牛奶抱过去，走到厨房里拿出一个猫罐头，打开后放在地上。牛奶“喵”地扑过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她又看了看洛熙的胳膊，被牛奶咬破了一点，隐隐渗出点血丝来。

“痛吗？”她轻声问。

“……”

洛熙没有回答她。

“不用担心，牛奶很健康，每年都给它打防疫针。”尹夏沫从医药箱里取来药棉和究竟，小心翼翼的擦拭他的伤口。

看着她轻柔的手指和睫毛映在面颊上柔和的阴影，洛熙的心渐渐柔软下来，原本想要质问她的怒气不知不觉消散了一些。也许，她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也许她是误会了……

“这段时间你去哪里了？”他凝视她。

“……”

她犹豫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把小澄生病的事情告诉他。可是如果告诉他换肾手术的事情，就会涉及到欧辰……

“为什么总是关机？”

“……”

“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她心中暗叹，还是告诉他好了，这样的猜疑实在太累了，“我这几天……”

“你是在生气吗？”他打断她 “……”

“是因为生气，才不和我联系，也不回家，也不接我的电话，是吗？”他微微屏息，眼珠乌黑乌黑。

“嗯？”

她错愕地怔住，脑筋一时没有转过来，而这副茫然不解的模样让洛熙顿时恼了起来。

“难道——”他直直地瞪着她，唇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去，“你不是因为生气才……”

尹夏沫渐渐明白过来。

“……你指的是你和沈蔷的绯闻？”

灰尘在屋里轻轻飘荡。

夜色漆黑。

仿佛也有夜的灵魂在轻轻飘荡。

洛熙呆呆地望着她，心脏仿佛被冰冻住，然后被突然涌上的怒火逐渐崩裂！他的眼睛如琥珀色的玻璃般透明，没有不安，没有难过，竟然可以这么淡定，淡定得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原来，她真的是那么不在意啊，原来他对她而言真的是无所谓的！

309

她怎么可以——

这样的无所谓……

“那些都是假的，不是吗？”尹夏沫语气中透露出疲惫，“大概只是娱记为了炒作而制造出来的。”虽然在看到的时候，心里有些黯然，可是他既然如此紧张地来找她，而且此刻看着他的眼睛，那又痛又恼的神情让她最后的一丝不确定也消失了。

“你看到照片了吗？”

“……？”

“报纸上那张我和沈蔷亲吻的照片。”他的声音有点僵硬。

“……看到了。”

“你觉得那张照片是假的？”

“洛熙……”看着他越来越冷冽的面容，她忽然有些不安，似乎她说的话让洛熙不快了。

“那是真的。”

洛熙冷冷凝视她，暗怒地想要将她那该死的平静打破！

“我和沈蔷……确实亲吻了。”

“洛熙……”

尹夏沫闭上眼睛，额角一阵抽痛，她的脑袋忽然痛得仿佛要裂开了，睫毛轻轻颤抖。她知道那照片是真的，不可能是技术合成的，她只是不要去想，选择鸵鸟般地去“信任”洛熙。可是，为什么要在她最累的时候，告诉她这些……

“我不想听……我很累，这几天……”

“就这么无所谓吗？！一点也不在意吗？！”愤怒中的洛熙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变得苍白的面孔和虚弱疲累的样子，他怒问，“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是因为你那么有自信，我除了你不可能再喜欢上别的女人，还是——因为我对你而言根本就是无所谓的，

310

所以你才一点也不在乎？！”

“喵——”

黑猫牛奶被怒喝声吓倒，受惊地蜷缩在角落里，两只圆滚滚的眼睛不安地看向沙发里地那两人。

“难道，我相信你也错了吗？”

尹夏沫怔怔地说。她真的不想再和洛熙吵架，疲倦已极的身体只想安静地休息一下，然后好好想一想。

“是因为相信吗？”

洛熙失神地笑，眼底雾气是他美得妖娆，又疏离得仿佛隔了很远很远的距离。

“所以你不打给我电话，不回家，手机关机，好不容易打通你的电话你也不接。这样是因为相信，还是因为你根本不在意我，所以那些绯闻对你毫无影响？”

“我当时……”她想要解释，突然发现那个原因或许会更加激怒他，“……又事在忙，无法接你的电话……”

“你当时在忙什么？”

“……”

“说来让我听听，又什么事情使你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那声音轻如雾气。

“洛熙……”

“不能告诉我？”洛熙心中一紧，莫名闪过一个奇怪的感觉，他瞳孔一紧，反而笑靥如花地打量她，“……总不至于，你是和欧辰在一起，所以不方便接我地电话吧。”

尹夏沫脸色一白。

“噢——”他慢慢地拖长了声音，唇角带笑，“看来我猜对了呢，果然和欧辰在一起。”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她胸口起伏了一下，终于决定把事情告诉他，可是要不要把

311

换肾手术的事情也告诉她，却还是犹豫不定。

“那是什么样子？你喜欢的是欧辰，始终都是欧辰，对不对？所以你不介意，甚至……也许你还窃喜与我和沈蔷的绯闻恰好传出来，所以不想求证，也无所谓我的解释，你正好趁机和我分手，最好我从此永远不出现在你的面前，对不对？”心底剧烈翻绞的伤痛使他的声音变得又冷又硬，就像匕首一样。

“洛熙！”

尹夏沫惊愕地睁大眼睛，不相信那些话居然这样轻易地就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屋内静得令人窒息。

黑猫牛奶不安地从角落里跑出来，在两人的腿旁绕来绕去，喵喵地叫着。

“你非要这么说话吗？”

尹夏沫眼底充满疲倦。

她很累，她不明白为什么明明错的是他，可是，却是她站在这里，接受他的指责。那是他的绯闻，他和别的女人亲吻，她不想去追究，选择信任他，竟然也错了吗……

“小澄……生病住院了，这几天我一直在医院照顾他，所以没有时间去在意你的绯闻。而且，你既然来找我，就表明绯闻只是传言而已，我为什么不相信你，而去相信那些空穴来风的娱乐新闻呢？”

洛熙一惊！

想到屋里冷冷清清，似乎好多天都没人住过，沙发上也蒙了薄薄一层灰尘，她是因为小澄的病情才这么多天没有回来吗？

“小澄病情严重吗？有没有危险？”

“他会没事的。”她眼底黯然，神情却淡定如常。

312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皱眉，“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让我知道？”

“……我一个人就可以照顾好他。”

难道要他退掉通告在医院里守护小澄吗？她知道《天下盛世》目前正在最紧张的拍摄过程中。而且，当时他在绯闻缠身……他和沈蔷，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可是，你却去找欧辰了。”洛熙失落地笑了笑，“今天下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在欧辰身边，对吗？”

“……”

“回答我。”声音很轻，仿佛毫不在意。

“……我去找他是因为别的事情。”苦涩在她心底晕染开来，如何能够告诉洛熙，只有和欧辰结婚才能得到小澄所需要的肾。

“什么事？”

“……你不需要知道。”她脸色苍白。她会努力去找一个更加合适的解决办法，既可以就到小澄，又不用……

“是吗……”

洛熙望着她，面容也是苍白的，眼珠漆黑的令人心惊，仿佛眼底有深不见底的黑洞。他良久没有说话，只是静默的望着她。

尹夏沫咬紧嘴唇。

她是为了不让他生气，也是为了想出更好地解决办法，才选择不告诉他关于欧辰的事情。可是——

她又伤害到他了，是吗？

虽然已近心力交瘁的边缘，可是洛熙那绝望沉痛的样子，还是令尹夏沫蓦地心痛如绞！

“我和欧辰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他紧紧握住他的手。

313

小澄生病入院，只有他，只有他是她最亲近的人。她想靠在他的身边，让他来安慰她，告诉她一切都会没事的，而不是无休止的怀疑和争吵……

洛熙静静的将她的手拉开。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他看起来那么安静，浑身笼罩着如白雾般的寒气，肌肤如美瓷，嘴唇如花瓣，他无声的坐着，好象一个遥远的世界里。牛奶爬上他的身子，亲昵的想要在他臂弯间磨蹭，可是，胸中的怒火和痛苦使得他用力将它挥走！

“喵——”

牛奶惊慌的扑到沙发旁的小柜上，上面的一只纸盒子被它撞了下来，盒子里的东西洒在两人身前的地面上！

那是一些照片。照片似乎已经很久了，每一张都微微发黄，全都是很多年前她和欧辰在一起的画面。其中一张是在圣辉校园的广场，少年的欧辰站在她的面前，轻弯下腰，在她的手背印下一个吻，照片里的她凝视他，悄然流露出少女的娇羞。

这些正是年度金奖颁奖礼那晚欧辰拿来的。

浑身如化石般僵硬住！

洛熙定定的瞪着那些照片，唇上最后一抹血色也缓慢的褪去，有一种漆黑色的疼痛，汹涌而来，似乎要将他从头到脚撕成碎片，然后彻底摧毁掉！

她还留着那些照片……

那些已经被她扔进废纸篓里的照片……

竟然一直珍藏在她的身边……

这就是她所要求的信任，这就是她说的已经完全将过去忘记，

314

这就是她说的与欧辰毫无关系！

尹夏沫大惊！

她拼命稳住心神，强作镇定地蹲在地上将那些照片一张张捡起来，说：“扔弃在废纸篓里如果被记者们砍刀，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那天我将它们又捡了回来……”

这样的理由，明明是真的，洛熙也不会相信吧……

她绝望地停下来，眼睛望着他。

“于是捡回来以后，就一直好好地收藏在这里，是吗？”洛熙眼神冰冷，语气里含着淡淡的嘲弄。

“洛熙……我喜欢的是你。”

她无力地说，试图作最后的挽回，然而洛熙脸上的表情却告诉她，这句话的作用是多么的微薄。

我喜欢的是你……

尹夏沫想再大声点说一遍，可是惊慌和痛苦使她在这一刻几乎说不话来了。

“我们分手吧。”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说出来似乎并不耗费任何力气，只是洛熙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突然有些沙哑。

“分手？”

尹夏沫茫然地看着他，似乎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似乎我总被人抛弃呢。”洛熙的笑容带着淡淡的涩然，他望着窗外的夜色，面容被灯光映照得仿佛虚幻，“这次，换我主动吧。”

315

“……我喜欢的是你……”是他在生气，一定是他在生气，所以才说出这样的气话来吧，只要解释清楚……

“这一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洛熙站起身，长长的阴影覆盖在她的身上。

“其实我也许没有立场指责你。我和沈蔷的确亲吻了，也正准备交往……尹夏沫，你以为——我非你不可吗？”

夜色如此寂静。

尹夏沫脑中忽然有种恍惚的眩晕，仿佛时空在抽离和逆转，渐渐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直到大门被“砰”的一声关上，她的身子才颤抖了一下，慢慢闭上眼睛。

手中的旧照片滑落下去。

她呆呆地坐在地板上，然后将头埋进膝盖里，整个人紧紧地、紧紧地抱成一团。

316

洛熙和尹夏沫宣告正式分手！很快地，这个消息成为尽人皆知的新闻！

虽然其中还有一些蹊跷。有些记者爆料说，曾经洛熙很肯定地告诉他们，他和尹夏沫没有分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洛熙又轻描淡写的宣布说，他和尹夏沫正式分手了，从此两人再无瓜葛。应该是两人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否则洛熙的态度不可能转变的如此之快。难道…尹夏沫和欧辰的绯闻也是真的？但是记者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却依然不能够从洛熙的口中探得一二，终于也只好放弃，转而询问他和沈蔷目前是什么关系，是否如传闻所言，两人正在交往。洛熙淡淡微笑，避而不谈。而另一当事人尹夏沫恍如人间蒸发，记者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各处蹲守，却始终找不到她的踪迹。

越是神秘就越是勾起人们的好奇心。

所以当洛熙和沈蔷出现在各种场合为正在拍摄的《天下盛世》作宣传时，总是有无数的记者围堵追随。而两人的神情亲昵，应记者们的要求牵手或者搂肩时也并无推脱，洛熙含笑，沈蔷时不时会凝视他，活脱脱一对刚坠入情海的恋人。

当有记者问到两人是否有可能结婚时，洛熙仿佛没有听见，沈蔷却转头看了洛熙一眼，微笑说，顺其自然就好。

顿时又一波新闻出炉——《洛熙沈蔷婚期正在考虑中》！各报纸登载的照片里，洛熙轻拥沈蔷的肩膀，沈蔷回眸望他，眼底流露温柔之意，两人金童玉女，看起来再相配不过。

病房里。

珍恩沮丧的想来想去。

到底是怎么了，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呢，洛熙不是很喜欢夏沫的吗，怎么这么快又和沈蔷走在一起了？

夏沫，是很难过的吧……

当然当她问夏沫的时候，夏沫淡淡的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适合在一起了，就分手了。

她吃惊的看着夏沫，夏沫的眼睛却像琥珀色的玻璃一样透明，仿佛什么情绪都没有。可是，她终究还是知道夏沫是被伤到了，因为夏沫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小澄不在的时候，夏沫沉默出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不过……

好象也不对……

总觉得夏沫并不完全是因为洛熙，小澄睡着的时候，她凝视小澄的那种失神的眼神，眼底那种空洞洞的仿佛灵魂飘走的神情……

难道——

“画得好美啊……”珍恩赞叹说，又无限向往地低叹，“……可是，小澄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也画一张画呢？”

尹澄凝视着画里的夏沫。

用炭笔细细勾勒出她的唇角，让她笑得更开心些，就像天生快乐而不知忧伤为何物的公主。他边画边微笑着说：

“珍恩姐喜欢的话，改天我画一张给你。”

“啊——真的吗？!!! 谢谢小澄!!! 啊，太好了——”珍恩兴奋极了，忽略掉那个刺耳的“珍恩'姐'”，抓住尹澄的胳膊高兴地晃起来，却险些使他手中的炭笔将画面里夏沫的笑容破坏掉。

尹澄急忙定住手腕。

看到夏沫依旧笑容灿烂，他轻舒口气，小心翼翼地将画收起来，放到病床边。

“对不起，我差点……”

珍恩不好意思地道歉

“没关系，”尹澄笑得毫不介意，“就算真的画坏了，也可以修改重画，或许下一张会画得

更好。”

珍恩心中感激，竟一时说不出话来，慌乱中又觉得不说话很尴尬，胡乱想到一个话题，说：

“庆典快开始了，夏沫应该已经到场了吧。”

“嗯。”尹澄犹豫一下，“珍恩姐，姐姐单独去庆典会不会不太合适？我这里没事，你……”

“不行啦，夏沫让我一定要好好陪着你，半步都不能走开！庆典那里……呵呵，你放心，夏沫又勇敢又坚强，她连安卉妮那么恶毒的人都不害怕，还会怕见到洛熙吗……”

珍恩暗自叹息。

其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夏沫一定要去参加 RBS 的二十周年建台庆典 party。原本夏沫因为照顾小澄，已经将所有的通告应酬都推掉

320

了，可是当接到 RBS 的请柬时，夏沫却问她这个 party 都有谁参加。

她告诉夏沫，去的人会很多，基本上演艺圈所有的明星、老板、制作人、名记者都被邀请了，洛熙和沈蔷也很有可能前往，所以夏沫干脆不去算了。

那天夏沫若有所思，竟问了她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珍恩，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星点经纪公司的夏老板那晚是否会出席？”

虽然她很困惑，不明白夏沫为什么要问这个，不过还是辗转地帮夏沫打听到了。当她告诉夏沫，星点经纪公司的夏老板很有可能出席时，夏沫竟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RBS 的周年庆典她要参加。

不怕遇到洛熙吗？

分手了，如果又在这种场合碰到的话，一定会很尴尬吧。

夏老板……

而且为什么要在意什么夏老板会不会出席呢？珍恩挠挠头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因为夏老板是《天下盛世》的出资人，又是洛熙、沈蔷的老板，夏沫为了报复洛熙的绝情，所以……

不对……

珍恩默默摇头。

夏沫怎么可能会那么做……

\*\*\* \*\*

RBS 是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台，它的周年庆典是演艺圈每年的盛事，尤其今年是二十周年庆典，RBS 更是做足了功夫。前几天举办了卫星全球直播的盛大庆典晚会，聚集国内外当红的重量级明星同台献艺，场面热烈，甚是轰动。

而今晚，是 RBS 的周年庆典 party，为答谢各界人士多年以来

321

的支持，特意借用了欧氏集团名下具有尊贵历史的天鹅城堡举办这个 party。

天鹅城堡是一座洁白的城堡，它临湖而建，好象漂浮在湖水上，四周是接近五百英亩的景色优美的绿地。由于它壮观美丽又气质高贵，被称为是“最接近童话的地方”。天鹅城堡平

素并不对外开放，仿佛蒙着一层神秘美丽的面纱，这次借给 R B S 举办周年庆典 party 也出乎世人的意料。

夜晚。

安静的湖水映衬得天鹅城堡如梦如幻。

七层的城堡里,所有房间的灯光都点亮，从外面看，城堡是光芒剔透的。城堡的二层以上有保安守护，禁止宾客随意进入，只有一层招待今晚的客人。

大厅宽阔异常，金碧辉煌，地板是一幅精美的马赛克拼接图，大厅当中悬挂着四支镶着宝石的金色烛台，将夜晚照耀得亮如白昼。四面的墙壁则挂满了大幅的油画。

侍者端着酒水，悄步走在宾客们中间。

大厅中央的长桌上是一只冰雕的天鹅，被吊灯照耀得光芒流转、晶莹剔透。旁边摆满了各种精美的食物，鲜艳可爱，小巧精致。乐队在带有拱柱的舞台上演奏，舞台背景是一幅森林原野的大致油画。

满厅宾客衣香鬓影，星光灿烂。

几乎所有的演艺界明星全都到场了，每个人都盛装打扮，神态优雅，或低声耳语，或轻声谈笑。女明星们更是早在一个月前便开始准备今晚出席 party 所需要的造型，从发型，到彩妆，到晚装，到配饰，无不用尽心思，力争自己艳压群星，成为当晚最美丽的焦点。

是小澄的病情有什么问题吗？！

珍恩一惊，惊慌得看向小澄，见他正静静斜靠在病床上，苍白的脸上有一抹柔和透明的笑容，专心的用一支炭笔在画画。

“小澄啊……”

她忽然惊觉，小澄好像越来越瘦了，身子轻的好像会被风吹走。

“珍恩姐。”

尹澄放下炭笔，静静凝望她。

“嗯……那个……你身体还好吗……”珍恩挠头，又担心贸然问他病情不太好，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而夏沫是在隐瞒小澄。

不行，还是改田亲自文夏沫好了，“……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已经画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不累。”尹澄微笑，继续低头画画，炭笔在画纸上“沙沙”轻响，“马上就画好了。”

“你是在……画我吗？”

珍恩脸颊羞红，忍不住凑过去看，啊，画面上那个女孩子，海藻般微微卷曲的长发，眼睛如大海般蕴满深深的感情。原来又是夏沫啊，她不由得失落起来，最近小澄每天在画画，可是每幅画都是在画夏沫，站在窗边的夏沫、坐在海边的夏沫、花丛里的夏沫、秋千上的夏沫……

在小澄的每幅画里——

夏沫都美丽得让人目眩神迷。

因为那些夏沫都是笑着的，微笑，嗔笑，开心的大小，那笑容从唇角一直笑到眼底，就像阳光下盛开的花。

平日里，珍恩从来没有见过夏沫像这样笑过。

她总是淡淡地笑着，唇边一直有笑容，好像什么都不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面对，但那笑容却仿佛隔着一层淡淡的雾气，恍惚而疏离。

322

然而，当潘楠和尹夏沫出现在 party 上时，依然引起了众人的瞩目。潘楠一身复古的王子装扮，黑色礼服，两排金色纽扣，白色马裤，黑色长靴，金色的勋章，金红色的绶带，帅气逼人，俊美异常；尹夏沫一袭简单的白色长裙，白色小手袋，长发松松地挽起，垂下两缕微卷的发丝，肌肤洁白，眼波如海，竟没有佩戴任何首饰，却益发显得纯洁清新，天生丽质。

潘楠和尹夏沫并肩入场。

在这个童话般的城堡里，两人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公主，令满场宾客暗自赞叹。

潘楠和尹夏沫走到大厅右侧。

旁边紧挨着一座美丽的木质旋转楼梯。

尹夏沫仔细地看过满场所有的人，有一些平日相识的艺人留意到她的目光，纷纷对她含笑点头。一袭希腊式红裙的薇安远远地对她举了举酒杯，尹夏沫微笑着回应，眼底却隐隐有些失落。

他似乎还没有来……

“你在找人？”

潘楠随手从经过的侍者那里拿了两杯酒，递一杯给尹夏沫，轻声问。尹夏沫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你不会……是在找洛熙那小子吧……”

潘楠皱眉。洛熙和夏沫的分手让她惊愕，她还在英国的时候就知道洛熙一直喜欢一个叫做尹夏沫的女孩子，怎么可能这么莫名其妙地就分手了，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吧。

“……不是。”

满厅宾客里没有他。尹夏沫一心挂念医院里的小澄，原本打算找到他之后就赶快离开，可是此刻，她不禁担心起来，如果他临时决定不出席了怎么办，至于有没有很快地回到医院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夏沫，你和洛熙究竟是怎么回事？”潘楠又问。

323

“……”

尹夏沫略怔了下，心下黯然，正在考虑该如何说，忽然从大厅的入口处传来一阵喧哗，在 PARTY 高贵优雅的气氛中显得格外突兀。

众人都向喧哗声传来的地方望去。

仿佛是有来宾和大厅门口负责接待的 RBS 公关人员发生争执。

姚淑儿恰好此刻入场，不由得有点尴尬，幸好喧哗声在她走进来后仍在继续，才洗脱了是她和人争执的误会。

她的视线在场内望了一圈。

看到尹夏沫和潘楠后怔了怔，然后走过来。

“夏沫，你怎么会来这里？”

姚淑儿穿一袭浅绿色的泡泡纱裙，下摆可爱地鼓起来，配饰是一些甜美可爱的花朵，她的腮红也打得粉嫩嫩的，看起来象少女般迷人。

“淑儿”

尹夏沫微笑着同她点头。

“洛熙和沈蔷肯定会出现的，到时候一定很尴尬。”姚淑儿担心地说，“绯闻传得满天飞的时候也不见你出来解释，怎么这种场合又露面了呢？这里有很多名记者，虽然碍于是PARTY不方便追问你，但是明天一定会写出新闻来的。”

“淑儿说得有道理。”

潘楠虽然觉得洛熙和夏沫分手很可惜，但是也觉得夏沫如果在这种场合和洛熙碰面可能会不太妥当。

“我知道，谢谢你们。”

夏沫眼神温柔，甚是感激她们的好意。

淑儿轻声说：

“洛熙、沈蔷还没有入场，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不行，夏沫摇头，“我是来找一个人的，没有见到他之前不想离开。”

324

“谁？”

姚淑儿脱口而出，问完又觉得不合适，略微尴尬。应该提醒夏沫的话都说完了，夏沫也不是莽撞的人，今晚来必有不得已的原因，她也就没有在继续说下去，换个话题。

“刚才大厅外面的喧哗，你们猜是因为什么？”姚淑儿也拿了一杯酒，边喝边说。

“恩？”潘楠好奇。

“那人是安卉妮。”姚淑儿轻笑。

夏沫怔了怔，似乎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安卉妮的名声一落千丈，原本的电视剧、广告、各种通告好象全部都取消了，她的FANS也热情受挫，鲜少再拥戴支持她。如今看来，安卉妮受到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安卉妮盛装打扮想要进入PARTY，RBS的公关人员要求她出示请柬，她拿不出来，公关人员便不让她入场，她说自己是明星，不需要请柬。然后公关人员竟然说不认识她。”姚淑儿的语气中带出一点嘲弄。

“.....”

夏沫暗叹。

其实出席这种PARTY，明星们是不需要拿出来请柬的，他们的面容就是足够的证明。所谓凭请柬入场，只是对不受欢迎的人的委婉回绝。安卉妮在娱乐圈多年，又岂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安卉妮就走了吗？”潘楠问。

“不清楚，那时候我已经进场了，她似乎还是不甘心，不过，那种情况下，无论是谁都会不好意思再纠缠非要进来了吧.....”

正说着，姚淑儿的眼睛突然睁大。



华丽的大厅。  
满场宾客惊愕的目光中。  
安卉妮入场了！

325

她身穿一袭金色长裙，长得群摆拖在地上，灿灿生辉，衣料是极为光滑得丝绸，凸出凹凸有致的曲线，头发编成样式华丽复杂的长辫，里面夹杂着金丝，也是灿灿发亮，分外夺目。  
安卉妮左顾右盼。

当她发现演艺圈中几个大名鼎鼎的制片人正在大厅左方谈笑时，立刻神情一喜，也不在乎宾客们看她时嘲弄的眼神，径直向众制片人的方向走过去。

几个保安跟在安卉妮身后。

似乎安卉妮竟是硬闯进来的，保安们的神起不豫，想将她拉出去。RBS 的公关人员却摆手，示意保安们不用再理她，估计是不想因安卉妮而破坏整个 PARTY 的气氛。

而且这时候——

乐队演奏的曲目停了下来。

满头白发的法国指挥家转过身，对着大厅右侧旋转木质楼梯深深鞠躬，然后，法国指挥家优雅地挥起指挥棒，乐队重新演奏了一首新的乐章。

仿佛是为此刻从楼梯走下的人特意准备的。

旋转楼梯的栏杆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

木质并没有随着年代的久远而黯淡，透出沉静的光泽。

那人缓步走下。

雍容沉稳的气质，混合着贵族般淡淡的倨傲，黑色的晚礼服，雪白的衬衣，袖口钉有稀世的祖母绿袖扣，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手腕上缠系着一条绿蕾丝。

RBS 的高层们见到那人出现，立刻匆匆向身边的宾客抱歉，纷纷迎上去寒暄问候，神态之谦恭令得在场所有得宾客不由得对那人的身份更加好奇起来。

听说欧氏集团长年捐助大量资金给 RBS。

326

听说 RBS 本身就是欧氏集团的子公司，只是因为不想给世人以操纵舆论的印象才从不对外宣扬。

听说这位欧辰少爷是欧氏集团的继承人。

听说洛熙的前女友尹夏沫就是因为这位欧辰少爷才同意和洛熙分手。

.....

大厅里，宾客们窃窃私语，谈话声很轻，目光却全都聚焦在欧辰和尹夏沫的身上，好像要研究出来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镶着宝石的金色烛台。

大厅亮如白昼。

安静地，尹夏沫站在旋转楼梯旁边——

她微微地垂下眼睛——

欧辰漠然地从她身边擦身而过——

他没有看她——

似乎他的视线中根本就没有她——

她也没有看他——

只是眼角的余光里隐约看到他手腕上的绿蕾丝——

欧辰冷漠的背影消失在各界名流的簇拥中，尹夏沫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仿佛两人原本就不相识，仿佛两人原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尹夏沫的眼睛沉默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她竟然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明知答应了就可以得到那个小澄需要的肾，她竟没有答应，而是暗中希望可以再想其他的办法，再找一个合适的肾。

而她自从知道小澄的病情，就一直想法设法联系那个人，却始终无法联系上，最终只得怀抱最后的一丝希望来到这个 PARTY。

如果那个人并不适合。

327

如果欧辰又取消几天前的提议，像最初那样无论任何条件都不肯捐肾给小澄。

该怎么办才好……

尹夏沫心中忧虑，一时间忘记了自己是在 PARTY 中，她唇色苍白，怔怔出神。直到身边的潘楠和姚淑儿发出惊诧的低呼，她才渐渐醒转过来，抬头看去，只见安卉妮手里拿着一碟小糕点，款步向她走来。

满场客宾基本上都知道安卉妮和尹夏沫过往的恩怨，见两人又碰到一起，不晓得又会发生什么事情，纷纷注目。

“好久不见。”

安卉妮笑盈盈地站在尹夏沫面前，她瘦了很多，脸上几乎都没什么肉了，两只眼睛显得出奇的大，乌黑乌黑，很有点像灵异片里的女主角。

“你来干什么？”

潘楠不耐烦地说，因为以前安卉妮无中生有闹出地那些风波，她对安卉妮嫌恶之极。

“好久不见。”

尹夏沫淡淡回应，暗中多了份警惕。

“咦，怎么没有看到洛熙呢？”安卉妮惊奇地四处张望，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潘楠地话，“她不是你地恋人，正在和你交往吗？你怎么一个人就来了呢？”

尹夏沫沉默。

心知安卉妮本来不是来听她说话，而是来自说自话的。

“听说你和洛熙分手了呢。”安卉妮微微提高声音，声音虽不算很大，但是清晰得足以使周围所有得客人都听到，“怎么那么巧啊，刚刚在新闻发布会上演出了那么浪漫得一幕，竟然如此闪电般地就分手！”

328

“难道——”

安卉妮眼神一闪，嘲笑地说：

“那真地只不过是一出戏而已吗？你好有手段啊，居然能够请求洛熙陪你演戏，用完全没有地交往证明你所谓的‘清白’，掩盖你那些肮脏龌龊的事情！”

听到的宾客无不哗然！

安卉妮的这番话对于 fans 可能还有所作用，然而今晚的客人大多数都是圈内人士，对安卉妮素来的品性皆有了解，并且圈内也早有她的“闺中密友”们传开了事情的真相。

虽然安卉妮在事业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她此刻这番话让众明星对她的最后一丝同情到消失了。

“今晚，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尹夏沫淡定地望着安卉妮。

“我……”安卉妮顿了顿，笑着说，“……我地目的，不需要你关心，只要你能解释我刚才地问题就好。”

“好的。需要我借用舞台上地麦克风来解释吗？反正 party 的答谢致词还没有开始。”尹夏沫问她。

“……”安卉妮一惊。

“我曾经以为，你至少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没想到竟然愚蠢至此。”尹夏沫淡淡地说，“你在我身上花了过多的心思，每一次你所谓报复，都帮助我走上更高一层的台阶，如今你自食恶果，却毫无改进。今晚你来这里，食想要重新回到演艺圈的主流社会，希望制片人和投资商能够重新给你一些机会，对吗？可是。你一旦看到我，就因为恨意而把这些圈忘掉了。”

“你……”安卉妮尤气又很。

潘楠欣赏地望着尹夏沫，姚淑儿却是若有所思。

“如果你聪明些，最希望地应该食让世人渐渐遗忘掉那些风波，出演一些哪怕食戏份少地角色，重新证明你的实力，重新回

329

到银幕上来。而不是陷在恨意里无法自拔，硬要再次挑起是非，使人们永远无法忘记你的过往。”尹夏沫继续说。

“哈，你说这些，无非是担心我此刻就让你难堪！”安卉妮恨声说。

“要试试吗？”

“什么？”

“觉得你自己会赢的话，那你就试一试吧。”尹夏沫淡然自若，“或许你以为，每次输给我

都是因为你运气差，而不是因为你笨。那你可以再试一次，只要你不怕从此彻底失去翻身的机会。”

“……”

安卉妮心中恼怒，偏偏又真的畏惧起来，脸一阵红一阵白。

尹夏沫凝视她，低叹说：

“走吧。不要再把精力浪费在我身上，今晚有那么多制片人和投资商，不要错过了机会。”

安卉妮僵在当场。她的脸色渐渐苍白，犹豫片刻，终于挺直脖颈，如一抹幽魂般慢慢起步离开。

潘楠送了口气，虽然并不怕安卉妮，可是能够使得一场风波化解掉终归是好了。

姚淑儿也放下心来喝酒。

众明星见那边并没有闹出什么事来，纷纷又开始谈笑寒暄。

“啊——”谁料，安卉妮在经过尹夏沫身旁的时候竟然脚下踉跄，手中的那碟小糕点不偏不倚掉到尹夏沫的白色晚礼服上，小糕点“扑碌碌”的从裙上滚下去，糕点上面那些红色橙色的果冻奶油和黄色的蛋糕学顿时将晚礼服染得狼狈不堪！

天哪！！

330

大厅顿时惊呼声四起！

这么明显的故意，在明星名流云集的 party 上居然会出现这么恶劣的一幕！组织者怎么会允许安卉妮这种人进来？！

“你太过分了！”

“我……？”安卉妮面色惨白的看着尹夏沫的晚礼服，声音颤抖地想要解释，可是周围的冰壳都用一样的眼光望着她，她霎时间如同坠入恶梦中，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哎呀，怎么办？”

姚淑儿急忙拿出纸巾帮夏沫擦拭，可是污渍全都是油性的东西，哪里擦得干净。穿这样脏得晚礼服在 party 里太奇怪了，可是又没有衣服可换。

尹夏沫也努力用纸巾擦。

若是平时，她早些离场也就算了，但今晚她要找的人还没有出现，就这么离开的话是在心有不甘。虽然左右为难，但他还是抬头看了一眼安卉妮，见安卉妮神色惨淡，不由得低叹一声，说：

“她不是故意的……”

话还没说完——  
突然有人抓住她的手腕——  
带着她走向旋转楼梯的方向——  
那力量很大——  
却丝毫没有弄痛她！

尹夏沫惊怔，忽然看到握住他手腕的那只手上缠系着一条略显旧色的绿蕾丝。她抬头，果然是欧辰，她的下颌绷得紧紧的，神情中有种淡漠和疏离。

331

“怎么？”

尹夏沫蹙眉，试图从欧辰的掌握中挣脱。

“跟我去换一件衣服。”

欧辰没有看她，面无表情的说。尹夏沫怔怔地望着他，不再挣扎，心中五味杂陈。

在满厅宾客的注视下。

欧辰紧紧握着尹夏沫的手。

穿过人群。

走上旋转楼梯。

在旋转楼梯的转折处，尹夏沫回头望去，只见大厅里安卉妮面色惨白地正在被保安们“劝”出场，她皱眉，对欧辰解释说：

“这次安卉妮不是故意的。”

安卉妮身上的金色的丝绸晚礼服虽然十分美丽，但是长长的裙摆拖在地上，绊住了她自己的脚。

欧辰冷哼一声。

声音里充满冷酷的意味，却没有回音。

安卉妮已经从大厅里消失了。

估计明天的报纸上又会出现安卉妮的负面新闻吧。尹夏沫心中暗叹，也许在安卉妮又来挑衅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会有这样的结局。曾经做过那些事情，如今真的不是故意的，也没有人会相信了。

她正想着。

欧辰站定了脚步。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管家对他们鞠了一躬，欧辰将尹夏沫交给她，嘱咐了一声，女管家便对尹夏沫做出“请”的手势

\*\*\* \*\*

华丽明亮的大厅。

Party 仍在继续。

宾客们一个个手拿酒杯，神态优雅，低声细语，轻声谈笑。不太熟悉的客人们之间客套地说着天气和服饰，彼此熟悉的客人们几乎全都在兴趣盎然地谈论方才发生的插曲。

安卉妮竟然当众撒泼……

尹夏沫和欧辰果然认识……

听说尹夏沫和洛熙已经分手了……

刚才安卉妮去到制片人那里，没有一个人搭理她……

安卉妮恐怕永远无法翻身了……

尹夏沫和欧辰究竟是什么关系……

……

因为潘楠和姚淑儿与尹夏沫在同一间公司，而且都与尹夏沫素来交情颇深，她们身边渐渐围上了一些或熟或不熟的明星，试探着打听八卦。

潘楠觉得不耐烦，稍微客套几句便闪人躲进了角落里。

姚淑儿与众明星相谈甚欢，她吃惊地微睁眼睛，模样纯真娇俏，不时轻呼说——

“真的吗？”

“有这样的事情吗？”

“少爷本来就是我们的老板啊，他当然会认识夏沫……”

“那改天一定要问问夏沫了……”

“好可惜啊，我也不知道……”

说了许多，姚淑儿却仿佛什么都没说。众明星起初有些不快，后来也无所谓了，反正八卦只是八卦，不过是消遣时候的谈料，而且谈着谈着也慢慢跑题了。

直到洛熙和沈蔷同时入场的那一刻——

满场宾客的注意力再次聚焦起来！

两人从大厅入口缓步走来。

洛熙穿一件意大利手工裁减的黑色礼服、白色衬衫，领口处松松塞了一条银色丝巾，随意又雅致。他身材修长，眸若星光，一抹似笑非笑的温柔，混合着介于少年和男人之间的纯洁和性感，整个人仿佛被迷离的雾气包围着，竟已不能用俊美来形容，似乎只有“美丽”才足以担当。

沈蔷挽着他的手臂。

从容貌上看，洛熙的绝色美丽衬得她有些黯然失色。不过她气质清傲，脖颈修长，薄施脂粉，一袭黑色天鹅绒长裙，一条流光溢彩的长钻石项链，有种王后般的贵气。

两人站在一起。

看起来也蛮是相配。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两人身上。  
空气仿佛凝滞。  
呼吸声都没有了。  
只有乐队的演奏委婉轻扬。

这不是洛熙和沈蔷第一次挽手出现在公共场合，却是在两人的绯闻曝光和被证实后第一次以男女伴的身份出现在这种场合。沈蔷素来暗恋洛熙，几乎是圈内公开的秘密，但是多年来洛熙始终没有任何表示，而后又宣布他和新人尹夏沫正在交往。

正在大家以为沈蔷的恋情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已成定局时，偏偏峰回路转，洛熙和尹夏沫分手。虽然和沈蔷正在交往的消息还没有确认，但是在这样的场合手挽手出现已经是某种暗示了。

演艺圈的天王天后啊.....

应该又是一段浪漫的童话故事吧.....

大厅里所有的宾客都赞叹地望着缓步走来的洛熙和沈蔷，相熟不相熟的明星和名流们正准备同两人打招呼时----

乐队的演奏忽然又停止了！

334

满场宾客怔住。  
不约而同的抬头向旋转楼梯望去。  
果然——  
是欧辰少爷再次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而且——  
众人霎时呆住——

乐队指挥高高扬起指挥棒。  
一首欢快热烈的新曲响彻大厅！

华丽的旋转楼梯上。  
欧辰的手臂被一个少女挽住。  
那少女一袭纯白色的露肩长裙，美丽的锁骨若隐若现，裙子的衣料白得仿佛透明，微微反光，就象天使的翅膀，却一点也不暴露。裙子的下摆是由低到高的弧线，优雅的微蓬起来，露出少女那双如玉般洁白修长的美腿，裙角最慢星星点点的钻石，恍如无数美丽的晨露。  
少女海藻般的长发散在肩膀上。

她额头带着一个额饰，细碎的白金链使微卷的长发看起来纯洁秀丽，眉心垂着一颗钻石，美丽异常，光彩夺目，那光芒仿佛是活的，如同月亮般让人惊叹。

而少女的眼睛淡静如海。

居然没有被眉心的钻石夺取丝毫光彩，她美得就像异域传说中的公主，神秘而纯洁，令人恨不得将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捧在她的脚下，只为博她淡淡一笑。

是尹夏沫……

她居然可以美丽到如此地步……

而有些明星已认出来，她眉心的那颗钻石正是传说中一直被英国王室收藏的著名的"月之光"钻石。

335

满厅宾客沉浸在惊叹中。

场中反应最快的几个名记者已经马上联想到，夏沫这是洛熙的前女友，而此刻却和欧辰挽臂缓步下楼，那边洛熙也和沈蔷同时入场！

绝妙的题材呢！

众人左右望去。

沈蔷神色冷傲，如女王般令人不敢逼视；而夏沫纯洁美丽，淡静如夏日的海面，让人忍不住看了有看，舍不得移开目光。

远远地，洛熙望着自旋转楼梯上缓步而下的那两人，他的眼睛微微眯起，视线凝固在夏沫挽住欧辰手臂的那只手上，唇角略微僵硬起来。沈蔷侧头看他一眼，然后不动声色地轻笑着向前方的一位友人挥手。

她的手恰好挡在了洛熙眼前。

旋转楼梯上。

夏沫也远远地看到了洛熙。

虽然在来之前就作好了可能会碰到他的准备，也想到过他可能会和沈蔷同时出现，但是当真的看到洛熙和沈蔷挽手站在一起时，她的心还是紧紧地抽成了一团……

然后是……

刺痛……

空洞洞的刺痛……

除了唇色稍微苍白了一些，她的神情看起来淡定自若，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脚步也没有任何紊乱。然而，她的手背一痛，是欧辰覆上她那只挽住手臂的左手，用力将她握痛。

欧辰冷冷看她。

眼神中隐含冰冷的怒意。

夏沫茫然低头，发现自己的左手竟然不自觉地将他的衣袖握得紧皱，手指苍白，骨节僵硬。

336



不……

今晚她不是为了洛熙而来……

微闭一下眼睛，她让自己的脑子静下来。

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睁开眼睛后，夏沫的眼底恢复澄澈，手也不再那么僵硬。欧辰冷冷地打量着她神情的变化，心中的怒意终于消散了一些，目光在大厅内巡视一圈，淡漠地对她说：

“你要找的人在那里。”

夏沫一愣。

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真的，在那些上界名流的簇拥中，有一个中年人的身影，身穿唐装，谈笑自若。

她低喘。

竟顾不得去想为什么欧辰知道她在找那个人，起步便向那中年人走去，脚步有些快，慌乱中险些跌倒。欧辰扶住她，沉默不语，眼底似乎有复杂的暗芒。她没有留意到，甚至也没有留意到洛熙和沈蔷也正在向那个人走去！

“夏老板，好久不见！”

正在与商界朋友交谈的那个中年男人听到有人打招呼，便微笑着转过身来。他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身穿白色唐装，五官和蔼，却有中不怒字威的气势，脖颈处隐隐露出一截文身，很是狰狞。

看到说话的是欧氏集团的少爷欧辰，中年男人客气地点头说：“是，好久不见。”

欧辰礼貌的说：“如果不介意，我想介绍个朋友跟你认识。”

“当然，我很荣幸。”

“夏老板，这位是我的朋友，尹夏沫小姐。”欧辰又对夏沫

337

说，“夏沫，这位是星点娱乐经济公司的老板、夏英柏先生。”

“你好，尹小姐。”夏英柏伸出手，他注视着面前的这个女孩子，微微皱眉，觉得有些熟悉，仿佛以前曾经在哪里见过她。

“您好，请叫我尹夏沫。”尹夏沫握住他的手，声音镇定，指尖却不受控制的冰凉起来。她凝望他，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她，如果记得的话，不知道他对她的记忆是停留在哪个时间。”

“啊……”夏英柏脑中飞快的闪过一些片断，竟有些无法将她同当年那个满身伤痕狼狈不堪的女孩子联系起来。记得那时她脸上还有伤疤，没想到复原得如此之好，如今的她似乎已经是明星了，只是以前仅仅在电视里见到，没有自己留意过。

“很高兴认识你。”没有多说什么，夏英柏微笑颌首。过去就过去了，她已是明星，那些往事必定是不想让人再提起的。

“对不起，可以将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吗？”尹夏沫歉意地说。虽然心知这样有些突兀，可是她尝试用各种方法联系他，却都无法联系上他本人。

“你是否太过心急了？”一个清冷的声音从夏英柏身后传来，尹夏沫微怔地看过去，只见是沈蔷挽着洛熙的胳膊走过来。“即使一心想往上走，也请你做的高明一点好不好。你现任的老板就在你的身边，竟然就如此迫不及待得想认识新的老板？”沈蔷嫌恶地望着她，手

亲密的挽在洛熙的胳膊上，神情那么不肖。而洛熙只是淡淡笑着，也望着她，眼神却仿佛穿过她，漫不经心的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338

“我不是……”

尹夏沫错愕。

突然才明白过来沈蔷的意思。呵，沈蔷居然以为她是刻意想要结交夏老板，好往上爬。她原本想要解释，可是当她看到洛熙正亲昵地将沈蔷的一缕长发拨到耳后时，又觉得解释起来会是那么可笑。

“夏老板，可以吗？”

她不再看沈蔷和洛熙，继续稳夏英柏。

“不可以。”

沈蔷冷冷地回答她。

“对不起，我是在问夏老板。”尹夏沫皱眉。

沈蔷嘲弄的笑：

“我就是在替老板回答你。”

“小蔷，别闹小孩子脾气。”闻出强烈的火药味，夏英柏拍拍沈蔷的肩膀，又笑着问夏沫，“你是有事请找我，对吗？最近我一直不在国内，回来后听说有位小姐一直想要联系我，就是你吗？”

“是的，我有件事想要请您帮忙。”尹夏沫轻吸一口气，让自己不去理会沈蔷和洛熙。

“什么事情？”夏英柏问。

“这里不太方便说，我可以和您……”

“不可以。”

沈蔷神色冰冷的再次打断尹夏沫的话。

“你……”

尹夏沫惊怔。

“小蔷！”

夏英柏低喝劝阻，沈蔷向来做事我行我素有些冷傲，可是还不曾见她这么强势地针对过哪个人。

“尹夏沫，我告诉你，不管是什么事情，如果老板和你联系，

339

帮了你，那么就是老板在逼我退出星点经纪公司。”沈蔷慢慢地说，每一句话都像清冷的匕首，“因为，和你这样的人扯上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是一种耻辱！”

“三番四次地打断别人说话，你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吗？”虽然不想在这种场合生事，但是尹夏沫真的有点恼了。

“对于你这种见低踩高爬，只知道利用别人的人，需要礼貌吗？”沈蔷的声音提高了些，周围的宾客吃惊地望过来。

耻辱……

只知道利用别人……

见低踩高爬……

是他这样告诉沈蔷的吗？！  
尹夏沫骤然心痛！  
忍不住再次看向洛熙——

洛熙微微皱眉，却也正看着她，眼睛里有种难以捉摸的雾气，复杂得她竟完全看不懂。注意到她在看他，洛熙淡然轻笑，转头看向沈蔷，搂住沈蔷的肩膀，低语说：

“我没来得及吃饭，有点饿了，你陪我吃点东西去好不好？”

沈蔷犹豫着，仍然神情冰冷地怒对着尹夏沫。

洛熙紧搂着沈蔷的肩膀，半拉半抱地将沈蔷带走了，整个过程中却没有看尹夏沫一眼，仿佛她是一个透明人。

听着两人离开的声音。

尹夏沫没有回头。

她的心底空荡荡的，仿佛有什么东西死掉了，彻底地死掉了……

“夏老板，听说您这次去美国主要是养病？”

340

欧辰的目光淡漠地从尹夏沫身上离开，眼底看不出任何神情，似乎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与他无关的戏。只有当洛熙走开后，他才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是的，”夏英柏苦笑，“年纪大了，身体也开始不听话。”

“如今医学昌明，”欧辰平静地说，“肾炎并不是很严重的病，只要安心的治疗……”“肾炎？……”

尹夏沫突然惊白了脸，猛地抬起头！

“您得了肾炎？！”

“是的。”

夏英柏不解她为何突然这么震惊，为什么她的一双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恐惧和绝望，迟疑地说：“一年前我被检查出来有肾炎，还有轻度地肾衰竭……”

漆黑如夜……

尹夏沫忽然坠入了漆黑不见五指的黑洞，听不见声音，静悄悄的一片漆黑，她忽然想笑，大声地狂笑，这世界是这么荒诞，荒诞到不可思议！

没有了……

最后地这以点点希望夜没有了……

只有去交换了吗……

只有去交换了……

她的脸色苍白如纸，寒冷从脚尖一直窜升到她的大脑，冰冷如冬天的海水，一点一点地冻僵，一点一点地无法呼吸……

好像是从很遥远很遥远地地方……

有什么在不停地颤抖着……  
震动着……

341

仿佛她不醒来就会永远地颤抖下去……  
她机械地将手机从小手带中拿出来。  
手机持续得震动着。  
屏幕上“珍恩”两个字。  
她心中一惊！  
险些将手机跌到地上！  
“小澄晕到了!!!”珍恩的哭声从手机那端刺耳地传过来，  
“你赶快回来!!!  
医生正在抢救——我害怕!!!  
夏沫，我真的很害怕!!!  
……  
他画着画着就突然晕倒了……  
怎么喊也喊不醒——夏沫，  
你快点回来——不要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害怕……”  
尹夏沫浑身颤抖着。  
她喉咙呜咽，剧烈地颤抖着，呆呆地望着传来哭声的手机。是她，是她害了小澄，是她自私，是她不肯交换，所以小澄死了，小澄死了，死了，都是她害的，都是她……  
都是她——大厅里。  
就像动物临死前的低鸣，夏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惨白着脸开始恍惚地向大厅门口走去，她身形有些晃动，仿佛随时会晕倒在地上。  
她神智恍惚地走着——  
渐渐地——  
却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最后疯狂地跑了出去——自助餐的长桌旁，洛熙吃惊地望着尹夏沫的背影，无意识地

342

放下手重的餐盘，立刻就要追了上去。沈蔷一把拉住他，说：  
“你看，欧辰已经追出去了。”  
欧辰的背影跟随着尹夏沫消失在大厅里。  
洛熙定定地站着。  
这种失落的空虚感甚至超过了被她伤害时的疼痛感。疼痛，至少是因为还在一起，而空虚，仿佛生命也被割裂了。  
当洛熙终于追出大厅时，外面正在下雨，漆黑的夜色，没有星星，没有风，雨滴直直地落在地面，落在他的身上。

没有她。  
漆黑的世界空茫茫一片。  
找不到她了。  
她仿佛消失在夜色里，永不在出现。  
“为什么这么傻？”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静静地在雨夜里响起。  
是她……  
是她吗……  
洛熙呆怔——  
一颗心慌乱地开始拼命狂跳——  
他错了！  
是他错了！  
他不该要求那么多！  
他不该奢求她嫉妒！  
他不该奢求在她的生命里他是唯一……  
他知道错了……  
洛熙的眼睛悄悄湿润，他屏住呼吸——是她吗……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343

他回头——  
转身望向那声音传来的地方——  
只要在给他一次机会……绝不会再让她走开……细细的雨夜里。  
那人却是潘楠，她捧着一把伞向他走来，叹息说：“既然还是喜欢夏沫的，为什么又要闹出那些绯闻，亲手将他推开呢？”

\*\*\* \*\*

加长的林肯车里。雨丝轻轻的打在车窗上，天鹅城堡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夏沫面色苍白的望向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她的眼睛空洞洞的，双手死命地握着手机，被雨水打湿的头发湿漉漉的粘在她脸上。刚才珍妮又来电话了。说小澄已经脱离危险了，让他不用担心，并且对自己先前的惊慌失措感到抱歉。

一条大毛巾覆盖在夏沫头上。欧辰略微僵硬的帮她揉搓湿掉的头发。她像木偶一样被她摆弄着，麻木的没有感觉，就连胸口一阵阵翻搅着要将她撕裂的痛苦，也麻木的没有丝毫感觉。

“你不是说，为了尹澄可以付出你的生命\*\*”欧辰用毛巾慢慢擦着她的头发，细细的雨声里，他的声音有些低哑，“\*\*和我结婚，难道比死还难吗？”车里窒息般死寂……